武俠世界

第37年

30

$20.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禍起金墻」乃南宮宇先生所著。長安洛陽洛震天鏢頭樂善好施，連少林、武當、峨嵋三派亦受其恩惠，甚至連黃河河套幫、長江鯨鯊幫亦得其相助，可謂名聞遐邇。洛鏢頭六十大壽之日，除了三山五嶽的豪傑赴宴祝壽外，連朝廷的尚太師、刑部總管亦來道賀，如此一個知名人士卻受到一個叫查復的年輕人當衆羞辱，何也？欲知大善人的背後，又是一個怎樣的故事呢？請細閱南宮宇先生所著的文章，便知何者是眞，何者是假。

*　　*　　*

今期刊登的短篇故事有麥美倫先生所著的「捉賊記」，有游龍先生所著的「黑穴龍鳳配」，有駱奇先生撰著的「玉女神鷹」，篇篇短小精幹，其中尤以駱奇先生撰著的湖海奇聞更為精采，旣奇又異，故事引人入勝，獻給讀友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天狐之子」，喜歡蕭玉寒先生的文章讀友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鄭　光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4.11.24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30期
（總號189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奇情武俠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禍起金墻



震天鏢頭　譽滿天下

長安近郊，向來都是當戶豪門所居之地，一般平民百姓，不敢走近，因此平日都是非常寂靜。

這天，卻是車水馬龍，熱鬧非常。

原來是洛府的盛大壽筵。

說起洛家，長安城內，幾乎是無人不識，上至城中太師，下至販夫走卒，均對洛府異常恭敬。

每當有人提及洛震天，都是豎起大拇指，讚他爲人忠義，樂善好施。

洛震天在長安城內，開了一間鏢局，便以自己的名號，命名鏢局，叫作「震天鏢局」。

震天鏢局當然是做保鏢生意，可是，除了保鏢之外，無論是甚麼人來求震天鏢局，總是有求必應。

江湖俠客，商販行旅，來到長安，用盡盤川，願意的話，往震天鏢局一定可以得到食宿招待，如果投靠人士，身體有病，或有實在困難，鏢局必然以若干銀兩相贈，以解他們燃眉之急。

洛震天本是一個出名的大鏢師，近年來卻變成了一個大善人，無論是長安本地人士，或是經過長安城的，對洛氏爲人，都是推崇讚許。

洛震天二十歲在一家小鏢局當過趟子手，克勤克儉，三十歲創辦了震天鏢局，四十歲便成了中原第一鏢局，而今年六十歲，他已決定不再當鏢師，退休泉林，頤養天年，而今天正是他六十大壽之期。

洛府一早已是張燈結彩，上下一派喜氣洋洋。

洛震天因爲是個人盡皆識的大鏢師，因此他的賀壽場面也與衆不同。

一般富戶人家，都會結識一些豪門商賈，官府中人，如果是文人世家，便會邀來文人雅士，老師宿儒，若是武林世家，便會約來江湖豪俠，武林異人等等。

洛震天因爲廣交天下，而且是以保鏢爲業，因此甚麼客人也有，不但有官家人士，有文人，也有武林豪傑，更多的是長安本土之人，受過洛家恩惠，那個不乘此刻，表示謝意。

這時，已近中午，來洛家賀壽的人，絡繹不絕。

洛氏家人，早已準備好一切。

洛宅大廳，足以擺下三十圍酒席，加上連接大廳的大花園，再多擺十席，也不覺地方狹窄。

爲了招呼遠道而來的客人，他們更擺設了流水席，客人一到，便可入席，吃完之後，要作休息的，可以到偏廳處歇息，若要趕路，也可以立刻離去。

一切安排，已是盡善盡美。

正式的壽宴，是安排在天黑之後，大廳之內，紅燭高燒，已擺下了整整三十圍。

這一些的賓客，也是經過特別的安排。

當然，可以列席於這個正式壽筵之上的人，都是與洛震天最親密的人，還有的是當今最著名而且最有份量的人。

這一切的安排，並非由洛震天自己本人，而是由他的獨子洛卓先所定。

洛卓先今年二十歲，自幼既習文也習武，外表是一介儒生，英俊瀟洒，內裏却是武藝非凡，他雖然沒有正式跟過某個名師，但來往他府中的人，很多是奇人異士，每人指點一招兩式，也叫他終身受用不盡。

洛震天叫人羡慕的，不單有名望、有財富，廣結天下名人，更有這一個兒子，也叫人欽羡不已！

*　*　*

筵席的安排，已是一切就緒。

大廳之內，二十九席，早已坐滿了人，衹有主家之席，還沒有就座。

洛震天向來爲人隨和，他並不是在擺架子，而是在賓客人羣之中，與親戚朋友寒暄招呼。

難得他的夫人，也是個樂天而容易相處之人，也在戚友羣中，談笑風生。

忽然，有僕人走近洛震天處，恭敬地道：「老爺，少爺說主要的賓客來到了，請老爺出門外相迎。」

「好極！」

洛震天向在座的親戚朋友道：「在下要出外迎接客人，請各位不用客氣，多飲一杯！」

衆人都叫道：「壽星公不用客氣，快去迎接賓客！」

洛震天拱手，走近夫人之處，道：「夫人，咱們出門口迎接貴賓。」

洛夫人也向衆戚友道：「酒微菜薄，招呼不周！」

衆人都讚夫人，雖然已步入中年，但仍然丰神俊朗，雍容華貴。

洛震天與夫人來到門前。

兩邊早已站滿了家僮傭僕，丫環婢女，一字排開，氣勢果見不凡。

當中的站着洛卓先。

洛卓先有點心急地道：「爹、娘，你們渴望的主要客人，在此時到了，你們還不快來迎迓？」

洛震天問道：「我希望他們及時趕到的人，都已來了？」

洛卓先道：「是的，爹爹平日行善積德，今日壽筵，天也作美！」

洛夫人道：「卓先，你可派人

在外面先迎接！」

「一切都已準備好，他們下了馬匹，便可進來，有孩兒辦事，你不用擔心。」

洛夫人看着這英俊不凡的兒子，實在忍不住臉露笑容，滿心歡喜。

這時，大門進口之處，已有一人步入。

洛震天一見了，立時快步上前，道：「李兄，李兄，路上辛苦了。」

「那裏，那裏，洛兄今日壽辰，小弟這麼遲才到，實在是罪過罪過，先祝洛兄，歲如松柏，壽比南山！」

「多謝，多謝，李兄，令師尚智禪師可好？」

「家師早已不理塵事，居於寺中後山，因此，他不來了，派我作代表，家師並請洛鏢頭多多原諒。」

洛震天道：「尚智禪師實在客氣，回想當年……今年他應該是八十歲了。」

「托鏢頭鴻福，家師已是八十有五了。」

洛震天轉向兒子洛卓先道：「卓先，快來拜見少林俗家弟子李龍杰。」

洛卓先上前深深一揖道：「在下洛卓先，拜見李伯伯。」

「啊，令郎也這麼大了。」

這時，又有一人進來。

洛卓先已着僮僕招呼了李龍杰入內。

洛震天上前，叫道：「郭道長，久違了！」

這姓郭的，一身青色道袍，向洛震天深深鞠躬道：「恭賀鏢頭壽比南山，福如東海。」

「令師孤松道長可好？」

「托鏢頭鴻福，家師正在閉關清修，未能親來賀壽，請鏢頭原諒原諒！」

「孤松道長太客氣了！」

這時，洛卓先已從內廳出來，洛震天連忙介紹與卓先認識道：「這位是武當的郭伯偉伯伯。」

郭伯偉道：「當年在武當山上，與鏢頭分別之時，在下仍是俗家弟子之身，而今已入道，道名獨鶴。」

「原來是獨鶴道長！」

洛震天本來仍要與獨鶴道長談幾句，無奈進口之處，又來了一位道姑打扮的人客。

洛卓先連忙招呼了獨鶴道人入內。

洛夫人已趨前，道：「飄雲師太！」

飄雲師太見了洛夫人，也大喜道：「夫人一別多年，仍是神清氣朗。」

「托福托福，令師清泉師太可好？」

「家師仍在峨嵋山上清修。」

飄雲師太向洛震天一揖，道：「在下飄雲，並代家師向洛震天鏢頭祝壽，恭祝洛鏢頭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

「多謝，多謝，飄雲師太，想當年咱們在峨嵋山上，你還是個小道姑，如今已是清泉師太的大弟子。」

洛夫人道：「老爺，你不可忘記，而今你也六十了，時光眞的飛逝如箭。」

飄雲師太道：「家師在我這次下山之時，囑咐貧道，再三多謝二十年前，鏢頭對峨嵋山的大恩。」

洛震天立時止住她道：「清泉師太實在太客氣了，二十年前之事，我早已忘記，來，來，卓先，來拜見峨嵋飄雲師太。」

洛卓先剛從內廳出來，立時又上前，拜見飄雲師太，並迎她入內。

洛夫人道：「老爺，當今的少林、武當、峨嵋都派人向你賀壽，你的面子實在大……」

洛震天道：「他們實在客氣，使我光耀洛家門楣。」

這時，外面傳來一陣豪笑之聲。

洛震天道：「可是黃河河套幫幫主黃土地？」

一個粗豪大漢，已進了花園之內，叫道：「洛鏢頭一別十年，仍然是那麼耳聰目明，可喜可賀，在下黃土地，恭祝鏢頭生辰快樂，隨心所欲。」

「黃兄實在客氣。」

「那裏，那裏……」

「黃兄當然不會單身一人前來？」

「當然不會，我的兄弟正在外打點，早已有人招呼，洛鏢頭不用客氣。」

另一陣豪邁笑聲，又從外面傳入。

黃土地笑道：「想不到這個多年老友，可以在這裏見到，步老頭，久違了！」

「咦！黃老，你比我來早了一步。」

正進入大廳之內的，却是一個清癯的老頭子。

洛震天上前，道：「步兄，想不到你竟然也依時來了。」

這人正是長江上的鯨鯊幫幫主步遠山，道：「鏢頭生辰，在下豈敢不到，近日幫中多事，出門較爲遲了，幸好也能及時趕到。」

洛震天道：「其實你幫中有要事，何必……」

步遠山道：「鏢頭，恭祝你壽比南山！」

黃土地也道：「見了老朋友，我也忘記祝賀鏢頭，祝你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

「兩位實在客氣，你們也是難得一見的好朋友，不用在下招呼了。」

洛卓先也出來，拜見了兩位幫主，也迎了他們入內。

洛夫人道：「當年若不是他們兩大幫幫助我們，鏢銀所經之地，也沒有那麼順利。」

洛震天點首道：「是的，這兩大幫主，在我們鏢局生意來說，眞幫了大忙。」

「難得的是他們仍是那麼賞臉光臨。」

忽然，有家僕叫道：「刑部總管莊大人到！」

洛震天與夫人，立時肅然迎迓。

祇見一臉肅穆的刑部大人，一見了洛震天夫婦，嚴肅的道：「恭祝洛兄添福添壽！」

「莊大人，有失遠迎。」

莊大人道：「今天是你老兄生日，一切以你爲大，不用那麼客氣，也不用大人前，大人後，祇叫我一聲莊彪發便可以。」

「大人實在客氣。」

「洛兄才是客氣，你不叫我莊彪發，我不喝你這餐喜酒的了。」

洛震天忙道：「發兄！發兄！」

兩人大笑，看來二人表面客氣，但交情匪淺，刑部主管當今衙門之事，這個官階並不算高，但權力倒是不小。

這時，外面又有僮僕叫道：「尚太師到！」

洛震天道：「快迎！」

莊彪發聽了，也垂首肅立一旁，原來這尚太師，是當今聖上的一個寵妃的兄長，雖不算國舅，但總是皇親國戚，地位顯赫。

尚太師身材魁梧，後面跟有一個保鏢模樣的人，見了洛震天，道：「洛兄，洛兄，我可沒有遲到！」

洛震天道：「太師來得及時，不過，有勞玉步，在下實在不敢當！」

「客氣，客氣，洛兄，你我交情，不要說這些話，對了，我今天來賀壽，先恭祝洛兄健如松柏，樂似神仙！」

洛震天聽了，笑得合不攏嘴，道：「尚太師眞是學識淵博，風趣過人，你要答應我一件事！」

「快說，不要說一件事，一百件事，今天是你生辰，我都答應！」

「好極，好極，你今晚可要不醉無歸！」

「就是如此？其實，你若要吝嗇美酒，我也要不醉無歸！」

洛震天實在有本領，這一個朝廷內的皇親國戚，也與他有如此交情，怪不得他鏢局的生意，近十來廿年，生意蒸蒸日上！

洛卓先又出來，他早已認識尚太師。

尚太師見了刑部總管莊彪發，二人又寒暄了幾句，洛卓先也迎了二人入內。

經過這一番熱鬧，暫時靜了下來。

洛夫人道：「老爺，看來賀客已來齊了。」

洛震天並沒有回答，却仍站在階前，似不想入內。

「你還等一人？」

洛震天也沒有回答，祇在階前踱步。

「他不會來了！」洛夫人輕聲地道，似乎不想洛震天聽到。

洛震天也似未聞，問前面一個管家，道：「外面還有人來嗎？」

管家道：「暫時仍未得通知！」

洛震天似是輕輕地嘆了口氣。

洛夫人道：「裏面的賓客，正等着我們。」

洛震天仍然望着大門，似乎希望有人出現。

「老爺！」洛夫人溫柔地道。

洛震天又再嘆了口氣，似是自言自語，道：「也許是千山萬水，山川阻隔！」

他這話未完，却聽到外面，有聲音傳入：「有客到！」

洛震天聽了，臉露喜色，他站着，一動也不動。

遠處傳來一陣急速馬蹄之聲。

洛震天突然提步，往大門外走，看來這一個客人，在洛震天心目之中，比甚麼人都重要。

大門之外，是一派燈火通明。

兩匹快馬，正從遠處奔來。

洛震天看不清楚馬上的人，但已大聲叫道：「可是童玉書？」

「可是洛震天？」

人聲隨馬匹而來，一個精神奕奕，與洛震天年紀相若的人，跳了下馬。

兩人相見，呆了一會，立時又爆出了喜悅的笑聲，然後兩人相擁。

兩人互望了一會，並不約而同的道：「二十年了！」

後面還有一匹馬趕到。

馬上坐着一位姑娘，臉若桃花，漂亮不凡，她一躍下馬，看來身手不凡。

她看見兩個老人相擁而立，也不言語，靜立一旁。

過了半晌，兩人又再爆出了笑聲，似乎是一切遠去往事，都盡在他們的笑聲之中。

這時，洛夫人與洛卓先也出來了。

洛夫人上前，見到童玉書，道

：「你眞的趕來了，我們擔心送信的人找不到你，也許找不到你的居處！」

「不，我仍居原處，接到你們書信，便立即趕來，我想可能遲了！」

「沒有，你是我最後一位賓客，也是我最想見的一位兄弟！」洛震天有點激動地道。

「是的，二十年了，我天天想見你，無奈……關山阻隔……」童玉書道。

洛卓先上前道：「拜見童叔！」

童玉書道：「這位是……」

洛震天道：「你應該見過他了！」

洛夫人道：「沒有，我們離開之時，卓先仍在我的肚子內！」

「那麼，那麼你一定是洛卓先！」

「卓先拜見童叔叔。」

「啊，對，當你們離開之時，你娘親正懷着你，腹大便便……一轉眼，已是二十年，那麼，你已經二十歲了！」童玉書看着這個老朋友的兒子，喜出望外。

洛夫人道：「我記得當時夫人也是……」

童玉書道：「也是腹大便便……翠翠，還不來拜見洛伯伯與伯母？」

那少女上前，柔聲道：「翠翠拜見洛伯伯與伯母，並祝賀伯伯多福多壽！」

洛夫人上前，望着童翠翠，道：「你……你也這麼大了！可是！你娘親……」

童翠翠道：「我沒有見過娘親。」

洛震天與洛夫人聽了，都呆了半晌。

童玉書道：「翠翠的娘，是難產……」

「喲！」洛震天聽了，一時之間，也找不到甚麼可以安慰的話來，洛夫人也是啞口無言。

童玉書道：「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翠翠由一隱世高人養大前年才藝滿下山，她非常聽教聽話，總算沒有辜負她娘親在天之靈！」

洛卓先上前，道：「見過世妹！」

童翠翠也一揖道：「見過世兄！」

兩人相視一笑，似是十分投緣。

童玉書道：「對，我是來賀你六十大壽，祝你老而彌堅，壽比南山！」

洛震天道：「多謝，多謝，二十年來有多少事要談，快來，我們先入內！」

洛震天與童玉書二人，互搭肩膊，一同步入大廳之內，後面跟着洛夫人、洛卓先與童翠翠。

一入廳內，衆人起立，歡呼拍掌。

連主家席上，本已就座的貴朋嘉賓，亦站了起來，迎着洛震天與衆人入座。

衆人坐下，洛震天道：「今日是在下賤辰，承蒙親戚好友來賀，實在是洛某的莫大光榮。」

他舉起一杯酒，道：「在下無以爲報，先乾這一杯，多謝各位！」

一時之間，大廳之內，歡聲雷動，人人舉杯，觥籌交錯。

洛震天又道：「在座各位，也許都互相認識我這次請來的嘉賓，我作了幾十年鏢頭，走遍天下，廣交朋友，讓我來介紹——

「這位是少林寺尚智禪師俗家弟子李龍杰！」

李龍杰站了起來，向衆人拱一拱手。

「這位是來自武當的獨鶴道人！」

「這位是峨嵋的飄雲師太！」

這三位都是來自當代武林至尊三大門派，很多人都聽聞過他們大名，平時却從沒有機會能見他們風采，因此衆人都紛紛站了起來，一睹風采。

眼看便要介紹兩大幫主，兩人一向是豪邁過人，但在這個場合，却有些靦覥。

兩人都輕聲向洛震天道：「不用介紹了！」

洛震天道：「沒有兩位，我的鏢車如何能平安渡過長江與黃河？這位是黃河套幫幫主黃土地！另一位，却是長江的鯨鯊幫幫主步遠山！」

兩人站了起來，舉杯道：「多謝洛鏢頭賞識！」

衆人見兩人豪邁非凡，都轟然叫好。

洛震天舉起了雙手，道：「至尊名門，天南地北兩大幫都賞臉給在下，最難得的是兩位大人，也蒞臨賞臉，各位見過刑部莊大人與尚太師！」

兩人平日官威迫人，但在這壽筵當中，喜氣洋洋，與衆人同飲，並沒有擺任何架子，可見洛震天無論對上對下，都有他一套。

洛震天又舉起雙手，道：「各位，你們都是我最尊重的客人，爲此在下實在感激不盡，今天，還有一位客人沒有介紹，却是我的拜把兄弟……」

衆人都望向了童玉書。

洛震天一手拉起童玉書，道：「這位是我幾十年的生死之交，拜把兄弟童玉書！」

童玉書道：「各位，我義兄如此重情義，實在使我感動，幾十年

來，震天兄相識我於微時，而今他是天下第一鏢師，還如此情深義重，千里迢迢，還派人邀我來此參加六十壽筵，這叫我如何不來？」

洛震天道：「實在是義弟情重，二十年了，蒼海桑田，人事幾番新，今日難得一聚，乾杯！」

衆人都隨着舉杯飲勝。

這個晚上，不單洋溢祝福祝壽之熱情，這一雙拜把兄弟重逢之情，衆人都極爲感動。

童玉書道：「震天兄，爲你添福添壽，再乾一杯！」

兩人舉杯，一乾而盡，衆人拍手叫好。

洛震天道：「還有一點，又値得我們慶賀，玉書弟的女兒翠翠，已長大成人！」

童翠翠在這麼多人中間，也不靦覥，落落大方的舉杯，向着衆人道：「各位親戚好友，世叔世伯，翠翠在此，先乾爲敬！」

衆人見這姑娘標緻，伶牙俐齒，倒也由衷讚歎，虎父無犬女！

童玉書道：「我與義兄，同在窮鄉僻壤中長大，生性投緣，不過，他却愛學武，我却學文！」

洛震天道：「我學武成了鏢頭，你學文却也成一代大儒！」

尚太師插口道：「童玉書兄，我也曾聞朝中大臣，屢屢提及你的大名，並邀你出來爲朝廷效力！」

童玉書道：「一代大儒，這個稱號，怎敢擔當，至於爲朝廷效力，更是微力有所不勝！」

尚太師道：「童兄眞乃亮節高風！」

童玉書道：「我是一介寒儒，千里迢迢而來，並沒有帶甚麼賀禮，倒教我好生慚愧！」

洛震天道：「義弟爲何如此說。」

童玉書道：「兄弟情義是兄弟情義，賀禮還是要送的……」

他游目四顧，見大案之上，鋪了一塊紅布。

童玉書道：「書生祇有人情一紙！」

他把紅布鋪平在地上，這紅布祇有一張大枱那麼大，他吩咐僕人，預備了一柄大掃把，並準備了墨。

祇見他氣定神閒，雙手持掃，便在紅布之上，寫起一個大字來。

果眞是筆起龍蛇。

一個大壽字，赫然出現於紅布之上。

鐵劃銀鈎，力透布背！

衆人本是屏息觀之，當童玉書盡最後一筆，衆人都忍不住鼓起掌來。

尚太師道：「好極，好極！就算當年喝醉了酒的李太白，也寫不出如此大字！」

童玉書道：「尚太師誇獎！」

武當獨鶴道人對書法素有研究，道：「童老師果是一代大儒，顯露了這一手，眞叫人拜服拜服！」

「道長客氣！」

當中有些懂書法的，當然也大讚特讚。

洛震天道：「我得此賀禮，好比得黃金萬兩……不不不……我這個人還是那麼俗氣！」

童玉書拱手道：「多謝各位誇獎！」

他走回座位。

＊　＊　＊

突然，有人闖入。

外面的傭僕追了進來，道：「你不能闖入！」

但人已闖入。

闖入的却是個一身儒服打扮的青年人。

青年人站在紅布之前。

洛震天道：「請問閣下……」

那青年人似對洛震天視而不見，笑望着地上那紅布上的壽字。

「確是好字！」

突然，那青年人抬起頭來，雙目猶如兩道精光直射，落在洛震天的臉上。

「呸！」朝他的眉宇間吐了一口。

登時，大廳之內，哄動起來。

而洛震天的家僮傭僕已一湧而上，要制服他，趕他出去。

洛震天見這人，外表一派斯文，並不像一個搗亂的人，便道：「你們慢着……」

衆傭僕只得停了下來。

洛震天對那位青年人道：「未請教閣下，高姓大名？」

那青年人又再望了洛震天一眼，滿是不屑的神色，道：「你配得這個壽字嗎？」

在場的人，內心都十分憤怒。

唯獨是當事人洛震天，却是一派安然，並沒有被這人的舉動而激怒。

洛震天道：「你認爲在下不配，那麼，請說在下那一點不配？」

那人又再白了洛震天一眼。

洛震天依然一臉誠懇的望着他。

在場的人，都非常佩服洛震天，假若換作任何一個人，不可能在如此場合之下，仍能保持那麼冷靜，他實在是一個非常人，洛震天能這麼成功，也眞是個非常人。

那人道：「你自己知道自己的事情！」

衆人以爲他會說出甚麼原委，那知道只是這麼一句，衆人立時以爲，這青年人可能是失心瘋！

洛震天笑道：「在下爲人光明

磊落，頂天立地，我當然知道我自己的事情！」

在場中一個衝動的鄉親父老，忍不住叫道：「洛鏢頭爲鄉民造福，築橋修路，是個大善人！」

「矯揉造作，欲蓋彌彰！」

洛震天仍是那麼淡然，道：「青年人，你若不再說清楚，那麼就算我再讓你留下來，我的親朋戚友，相信也不會讓你留下！」

「我講，我當然要講！」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轉向衆人道：「我姓查，單名一個復字！」

洛震天聽了這人報上姓名之後，似乎有些反應，不過，他隨即又再回復平靜，在旁的人，甚至他的夫人，也不覺得他有甚麼特別。

查復又道：「我要說的，是一個鮮爲人知的滅門慘案。」

在場的人，實在不知他要說些甚麼。

有人忍耐不住，叫道：「姓查的，你要說甚麼，請快些道出來，免得阻我們飲酒吃飯！」

查復並沒有理會那人，道：「我可以告訴你，二十多年前，因爲這人，這個叫洛震天的人，一夜之間，把這一家人，一家卅六口的查姓人家，完全毀了！」

這話一出，全場爲之震動。

「這人瘋了！」

「再聽這個瘋人說下去，我們也會瘋了！」

「趕走這瘋人！」

甚至有人走了出來，似要動手趕查復出去。

洛震天仍然是那麼鎭定，道：「各位，聽此人一派胡言，實在是使人難忍，不過，今天是我的生辰，我不想在這個日子，弄出人命或弄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查復，你也明白，每個人忍耐也有一定限度，我洛某也不是一個普通人，你自己退下吧！」

「你不敢再聽下去？」查復道。

「不是我不敢再聽，而是我不想聽你這些瘋言瘋語，來人……」

查復雙手一擧，道：「洛震天，你自己當然不敢聽你自己獸性暴行，你當然不想我講下去！」

「你究竟要講甚麼？」

「我要講的是，二十年前，太湖荷花塢的一家酒家，因爲擁有一爿金墻，洛震天見獵心喜，頓時起了貪心……」

洛震天聽到這裏，似已極不耐煩，道：「查小兄，你故事說完了嗎？」

「當然沒有。」

洛震天笑道：「我可以很快的，替你把地這個故事說完——你當然是誣衊我貪性大發，先殺了你的父親，然後再殺你家人，一夜之間，殺了你全家！」

「正是，一夜之間，你殺了我們一家卅五口！」

「三十五口？」

「因爲你殺剩了我一人！」

洛震天笑道：「那麼，你而今長大成人，來報這仇？對嗎？」

查復道：「當然是。」

「你要報仇——好了，我若是你，我不會在這一大衆廣庭之前出現，你以爲你在這麼多人面前，尤其是在我好友親戚之前出現，你才有機會殺我嗎？」

查復道：「殺你爲我家報仇是一件事；把這惡行公佈於人前，又是另一件事！如果我這樣無聲無息的殺了你，豈非便宜了你？」

洛震天聽了這話，反而哈哈大笑，向衆人道：「你們相信這人的話嗎？」

衆人立時有了反應，你一言，我一語，根本沒有一個人相信查復的話。

「我洛震天是這樣一個人嗎？」

「查公子，」李龍杰站了起來，道：「在下來自少林，是少林尚智禪師的俗家大弟子李龍杰！」

「少林是武林至尊，名門正派，你想爲洛震天說些甚麼好話？」

李龍杰道：「查公子，我並不是想替洛鏢頭說些甚麼好話，我想說些實話。」

「實話？甚麼實話？」

「過去二十年，少林寺屢遭官兵圍困，這件事，許多平民百姓並不知道，如果你常在江湖走動，你一定知道，官府爲了壓制少林寺，屢派官兵前來，用無聲無息的包圍，要我們旣闖不出來，在水絕糧絕的情形之下，無聲無息地死去。」

李龍杰歎了口氣，續道：「少林寺的確死了不少俗家與及出家弟子，如果不是洛鏢頭出錢出力，我想，少林寺大有可能再沒有和尚，只剩下一個名勝古跡。」

查復道：「李龍杰，你究竟想說甚麼？」

李龍杰道：「我只想說，一個膽敢與官府對抗，爲保武林之內一間重要禪寺之人，豈會是你口中，一個貪財絕義的人？」

衆人都拍手叫好。

李龍杰道：「本來，我不應再說下去，不過，我實在不想洛震天鏢頭，無端蒙你這大羞辱，讓我再告訴你，少林寺內，有很多佛像，都鋪上了金身，每年有無數佈施，派米派錢，這些善擧，全是洛鏢頭出錢，不過，他不想因作善而名揚，所以沒有人知道！」

在場的人，又再鼓掌叫好。

查俊正想找話來駁斥，又有人道：「善哉，善哉！」說話的人，正

是一個清癯道人。

「貧道是武當獨鶴道人！查公子，我亦是一個不善討好人的道士，不過，我聽了你說的話，也想把另一番事實告訴你！」

「武當，又是名門正派，洛震天，你很懂得結交！」

獨鶴道人道：「非也，非也！洛震天鏢頭並非那種爲了名利而結交的人，貧道實在可以做證，淸虛宮這幾十年來，歷盡風吹雨打，幾乎要塌下來了，難得洛鏢頭捐錢出來，修建淸虛宮，而且親自督工，直至修葺完成，才離開武當山！」

洛震天道：「獨鶴道人，那年我上武當山遊覽，見到淸虛宮似有倒塌危險，因此才拿出微不足道的金錢修建淸虛宮，那事根本不足掛齒！」

獨鶴道人續道：「難得的是，我們要在淸虛宮內留下洛震天修廟幾個大字，洛鏢頭也不肯，如果他是沽名釣譽，只讓我們刻下他的名字，每年有很多人上淸虛宮進香，一定可以看到修葺廟宇的大名，那時，他爲善之名，豈不是更响？」

查復聽了，仍然用不屑的口吻道：「一萬幾千兩，對他來說，祇是九牛一毛，微不足道，他這樣做，只是一種贖罪的行徑！」

獨鶴道人聽了，道：「查相公此言差矣！天下間有很多人有黃金千萬兩，但肯拿出來修橋築路，修廟建寺的人並沒有幾個，當時武當山掌門，要求洛鏢頭留下吃一餐齋菜，洛鏢頭也不願意，只是再留下一筆香油錢，便飄然遠去，洛鏢頭這種爲善行爲，武當上下，一直感激！」

洛震天道：「那裏，那裏，眞人言重！」

查復仍想反駁，但一時之間，似乎也覺無話可說。

「善哉！善哉！」聲音來自峨嵋的飄雲師太。

查復道：「道姑，你可曾受了洛震天的恩惠？」

「在下飄雪，來自峨嵋！本來也不欲在此間多言，但實在看不過這位查相公的出言誣蔑洛鏢頭，峨嵋山一向是婦女清修之地，每年有很多婦女，受盡欺凌而上山清修，可惜，佳持無法一一收容，原因是峨嵋山上，土地貧瘠，一向也不能自給自足，何能去多收留婦女？」

查復道：「喲，洛震天原來連峨嵋山也結交了！」

飄雲師太有點發怒，不過，她仍然按捺不平之氣，道：「洛鏢頭早已名滿天下，也是朋友滿天下，他爲甚麼還要結交我們這一班與世無爭的師太？洛鏢頭爲了使峨嵋山眞正成爲婦女清修之地，慷慨的留下了千兩銀子，還僱了很多人，上山爲咱們開田種地，盼我們自給自足。」

洛震天謙道：「師太，我也不是甚麼僱了很多人，那不過是在峨嵋山腳居住的一些農家，他們知道峨嵋山上缺人手，是自動自願的上來協助！」

飄雲師太道：「洛鏢頭實在太謙虛，那些農家，那個不受洛鏢頭的恩惠，那個不是甘心情願爲洛鏢頭工作？」

查復不言，只發出「嘿嘿」的笑聲。

飄雲師太續道：「洛鏢頭是大英雄，眞英雄，是毫無疑問，最難得是，他並不小覷婦女，這一點，令咱們峨嵋派，一直景仰！」

查復聽了，笑呵呵地道：「洛震天，你連天下婦女也收買了，眞是巨細無遺呀。」

「聽了這三位世外高人的話，查復，你仍要在這裏找碴子？」說話的是一個粗豪漢子，正是河套幫幫主黃土地，他聲若洪鐘，說話震人耳膜。

「今日是洛鏢頭的大好日子，咱們不想見到血光，查復你想要甚麼，倒不如心直口快的說了出來，免得我們動手。」說這坦率直言的話，正是鯨鯊幫幫主步遠山，他爲人剛直，快言快語。

查復似乎並不知道這兩人的來龍去脈，道：「洛震天所結交的，都是天下權貴，不知兩位是……」

「在下是黃河河套幫幫主黃土地。」

「在下是長江鯨鯊幫幫主步遠山。」

查復聽了，笑了起來，道：「對，對，洛震天一向是在刀口上舐血的江湖人，應該認識兩大江河幫主。」

「你看不起黃某？」黃土地站了起來。

「誣譭我步遠山無妨，但對鯨鯊幫不敬，我看你日後怎樣過長江？」

查復並沒有半點畏懼之色，道：「兩位幫主，你們把守了天下兩大江河，定收過洛鏢頭多少好處，也說說好讓我們這些平民百姓，甚至在座還有達官貴人，開開眼界！」

洛震天道：「我們開鏢局的，爲了保好鏢，與江湖中人結交，那是平常之事。」

黃土地道：「沒錯，洛震天在揚名立萬之時，也與我們幫中兄弟有過過節，這不足爲奇，他爲保鏢，咱們爲黃河一帶兄弟利益，自然有衝突。」

「他可給你甚麼好處？」

黃土地道：「他不單給我們好處，整條黃河上下，那一個不曾受

洛鏢頭好處？」

查復笑道：「那麼，你便說洛震天是大善人？」

「正是，五年之前，黃河改道，泛濫成災，連河套這有小江南之稱，富庶之地，也受了水浸之災，一夜之間，死了八萬多人。」

衆人聽了，無不發出喟嘆。

「人死得多，引來禍事又多，缺糧是其一，缺藥更爲嚴重，瘟疫若是一行，比在水災中浸死的人還更多，不要說普通平凡百姓，單是我們幫中兄弟，也死了三千多人，尤幸有洛鏢頭。」

「他又有些甚麼花樣？」

黃土地怒道：「查復，你再說這些對洛鏢頭不敬的話，我不再與你客氣了。」他一掌劈下，他自己的酸枝座椅已碎開兩截。

查復也因他的威勢，暫時緘口不言。

黃土地續道：「洛鏢頭立時運來白米與藥材，親自在黃河一帶派送，不知有多少人受惠。」

查復道：「贈醫施藥，派米賑災，買盡天下人心。」

黃土地聽了，實在按捺不住，便要躍出，教訓一下這個狂妄小子，口出狂言的查復。

那知道步遠山已一手把他拉着，道：「黃兄，何必爲這小子而勞氣，也許，這人正要激怒咱們，使他奸計得逞，那麼，咱們便成了他的幫兇。」

黃土地向知步遠山爲人城府甚深，也暫時按捺，道：「這小子實在……」

步遠山道：「如果一個人肯如此出錢出力，尤其是在這些大是大非時刻，仍能尅己捨我，若是他做的是僞善，那又何妨？」

這話一出，人人讚好，連查復也沒有話反駁。

步遠山續道：「何況洛鏢頭並不是一個僞善之人。」

洛震天聽了，本有一些煩燥不安，再聽了這一句，才變得從容不迫，氣定神閒。

步遠山道：「查復，你又以爲洛鏢頭又給了多少好處給長江的鯨鯊幫？」

「長江向來無泛濫之災，他又用甚麼攏絡手段？」

步遠山聽了，也爲之動容，不過，他深深吸了一口氣之後，才道：「查復，你毋須用激將之法，破壞我們對洛鏢頭的好感，事實上，你仍破壞不來。因爲，他給我們的好感是事實，並不是甚麼矯揉造作。」

「又是白銀萬兩？」

「不，洛鏢頭並沒有給過我們一分一毫，但鯨鯊幫上下，無一不感激洛鏢頭。」

「怎會？」

「當年鯨鯊幫與五湖幫不和，便要在洞庭湖上，來一次大廝殺，幸好洛鏢頭趕來，先擺平了兩幫，再找出了離間咱們的江中五鼠，這才消弭了一場大戰，假若不是，廝殺一開始，當是血流成河，我們鯨鯊幫與及五湖幫，還會傳至今日？」

「江中五鼠大有可能，與洛震天設計……」

步遠山聽了這話，怒不可遏，道：「查復，你說話實在太不近人情，當年江中五鼠，爲了要殺洛鏢頭，五日五夜圍攻洛鏢頭，洛鏢頭不顧自己安危，拚死以赴，結果殺了江上五鼠，咱們後來找出五鼠要吞併咱們鯨鯊幫與及五湖幫的函件，對洛鏢頭爲了咱們兄弟，奮不顧身，實在感激得涕淚交迸。」

查復似乎又想到一些甚麼詆譭洛震天的話，但一直沒有說過話的刑部總管莊彪發，實在也看不過眼，因說道：「「姓查的，你還要在這裏撒賴？」

查復看看此人，並不知他甚麼來頭，不過，他仍然瞪了他一眼。

「我是刑部總管莊彪發。」

「啊！是個官老爺。」查復仍然發出那種半嘲半譏的語調。

莊彪發道：「查復，我實在不想在洛鏢頭這大好的日子中，弄出一些不必要的痳煩。」

查復道：「你要拉我？」

「你這樣胡言亂語，打擾洛鏢頭這個壽筵，我絕對有權拉你。」

「但洛鏢頭這個大魔頭，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你却視而不見？」

「你有甚麼證據？」莊彪發問道。

查復道：「當年他在一夜之間，殺我一家三十五口，我便是證據。」

「你，你怎會是證據？」

「因爲我是唯一留下的目擊證人。」

「你看見？你看見甚麼？」

「我看見他殺人，一刀一個，血從屍體飛濺出來，連他臉上也變成紅色。」

查復的語調激動，好像一個瘋子似的。

「當時你在那裏？」莊彪發問道。

「我在豬欄之內。」

衆人聽了，忍不住笑了起來。

「你怎會在豬欄，你是一隻豬？」

「當時，我跟豬並沒有甚麼分別，也幸好我在豬欄之內，才可免一死。」

「你胡謅！」

查復大聲道：「不，我並不是胡謅亂語，當時我母親知道快要被殺，她一手把我拋出窗外，剛巧窗外是一個豬欄，豬欄之內，一頭大母豬有一羣小豬，我藏在其中，倖免於難。」

「你實在懂編故事。」

「不，不是故事，而是事實，我在小豬中，沒有被洛震天發現。」

「當時你有多大？」

「四歲。」

衆人聽了，都笑了起來。

尚太師道：「我與洛震天相交十年，常常與他飲酒作樂，閒聊天下事，祇見他爲人光明磊落，近年來更是潛心學佛，他連一隻螞蟻也不敢踏死，你怎說他殺人不眨眼？老夫一生觀人於微，洛震天怎能騙得過我？」

「他可以騙三大名門正派，也可騙天下兩大江河幫主，再騙多你一個，那又何妨？」

一時之間，尚太師也爲之語塞。

尚太師頓了一頓，反向在座的人問道：「請問各位，你們可曾記得四歲之時所發生之事？」

在座的人都大搖頭。

尚太師道：「好了，好了，你這無賴，就算洛震天有如此本領騙過所有人，那麼，你說你四歲之時，所目擊之事，你怎可能記得？」

「我記得！」

「在座所有人都說記不得，你怎能記得？」

查復道：「他們當然記不得，但我所看之事，刀下血出，人頭下地之時，尤雙目烱烱，你說，這麼可怕的事情，怎麼會記不得？」

查復之話，又不是完全無理。

尚太師也無法說服查復，祇好道：「洛鏢頭，請原諒我們，在這大日子中，也要叫刑部總管拉人。」

洛震天道：「尚太師已盡力。」

刑部總管莊彪發道：「查復，你先離去，假若你不再在長安出現，那算是一場鬧劇。」

莊彪發這麼說，實在是天大面子。

「如果我不走？」

「那麼，我一聲令下，讓你也走不出長安半步。」

查復似乎在考慮。

忽然，一直也沒有說過半句話的童玉書站了起來道：「查兄弟，你可是受了甚麼人之托？」

「我受了人之托？受甚麼人？」

「既然沒有，那就當一場惡夢，查兄弟，你回去，找個大夫，在你失心瘋仍未到不可收拾之時，也許還可有得救。」

「我患失心瘋？」他頓了一頓，道：「你又是個甚麼人？」

「在下是洛震天的拜把兄弟。」

查復並不說話，口中發出「嘖嘖」的聲音，那表示這又是與他們一夥的。

童玉書道：「查兄弟，我一直沒有加一句話，那是因爲早已預料到你有此一言，我與他是同一夥，事實上我與洛震天在三歲時已一起玩，十五歲之時結爲拜把兄弟，直到二十歲之前，咱們天天生活在一起。」

「那又如何？」

「那時他與我有如親兄弟，起居與共，我習的是文，他習的是武，我一直看他習武，從來也沒有利用自己武功欺負過一個人。」

「他掩飾得好而已。」

「查兄弟，你此言差矣，他在我面前，有甚麼需要掩飾，掩飾爲了甚麼？爲了後來殺你們一家三十五口？」

此言一出，衆人叫好。

童玉書道：「查兄弟，也許你的確遇過一些極不如意事情，你不斷在想，在思索報仇，可能思慮太多，腦筋紊亂，來此一鬧，也不足爲怪。」

「我爲甚麼要來這裏鬧？失心瘋的人，並不是我，是洛震天。」

尚太師也忍耐不住，叫道：「莊總管，我看此人不能再以理喻之。」

莊彪發道：「來人……」

童玉書道：「莊大人，容我再多勸一句。」

「你請便！」

童玉書道：「查兄弟，你好好離去，就以我與洛震天是拜把之情，我會勸他不再爲難你。」

查復聽了，似有所動。

童玉書勸莊總管道：「莊大人，我是個讀書人，總覺得在這大好日子，動刀動槍，或發令拉人，總是一個不太好的兆頭。」

莊總管道：「是的。」

尚太師也道：「童兄所說甚是。」

查復見衆人聽了這麼多話，對自己一些也不信，反而對洛震天爲人，却更加大大敬重，那實在是出乎他意料之外，他非常失望。

望着衆人，他本再無轉寰餘地，但童玉書一言，又給他一個好機會。

查復道：「既是童先生如此說——你們可否再等我一下？」

「等甚麼？」童玉書問。

查復已轉身出外。

衆人大爲哄動，你一言我一語。

尚太師道：「此人實在是患了失心病。」

莊總管也道：「這人若是識相……」

話尤未了，但見一個黑影飛身進來。

他以爲自己看錯了眼。

是一具棺木！

棺木橫飛過大廳，隨之而來的竟是查復，然後，棺木與查復同時落在洛震天的跟前。

衆人見了，既愕然又憤怒。

洛震天當然是所有人之中，震動最爲重大的一個人，他實在按捺不住，狂叫了一聲。

這聲音響徹整個大廳。

然後，他飛身上前，一掌向這具棺木打去，這一掌，用了洛震天八成功力。

登時，棺木被掌力震開，化成七八件木片，在大廳當中，飛脫開去。

這一掌，使在場的每一個人，心弦震動。

洛震天武功實在了得，這棺木是用上等柳州木所製成，這種木質天生緊密，放下水中，也祇能半浮半沉，並不會像普通木材，浮起上來。

而他竟然可以一掌，把四塊柳木打成粉碎。

如果是人，這人一定也如棺木，被打得粉碎四散。

查復見了，立時猛退向後，他看到這一掌，臉色驟變，不過，他仍然叫道：「好掌力！」

洛震天使出了這一掌，全身抖動，不知是爲了太憤怒或是運功過甚，可是，他聽了查復這一句話，立時，又再挺出一掌。

這一掌目標是查復。

不過，查復已猛然閃退。

洛震天並沒有收掌，依然打出，這一掌打在大廳之中的一條紅色圓柱之上。

「轟隆」一聲。

木柱雖未折斷，但柱身木屑紛飛，震下了整個屋頂的塵垢。

一時之間，整個大廳，一片迷濛。

洛震天突然咳嗽起來。

夫人上前，問道：「老爺，你怎麼了？」

洛震天沒有回答，咳嗽依然，然後，「嘩」的一聲，他口中噴出了鮮血！

衆人見了，都大驚失色。

夫人的衣襟，紅了一大片，她驚叫道：「老爺，老爺，你怎麼了？」

童玉書也立時上前，道：「震天，你怎麼了？」

其他同桌的人，都紛紛上前。

整個大廳，登時十分混亂。

＊　＊　＊

在這混亂當中，祇有一個人，仍然注意着查復的一舉一動。

這人正是洛震天的兒子洛卓先。

他並不是不關心父親的狀況，而是知道，整件事由查復而起，要弄清楚這件事，一定要抓住查復。

他看到查復猛退，然後便要逃出去。

洛卓先飛竄上前。

他再穩身之時，查復已飛身出了窗外，洛卓先知道，如果這時放過他，再找他時，一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下了決心：「追！」

洛卓先注意着查復，而有另一個人，却注意着洛卓先。

她便是童翠翠！

童翠翠見洛卓先先猛竄上前，再飛身出窗外，她也不再猶豫，也飛身出窗。

窗外無人，她一提氣，縱身上了屋頂。

＊　＊　＊

再說大廳之內。

這時，大廳之內，更是混亂一片。

洛震天吐血之後，全身軟了，倒在夫人的懷內，緊閉雙目。

少林的李龍杰，武當的獨鶴道人，峨嵋的飄雲師太三人，均略懂岐黃之術，上前來扶着洛震天，然後把他放在偏廳內一張長椅之上。

李龍杰用少林金剛指，在洛震天胸前，按了幾個大穴，使他急速的呼吸，漸漸慢了下來。

獨鶴道長俯身，用耳細聽他胸口的跳動。

飄雲師太爲他把脈。

過了一會，兩人同道：「暫時沒有甚麼危險！」

童玉書也在衆人身旁，聽了二人所說，立時出了偏廳，再入大廳，祇見大廳之內，依然一片混亂。

其實在場的刑部總管莊彪發與尚太師已站了出來，暫替洛震天，安撫在場的親友賓客。

人人都關心洛震天的情況。

童玉書走到大廳之前，朗聲道：「多謝各位親友關心，洛震天暫時已沒有甚麼，他請各位依然留在筵席之上，我們繼續吃這壽酒，爲洛震天祝福！」

衆人聽了，仍回席上。

童玉書吩咐洛家僕人，繼續上菜。

其他僕人，亦快手快脚，把棺木碎片，一一收拾妥當，雖然這一頓壽筵，氣氛已是不同，但總算可以繼續。

才一會，洛夫人出來，對衆人道：「洛老爺暫時沒事，多謝各位關心，他仍囑咐我，請各位多喝一杯！」

李龍杰、獨鶴道人、飄雲師太亦已出來，三人臉色雖然沒有甚麼表情，不過，三人既然出來，也代

表了洛震天暫時沒有甚麼問題。

這時，童玉書才發現不見了自己的女兒童翠翠，自言自語道：「翠翠去了那裏？」

刑部總管莊彪發道：「她跟着洛卓先公子出去，看來是去追那查復。」

洛夫人也發覺不見了兒子，似乎有些不安，不過，她也明白，洛卓先當然會追查復。

莊總管道：「本來我也想追出去，但我回心一想，假若這查復有同黨，引了我們出去，我們豈不是中了他的調虎離山之計！」

尚太師道：「老夫沒能追那大賊，不過，留在這裏，也可使貴朋戚友安心下來！」

洛夫人謝過了二人。

這一頓壽筵當然是草草收場。

洛夫人仍然堅持在大門口送走每一位親戚好友。

莊總管向夫人辭行時道：「夫人，我會立時派人追緝這個查復，一有消息，我立刻會派人通知貴府！」

尚太師也道：「我也會協助莊總管，相信很快便有那匪徒下落！」

洛夫人道：「謝謝兩位！」

其他的親戚賓客，一一離去。

李龍杰、獨鶴道人、飄雲師太與童玉書並沒有離開。一直沒有出聲的黃土地與步遠山原來並不在場，他們見洛震天沒事之後，也立刻出了外面，追查復去了。

這時，二人已趕了回來。

洛夫人問道：「有沒有發現？」

黃土地道：「我往北走，並不見有甚麼可疑人物，也不見查復！」

步遠山道：「我往南走，也不見查復！」

洛夫人道：「那麼，卓先與翠翠呢？」

兩人也是搖搖了頭。

童玉書道：「嫂嫂，不用擔心，卓先武藝高强，小女也有些武功根基，兩人合力，不會有危險！」

衆人陪了夫人進屋內。

洛震天已回到他自己的臥室，人正沉睡，臉色並沒有甚麼異樣，不過，與當天的模樣，已是大大不同。

這一頓壽筵，被查復這人，弄得天翻地覆，險些變爲喪事！

李龍杰、獨鶴道人、飄雲師太三人，決定暫時留下，協助洛震天恢復元氣。

河套幫幫主黃土地與鯨鯊幫幫主步遠山二人，因爲幫中有很多事情，都要由他們決定，因此無法留下來，不過，二人却答應，祇要洛震天需要二人，二人都會立即趕來，或作任何協助。

洛夫人送了二人，回到寢室，服侍洛震天。

童玉書是洛震天拜把兄弟，在這情形之下，算是半個主人，招呼三人住下。

他也吩咐僮僕家人，收拾好筵席一切，幸好洛家一向訓練有素，雖然沒有了洛震天與夫人指點，但一切都很快恢復。

童玉書打點一切之後，來到洛震天寢室，祇見夫人仍未去睡。

童玉書道：「嫂嫂，你要好好保重身體，震天日後仍有很多事情，要你擔當！」

夫人道：「我也知道，不過，我擔心卓先……」

童玉書道：「我明白，因爲我也擔心翠翠！」

兩個年輕人，究竟是否追到了查復？

跟踪追擊　被困島中

查復像一支箭那樣，先竄出大廳，再上屋頂。

洛卓先一看見查復動身，他亦動身，他知道，查復一定會趁此機會逃離，否則他再沒有機會逃離，因爲大廳之內，三個當代武林至尊，兩個黃河、長江幫主，相信便是天下高手，也不能闖過這五人聯手之關！

查復最初的目的，祇是揭開洛震天的秘史，並且盡量刺激他，使他擾攘不安，本是於願足矣！

那知道，棺木一出，洛震天已是按捺不住，一掌打碎棺木，全身顫抖不已！

然後，洛震天又再出一掌打在大圓柱上，然後吐血，這實在是出乎查復意料之外。

他心下大喜。

他本來祇要看見洛震天全身顫抖，已認爲這次行動中得到本利，洛震天吐血，他已認爲是天賜的收穫，極度滿意。

因此，他飛身出外，逃離這險境。

洛卓先已認定目標，奮身追去。可是，到了半路，查復的黑影越來越小，洛卓先畢竟是未慣於行走江湖，雖有武功，但仍不能把本身武功，發揮至頂峯。

不過，他仍不灰心，向黑影猛追而去。

忽然，洛卓先發覺，自己追黑影，而他自己却似有人追上。

他慢了一下，後面的人已趕上。

「是你，翠翠？」

「是，卓先哥，追！」

她正是童翠翠，她並沒有慢下來，竄身向黑影而去，洛卓先也不

多言，力追前去。

黑影一直朝北。

洛卓先心想：「北方是一帶叢林峻嶺，是個逃生的好地方，這人倒也熟悉形勢！」

兩人又追了一段長路，忽然，斜斜的山坡之上，一個轉彎，再沒有人影。

童翠翠道：「糟糕！」

洛卓先道：「不，隨我來，上山……」

兩人一先一後，向山上而去，畢竟是山路，查復並沒有在平地那麼瀟灑自如，兩人又見了他的身影。

山路越來越陡峭，也越來越崎嶇。

這對卓先來說，反而是一個有利的條件，他熟悉附近山嶺，很快已追到查復，看見他清楚的身影。

而這時天已漸露曙光，查復已無法逃離他的視線。

童翠翠跟着洛卓先，她輕功也是了得，總能跟上。

突然，查復停了下來。

原來，在他前面，有兩個路口，兩個都是通向另外山脈山路。

一時之間，似乎未能下定主意。

終於，他向東邊那個路口，竄了上去。

洛卓先與童翠翠追到這岔路之時，又不見了查復，不過，洛卓先並沒有表示心急或失望，反而停了下來。

童翠翠道：「怎麼，還不追？」

洛卓先道：「不用那麼心急！」

「為甚麼？」

「因為他選了這條路！」

「這條路，有甚麼問題？」

「這裏面條路，如果循這一邊去，那麼，我們再難追去，因為這邊山外有山，路外有路！」

「這一條呢？」

「他自取滅亡！」

「為甚麼？」

「因為這路通上去是一個懸崖！」

「懸崖？」

「而且下臨深淵，任他有百般武功，也難越半步！看來這人胡言亂語，天也不助他！」

童翠翠道：「好極！我們快上去，抓他下來，帶他回去向伯伯認罪！」

兩人提氣而上。

果然，這一段山道，根本沒有路徑，只能透過一些樹叢上山。

看來查復走得不易，一路上有披荆斬棘的痕跡。

洛卓先沿着他留下的痕跡而上，童翠翠也隨後而來，洛卓先回首一望，童翠翠一笑，表示暫時並沒有甚麼問題。

兩人又再提氣而上。

突然，一個黑影衝下來。

洛卓先一連使出幾招，阻擋了來勢，而且在對方還沒有發招之際，反攻而上。

那衝下來之人，正是查復！

兩人初度交手，只覺對方的招式厲害，但這一晃而過的打法，一時之間，也未能確定對方的武功。

但洛卓先有一點可以肯定，查復雖是個强手，但並非想像中那麼强。

他趕查復退向上邊，查復却無法突破，只有再度上去，洛卓先終於來到這個山崖之頂。

這個山崖，却是個平頂。

平頂只有十丈見方，這時，查復正站在平頂的一邊，他背後再無去路。

洛卓先與童翠翠站在崖的另一邊，三人鼎足而立，他們對視了一會。

洛卓先正想開言，查復却又突然衝了過來，這一次，目標却不是洛卓先，而是童翠翠。

童翠翠並不懼來勢。

查復一連串的攻擊，童翠翠首先是步步為營，當她看準了形勢，毫不猶豫，猛然向查復還擊。

查復的打法非常快捷，似乎是想快打快攻，但童翠翠却看準了他這個弱點，却一招一式的拖慢來打，使他無法擺脫她的攻勢。

查復本來以為童翠翠是個姑娘，武功一定較弱，他希望從她這一面，可以打出個缺口。

可是，童翠翠的武功，看似較弱，但實際上她並不是弱者，她的武功，似乎可以因對方來勢强弱，而加以適應，很明顯的一點，童翠翠並非弱者。

童翠翠的招式，一直都表現出她的陰柔的一面，突然，她一掌挺出。

這一掌却有石破天驚之力。

「砰」的一聲，查復被擊，猛然而退，竟然退到崖邊，幾乎跌了下去，幸好他一手攀着樹叢，才能穩身。

童翠翠本要再上。

洛卓先一把拉着她，輕聲道：「留活口！」

童翠翠點點頭，止住脚步。

洛卓先慢慢上前，叫道：「查復，你再無去路，還有甚麼可說？」

查復慢慢的站了起來。

他先凝視二人一會，才道：「我當然還有很多話要說！」

洛卓先道：「我們早已聽過你那些廢話！」

「廢話？我那絕不是廢話！」查復聽了這話，反應是極其强烈。

童翠翠道：「別人正慶祝大

壽，你却登門搗亂，說一些人們不相信的話，那不是廢話是甚麼？」

查復道：「不，那並不是廢話，而是眞話！」他的語調非常誠懇。

兩人聽了，只覺這人，實在難以相與。

查復非常認眞的道：「兩位，我不理你們是卓家的甚麼人——你們也冷靜想一下，別人正慶祝大壽，我却冒死去說那些廢話，而我並不是一個失心瘋的人，你以為我是在說廢話嗎？」

這一番話的確有其道理。

有誰會冒這個大不韙？非是個失心瘋的人，但眼前的查復，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非常正常。

洛卓先道：「你背後一定有一個特殊的目的！」

童翠翠也道：「有人指使你！」

「若是有人指使我，要殺洛震天，那我更加不用多言多語，一衝入屋，便開殺戒，我何必要說那許多廢話！」

兩人無言以對。

查復道：「因此，我可以告訴你，我在洛家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眞的，千眞萬確的！」他似乎找不到適當的話來形容他的話是眞的。

洛卓先道：「那你有甚麼目的？」

「我的目的簡單，正如我的名字，查復——復仇的復！」

「憑你？」洛卓先以不屑的語氣問查復。

查復心中雖是不憤，但無以為答。

童翠翠道：「查公子，我倒有個提議，我看你年紀不大，也許是誤聽了一些言詞，被人蠱惑，請你跟我們回去，向洛鏢頭道歉，我想他為人胸襟廣闊，倒不是一個大問題！」

查復道：「你叫我與虎謀皮？」

洛卓先道：「你對家父實在並不了解！」

查復聽了，道：「你是洛震天的兒子？」

「正是，在下洛卓先！」

查復道：「以洛震天為人來說，應是絕孫絕子的，為甚麼他竟然有你這一個兒子？還有，你呢？」

童翠翠道：「我也可以算是他的女兒！」

「還有你這一個這麼漂亮的女兒？天，天啊，這還有天理的麼？」

查復的一字一句，並非偽裝出來，那種悲痛，那種悵惘，實在叫人心弦震動。

洛卓先叫道：「查復，你不要再瘋言瘋語，跟我回去！」

查復並不害怕，站了起來，與洛卓先對峙。

洛卓先再不理會，猛攻向前，一掌接連一掌，查復先避開了其一，再接其二。

不過，在接第二掌時，他被洛卓先所發的內勁逼得站立不穩，再度後退。

童翠翠也追上來，守着一邊，雖只是兩個人，却形成了一個無可突破的網。

查復已成了網中之魚，再無生路可走。

假若不是他們要活捉查復回去，那麼，查復早已死在洛卓先的掌下。

洛卓先一步一步逼近。

查復似是受了傷，不能起來，叫道：「你不要再過來，不要再過來！」

洛卓先還是一步一步的過去。

查復一臉痛苦，道：「你再過來，我便……」

洛卓先故意激他，道：「你便怎樣？」

「我……我會跳下去！」

「跳下去？」洛卓先表示不相信。

那知道，查復竟然眞的往後一躍。

童翠翠在後面看得眞切，她看見後面是一個斷崖，下面可能是個萬丈深淵。

童翠翠也縱身一躍，不過，查復並沒有攻擊之力，他的確是要躍下懸崖。

童翠翠見他如此，她生性心腸好，也不忍他這一躍——雖然眼前是個敵人——她仍然不忍，伸手攔腰一攬，阻住他的去勢。

然後一個旋身，把查復硬生生地拖了過來。

查復被童翠翠救了，並沒有感激之心，在這情形之下，他實在分不清，究竟童翠翠是要救他，免他墮下萬丈深淵，還是要活捉他回去。

兩人安全穩身於地。

突然，查復一手反扣童翠翠。

童翠翠為要救查復，完全沒有提防，便硬生生被查復扣住。

這一扣極其巧妙，既使童翠翠動彈不得，而查復却可以稍費一些勁，便可以扚斷童翠翠的手臂。

查復其實並非原意如此，那知道，在最危險的一刻，使他變得聰明。

置之死地而後生，可謂天無絕人之路。

童翠翠想反撲脫手，可是，只一用力，便感到查復那扣着的手的勁道，竟忍不住的「哎呀」叫了起來。

洛卓先見這情形，叫道：「你

勿傷我妹子！」

查復道：「你也勿再上來！」

洛卓先只好停住脚步。

查復又再稍加勁道，童翠翠雖然拚命忍受，但仍無法不出呻吟之聲。

洛卓先雖然與童翠翠相識不過一兩天，但一直都知道這個姑娘，並不是一個弱者，她發出呻吟，並非求饒或求救，而是眞眞正正忍受不住痛楚。

查復道：「原來天還未絕我！」

洛卓先道：「你放開翠翠！」

「翠翠？原來這姑娘有這麼一個美麗的名字！她的性命，而今在你手上！」

「你放開她！」

「你退後！」

洛卓先無法可想，只有退後。

「你再在我面前弄些花樣，我先殺翠翠！」查復疾言厲色，並不是戲言。

「好，查復，你想怎樣？」

一時之間，查復似乎並沒有想到怎樣。

「這是洛震天的女兒……我來此目的，志在報一家卅五口被殺之仇……我看過在你父親身旁的每一個人，他們全不相信我說的話，反而每一個人都爲他說好話，並且搬出洛震天的善舉善行，來斥我荒唐，看來，我走遍天下，也再沒有人相信我！」

「你說過的話，都是眞的？」

「你是洛震天的兒子，你當然更不會相信，看來，我此行目的，雖然經過我多年策劃，仍是徒勞無功，不要說殺洛震天，就算我想殺他身邊一個人，也不容易！」

「你這片面之言，我們怎會相信？」

查復似乎並沒有聽見洛卓先這話，只繼續他自己的話，道：「不過，上天也算有些公平，她這一個女兒，在我臨死之前，也落在我的手上，那麼，我在黃泉路上，也不寂寞，而且還討回一點面子，叫我好見爹娘！」

洛卓先聽了這話，寒意自心中升起。

很明顯，查復要殺翠翠。

童翠翠是洛卓先的義妹，相見只不過是一天，在保護這方面來說，比保護自己同胞的妹妹，還來得迫切，假如她有甚麼三長兩短，自己如何回去面對父親的拜把兄弟，自己的義叔？

洛卓先道：「你放開她，你要甚麼條件也可以！」

查復道：「放我走！」

「可以！」

查復道：「不，你這只是緩兵之計，放了我走，仍然追來，我還不是仍要死在你手中？」

「不，我不會再追！」

「不會？」查復突然哈哈大笑。

這笑聲更令洛卓先緊張起來。

「你想殺我洛家的人，她並不是。」

「你說她是你妹妹。」

「她是……她是我父親拜把兄弟的女兒，那也就是我的妹子。」

「那麼，她不姓洛？」

「不，她姓童，童翠翠。」

查復想了一下，道：「殺了她，那祇是間接的報却了仇恨。」

「對，你要殺的是我，是我，洛卓先，是洛家長子嫡孫，也是唯一的後裔。」

「對，殺你，殺了你，那才使洛震天絕子絕孫。」

洛卓先道：「你放她，我過來。」

可是，在這情形之下，查復是以童翠翠作人質，却又怎樣交換？

一時之間，三人膠着。

洛卓先心下十分心焦急，因爲要說服此人已是不易，如果不盡快救出童翠翠，那麼，查復一改變主意，想要再說服他，豈非比登天更難。

洛卓先道：「你怕我騙你？」

查復並沒有表示。

洛卓先道：「我先自刺一刀。」

童翠翠聽了，叫道：「不，洛大哥，你不必爲我擔心，你先走！」

洛卓先已拔了匕首出來，道：「我自刺一刀，你放開翠翠。」

他並不再等，一刀刺在自己的左臂，登時，血如泉湧。

查復見了，一時之間，似無主意，因爲他若放了童翠翠，再無可以牽制二人之法，就算洛卓先而今傷了手臂，那也祇是皮外之傷，還可能再攻自己。

他實在沒有甚麼主意。

童翠翠見洛卓先爲了自己，一刀刺下，並沒有甚麼猶豫，心內實存了莫大的感激。

在這一刻，童翠翠反而有了一個頑强求生之意念，她突然順着查復扣她手臂的方向，旋身一轉。

就是這麼簡單，她竟然可以掙脫了查復的控制。

其實，查復也因看見洛卓先臂上鮮血射出，那才分心，才給了童翠翠一個大好機會。

這一下，振奮了這兩人的心。

童翠翠一擺脫了查復，便奔向洛卓先，道：「卓先哥哥，你傷得要緊嗎？」

她不理一切，撕下身上衣服，爲卓先包紮，止住了如泉的鮮血。

查復在這時刻，其實是有大好良機逃跑的，不過，不知爲了甚麼，他竟然也呆了一呆。

而洛卓先臂上，雖然是血如泉

湧，其實也祇是皮外之傷，並不嚴重，他仍是非常清醒。

當他見查復在這一刻，似呆似痴迷，他立時又把握這個機會，趁童翠翠撕布帶時，翻了幾個觔斗，直逼查復。

查復發覺有黑影在前，但已經太遲，他祇覺胸口突然翳悶起來。

因爲洛卓先已來到他胸前，點了他胸前幾個大穴。

查復立時，臉泛桃紅，並且想立時斥罵洛卓先，不過，洛卓先這次點穴手法極重，使查復不能言，也呆立不能再動。

洛卓先的點穴手法，得自父親眞傳，不過，他覺得有點奇怪，手指沾在查復胸前，似有些異樣的感覺，但那種感覺却不能描述出來。

洛卓先說道：「好了，他被我點了穴，暫時不能再動，我們帶他回去。」

童翠翠道：「你的傷口仍未包紮好，快來，讓我爲你弄好。」

洛卓先也不以爲意，便讓童翠翠把他的傷口紮好。

呆若木鷄的查復，臉脖子仍然發紅，似乎是不大服氣，看來更是滿臉寃屈。

洛卓先並不以爲意。

童翠翠是位姑娘，觀察事物比較細心，對洛卓先道：「看來他被你點穴，心中憤憤不平。」

洛卓先道：「不要再理會他了，我們縛他回去，好好向我爹爹交代。」

童翠翠也沒有異議，不過，她看了查復一眼，道：「怎樣押解他回去？」

「我們用繩子縛了他，押他回去，其實不用繩子也可以，不過，爲了免得節外生枝，還是縛着他較好。」

那時，他們身上並沒有繩索，童翠翠祇好找了一些枯草蔓藤，紮緊了查復雙手。

在綑綁之際，童翠翠感到查復的確有滿懷寃屈之氣，不過，他是自己義兄的仇人，也是自己的仇人，她雖有同情之心，但並沒有同情他。

洛卓先道：「走！」他索性拉着那條綁在查復身上的藤蔓，像拉狗的拉着他走。

童翠翠望着查復，她畢竟是個好心腸的姑娘，道：「卓先哥哥，而今他不能逃的了，解開他部份穴道，看他還有甚麼話要說。」

洛卓先見查復仍是一臉紅漲，臉色非常難看，也動了惻隱之心，道：「好！」

他拍了查復幾下背部。

查復立時咳嗽起來，恢復了說話的能力。

童翠翠道：「你還有甚麼話要說？」

查復道：「你這無賴不要臉！」

他望着洛卓先，可是，這句話罵得洛卓先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查復又道：「我不走！」

「你再迫我，我立時自盡！」查復道。

洛卓先大笑起來。

童翠翠反而好奇地問，道：「你被我們縛手縛脚，還有甚麼辦法自殺？」

「當然有！」

洛卓先道：「不要再理會他的胡言亂語，我爹娘一定等得我們很心急的了，而且我爹爹被他激得吐血，不知而今怎樣，我們還是快回去！」

查復見他並不理會，大聲道：「我會嚼舌自盡。」

兩人聽了，立時轉身。

查復道：「你抱個死屍回去吧！」

洛卓先立時道：「不，你不要自殺！」

童翠翠也道：「整件事情，被你弄得撲朔迷離，你千萬不能死。」

「我回到你們府中，還不是死路一條？」

「不，你回到我們處……我會好好爲你……」童翠翠想安慰查復，不過，她自己說出的話，也自知毫無說服之力，因此不能再說下去。

查復道：「其實，我一踏上這一復仇之路，已是不歸之路，我沒有想過要回去，要好好的回去。」

洛卓先聽了，有些光火，道：「查復，我不知你是個甚麼人，你口口聲聲說復仇，但在場每一個人，沒有一個人相信你的話，反而每一個人，都說出我父親一生爲善的功蹟，而你……」

查復道：「我明白你們的心情，不過，在我臨死之前，我還想你們看一件事實。」

「看甚麼？」童翠翠道。

洛卓先道：「不要再聽他胡謅了，走！」

「我眞的嚼舌！」

童翠翠道：「慢着，據說嚼舌而死，是天下間最痛苦之事，你敢？」

「一家三十五口，一夜死去，而一切都是自己目睹，天下間，還有比這感覺更苦？」查復的話，充滿了幽傷凄苦的味道。

「你還如此說？」洛卓先實在忍受不了這話。

「你要我們看甚麼？」童翠翠道。

「看一座墳。」

童翠翠奇怪道：「你臨死還要我們看墳，你自己早已立了個墳

墓？」

「那不是我的墳。」

「誰的？」

「一家三十五口的。」

這話實在令洛卓先眞的光火起來，道：「你再亂說，我先把你打成啞巴。」

「好，你動手！」查復道。

洛卓先眞想動手，但童翠翠阻止他，並輕聲道：「卓先哥哥，我看他並不是在胡謅。」

「那妳相信他？」

「也不！」

「那我們回去。」

「如果他眞的嚼舌？」

洛卓先也實在沒有辦法，祇好問道：「妳有甚麼辦法可以阻止他？」

童翠翠道：「我們……」她低聲說了一句。

洛卓先一邊聽，一邊點首。

查復聽不到二人耳語，祇道：「算是我求求你們，讓我帶你們去看看那座墳。」

童翠翠道：「既是你臨死前最後一個要求，我們便跟你去。」

「謝謝姑娘。」

於是，洛卓先依然拉着那條藤蔓，像拖一隻狗那樣，三個下山去了。

上山本來已是不易，但他們還可以施展輕功，但下山之時，查復被縛，活動不靈，當然不可以施展輕功，他們兩人也要將就着他，慢慢下去。

下到山脚，已是入黑。

如果由這山脚回到洛府，也要三個時辰，爲了盡快回家，洛卓先在附近農家，買了三匹馬。

查復還以爲他們會依言跟他去看墳，不過，上了馬之後，却被硬拖回洛府的方向。

查復伏在馬背上叫道：「你們答應了去看墳的！」

兩人都沒有回答。

「你們兩個不守信用。」

兩人仍不理睬他。

查復怒道：「你父親是個作大孽的人，你們兩個當然是孽種！」

這話實在是個大侮辱。

洛卓先拉住了馬，怒道：「妹子，我還是要把他打成啞巴。」

童翠翠道：「不，如果成了啞巴，回去也不能說出眞相。」

「我再點他啞穴！」

查復聽了，心中極怒，但雙手雙脚、身體也已被縛，而且俯伏在馬背之上，自己又有甚麼反抗的辦法？

不過，如果讓他再點自己的啞穴，豈不是連說話的機會也沒有了。

正是人急智生。

查復突然用口咬馬，並且用盡了力量，這一咬，連馬頸也咬破了。

馬兒痛極，嘶叫一聲，盲目向前跑去。

本來洛卓先是牽着那匹馬的韁繩，但這突然的一跑，他竟然讓牠跑脫了。

查復也想不到，自己的牙齒那麼厲害，竟然有效，他又再咬一口。

馬匹痛極，跑得越來越快。

洛卓先與童翠翠沒有辦法，祇有隨馬後追趕。

查復那匹馬，一直往前跑，越跑越快，查復雖手脚不靈，但馬在他的控制下，竟然跑了兩個時辰也沒有停下來。

兩人當然是窮追不捨。

漸漸，天開始亮了起來。

查復也不知道馬兒跑了多久，他祇是拚命的讓牠跑，不一會，他聽到一陣海浪聲。

查復心想：「多謝爹娘在天之靈！」

再過一會，前面已是大海。

查復又再咬了馬頸一下，馬兒又再向海狂奔，牠似乎痛得失了常性，一直跑入海中。

而查復也被拋入了海之內。

洛卓先與童翠翠兩人來到水邊，見查復在海中載浮載沉，兩人都不諳水性，不敢下水。

本來被藤蔓縛得緊緊的查復，到了水中，皮膚有了水的潤滑，早已把藤蔓鬆開，而他又懂水性，因此在水中載浮載沉，但見二人在岸上空着急，他心中已有了另一套計謀。

「查復，你想浸死嗎？」洛卓先叫道。

童翠翠道：「你說要帶我們去看甚麼！你還不上來？快上來！」

查復游近岸邊，故意道：「洛卓先，我已快浸死了！」

這話氣得洛卓先半死，但他却無法反駁。

查復暗地游近了岸邊，然後伏在水上，看來好像眞的被溺。

洛卓先與童翠翠，早已下了馬，那兩匹馬已跑得太累，已是倒斃在岸邊。

洛卓先非常焦急，想要抓回查復。

當他看見查復游近岸邊，洛卓先便一步一步下水，岸邊水並不深，走了幾步，水已及膝。

而查復只在幾尺之外，只要多走幾步，便可以抓住他，洛卓先還以爲查復全身仍被縛，被他抓住的話，他也沒有甚麼反抗能力。

他再多走兩步，水已到他腰處。

童翠翠叫道：「卓先哥哥，小心！」

這話未了，本是浮在水上的查復，突然一手抓住洛卓先，並且拚命拉了他出海。

洛卓先掙扎，那知道自己雙腿也站不住，整個人被浸在水下，立時喝了幾口。

不過，查復並不想他死，又一手抽了他起來，讓他有了呼吸，又再按他下去。

童翠翠看得眞切，叫道：「查復，你勿傷我哥哥！」

查復聽了，十分得意地道：「念在你剛才也爲我說過好話，如果你要救你哥哥的命，你要聽我話！」

「可以，甚麼也可以！」

這時的洛卓先，已被溺得死去活來。

查復道：「那邊有一隻木船，看見嗎？」

童翠翠循着查復所指之處，果然見一隻小帆船。

「你先上船。」

「你呢？我哥哥呢？」

「你不用擔心，你上了船，我自然會把你哥哥救上船，不過，他受不了水，再多浸一會，看來返魂無術！」

這話嚇得童翠翠心亂如麻。

「還不去！」

童翠翠奔向泊在岩石處的一艘小帆船，她走到船邊，一躍而下。

船受重而不斷搖晃，嚇得童翠翠全身酥軟。

過了一會，船似被拋離了岸，然後，查復叫道：「快來接你哥哥！」

童翠翠只見洛卓先被查復拉了上來，洛卓先看來已昏了，全身無力。

童翠翠把他拉了上來。

查復自己却非常靈活地上了船，道：「你還不救你的哥哥？」

「怎麼救他？」

「先把他俯臥在船上，用力按他腹部！」

童翠翠只好照他說，用力按了洛卓先的腹部，他吐了幾口水出來。

查復一邊說話，一邊把小木船的帆揚了起來，這時，海上吹起西風，漲滿了風帆，把小船帶到海的中心。

童翠翠爲洛卓先按了幾下，腹中的水已嘔了出來，又再爲他推宮過血，洛卓先漸漸甦醒。

查復已不理會二人，坐在船頭，迎着海風，似有無限的遐思。

終於，洛卓先醒了過來，看見童翠翠，心中才稍爲鎭定下來，問道：「我們在那裏？」

童翠翠道：「在船上！」

「查復呢？」

「在那邊！」

洛卓先坐了起來，見查復在船頭處，想掙扎而起，但船身頗爲顚簸，他又倒了下來。

童翠翠道：「卓先哥哥，你休息一下！」

「他……他要帶我們往那裏？」

「我不知道！」

洛卓先道：「查復，你想怎樣？」

查復回過頭來，道：「這個時候，你還這麼兇惡？老實說，在這大海之中，我想怎樣都可以！」

他所說並非虛言，三人之中，只有他熟諳水性，而今人在船上，船在四野茫茫大海之中。

「不過，我是個守信的人！」

「守信？守甚麼信？」

「看墳！」

查復說完這話之後，不再多言，甚至多一句也不說，任他二人如何再問，也不回答。

這小帆船看來是附近漁家的船，常常出海，因此船上還有一些淡水。

查復非常懂水性，不但懂得駁御這帆船，更懂得利用釣絲，釣了一些魚上來，用火烤來吃。

兩人本來不想與查復合作，可是，船到大海，他們兩人，身上有甚麼本領，也無濟於事。

尤其是洛卓先，不慣船上顚簸搖晃，暈了船浪，終日躺在船上，無法起來，起初還有些嘔吐，但過了幾天，甚麼也嘔完了，躺在船上，像個患了重病的人。

童翠翠比較好一些，她並沒有暈船浪，但在這船上，她也只能夠聽天由命。

那天晚上，突然天空變色，捲起狂風，下起驟雨，本已是搖晃不定的海面，更是波濤洶湧。

洛卓先躺在船上，任由風吹雨打，突然，查復過來，童翠翠不知他有甚麼目的，叫道：「你要怎樣？」

查復道：「如果我想他死，這時，我不理你們，相信你們兩人也過不了今晚！」

童翠翠道：「爲甚麼？」

查復並不回答，只拋了一條繩索過來，他示意童翠翠把繩索先套在洛卓先身上，然後把繩的另一邊，縛在船椽之上，並且叫她也把自己縛在船椽之上。

童翠翠知道，查復也不想他們被拋下大海之中，於是依他所言，縛住了自己。

果然，過了不久，風浪更大。

一個一個如山似的巨浪，蓋過了小船，然後，小船又被巨浪拋高，上到不知有多高的地方，突然，又好像墜下了深淵似的。

一上一下，童翠翠只見波浪並非一起一伏，而是一片一片的水

牆，永無窮盡。

如果不是查復有準備，把洛卓先縛在船上，也叫童翠翠縛好自己，相信他們都早已不知去向。

大風浪終於過去。

童翠翠疲倦若死，她不知自己甚麼時刻睡了過去，還是昏了過去。

當她再醒的時候，却發覺船身非常平穩。

她睜開了眼，只見查復站在童翠翠跟前，似乎有所行動。

洛卓先仍躺在船上，一動也不動。

只見查復拿了一塊船上的帆布，蓋在洛卓先的身上，這舉動嚇得童翠翠叫了起來。

查復回轉身來，問道：「你醒了？」

「卓先哥哥怎麼樣了？他……他……」

「他沒有甚麼事，經過一場大風浪，全身盡濕，可能着了寒，而今又是烈日當空，我把一張帆布蓋住他，免他又再受日曬之苦！」

「謝謝你！」童翠翠道。

「謝我？」他望着童翠翠，道：「你謝我甚麼？這一場苦難，根本上是我帶給你們的！」

童翠翠坐了起來，道：「如果你說的話，都是眞的話，我們所受的苦，相信也不及你萬分之一！」

查復聽了這話，道：「童姑娘，你相信我說的話？」

童翠翠道：「不，我說是如果！」

查復似乎仍然十分心滿意足，道：「當你到火海島，你見了那個墳墓之後，你便會相信！」

「火海島？」

「就在前面不遠！」

童翠翠站起來，解開了身上的繩，望向查復所指之處，只見一處很遠很遠的地方，似乎有一片陸地。

查復雖然說那個火海島很近，但小木船航行了一天一夜，仍然未看清楚那片陸地。

船上經過那次大風浪後，再沒有淡水。

幸好查復懂得釣魚，他捕了一條大龜上來，生剝了大龜，用一些盛器載了血，作爲飲用。

洛卓先喝了那些龜血，整個人也精神起來。

他坐了起來，經過這麼多天大風浪的侵襲，到了這時，他已完全適應了船上的生活。

而那大海龜的血，極具滋補作用，本來非常衰弱的他，喝了幾次之後，人的體力也恢復了。

查復與洛卓先雖然沒說上幾句話，但彼此心中似乎有了一些諒解。

也許，洛卓先明白，假若不是查復，他與童翠翠，早已葬身大海，餵了大魚。

又過了一夜，淸晨剛開始，查復便叫道：「到了，到了！」

大霧之中，三人都看見那個島嶼。

島嶼上一片翠綠，島的四週，有些火光，或是一些黑煙，冉冉上升。

童翠翠忍不住道：「爲甚麼這裏有這麼多火，也有這麼多煙？」

查復道：「也就因爲如此，這個島才叫火海島！」

「你住在這裏？」

查復點點了頭。

「多久？」

「二十年了！」

「你而今有多大？」

「我，二十幾！」

「那你甚麼時候來這島？」

「四歲的時候！」

「爲甚麼你會來？」

查復嘆了口氣，似乎並不想回答。

船終於泊在一堆岩石的旁邊，查復上了岸，對兩人道：「這島上有很多浮沙，也有些地方有一些火油，千萬別掉進去！」

洛卓先自己也可以走上岸。

多天未能平平穩穩的脚踏實地，今天，才眞眞正正的脚踏實地，眞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童翠翠想來攙扶洛卓先。

洛卓先道：「不用了，妹子，多謝你多天來在船上服侍我！」

童翠翠道：「那怎算是服侍？」

忽然，他們聽到一陣霹靂啪啪的聲音，兩人轉身過來，只見查復已把那艘小木船點着了火。

童翠翠急忙跑過去，道：「你燒了船，我們以後怎麼離開這裏？」

查復笑道：「我就是想你們永遠也不能離開！」

「你……」童翠翠實在不知如何才好。

查復已不理會他們，直趨海島的中央，離開這個小小的沙灘，便是一列叢林。

＊　＊　＊

童翠翠怔怔望着那燃燒正旺的木船。

洛卓先走近，道：「妹子，不用擔心，命運既是如此安排，我們就要去面對！」

童翠翠點點了頭，道：「是的，既來之，則安之，我們快去看看這個查復，又弄些甚麼花樣！」

兩人快步上前，追上了查復。

查復似乎早已知道他們必然趕來，也不理會他們，穿過叢林，來到一塊空地。

空地的左邊，有個草棚，看來

查復與洛卓先被一羣猴子襲擊……

是一間簡陋的居所。

查復走了進去。

童翠翠與洛卓先也隨着進內，裏面有一個大房間，地上滿舖乾草，另外還有一個房間，擺了簡陋的炊具。

查復道：「你們兄妹，可以住在這裏！」

洛卓先道：「你呢？」

「我不住在這裏！」

童翠翠道：「你一定住在一間堅固的屋裏！」

查復道：「可以這麼說！」

「在那裏？」

查復指指了上面。

這草棚並沒有閣樓，這簡陋的東西，更不要說有二樓，兩人都不明白他所指的是甚麼。

查復從後門走了出去，兩人跟着，草棚後面，又是叢林，查復又再指上面，道：「上面！」

「樹上？」

查復點點了頭。

這些樹都非常高大，上面綠蔭濃密，根本看不到上面有房屋，更沒有上去的梯子或繩索。

「你們想上去看看嗎？」

兩人點頭。

查復道：「我並不是一個人居住！」

兩人聽了，有些詫異，舉首而望，却又不見有甚麼人影，兩人實在不明所以。

「他們——他們都不是活人！」

「甚麼？」兩人更是不明白。

查復道：「我說過帶你們來看一個墳墓！」

「對，墳墓在那裏？是誰的墳墓？」

「在上面！」

「你住在上面？」

查復點點了頭，道：「墳墓也的確在上面！」頓了一頓，道：「我再解釋，你們也不明白，上到上面，你們自然會明白！」

查復走近那些大樹，又轉身道：「以前我會用一些繩梯，但已經很久沒有用了，你們也可以跟我上來！」

他轉身一躍，上了粗大的樹幹，然後再爬上去，不，他並不是爬，雙腿踏在樹幹上，一步一步的走上去，轉眼已沒入了大樹繁茂的樹葉之內。

童翠翠道：「上去？」

洛卓先道：「可以，你先上，我殿後。」

兩人輕功也不弱，並配合了「壁虎游牆功」，直追查復，進入了濃密的樹葉內。

他們撥開一些樹葉，再上一些，眼前却是另外一個世界，上面依然是非常茂密的樹葉，但當中有幾枝橫豎互錯的樹木枝幹，枝幹之

上，赫然建有一間屋！

說是屋却不像屋，也祇是一個長方形的大木箱一樣，查復熟練地推開了一道門，走了進去。

童翠翠隨着洛卓先，也推門而進。

外面看來是非常簡陋的，祇像一個大木箱子，但到了裏面，卻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雅緻。

兩邊都是用木幹釘成，那些木幹，經過多年的磨擦，已是非常光滑，而地板也是木板所組成，也是十分平整光滑，而且非常清潔，一塵不染。

這長方形的木盒子，足有三十尺長，闊寬却祇有五六尺左右，因而形成一間極爲長而狹的房間模樣。

當中並沒有任何間隔。

查復進了裏面，把兩旁的窗推開，登時，整間房子十分光亮，而且清風徐來，使人覺得十分舒服。

這木盒子的盡頭之處有兩個瓦罎，一大一小。

查復正怔怔的望着這大小二罎。

洛卓先與童翠翠走上前來，看見這大小二罎的前面，有一個用鐵鑄成的小鼎，鼎內有些香灰。

查復在大罎旁邊，拾起一些碎木，放入鐵鼎之內，然後用火摺燃着了，那碎木發散着一些香味，好像是檀香。

然後，查復恭恭敬敬的跪了下去，向大小二罎叩了個頭。

這情況實在令人詫異，幸好發生在大白天，否則，兩人一定以爲這查復是着了魔，中了邪似的。

洛卓先道：「不是說帶我們來看墳？」

查復道：「你們不是已看到了嗎？」

童翠翠道：「甚麼？這是墳？」

「是，這大墳之內，有我一家三十五口的骨灰！」

「怎麼？」

「你們害怕嗎？不用怕，這小墳之內，有我師傅的骨灰，師傅生前最愛聞這香木，因此我用這香木作爲拜祭，相信我爹娘以及兄弟姐妹，也不會介意！」

童翠翠道：「原來是兩個骨灰罎，裝的是查公子的先人，我們作客的，也應該向他們拜祭一下！」

洛卓先也沒有反對，兩人跪在大小二罎前面，一齊叩了幾個頭。

查復突然笑了起來，不過，那些笑聲，並非歡樂的笑聲，而是好像哭泣一般的笑聲。

兩人聽了，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覺。

查復止住了笑聲，道：「爹、娘，我終於找到洛家的後人來向你們叩頭了，我祇讓他們先向你們叩頭，然後，我會取了他們的心肝出來，向你們拜祭……」

兩人聽了，大爲吃驚。

查復道：「你們不用怕，在你們未明白洛震天如何殺死我一家三十五口之前，我不會殺你們，因爲你們不明不白，死了也沒有意義！」

洛卓先實在忍耐不住，道：「查復，你一直說我父親，殺死你們一家三十五口，你有甚麼證據？」

「本來有的，而今沒有了！」

童翠翠道：「爲甚麼？」

「我師傅是個親眼目睹的人，不過，而今，他也離我而去！」

洛卓先道：「爲甚麼你師傅不在生前，與你一起來我們洛家尋仇？」

查復道：「我們有想過，但時不我予！」

「這話怎講？」

「當我武藝學有所成，正想與師傅齊赴你們洛家時，可惜的是，我師傅却患了重病！」

「可以病好再去呀？」

「可是他一病不起！」

「因此你才單身前去！」童翠翠道。

「是的，我知道我此去將會是一無所獲，我也知道洛震天會一一否認我的指控，但千萬也想不到，不單沒有人相信我的話，反而有很多人爲他作證，說他是個天字第一號的大好人！」

他頓了一頓，又道：「不過，幸好我爹娘在天之靈和我師傅在天之靈保祐我，並且擄了你們二人回來。」

洛卓先道：「查復，你口口聲聲說我爹是殺人犯，殺你一家三十五口，你當時有多少歲？」

「四歲！」

「四歲？你當時如何知道？」

「是我師傅告訴我的。」

「你師傅是誰？」

「他姓丁，名一！」

「丁一？你有沒有聽過這名字？」童翠翠問。

「我也走過江湖，見過一些世面，也自小聽我爹爹說起江湖事，但從來沒有一個人，一個成名的江湖人物，姓丁名一！」

「他是前輩人物，你們不認識，沒有聽過，也不出奇！」查復道。

洛卓先道：「好了，你快告訴我們，你師傅如何說？」

「師傅說，那時我家住在太湖，太湖上有很多小島，我們住的是一個叫荷花塢的小島，一家三十六口，我爹爹是個大廚師，在這小島之上，開了一間酒家！」

「太湖我也到過，我也光顧過那些小酒家！」

「我們一家三十六口，前舖後居屋，前面酒家，有小碼頭，遊湖的人倦了，泊船上岸，飲酒吃海鮮，而先父是一名出色廚師，特別精於炮製湖上的鮮魚，因此吸引了很多人來光顧，已賺了不少錢。

「我爹有一個嗜好，喜歡收藏金磚，他一有錢，便入市中金鋪，叫人依他尺寸，鑄造金磚，每一塊金磚，長一尺五寸，闊五寸，高三寸，當然，要鑄這麼一塊金磚來得並不容易，所費不菲，據說他每年祇可以鑄一塊。

「他每年都鑄一塊，作爲獎賞給自己辛勞的工作獎品，他工作了三十年，居然鑄了四十塊！」

「你說他一年只鑄一塊？」

「是的，若是一年中多賺了，便多鑄一塊，因此三十年來，鑄成四十塊，這四十塊金磚，可以砌成一爿小金牆，他閒來，便欣賞這爿金牆，據說在金光之下，甚麼辛苦疲倦也沒有了！」

童翠翠道：「就如大象拔牙而焚身？」

查俊道：「你眞聰明，有人發現先父有這一爿金牆，便動了殺機！」

「那人是我爹？」洛卓先仍不服氣，賭氣地道。

「據我師傅所言，事發前一天，他在荷花塢中飲酒，洛震天也在，兩人互不相識，不過，我師傅對你父親有特別的印象，因爲你爹一臉愁容，據說是失鏢走投無路，我爹爹因同情心而惹禍，幸好蒼天有眼，也是我命不該絕！」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洛卓先問。

「師傅已離開了荷花塢，但到了傍晚，却發現他身上的一塊玉佩不見了，那是他師傅本來的護身符，沒有了這玉佩，他坐立不安，決定再回荷花塢。

「因爲要乘船，因此到了深夜才到荷花塢，那時，小碼頭祇有一艘小船，而他叫船家在碼頭下等候，那知道，當他一來到酒家，酒家已關上了門，他大膽從窗口進內，找了一會，居然找回那件護身玉佩。

「不過，當他出來，往廚房那邊走時，却目睹一幕人間慘劇，洛震天滿身血跡，廚房、後院，都躺滿了死人，我師傅也見過大場面，但一時之間，看到這麼多死人，也爲之心弦震動。

「他看見那人，直奔後院，往後是我爹娘所住的地方，那人入了屋內，見人便殺，一時之間，又再死了多人，那時，我娘親在房內，已知道有盜賊進來，正抱着我，徬徨無主，我那時祇有四歲，跟着娘親睡覺。

「外面傳來一陣一陣淒叫，我娘親心知不妙，自己也不能倖免，看看我這稚兒，實在不忍我也被殺，便在那賊人進來之前，一手把我拋出了窗外。

「我師傅看着那人，殺了我娘親，然後四處搜索有沒有生口留下，我被拋出窗口，却被拋進了豬欄之內，豬欄之內，剛有一隻大母豬，產下了十隻小豬，而我被拋下來，沒有跌死，是因爲跌在母豬的肚皮之上，再一滾，便滾入了小豬羣中。

「我師傅見那人兇殘之極，不敢聲響，因爲如被那人發現，也無倖免之理，那人已殺盡了我們全家三十五口，當那人往先父收藏金磚的地方之時，我師傅便在豬羣之中，抱了我出來。

「正在等的那船家，也不幸的立時被他殺了。

「當他發現有船，將金磚放在船上之後，仍不放心，又再回荷花塢內，搜索一番，我師傅早已抱了我，躲了起來，那人索性一把火，把我家燒了！」

查復說到這裏，吁了一大口氣，似乎是把廿年來的寃屈之氣，統統吁了出來。

這實在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相信當時他師傅目睹這事，一定更驚惶不已。

那殺手的狠毒，實叫人心寒。

洛卓先聽了，突然的道：「這一個故事，是你師傅所述？」

「正是，但我親眼目睹你父親殺人。」

「那祇是片面之詞！」

這話氣得查復十分光火，道：「他爲甚麼要騙我？」

洛卓先也想不出甚麼理由來反駁。

童翠翠道：「後來你師父又怎樣救了你出去？」

「他仍躲在荷花塢上，直到天亮，整座荷花塢也化爲灰燼，連我爹娘、兄弟姊妹屍骨也成了灰燼，我師父在走之時，用袋子收了每個人一些骨灰，帶同我一起，來到這火海島。」

「這地方離太湖確實很遠。」

「因爲他恐防那賊人找到我。」

「他便是用這大罎，盛了你爹娘、兄弟姊妹的骨灰？爲的是甚麼？」

「爲的是給我留下證據，也作爲我長大之後，要努力練功報仇，還有，在我成長之時，作爲鼓勵。」

「你師父教妳武功？」

「是的，他養大我，並教我武功，本來，他也打算等我武功練成之時與我一起去找仇人，可惜……」

童翠翠忽然想到一個有趣的問題。

「查復，我有一個問題，不知你能否作答？」

「請問。」

「你知洛震天是殺你一家三十五口的仇人，爲甚麼你不直接去殺他，却要在壽筵之上，說這麼多話？」

「對，你問得好，如果我潛入洛家，用辦法一刀殺了他，那便報了仇。」

「對，這才是報仇之法。」

「不，那太便宜了他，人們祇以爲我是一個賊，一個無稽的賊。我不能讓洛震天這樣死去，我要讓他背負他應有的壞聲名，而且，殺他一個，也不能滅他罪孽，我家絕子絕孫，姓洛的，也要絕子絕孫。」

他說完了這番話，心中似乎暢快些，可是，這番話聽在洛卓先耳朵裏，却有另一番滋味在心頭。

洛卓先道：「查復，你一口咬定我父親是個無恥之徒，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但一切都祇是憑你師父片面之詞，有沒有證據？」

「沒有。」

「那怎能相信你師父？」

「爲甚麼他要騙我？」查復問。

「也許……」一時之間，洛卓先也不知如何作答才好，不過，他突然有一個想法，道：「也許他要陷害我爹！」

「我師父又怎會陷害你父親？」

「你知他們之間一定沒有恩怨？」

這話使查復無以反駁。

童翠翠當然是幫洛卓先，立即接口道：「對，他們之間可能早有仇恨，因此胡謅欺騙你。」

查復道：「我師父武功也許不及你父親，如果他與洛震天之間有仇恨，也不會要我這樣一個的孤兒爲他報仇。」

這也是道理。

查復又道：「我明白，尤其是你，洛卓先，如果我而今殺了你，你一定不會心服，不過，我總有一天，要你們父子，死得口服心服，我才把你們兩人的心肝挖了出來，祭祀我一家三十五口的在天之靈。」

童翠翠與洛卓先聽了這話，心中釋然，因爲查復暫時不會殺害二人。

查復也明白他們的心意。

查復又道：「我們暫時留在這火海島上，讓我身體恢復元氣，我再和你們二人，重到中原，找尋證據。」他頓了一頓，又道：「你們兩人，死罪暫時可免，活罪却仍要受，你們兩人，就在這樹墳內，陪伴我一家三十五口，也陪伴我師父。」

兩人雖然覺得這地方恐怖，但也沒有再多言。

查復離開他這「樹墳」時，又道：「你們千萬勿妄想逃離此火海島，第一，這火海島上，叢林縱橫，非常容易迷路；第二，叢林中很多沼澤，沼澤全是一些流沙，一墜入其中，神仙也難救；第三，這裏叫火海，因爲到處都有油，一經點燃，一發不可收拾，你們好自爲之。」

說完之後，查復離開了這「樹墳」。

洛卓先與童翠翠二人默默相對，有說不出的難過滋味。

童翠翠走到那門處，發現門並沒有上鎖，喜道：「卓先哥哥，門並沒有上鎖。」

洛卓先却並沒有多大反應，道：「你沒有聽過查復說麼？就算讓我們下去，也是陷阱處處，而且，就算我們走到海邊，那又如何？」

童翠翠聽了，嘆了口氣，道：「是的，到了海邊，那又如何？他早把那唯一的小木船也燒了。」

洛卓先看看兩個骨灰罎，似乎是越看越覺得心寒，有些坐立不安。

童翠翠道：「怎麼了？卓先哥哥！」

「沒有甚麼……翠翠，我連累

了妳。」

「你爲甚麼這麼說，我是你義妹，你的事也是我的事，怎說連累？」

「雖然……話雖如此，不過，若妳沒有跟來，如果妳沒有跟出來追查復，如果……」

童翠翠用笑聲打斷他的話，道：「卓先哥哥，太多的如果了，怎能事事都知後果？況且，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也再沒有回頭的可能。」

洛卓先嘆了口氣，道：「對，我知道我的思想實在太不成熟。」

「不！這事關乎你自己的生死，也關乎你父親生死榮辱，怎能怪你？」

洛卓先實在非常感激這位義妹。

「我們就讓查復這樣軟禁？」洛卓先道。

「當然不，你暫時安心休息一下，等你傷口一切恢復之後，再看這查復又有甚麼花樣，我們才作打算。」

兩人已是倦極，不再說話，已昏然睡去了。

到他們醒來，前面早已有飯，並有簡單的菜，對他們來說，是珍饈百味。

轉眼過了三天，查復祇是送簡單的飯菜來，並沒有多說一句話。

兩人閒着，便聊起來。

「妹子，你剛見我父親，便發生了這麼一件事，你對我父親有甚麼看法？」

童翠翠道：「洛義伯爲人和藹慈祥，雖是一介武夫，却也非常溫文有禮。」

洛卓先道：「你不用介懷我是你義兄，我父親是你義伯，還有我們兩位父親是八拜之交，如果你以一個局外人身份來看，你覺得怎樣？」

童翠翠想了一想道：「如果義伯是一個僞善的人，那麼，他實在做得太週詳了。」

「爲甚麼？」

「既有武林三大至尊門派爲他辯護，也有兩大幫派保證他的爲人，更甚的是，還有朝廷中人，而且一個是刑部，一個是太師，份量也不輕。」

「我也是如此想，如果我爹爹沒有做過這些好事，他們怎會爲他辯護？況且，他對我自小便嚴加管束，在我這二十年長大過程之中，我看過我父捐錢修橋鋪路，幫助貧苦的人，完全沒有作僞。」

童翠翠道：「這一點不用懷疑，連他協助過少林、武當與峨嵋，江湖上知道的人也不多，不是當事人說出來，我們也不知道。」

「既是如此，你信不信查復所言？」

童翠翠却沒有表示。

洛卓先又再問。

童翠翠道：「如果作爲一個局外人，我認爲我們應該看看查復的證據。」

「他的證據？他說當年一切已成灰燼，而且他師父亦已死去，他是唯一的目擊證人，還有甚麼證據？」

「有，一定有的。」

「例如……那些荷花塢的金磚？」

「對！不！」

童翠翠奇怪道：「你想說甚麼？」

「我想說，可能還有金磚留下，不，這些金磚已經熔了，變作錢了。」

「那麼，我們可以找那些熔金磚的金匠。」

「對，這些金匠，可能還沒死。」

洛卓先與這位義妹討論，才發覺她頭腦十分聰明，而且冷靜，對事物分析極有條理。

洛卓先站了起來，伸了一個懶腰。

童翠翠看着他，見他伸展自如，便道：「卓先哥哥，你一切都已恢復？」

「沒事了，傷口已收口了。」

「那麼，我們應該出去走走。」

「對，不過，這地方到處有陷阱。」

「不用怕，查復如此說，祇是想嚇我們，我們出去走走，看看有否機會離開。」

兩人下了這個「樹墳」。

地面上，並沒有查復的踪跡，兩人向叢林處走去。

走了一會，童翠翠道：「好像有一些水果的味道。」兩人沿着香味前去。

果然，過了不久，來到另一叢樹處，祇見樹上掛滿了一個一個紅的果實。

果香正是來自這個果林。

兩人迅速爬上了樹，發現那些紅色的水果，好像一些柿子，但比在中秋時份所吃的柿子，却是硬得多。

洛卓先摘了一個，便要放進嘴裏。

童翠翠道：「先不要吃，可能有毒。」她的確是一個非常細心的姑娘。

這時，忽然有一個黑影在不遠之處竄過來，兩人嚇了一跳，但隨即却釋然，原來那是一隻猴子。

這地方有猴子，也沒有甚麼奇怪。

童翠翠也摘了一個，咬了一小口。

洛卓先道：「爲甚麼你又不怕有毒？」

童翠翠道：「這地方有猴子，猴子看見這些柿子，當然不會放過，牠們吃不死，當然沒有毒。」

這些柿子不單沒有毒，反而是非常清甜可口，他們各吃了幾個。

忽然，前面出現了幾個黑影。

仍是猴子，但不祇一隻，而且四周都有牠們的影子。

童翠翠道：「痲煩了，我們可能誤闖了花果山。」

洛卓先還未答話，便有幾隻猴子向他們發出一些非常難聽的吼叫。

童翠翠道：「快走！」

那知道，他們一動，那些猴子以爲他們襲擊牠們，立時撲了過來。

撲過來的並不是一隻，而是一羣。

猴子本性並不和善，襲擊起來，更是惡相顯露。

洛卓先與童翠翠有些害怕，祇是一掌一脚，踢開那些來襲的猴子。

不過，猴子似越來越多，其中有一隻巨猴，身體龐大，好像是牠們的領袖，是隻猴王，祇要牠一發令，那些大小猴子，拚命攻上。

一時之間，洛卓先與童翠翠分別抵擋。

與人打架，他們都有經驗，但與猴子打架，却全無經驗，而且猴子似乎越來越多。

牠們指爪鋒利，向牠們齜牙露齒，叫人害怕。

兩人祇好且戰且走。

在樹上，是猴子的世界，牠們由樹過樹，或上樹下樹，簡直是如履平地，兩人雖有輕功，畢竟不是善於在樹間來去，總不及那些猴子。

忽然，洛卓先不見了童翠翠，叫道：「翠翠！」這一叫，便慢了下來，一隻猴子，撲了上來，抓向洛卓先的臉上，立時痛楚異常。

洛卓先一手揮了牠下去，然後逃向另一樹。

那些猴子，見有猴子可以抓傷敵人，便大膽起來，猛撲前來，牠們來勢極猛。

洛卓先知道，困在樹上並不一定敵得過猴羣，於是，一鬆手，向下滑去。

猴子也滑下來。

不過，快到了地面，牠們似乎不敢下地來。

洛卓先大聲叫道：「翠翠！翠翠！」

並沒有童翠翠的回應。

不過，樹上的猴羣又多了。

洛卓先決定，先引猴羣，迅速下樹。

羣猴見洛卓先下樹，牠們也下樹，他迅速到了地面，有些猴子不敢下來，其中有一兩隻，膽子較大，向他撲來。

洛卓先已無心與猴子搏鬥，祇拚命撥開牠們，這些猴子却誤會洛卓先害怕了牠們，於是，牠們又再攻來，而且一羣一羣的攻來。

洛卓先本不想傷及太多猴子，無奈羣猴有如吸血附蛆的蒼蠅，揮之不盡，他不勝其擾，迴勁出掌，立時打死了五隻在前面的猴子。

猴子見有同類受傷，心中害怕，吱吱亂叫上回樹上。

洛卓先這時才再叫道：「翠翠，翠翠，你在那裏？」可是叫了幾次，仍然沒有翠翠的回應。

他雖有些擔心，但仍不至太害怕，因爲他知道翠翠武功既好，腦筋更佳，對於趨吉避凶，自有她的法子。

羣猴暫無攻擊，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於是，他先向後退，退出那個紅柿樹林，那些猴子本已追來，但一出了紅柿樹林，牠們却不敢再追來，似乎紅柿樹林，是他們的地盤。

洛卓先剛鬆了口氣，不知從那裏飛來了一個紅柿，原來其中一隻猴子，雖不敢追來，却用柿子擲向洛卓先，洛卓先被那相當硬的柿子打個正着，也十分痛。

他一時憤怒，拾回柿子，猛向樹林中擲去。

那知這一擲，又再惹禍。

因爲那些猴子有樣學樣，紛紛摘下生硬的柿子，擲向洛卓先。

那些綠色生柿子，如雨般襲下，洛卓先再無選擇，迅速離開。

跑了一會，對於方向更是模糊不清。

他又再叫幾聲了童翠翠，也無回音，這時，洛卓先心中有些慌亂，便向前亂闖。

生死與共　情仇難分

本來，他以爲自己退後，可以回到「樹墳」之處，那知道，却是越走越遠。

祇見前面突然出現一片竹林，高大的竹樹，沒有受過任何破壞，高插入雲。

竹林之內，有些空地，他走近一叢粗竹，坐了下來，想休息一下。

怎知道，他剛一坐下，便覺竹葉之上，有東西蠕動，舉頭一看，祇見那是一條青色的蛇。

蛇並不大，但在竹葉之間，竄走非常快，他還未看清楚，祇見青蛇突然改變方向，向他竄來。

洛卓先知道，大蛇雖然可怕，

但那些越是細小的蛇，可能比大蛇更爲可怕，他猛然一躍，向林中空地而去，心想：「離開竹葉，青竹蛇就不敢肆虐。」

他一躍八丈，雙腿正想穩身，那知道雙足所到的地方，並不是正常的土地。

而是非常鬆軟而有吸力的浮沙。

他這時才想起查復曾經說過，這島上到處都是浮沙，心中一急，便想抽身而起，那知道，越是想抽起，雙腿越是猛往下陷落。

他立時又舞動雙手，想借力抽出，不過，雙手並沒有攀着甚麼，無從使力，根本無法使自己身體抽出，反而是有急劇下陷之勢。

他想在浮沙之內移動雙腿，也是無能爲力，一時之間，他滿頭大汗，大叫：「救命！」

登時，竹林之內，有無數的「救命」聲回應過來，他定了一定神，反而覺得因爲身體的不動，下沉之勢反而慢了。

他無意中知這浮沙的特性，於是，盡量減少移動，雖然仍是下陷，速度已減至最慢。

他看看自己，浮沙已來到腿間。

幸好這堆浮沙，下吸的力量並不算大，因此，暫時忍耐不動，希望翠翠或者查復趕來，也許能夠把自己救出來。

他又再叫：「翠翠，救命呀！」

沒有回應。

他又再叫：「查復，你在那裏，快來救我。」

他叫了幾聲，突然覺得滑稽起來，查復是自己的大仇人，他那會來救自己？

這樣，站着，站着，他感到雙腿瘦軟，再看下去，流沙已到了自己的腰部。

雖然是慢慢下沉，終有一個時間，浮沙將會把他整個人也埋沒了下去。

他越想越是害怕，又想用自己的方法，救自己出來，那知道，身體一動，下沉之勢又加劇起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

浮沙已到了胸口，他已經感到浮沙那股壓迫着他心胸的力量，使他呼吸有些困難。

洛卓先已嗅到那股浮沙的氣味，那種霉霉爛爛的味道，實使他難以忍受。

其實，他已嗅到了死亡的味道。

忽然，他覺得死不甘心，這世上仍有很多事情需要他去做，譬如把查復捉回去，去證實查復亂說亂道，使父親的名譽受詆譭，還有，翠翠……」

他忍不住又大叫起來，道：「翠翠……」

此時，他的意識已開始模糊不清了。

「查復，查復……」

「我在這裏，你在那裏？」是查復的聲音。

洛卓先還以爲是幻覺，猛地吸了一口氣，精神抖擻起來，叫道：「我在竹林之內。」

「好了，好了，終於找到你了。」

竹林之外，來了一個黑影。

查復本來在洛卓先眼中，是個非常可恨的影子，可是，在此時刻，却成爲了他的救星。

「查復，快救救我！」

「洛卓先，你忍耐一下，我立刻來救你。」

查復走近浮沙，他向來知道這火海島之上到處是浮沙陷阱，因此他先試試浮沙的性質。

查復道：「你不要動，這種浮沙，既有下吮之力，也有浮起之力，盡量不動，不會下沉。」

「快救我！」

查復躍上了那些竹叢，然後，選了一棵較爲幼嫩的竹枝，他想把竹按下，讓洛卓先攀着，然後，利用竹樹本身的彈力，把洛卓先抽起上來。

這的確是個聰明的辦法。

不過，這是個大竹林，最幼嫩的一棵竹，也有手臂兒般粗，要把竹身按下，倒不是一件易事。

查復用盡氣力，祇能把竹按下了一半。

他見洛卓先似乎又下陷了一些，一時心急，他向前爬了一段，用自己身體的重量，把竹壓下一些，讓洛卓先可以攀到。

洛卓先已明白查復的方法，雙手舉起，可是，怎樣也無法攀到那竹子。

不過，距離並不太遠，祇要多壓下一些便可以。

查復也看到，再爬前一點。

竹子果然壓下了一些，可是，他爬得太前，雙手抓住的地方，突然脫手。

竹身十分光滑，查復再想抓着，那已不能。

查復迅速滑下，一直到了末端，再也不能抓住，整個人跌在洛卓先的前面，插在浮沙內。

浮沙本已到洛卓先的肩部，但查復比他矮，一跌入浮沙，便已整個人下陷。

洛卓先立時雙手抱起了他。

那竹已彈了起來，兩人再也沒有辦法抓到，查復本想救人，而今連自己也陷入了浮沙之內。

洛卓先用力抱着他，他的目的，祇是互相扶持，免再下陷。

那知道，查復却拚命的推開洛

卓先。

開始，他還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叫道：「你勿再亂動，否則我們死得更快。」

不過，查復依然想推開洛卓先。

洛卓先才感覺到查復胸前有些異樣。

並不是普通男人的胸脯。

洛卓先這樣才稍爲放開了一些。

查復用手扶着洛卓先，他不得不扶着，因爲他祇要一放手，便會下陷。

兩人這時定了下來。

洛卓先祇嗅到一陣陣似香非香的味道，這種香味，他從未聞過，不過，他祇知道，他十分喜歡這種味道。

漸漸，他已明白。

扶着站起在浮沙中的查復，已露出了他最大的秘密，「他」並不是個男子漢。

洛卓先道：「對不起！」

查復道：「有甚麼對不起？我自願來救你，但救不了你，反而害了自己。」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查復竟羞赧的低下了頭。

「對不起，我並不是佔你的便宜，祇是……」

「你知道了？」

洛卓先點了點頭。

查復想放手，不再扶着洛卓先。

洛卓先道：「也許，這是天註定。」

「註定甚麼？」

「你我本是大仇人，可是，上天安排，你竟在我懷中。」洛卓先道。

「我將來出了去，先殺死你，然後自盡。」查復聲音變得異常尖銳。

「甚麼，你還想出去？」

「當然，我還要去殺你父親，爲一家三十五口報仇。」

「你還要去？」

「當然，我這二十年來，生存目的也爲此。」

「在這個時候，你還提報仇之事？」

「爲甚麼不提？」

「那麼，你所說的是眞的？」洛卓先道。

「當然是眞的。」

洛卓先嘆了口氣，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那麼，你的一切，並不是謊言，而是事實。」

查復道：「一切都是事實！」

「但你叫我怎樣相信，我爹是這樣的一個人呢？」

「事實是如此。」

兩人又沉默了一段時間。

洛卓先道：「查復，既是事實，你先殺了我。」

「爲甚麼？」

「一夜之間，殺了一家三十五口，這樣的罪名，我父親承受不了，我也一樣。」

「不……」一時之間，查復哭了起來。

「甚麼事？」

查復道：「其實，你而今可以用力推開我，那麼，我立時死在浮沙之內，你父親的聲名，他的一切罪孽，就立刻化爲烏有。」

「不，我不能這樣做。」

「爲甚麼？」

洛卓先也不知爲了甚麼！

兩人因爲開始之時，有些互相抗拒，因而站得開了一些，所以兩人都要用力平衡身體，很快兩人都覺得累了，便不知不覺互相靠着。

「洛卓先，你不要以爲，你暫時救了我，我可以不殺你父親。」

「我沒有這樣想過。」他頓了一頓，道：「你還是先殺了我吧。」

「不，而今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叫我……而且……」查復又再低首。

「我不會把這個秘密說出去的。」

查復聽了這話，反而笑了起來，道：「我們還能出去？」

「有，當然有，你是個好心腸的姑娘，上天一定保祐你的！」

「就算能出去，我與一個陌生的男子……你叫我……」

「我不會說出去。」

「可是……」

「以後若果我們還有生還的日子，你要我怎樣賠罪也可以！」洛卓先道，這話充滿了柔情。

查復突然一抖頭髮，本來是紮成一個髮髻的，散了開來，洛卓先看了一眼，心道：「爲甚麼我一直不知道她是女兒家？」

披着一頭長髮的查復，倚在洛卓先的懷裏。

這實在是天意弄人，兩個天生仇敵，却要在這裏相擁，等待死亡！

洛卓先越來越覺得自己在下沉，因爲當查復跌下來的時候，浮沙還在他的肩膀，而今，他伸盡了脖子，浮沙已快到脖子的地方，那麼，他暗想：「再過一些時間，浮沙便會到我的口，然後是我的鼻，然後是……」

查復感覺到洛卓先身體的顫抖。

「你怕死嗎？卓先哥哥？」

洛卓先點點了頭，問道：「你呢？」

「我也怕，不過，而今要死，我也沒有甚麼怨言。」查復的話，

也充滿了柔情蜜意。「不過，你……你有沒有甚麼遺憾？」

「有，是不見我的妹子翠翠！」

「翠翠不是你的妹子，不……」

「她是我義叔的女兒，當然也是我的義妹。」

「你沒有與她在一起？」

「我是與她在一起的，我們遇到了猴羣……」洛卓先簡單地把他們遇見猴羣，跌下了浮沙之事，說了一遍。

查復道：「那麼，她去了那裏？」

「我不知道，幸好她沒有跟着我，否則，她也會陷入這個浮沙之內。」

「卓先哥哥，你喜歡她嗎？」

洛卓先有點猶豫，不知如何作答。

查復却爲他答道：「我看得出，她是十分喜歡你，關心你的！」

「我們是義兄妹！」

「不，我看見她的眼神，在你暈船浪的日子，她衣不解帶……」

「當時，如果她不照顧我，還有誰？」

「而你……你也十分喜歡她。」

洛卓先依然沒有回答，祇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查復道：「你也喜歡她——那次，你爲了救她，你毫不猶豫，一刀插進自己的手臂上！」

洛卓先道：「她爲了我父親之事而來，也爲了我而來，你叫我怎樣……她在那裏？」

查復道：「她是一個十分機警的姑娘，你不用擔心，她會沒事的！」

洛卓先又再嘆了一口氣道：「其實，我們也快死了，再說這些也沒用！」

「不一定的！吉人自有天相！」

「她可能沒有陷入浮沙，不過，這裏沒有船，她也要在這荒島終老！」

「不，她可以離開！」

「怎樣離開？」

「我是住在這個火海島上的，如果我沒有船，我怎會到中原去找到你們？」

洛卓先道：「對，爲甚麼我這麼蠢？」

查復道：「在那天我們上岸那個石灘上，有船收藏起來的！」

「在那裏？」

「你到石灘的岩洞內可以找到，假若有一天，我們可以離開這些浮沙，我們也可以一起回到中原！」

「那好極了！」洛卓先感到一陣喜悅，不過，隨即他再沒有那種興奮了。

突然，竹樹被大風一吹，發出了咿咿呀呀的聲音，這一陣風好厲害，便在浮沙的兩人，也感到一陣寒意，他們不經意地互相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風過後，忽然，有一支粗竹自竹叢之中，跌了下來，而那竹落下的地方，剛好在他們兩人前面。

洛卓先大喜，一手撈着了横欄的竹竿！

查復也一手攀了上去，然後，她再用另一隻手，也抓住了竹竿。

查復叫道：「天無絕人之路！」

她試用力，竟然可以利用竹竿，把身體抽出浮沙，她知道，可以離開浮沙了。

洛卓先也立時雙手攀附着竹竿，幸好竹竿非常粗大，但承受着二人的重量，倒也有些彎了下來。

這竹竿是救命的竹竿，絕不能讓它折斷，或發生其他的事情。

查復道：「卓先哥哥，你不要動！」

洛卓先定了下來。

「我先上去，然後再扶住竹竿，你才上來，比較安全一點，否則……」

「好極，你先上去！」

查復身體較輕，她小心的沿着竹竿，一直爬到竹叢那一邊。

查復上了竹叢，用手把握着竹竿，道：「卓先哥哥，你爬過來！」

洛卓先也依着查復的方法，一下一下的，沿着竹竿爬到了查復的身旁。

終於，兩人脫離了險境，這時，兩人也忍不住的相擁起來。

經歷過一場在生死關頭打了一轉的感覺，害怕實在難以形容，更難形容的，便是這一刻，他們重獲新生，那種喜悅，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洛卓先呆呆地站着，半晌才道：「天救了我們！」

查復並沒有作聲。

「你不高興？」

「不，當然不是，死過翻生，有誰不高興？」

「可是，你……」

「並不是上天打救我們。」

「那麼，是誰？」

「你看……」查復是一個心思細密的人，她指着那仍擱在浮沙上面的竹竿。

「看甚麼？」

「你看，竹竿斷處是齊口而斷的。」

「那是用匕首切斷的！」

查復點點了頭。

「是誰？」

「還有誰？」

洛卓先跳了起來，大叫：「翠翠，翠翠……」他的呼喚聲響遍了整個竹林，甚至有些鳥兒也被他的聲音所驚動得撲撲的驚飛起來，可

是，並沒有翠翠的回應。

查復隨着洛卓先往外面走，也找不到童翠翠的踪跡，洛卓先叫到力竭聲嘶。

查復道：「卓先哥哥，我們還是先回去吧！」

「可是，找不到翠翠！」

「你不用再找她，她可以用竹竿救我們，她自然懂得如何救自己！」

洛卓先聽了，也覺查復的話有理。

兩人回到了樹墳。

洛卓先飛身上了樹墳，大叫：「翠翠……」樹墳之內，也沒有翠翠的踪影。

「她去了那裏？」

查復道：「也許她會自動回來的，現在你跟我來，先換過衣裳，休息一下！」

他們離開了樹墳，來到了查復的居所。

查復所住的地方，雖然簡陋，但可以見到，是經過多年的修葺建成。

查復道：「這地方是我師傅建的，我與他，便是在這地方生活，我也在這裏長大的。」

洛卓先道：「外面有潺潺的水聲。」

「是的，外面是個人工小瀑布，也有個水池！」

「爲甚麼有這樣的建築？」

「你忘記了，我家在湖旁，是個荷花塢。」

查復帶他出來，祇是一個小小的人工瀑布，水正潺潺而下，而那水池較大，另一邊種滿荷花。

查復道：「你可以清潔一下！」

洛卓先跳進池內，冰涼的水，不單洗滌了他身上的污穢，也使他感到活着眞實的感覺。

他脫去了衣服，讓自己浸在當中，荷香撲鼻，流水潺潺，人生是美妙的。

當他再起來，池旁已有了一套清潔的衣服，他知道那是查復爲他準備的。

他披上了衣服，走進那個小小的客廳，一個女孩子正坐在其中一張椅子上。

洛卓先呆呆的看着她，半晌才道：「查復？」

回復了女裝的查復，果然是個標緻的姑娘，她嫣然一笑道：「除了是我，還會是誰？」

洛卓先道：「你扮男孩子這麼像，扮女孩子，也是這麼美麗！」

查復笑道：「我並不是扮的。」

「對，你是個美麗的女孩子！」

查復低下頭來，這溫柔的一刻，完全沒有了當日他闖洛府那種標悍，咄咄迫人的樣子。

這一刻也使洛卓先看得呆了。

查復道：「我看你餓了，我去弄些東西給你吃！」

「我可以幫你煮！」

查復笑道：「洛家的大少爺，怎懂煮東西？」

洛卓先隨着她走進後面的廚房，廚房十分簡陋，不過，基本的炊具仍有。

查復煮了一些麵，一人一碗，就在這個小小的廚房內吃，非常簡單的麵，此刻對洛卓先來說，簡直是人間美味。

忽然，洛卓先看見廚房外，有一個豬欄似的地方，但豬欄之內，並沒有養豬。

洛卓先道：「你養豬？」

「沒有，我們不吃豬肉的。」

「爲甚麼有這一個豬欄？」

「因爲我是被母豬救了的，我被娘親扔入了豬羣之內，才得逃出生天。」

洛卓先低下頭來。

查復仍道：「師傅爲了自小警戒我，要我努力學武功，讀書，這個沒有豬的豬欄，是一個的鼓勵的標誌！」

「你一定要報仇？」

查復不言，她不想提。

她嘆了一口氣，走出了廚房。

洛卓先也跟着出去。

在小客廳中，兩人相對無言。

終於，查復打破了沉默，道：「我眞希望我們長期埋在浮沙之中，永遠再不起來！」

洛卓先非常明白她的心境。

活着，當然美好，可是，要面對的事情太多而且殘酷！

人生，有時有很多的無奈。

翌日，他們一早醒了過來。

查復道：「我們再去找童翠翠！」

洛卓先道：「找不着她，我不知如何向義叔交代！」

「不用怕，她會照顧自己的！」

查復非常熟悉這個小島的地勢，會在那些地方停留，或會在甚麼地方有危險，他們都一一去過，仍然沒有她的芳踪。

洛卓先一直十分焦慮。

突然，查復道：「爲甚麼我想不到那地方？」

「甚麼地方？」

「你跟我來！」

洛卓先跟着查復，一口氣跑到海邊。

「她會來這裏？」

「如果我沒有估計錯誤，她應該不在這裏了。」

石灘之上，也沒有童翠翠的影踪，只見滔滔的海水，一浪接着一浪，拍向岸邊。

「你來。」查復帶着洛卓先，走在那些奇形怪狀的岩石上，一直來到一處大岩洞處。

查復道：「岩洞之內，本有兩隻小船！你去看看，然後出來告訴我！」

洛卓先進了岩洞，叫道：「查復，你來看，只剩下一艘小船了！」

查復也進了岩洞。

果然，岩洞之內，只有一艘小船，不過，在旁邊的泥沼之中，却有一個鮮明的痕跡——這裏不久前，應該有另一艘小船。

「她走了！」查復說。

「你說童翠翠走了？」

查復點點頭。

「怎會的！」

「卓先哥哥，昨天救我們的人，正是童翠翠，不過，她並沒有現身！」

「爲甚麼？」

「那是因爲……」查復並沒有說下去。

不過，洛卓先當然也明白。

查復道：「當我們二人在流沙之中，她已來到，並且聽到我們的談話！」

「她聽到了一切？」

「如果不是，她怎知道這裏收藏了木船？」

洛卓先點頭道：「對，她爲甚麼捨我們而去？」

「你不明白？」

洛卓先搖搖頭，有點黯然。

「我說過，她一直喜歡你！」

「她喜歡我？不，我們只認識了幾天，而且，我們是義兄妹！」

「喜歡一個人，並非要一生一世，有時候，只要一眼……」

洛卓先道：「不知她會怎樣？」

「她會回中原，然後回到你們洛家，她還有父親，她一定會回去找她父親！」

「那麼，我們……」

洛卓先不敢說下去，因爲，一離開這一個小島，他要面對的事情實在太多。

查復道：「卓先哥哥，我們也要離開這個小島。」

「去那裏？」

查復道：「找你爹的罪證！」

她的報仇決心，似是堅如磐石。

「你一定要報仇？」

查復點點了頭，道：「除非……」

「除非甚麼？」

「除非找到證據，說我師傅撒謊，你爹爹並沒有殺我一家三十五口！」

「有這個可能？」

「我不知道。」

「我希望有！」洛卓先道。

「我也是如此希望！」說到這裏，本是堅强的查復，却是心酸起來，眼淚如泉水湧下，她伏在洛卓先的肩膊之上痛哭。

查復實在非常矛盾，洛卓先而今成了她的美夢，而她却要報仇，要殺洛震天！

這個矛盾，對於這一個女兒家，實在是一個重大的壓力，她外表十分堅强，但內心的折磨，使她難以忍受，也難以抉擇。

「不要哭，不要哭！」

除了這句話，洛卓先也找不到其他可以安慰的話。

查復哭了一會，道：「我們也要走了！」

「而今？」

「不，昨天晚上，吹西風，回中原正是順風順水，但今天風向已轉，我們要走，也要待風向再轉。」

兩人離開了岩洞。

轉眼過了兩天，風向仍未轉，不過，他們早已收拾妥當，打算回中原去。

那天一早，當洛卓先仍在酣睡之際，突然被查復推醒，她叫道：「快起來，風向已轉了！」

洛卓先急忙起來，與查復一起來到海灘處。

只見小帆船早已預備妥當，海上風急浪湧。

查復道：「你先上船！」

洛卓先依她所言，先上船去。

查復解了船纜，把船推向海中，小帆船雖未掛上風帆，但水流已把小船推向海心。

洛卓先在船上，揮動着手，叫道：「上來，快上來！」

站在石灘上的查復，也揮動着手，可是，她只是站着，看來並沒有上船的意思。

洛卓先叫道：「查復，你快上來！」

查復依言只是揮手，眼中含淚。

「你不走？」洛卓先狂叫。

查復叫道：「祝你一路順風！」

洛卓先聽了，整個人發狂似的，叫道：「你答應過我一起回去的，爲甚麼？」

這時，小木船急速向海上而去。

洛卓先突然，攀上了船椽，往海中一躍。

查復實在想不到，洛卓先竟然會如此，他不諳水性，在這波濤洶湧的海中，一定凶多吉少。

洛卓先一躍入海中，已是沒頂。

查復也再沒有選擇，一躍入了海中，游向洛卓先，洛卓先在海中拚命掙扎，他不懂游泳，只是在亂抓亂爬，幸好他仍懂閉氣，暫時仍可隨着海浪，一上一下。

查復諳水性，三爬兩撥，已來到洛卓先處，一手拉着他的肩膊，

救回岸上。

洛卓先雖是閉氣，但仍喝了許多口水。

查復爲他檢查一番，洛卓先暫時沒有甚麼事。

查復道：「爲甚麼你要躍下水？」

「因爲你不去，我回去也沒有意義！」

「爲甚麼？」

「沒有你，我回去做甚麼？」

「你還有爹娘，還有你們的震天鏢局，有財富，還有優悠的生活……」

「這一切，如果與你相比，算得是甚麼！我寧願永遠在這島上！」

查復嘆了口氣。

洛卓先問道：「爲甚麼你不去？」

查復望了洛卓先一眼，並沒有說話，這一眼，其實已包含了無數的話。

「我明白……」洛卓先道。

「卓先哥哥，事實上你並不明白！」

「爲甚麼？」

「因爲我若回中原，我便要去殺你爹爹！」

「爲了我，你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查復斬釘截鐵的道。

「那麼，就算我一個人回到中原，以後，你來中原的時候，也要上洛家殺人？」

「是的，一家三十五口，是血海深仇，我不報這仇，怎有面目在黃泉上見我爹娘，見我一家三十五口人？」

洛卓先道：「我明白……」

「你明白又如何？」

「我也不回中原了！」洛卓先道。

查復冷笑，道：「卓先哥哥，你千萬不要一時衝動，留在這荒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裏有猴羣，也有獸羣，夏天到了，還有蛇羣；這裏沒有美食，生活十分困苦，你不可能習慣！」

「你可以，爲甚麼我不可以！」他頓了一頓，道：「而且有你在我身旁……」

查復道：「你會後悔的！」

「我絕不會。」

查復似乎受了感動。

洛卓先道：「其實，你可以不可以放棄報仇這個念頭？」

查復回復了冷靜，道：「不，絕不可以，卓先哥哥，我不回中原，算是無法找到你爹爹，讓我良心好過點，好嗎？」

「不，你要怎樣才不殺我爹爹？」

「只有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你爹爹並沒有殺我一家三十五口人！」

洛卓先聽了，反而有些希望，道：「查復，你在我家筵席前，早已聽過三派兩幫，甚至官府的人，都說我爹，並不是這樣的人！」

「不，他們都是被你爹瞞騙了的人！」

洛卓先道：「我們在這裏爭拗，我說我爹無罪，你說我爹有罪，這樣，我們拗一輩子，也沒結果！」

「那又如何？」

「我們在筵席之上，所見之人，全是我爹名成利就之後所認識的人，也許，他們實在只見到我爹好的一面，不過，他們每一個人，還有師傅，或者上一輩人的存在！」

「那又如何？」

「他們上一輩的人，有的認識我爹於微時，如果他們都可以證明，我爹是個好人，那又如何？」

查復聽了這話，也覺得有道理。

洛卓先見他意動，道：「你師傅雖然是力證我爹殺你一家三十五口，他可有甚麼證據？」

「沒有，但他把我養大，教我武功，常常口諭面命，叫我報仇，這豈不是證據？」

「我不敢說這些不是證據，可是，其中背後，有否可能隱藏另外一些原因？」

查復聽了，倒覺模糊起來，因爲她從來沒有如此想過，一時之間，她不知道，究竟洛卓先所講是否有理。

洛卓先道：「我與你一起回中原，但並不立即回震天鏢局，或者回我家去，我們走訪三大門派，去大幫會，找到老一輩的人，再問個清楚！」

查復聽了，道：「你一到中原，以你爹勢力來說，立時可以派人，抓你回去！」

「不，我不會回去，因爲我也是爲我爹辦事，假若找不到我爹殺人的證據，那麼……」

「不會的！」

「世事無絕對。」

「不會的！」查復堅持地道。

洛卓先道：「我們立即走吧！」

查復道：「不，卓先哥哥，我反問你一句，假若我眞的找到你爹殺我一家三十五口的証據，那又如何？」

「那麼，你去報仇，我絕無異議。」

「眞的？」

「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查復道：「好極——船呢？」

那小帆船已不見了踪影。

洛卓先這時才發現沒有了帆船踪影，道：「沒有了船，我們再說甚麼也無用！」

「不會，你跟我來！」

洛卓先跟着查復，來到另一個岩洞，發現裏面有幾艘小舢舨。

查復道：「我們出去，找回那帆船！」

兩人坐上舢舨，查復划槳，舢舨非常輕，飄在水上，如箭般飛出大海。

這時，風浪已再沒有早晨那麼急。

划了半個時辰，洛卓先竟然見大海之上，有一些碎木飄浮。

查復抓了其中一塊上來細看，驚叫道：「我們那艘帆船沉了，這是碎片！」

「怎麼會？」

兩人互望一眼，回想起來，假若他們不是爲了報仇那些事去爭執的話，兩人早已跌在這大海之上。

一股寒意自他們心中升起。

「怎會如此？」洛卓先道。

查復道：「你的義妹……」

「童翠翠？」

「是的，是她害我們。」

「爲甚麼？她不會的。」

「我們在流沙之中，一言一語，她都聽到了。」

「那又如何？」

「她一直喜歡你，但她看着你我在流沙中相擁，並且說出了……」

「她妒忌我們？」

「但她天艮未泯，依然削下了竹竿，救了我們。」

「既是天艮未泯，又怎會……」

「她偷了我們的船，這早已證明她聽到我們講的一切，不過，她還要破壞這一隻船，實在使人費解。」

「她不想我們回去？」

「對，這是唯一的一個可能。」

洛卓先道：「也許，她認爲我們兩人，回到中原，反而要面對太多的事情，一死了之，在龍宮，作神仙伴侶，豈不更好？」

查復道：「她越是不想我們回去，我越是要回去。」

洛卓先道：「連這唯一的帆船也沒有了，怎麼回去？難道用這舢舨？」

「不，我們先回去。」

查復划着舢舨，回到岸上，她帶洛卓先先到另外一些岩洞，其實，在這石灘之上，有無數岩洞，在其中一個，她拖出了另一艘帆船。

洛卓先道：「原來妳收藏了這麼多船。」

「當然，我們住在這島上多年，閒來我與師父一起建船，出海釣魚，非常開心。」

「我們甚麼時候走？」

查復道：「今天仍然吹西風，我們立即就走。」

果然是順風順水，三天之後，他們在福建泉州上岸，立時換過了所有衣服，以煥然一新的面貌登岸上去。

洛卓先打扮成一個書生模樣，而查復也改裝成一個書僮，兩人先往長江，決定走訪鯨鯊幫。

* * *

長江江上，來往船隻極多。

雖然人人都知道，控制這江上的一切，正是出名的鯨鯊幫，不過，鯨鯊幫並不是一艘船，普通人要找到鯨鯊幫並不容易。

兩人在附近碼頭，走訪那些苦力。那些苦力，祇懂喝酒賭錢，知道有幫會管轄，但又怎知其高層人物。

他們在附近詢問，早已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不過，他們一個作書生打扮，又有書僮在旁，一時之間，沒有人知道他們來龍去脈，不敢稍動。

查復忽然記起，在洛家筵席之上，鯨鯊幫的幫主叫步遠山，便道：「我們何不直接找步遠山？」

「步遠山早已爲我爹說過好話，找他沒用。」

「不，找到步遠山，自然可以找到他幫中元老。」

「對，找步遠山去。」

忽然，有個彪形大漢走近二人，道：「步遠山是你們叫的嗎？」

查復道：「爲甚麼不可以叫？」

洛卓先道：「你認識步遠山嗎？」

那大漢怒道：「你再多叫一聲步遠山……」

洛卓先見那人盛氣凌人，叫道：「我再叫又如何？」他頓了一頓，大聲道：「步——遠——山！」

這話又驚動了附近的人。

那大漢道：「抓他們回去。」

那些人都圍了過來。

大漢道：「抓兩個讀書人，要這麼多人嗎？」

其中一人出手，查復上前，也不知她用了甚麼手法，竟把那人打得倒在地上。

其他的人，立時湧上。

那知道，三個大漢又被擲了出來。

那彪形大漢覺得奇怪，也加入了戰圈，他實在想不到，兩個書生，竟有如此功力。

洛卓先兩個發招，接近了那彪形大漢，一手反扣他，把他壓在地上，問道：「我可叫步遠山嗎？」

彪形大漢痛極，道：「可以，可以！」

「步遠山是鯨鯊幫的嗎？」

「是，是。」

「是專欺壓弱小的嗎？」洛卓先手上加了一把勁。

那人痛極，祇道：「是，是！」

查復插口道：「原來鯨鯊幫是個壞人幫？」

「不，不……」

忽然，在人羣之中，闖出一人，手持大刀，劈向洛卓先，洛卓先祇好放了那彪形大漢。

這持刀的人，再也沒有進招，祇道：「你們想見步幫主？」

洛卓先見此人尚有禮貌，道：「你可以帶我們去？」

那人點了點頭道：「請！」

衆人對這持刀的人，似是十分尊敬，讓開了路，洛卓先與查復，跟着他到了碼頭，下面有一艘小艇。

那人先下艇。

洛卓先有些猶豫。

那人道：「你們不敢來？步幫主便在江中大船之上。」

洛卓先循那人所指，果見江中有大船。

查復道：「不用怕，有我！」

於是，兩人上了小艇，船夫搖櫓，小艇像箭般向大船駛去。

大船之上，拋下了繩梯，那持刀的人先上，然後，洛卓先與查復，也攀繩梯而上。

大船之上，已有十多人圍坐着。

洛卓先一眼望過去，已見到步遠山，叫道：「步幫主！」

步遠山道：「請問閣下是誰？」

「洛卓先！」

「洛卓先？」步遠山似乎一時想不起。

「我是洛震天的兒子。」

步遠山道：「對，我們在洛府壽宴之中見過。咦！那天，你追踪那個搗亂筵席之人……」

洛卓先道：「步幫主，在筵席之上，你爲我爹所說的話，是否眞實？」

步遠山笑道：「當然是眞！」

「那你甚麼時候結識我爹？」

「那時，震天鏢局已是非常出名。」

洛卓先有些失望，道：「那麼，你們上一任幫主仍在嗎？」

洛卓先奇怪道：「爲甚麼你要找我們上任幫主？」

「我祇想知道，在我爹未成名之前，他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也許，你們上一任幫主會知道。」

「可惜，他已不在人世。」

洛卓先十分失望，查復也失望。

步遠山道：「不過，我們幫中，仍有長老在。」

「長老？」

「他們曾與我們上任幫主共事，也一直與我在一起共事。」

洛卓先望過去，果然有幾個頭髮皆白的長者。

步遠山道：「馬長老，你在幫中最久，你一定可以解答洛公子的疑問。」

馬長老站了起來，道：「請問洛公子有何疑難？」

「我爹在未成名之前，是個怎樣的人？」

馬長老道：「你爹押鏢經過長江，非常懂得江湖規矩，一早便來拜山……」

「拜山？」

「啊，那是見我們幫主，拜會一下的意思。」

「他爲人怎樣？」

「我記得我也陪伴幫主見他，那時……想起來，那時他眞像你，祇不過，你是書生，而他是一個鏢師模樣。」

「當時情形怎樣？」

「說過公事，你爹非常爽快，還與我們幫主把酒共話，自然，以後他們所押的鏢，過長江一帶，都沒問題。」

步遠山道：「我也聽幫主說過。」

這時，又有另一個老者道：「洛鏢師是個正氣鏢師，從來不替那些貪官押鏢，也不與大財主交易。」

接着，另一長者又道：「據說有人用十萬両請他押一個玉觀音上京，據說是用來賄賂京中大臣，洛鏢師一口拒絕。」

另一人道：「洛公子，你可知道，當時十萬両是多少錢？」

洛卓先搖了搖頭。

那人道：「那時十萬両，足可以在大江南北，多開十間鏢局。」

在座的人，都伸伸舌頭。

這一羣人，似正與步遠山開會，他們並不知洛卓先會來，那麼，他們當然沒有預先設計，換句話說，他們每一句都是眞話。

查復忍不住插口道：「洛鏢頭爲了他的鏢可以平安過長江，他才會這麼討好你們。」

另一個老者站了起來，道：「小子此言大錯矣！」

查復道：「你是洛家貴親？」

這話實在令那老者發怒，他幾乎想衝上去。

步遠山道：「吳長老，不要與這小子計較，你說！」

吳長老道：「當年長江橫龍渡江，那是漁民集中之地，那年冬天，一把無名火，燒了三十條泊在一起的漁船，傷人無數，而洛鏢頭剛巧經過，一口氣捐了三萬両，賑濟了那些災民，而那些人與我們鯨鯊幫全無關係。」

其他年紀較大的人，都異口同

聲道：「這事我們很多人都知道。」

洛卓先聽了，心中十分歡喜，因爲他們已證明了自己父親，的確是好人。

查復却並不高興。

洛卓先道：「步幫主，多謝你們協助，不過，我還有一個請求。」

「請說！」

「請你不要通知我爹，我還有一些要事要辦，過一些時日，我自然會回去。」

「那沒有問題，世侄，你還要辦些甚麼事，看看我這個世伯，能否幫一下？」

「我會北上，找河套幫。」

「這麼巧，你們不用北上。」

「爲甚麼？」

「黃幫主將會在三日之後來這裏，與我們鯨鯊幫有些要事共商。」

「那麼，我可以見到他？」

「是的，你祇要多等三天，而且，在這長江一帶，有很多玩樂的地方。」

查復忽然有了個主意，問道：「我們可否去太湖？」

步幫主道：「沒有問題，馬長老，你的故鄉是太湖，何不陪兩位小輩，回鄉一訪？」

馬長老喜道：「好極！」

步幫主道：「好了，你們可以跟着馬長老，要到太湖甚麼地方玩也可以，三天之後，馬長老也要回來。」

洛卓先道：「當然，我們也要回來見黃幫主的。」

於是，馬長老帶領他們，上了另一隻船，向太湖進發，馬長老在鯨鯊幫中，德高望重，因此，一路非常順利，還有很多人送各種江魚來，岸上的人，也送來水果。

第二天已到了太湖。

馬長老帶了他們二人回到他們鄉居，雅緻的大屋，山明水秀，洛卓先與查復也覺得此行暢快。

翌日，馬長老便問：「你們想往太湖那裏玩？」

查復道：「太湖上有很多小島，對嗎？」

「對，那些島有大有小，有些島上也有名勝，你們想去那個島？」

查復道：「那些島又叫塢？」

「對，塢比較大一點，通常上面有建築物，有些是達官貴人退休之後，作頤養天年之所。」

「可有一個荷花塢？」

馬長老想了一想，道：「太湖上有幾百個塢，取這一個名字的，可能會有！」

「據說以前是一間酒家！」

馬長老想了一想，道：「好像是有的……不過，而今我却不知，你可知那荷花塢靠近甚麼地方？」

查復搖搖了頭，祇道：「那裏有很多荷花！」

馬長老道：「太湖上有很多地方都有荷花……不如我找個老梢公，搖船前去找找看看！」

馬長老找了一個生活在太湖幾十年的梢公，載了他們在太湖上遨遊一番。

他帶着三人，到過很多大島小島，都有無數荷花，可惜，再沒有酒家。

查復與老梢公聊天起來，問道：「你可曾聽過有一個叫荷花塢的？」

老梢公想了一想，道：「二十多年前，似有一個！」

查復聽了，心中大喜，道：「而今仍在？」

老梢公搖搖了頭，道：「沒有了！」

「爲甚麼？」

「據說那年一場大火，甚麼也燒了！」

「燒死很多人？」

「不知道，不過，那裏的荷花特別盛，我帶你們去看看，假若不是小公子提起，我也忘了！」

於是，梢公立時划船，並道：「這個盛開荷花的島，比較遠一些，平日比較少有人到！」

過了半個時辰，他們漸可見到，湖上一片翠綠，再近一些，碧荷接天，煞是奇景。

查復問道：「這荷池是否有人種植？」

「據說沒有！」

「沒有人打理，也開得如此好？」

「聽說那地方大火之後，沒有人敢去，後來有人在這裏打了醮，把島上被燒過的痕跡，一一除去，這樣，才有人敢踏足其上！」

「爲甚麼會這樣？」

「大概是一些鬼怪傳說！」

「大火燒死了很多人？」

「我不知道，因爲這地方較偏遠，你看，這些荷花開得特別美麗！」

查復望了洛卓先一眼，洛卓先也沒有甚麼表示，因爲，老梢公所提供的資料並不多。

他們到了那大片荷花處，祇見荷花怒放，香氣四溢，令人心曠神怡。

查復叫梢公讓他們上岸。

島上也是青葱一片，並沒有甚麼建築物，查復祇希望找到一些被火燒過的遺跡，可惜，甚麼痕跡也沒有留下。

查復與洛卓先站在一處山腰，往下望去，望着湖面的荷花，萬綠叢中，現出點點紅色荷花，非常美麗。

忽然，查復道：「你數數荷花。」

「數？這麼多，怎樣數！」

「你數一數在我們前面這一帶！」

洛卓先依言一數，說也奇怪，這一帶荷葉極多，但在這山腰之下，却祇有當中一撮，盛開着荷花。

洛卓先數了一下，道：「三十五朵！」

查復沒有答話。

洛卓先回首，祇見查復已是淚水於睫，他當然明白查復心中所想，他祇好安慰道：「也祇是湊巧！」

查復聽了，淚水如斷線珍珠，流瀉而下。

她沒有多言，祇是合什，似向天禱告。

兩人下了山腰，回到船上。

馬長老道：「時間不早，我們回去吧！」

兩人也沒有異議。

查復一直沒有說話。

洛卓先道：「我剛才看到你，合什向天禱告，你向上天禱告甚麼？」

查復道：「我向那三十五朵荷花發誓，也向牠們要求，祐我早日查得眞相！」

洛卓先道：「我也是如此希望！」

查復望了洛卓先一眼，洛卓先一臉溫柔，滿眼誠意。

第三天，馬長老又帶着他們，回到了步遠山幫主的大船上。

原來他們果有大事要商量，不過，步遠山幫主依然把洛卓先與查俊帶到黃土地幫主面前。

黃土地一見洛卓先，便已認得他，道：「卓先世侄，你爲何四處找我？」

洛卓先道：「黃幫主，你甚麼時候認識我父親？」

「二十年了！」

「那是他成名之後？」

「是的，那時，他的震天鏢局，已是名滿天下。」

「那麼，他未成名之前，你可認識？」

黃幫主搖搖了頭。

「你幫中沒有人認識他？」

「我認識他！」黃幫主身邊一個禿頭的長者道。

黃幫主道：「這是我們同幫中最老的花長老。」

「花長老，你可認識我爹？」

「當然認識！」花長老道。

「之前？」

「有一次，我在黃河下游一處小鄉，那年，河水大泛濫，這小鄉原來有三百人，河水過後，祇剩下了五十人！」

「死了那麼多人？」

「死去的人還好！」

「爲甚麼你這麼說？」

「因爲死者已矣，但生還下的人，那五十個人，衣不蔽體，完全沒有食物，生不如死，不過，剛好你父經過，那時，我並不認識他，我親眼見他，把他們鏢中所有乾糧留下，救回那五十人之命！」

「後來你怎知道是我父親洛震天？」

「後來，他與我們幫主會面，也是協助黃河救災，我才想起這一個大好人！」

洛卓先道：「那麼，我父在成名之前，也是個好人？」

花長老道：「這點我可以保證！」

洛卓先道：「謝謝你！」

查復知道自己的希望，又再落空一次。

最後，洛卓先仍然要求黃幫主，暫時不用通知洛震天見過自己，他答應會盡快回去。

兩大幫幫主，既有要事共商，兩人祇好辭別。

禪師指點　找到眞兇

兩人買了馬匹，直往峨嵋山而去。飄雲師太見到洛卓先，也大爲詫異。

洛卓先並沒有說他此來目的，笑道：「飄雲師太，請問你的師傅還在山上？」

「我師傅？她已 騎鶴西歸！」

洛卓先有些失望。

查復道：「飄雲師太，請問令師西歸之前，對洛震天這人，有甚麼話說？」

飄雲師太道：「你是誰，怎會查問這些事？」

洛卓先道：「這是我一個好友，在筵席之上，你也聽過，那個搗亂的人，直斥我父親的不是，但你在筵席之上，却爲他辯護，我想，令師也許對我父，有不同評價！」

飄雲師太道：「我師仙遊之前，才封我爲掌門，她特別提過令尊！」

「怎樣？」

「她重提令尊對峨嵋，恩深義重，因此，你父大壽，我也親臨，本來，這些俗家之事，我一向不理！」

「祇是恩深義重四字？」

飄雲師太點點了頭。

查復又一次失望，反過來說，洛卓先又多一次高興。

飄雲師太道：「你跟貧道來看！」

兩人跟着她，來到一列平房屋前。

飄雲師太道：「這些平房屋，都是你爹捐錢所築，不要少看這一列房屋，收留了不少天下無依無靠的婦人！你們可知，普通人無依無靠已苦，如果是一個婦人，那是苦上加苦！」

那時女人地位極是低微，可以往峨嵋山修道，算是前世積了陰德，才有此僥倖。

飄雲大師又道：「如果沒有這些房屋，大半老婦，早已成爲了野鬼！」

洛卓先道：「你們極爲敬重我爹？」

飄雲並沒有說話。

他們來到一間小庵。

飄雲道：「請隨我來。」

小庵之內，香煙飄渺。

神壇之上，赫然有一個長生祿位，上面寫着：「洛震天長生祿位！」

飄雲道：「這是我們在山上特爲令尊所立！」

一切都盡在不言之中。

一個爲這個名門正派供奉的人，又豈會是個殺人狂徒？這一個景象，幾乎連查復也信心動搖。

不過，洛卓先反而要上武當，因爲他已幾乎肯定，自己的爹爹是個大好人，他要向查復證實。

* * *

三日之後，洛卓先與查復來到武當山。

武當山上，道觀極多，但大多數的道觀，日久失修，非常殘舊。

他們直上山上，來到太虛宮，這裏才是武當派的重地，太虛宮雖在山頂，但建築巍峨，十分壯麗，而且修葺極佳，紅牆綠瓦，閃閃生光。

有道士前來，兩人道明來意。

道士道：「獨鶴道人仍未回山！」

「他甚麼時候會回來？」

道士道：「貧道不知，因爲眞人喜雲遊四海，可能一兩天內，會回山上，但也可能一兩年後，才回觀中！」

「那麼，道觀內之事，誰人照料？」

「是枯松眞人！」

原來枯松是獨鶴的師叔，此道士果眞不理世事，大半生人，祇理武當山上之事。

道士帶了二人，來見枯松眞人。

枯松眞人身體瘦削，一派仙風道骨。

洛卓先說明來意。

枯松道：「如果你們想知武當山上的事，我甚麼也知道，如果問世俗之事，我甚麼也不知道！」

洛卓先道：「你見過洛震天？」

枯松點點了頭。

「他是個怎樣的人？」

「好人。」

這麼簡單的兩字。

「你怎知他是好人？」

「因爲他爲我們武當山修葺道觀，又爲咱們觀中道像舖上金身！」

「洛震天非常有錢？」

「是，不過，我也見過很多有錢的人來參道，他們祇捐一兩作爲香油，但洛震天爲咱們道觀，貧道不知他捐了多少，單是從山脚運來沙石一千擔，那已費了不少，還有，幾百擔的瓦片，貧道不知怎樣計算！」

「未捐錢之前，洛震天爲人如何？」

「世間俗事，貧道並不知道。」

「你是山上最老的道士？」

枯松搖搖了頭。

「還有誰？」

「獨鶴的師傅，孤松道長！」

「一百一十歲了！」

「他還在？」

「當然在。」

「在那裏？」

「……」

枯松却不作答。

「我們可見他？」

枯松搖了頭，道：「他已閉關十年，不再見人，連貧道也不見，怎會見你們？」

洛卓先無奈，只道：「那麼，我們下山吧！」

查復道：「道長，武當山是個大道山，我想住一兩天，觀光一下，如何？」

「沒有甚麼問題，不過，不能到處走，只能在太虛宮附近看看！」

「好極！」查復道。

兩人被安排住入一間道房。

洛卓先道：「難道我們眞要等獨鶴眞人回來？」

「不。」查復道。

「那麼我們……」

「找孤松！」

「他已閉關十年！」

「但我們可以闖關！」

洛卓先聽了，也覺得這個提議十分刺激。

可是，要找孤松閉關的地方，也並不容易，他們走遍了太虛宮附近，也找不到孤松閉關的地方。

洛卓先有點失望道：「難道他早已駕鶴西歸？」

「如果是，武當應隆而重之向外宣佈，因爲孤松道長已百十歲，他的逝世會成爲武當一件大事。」

「只要他仍生存，我們一定可以找到他——對了，你知道一個有道行的人閉關，他是否需要食物？」

這問題倒是難以回答。

查復道：「有道是，食飯神仙，神仙也要吃飯！有道行的人，閉關修練，目的是待成正果，所謂正果，豈不是做神仙，神仙也要吃飯，他們未成眞正神仙之前，當然要吃飯，不過，他們可能並不像我等凡人，吃得那麼多，那麼雜。」

「好極，既然他們需要簡單的食物，一定要人送去，我們注意道觀之中的道童，他們負責這些送飯的工作。」

黃昏時分，他們果有發現。

一個小道童用竹籃盛載了一些粥，帶上了太虛宮後面一個小山之上。

那山上並沒有道觀，只有一兩間毫不顯眼的平房，裏面並沒有光，看來好像並沒有人居住。

可是，那小道童却拿着竹籃上去。

他到了平房門口，放下了竹籃，便獨自下山去。

洛卓先與查復，躲在一株大樹上面，監視這間平房，看看有沒有人出來拿走竹籃。

一直等到半夜，仍毫無動靜。

兩人感到有些困倦，查復道：「你先休息一下，讓我來監視！」

洛卓先閉目養神。

過了兩個時辰左右，已是初更時分，洛卓先醒了過來，叫查復休息。

那個竹籃仍放在平房門口之處。

查復歇息之後，洛卓先金睛火眼地守候着，不知道是否他太用神，還是太無聊看得久了，竟又迷迷糊糊的睡了過去。

查復突然醒來，發現那個竹籃不見了，立時推醒了洛卓先，輕聲問道：「你見到甚麼人拿了竹籃？」

洛卓先睜開了惺松睡眼，道：「甚麼？甚麼拿走了竹籃？我沒有看見！」

查復白了洛卓先一眼。

洛卓先道：「我……我實在太大意！」

查復想了一想道：「沒關係，這竹籃既失了踪，自然是有人拿去……附近既是渺無人跡，那自然是屋中之人拿去！」

「屋內有人？」

「對，屋內有人，就算不是孤松老道，我們進去看看也無妨。」

洛卓先兩人下了樹，躡足前往那平房，平房只有一道門，連窗也沒有，如果要進去，唯一的通道，便是要經過這門。

查復輕輕推門。

出乎意料之外，門竟是虛掩的。

查復示意洛卓先隨她進內，兩人閃身進內，只覺眼前一片黑暗，甚麼也看不到。

突然，他們都覺勁風撲面。

兩人護身猛退，那知，這地方不大，一退後已背貼牆了，勁風又起，並且向他們倆的地方攻來。

兩人雖然看不見，但憑拳風來勢，抵擋攻擊。

攻擊的人是赤手空拳，但勁道十足，一時之間，黑暗之中，滿是衣袂的聲音。

查復一個矮身，避開了來勢，然後向前一竄，不單避開了那人，而且竄到那人身後，她不敢傷人，只出了她拿手的點穴功夫。

那人中了查復的點穴，「呀」的一聲，定了下來。

這時，忽有個沙啞的聲音，道：「退下！」

洛卓先只覺再沒有人攻擊，叫道：「查復？」

「我在這裏！」她一竄身，來到了洛卓先身旁，他們眼前仍是黑漆一片。

過了一會，屋角之處，亮起了一盞油燈。

查復這時可以看清楚，被她點穴的人，是個老道士，仍然呆呆的站在那裏。

離他們十步之遠，有一個老道，盤腿而坐，他們身邊，有另外一個老道士。

盤膝的老道，白鬚白髮，用沙啞的聲音道：「善哉，善哉，這位姑娘的點穴手法，非常罕見！」

查復心中一凜，自己是書僮打扮，明明是一個男孩子，這人在黑暗之中，竟可辨認自己爲女兒之身，這實在是神奇之極。

老道見二人並無反應，又道：「這位姑娘姓丁？」

查復道：「我並不姓丁，道長，你爲甚麼這樣說？」

「你不姓丁？」

「在下姓查，闖入道長閉關之地，罪過！」

那老道似乎並不理會她在說些甚麼，又問道：「你試爲貧道小徒解穴？」

查復道：「遵命！」

她上前，在那道士背、腰之處，拍了兩下。

那老道道：「你還說你不姓丁嗎？」

那呆了的道士，經查復解穴之後，已能活動，一見了查復，便想動手。

老道道：「苦柏，退下！」

那叫苦柏道人非常恭敬的退下，站在老道身旁。

查復道：「爲甚麼道長硬說在下姓丁？」

「因爲你點穴手法是丁家不傳之藝，開始，因爲在黑暗中，貧道還以爲自己看錯了，但在燈光之下，這一次沒有看錯，點穴手法獨

特，解穴的手法也獨特。」

洛卓先也看到查復解穴手法，的確是並非一般人解穴的手法。

老道道：「那麼，閣下與姓丁的人，有甚麼關係？」

「我師傅姓丁！」

「名一？」

「對，你怎知道？」

老道道：「丁一而今可好？」

查復道：「先師在一年前去世了！」

「啊，他死了，你怎會成爲他的徒兒？」

「我是個孤兒，他收養了我，把我養育成人，並且授我武功！」

「好極，好極，善哉，善哉！」老道合什。

查復望了洛卓先一眼，她不明所以，洛卓先更是不明老道在說甚麼。

「道長，你的意思是……」

「丁一答應過我，在他洗手之後，他一定會做一件好事，結果，他履行了他的諾言。」

「你是指他收養了我？」

「善哉，善哉！」

「道長，你閉關十年，難道十年前，你見過丁一？」查復問道。

「是的，二十年前，丁一來武當山。青年人，你高姓大名？」

「在下姓查，單名一個復字。」

「這名字一定不是你原有的。」

查復非常奇怪道：「你怎知道？」

「你是個姑娘，怎會有這一個名字？」

「對，我本來的名字是嫣然！」

「你本來是一個快樂的姑娘，嫣然一笑，豈不是你父爲你取名的原意，可惜，你沒有笑。」

查嫣然道：「師傅要我爲一家三十五口報仇，你叫我如何會笑得出！」

「爲一家三十五口報仇？啊，原來，他爲你改這名字——復，是復仇的意思！」

「道長，你可知我一家三十五口被殺之事？」

「不知道！」

這答案出乎兩人意料之外。

洛卓先忍耐不住，問道：「道長，你可曾聽過洛震天這人？」

「聽過，不祇聽過，而且見過這人，他爲武當山做了不少好事！」

「你認爲他爲人怎樣？」

「貧道閉關之時，他已是江湖上名聞遐邇的人物，據說黑白二道，他十分吃得開！」

「你認爲他爲人怎樣？」洛卓先重覆這問題。

道長道：「查嫣然，你闖入來之時，我沒有見到你，甚至亮了燈之後，貧道見到你之時，你仍作男童打扮，我却知你是位姑娘！」

「對，道長有神通？」

「貧道閉關修練，當然希望有所成，也許……貧道一向有一些預感能力，這十年來，閉關面壁，心內更是澄明，不過，以前貧道也有一些預感能力。」

「道長只是感覺到我是個姑娘？」

「是，不過，也並不完全是感覺，我聽你步履聲，竄入門內，衣袂悉索之聲，你比你的同伴來得怪，也來得巧，更是小心翼翼，由此，再加上我的感覺，我可以肯定，你是個女孩子！」

「道長果是神通！」

洛卓先似乎不明白道長所言，問道：「道長，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對，貧道先解釋了姑娘心中的疑惑，再回答你這個問題，看來比較好一點，洛震天雖然爲本派修觀，出錢出力，不過，貧道對他，並沒有好感！」

這話令洛卓先心往下一沉，因爲，直到目前爲止，他們所遇之人，沒有一個不是替洛震天說好話的。

唯有這位閉關十年的孤松道長。

「貧道不知閣下是甚麼人，但貧道只是直言，洛震天表面是一個大好人，但內裏却帶邪惡！」

查復道：「道長但憑感覺？」

「對，正如你進來時，貧道雖不見你，但感覺上便知你是一位姑娘一樣！」

「而你的感覺非常正確！」

洛卓先似乎有些不服氣，道：「在下是洛震天的兒子洛卓先！」

「善哉，恕貧道直言！」

查嫣然道：「道長，洛震天成名之前的事，你可知一二？」

「一無所知。」

「但你爲甚麼感到他帶邪惡？」

「貧道只憑感覺！」

對於這個答案，對查嫣然來說，實在可喜。

孤松道：「兩位，你們闖進來，目的在問貧道這些問題，可惜貧道只能說這些。」

查嫣然道：「道長，其實我對我師父所知也不多，可否告訴我一些？」

孤松道：「妳師父叫丁一，妳覺得奇怪嗎？」

「有些。」

「當然，名字由父母長輩所取，他們要取甚麼都可以，對嗎？」

「對，丁一，簡單清楚，易寫易記。」

「你知道嗎，這名字，並非他父母或長輩所取，而是他自己取

的。」

「丁一並非他眞姓名？」

「不是。」

「爲甚麼他要取這一個古怪名字？」

「因爲，因爲他是一個殺手。」

「殺手？」查嫣然幾乎跳了起來。

孤松道：「對，他是個殺手，爲一些江湖黑暗組織殺手，丁一，祇是個符號而已。」

查嫣然知道，這老道沒有說謊理由。

老道又道：「丁一在見我之前，仍是個殺手，但見了我之後，他答應貧道，退出江湖，並且要做一件好事，希望可洗去他滿手染血的罪孽。」

查嫣然道：「因此，他收養了我，並且養我育我？」

「貧道不知道，直到今天妳來了，貧道才知道，他履行了他的諾言，他可以安詳的往極樂世界去了。」

「原來如此！」

道長忽又問道：「他怎麼收養妳？」

查嫣然簡單的把自己一家三十五口被殺，自己被拋入了豬欄之內，最後由丁一救起，到了火海島之事叙述了一遍。

孤松道長道：「丁一雖然履行了諾言，但他爲妳取了這一個名字，足見他仍有世俗之心，叫妳復仇。」

「難道你認爲不對？」

「道可道，非常道。」

查嫣然不明孤松所說，問道：「這裏的意思是……」

孤松閉目不言。

洛卓先也問：「道長，這六字有甚麼玄機？」

孤松依然是閉目不言。

在旁的苦柏道人道：「兩位，貧道師父要對你們說的，恐怕已說完了。」

查嫣然似仍欲再問，不過，他知道這位道長，已達神道境界，再問也沒有甚麼結果。

查嫣然合什道：「多謝道長。」

兩人退出平房。

洛卓先道：「對妳來說，此行收穫重大。」

「我知道了師父來歷。」

「還有，我也知道你的本名，叫嫣然。」

查嫣然想笑，但似笑不出來。

洛卓先道：「還有最重要的一點，道長說我父親內帶邪惡，妳認爲怎樣？」

查嫣然道：「道長雖有神道，但我還是要找更確鑿的證據。」

洛卓先道：「還可以找誰？」

「少林寺的尚智禪師。」

＊　＊　＊

從武當到少林，也要一段日子的旅程，兩人仍作書生與書僮打扮，並沒有人向他們作任何騷擾，看來兩大幫會與峨嵋的人，都信守諾言，暫時並沒有通知洛家。

來到少林寺，有知客僧上前迎接二人。

洛卓先向知客僧道：「小生認識少林俗家弟子李龍杰，他可在山上？」

知客僧道：「龍杰師兄有事，回了少林寺一會，又離開了。」

「那麼，尚智禪師在嗎？」查嫣然問。

知客僧道：「尚智禪師？敝寺住持是達悟禪師，達悟禪師的師叔是明勇禪師，小僧並未聽過有尚智禪師……也許，小僧入少林寺日子尚淺。」

洛卓先道：「我們可以見住持嗎？」

知客僧道：「兩位施主，對不起，日內本寺有大法事，住持要安排一切，看來他無法見二人。」

查嫣然道：「那麼明勇禪師又如何？」

「明勇禪師已多年不問世事，他是否在寺中，小僧也不知道。」

「你可否替我問問，寺中是否有一位尚智禪師？」

那知客僧離開了一會，帶回了一位較大的知客僧，對二人道：「小僧名悟證，兩位施主有何見教？」

查嫣然道：「你在寺中有一段日子了？」

悟證道：「也有十年了。」

「可曾聽過尚智禪師？」

悟證想了一會，才道：「尚達、尚敏、尚證、尚悟等大禪師名字，小僧聽過，但似未聽過有尚智禪師。」

「他是李龍杰的師父？」

「龍杰師兄有師父多人，尚字輩的禪師中，也都是龍杰師兄的師父。」

兩人聽了，覺得有點奇怪，不過，這兩位僧人未聽過有尚智禪師，看他們神情，也並非在打誑語，照道理，他們也沒有撒謊的理由。

洛卓先道：「那麼，讓我們等李龍杰回來。」

「沒有問題，你們可以住下，少林寺附近名勝古蹟極多，等待的日子也不會悶。」

「李龍杰甚麼時候回來？」

悟證道：「恕小僧不知，可能是三兩天內回來，也有可能是三兩個月。」

查嫣然道：「我們眞來得不巧，不過，我們仍要等，你說過，過幾天便有大法事，我們也可在

此，看看少林寺法師，爲天下蒼生誦經打醮。」

悟證與知客僧安排了二人住所。

少林寺是武林聖地，每日都有很多人來遊覽，也有很多人上寺求福捐獻，因此，人來人往，十分熱鬧。

加上有大法事要做，來寺的人更多。

寺中僧人，也是十分忙碌，兩人本欲多問一些老一輩僧人，無奈人人忙碌，他們也不敢阻着他們。

兩人倒也不寂寞，到處觀看名勝。

第三日，少林寺人更多，因爲法事便會在這幾天開始，洛卓先與查嫣然繞到了少室山後。

少林寺的後山，乃是一大片叢林，很多地方，仍未開發，因此，與山前人來人往的情景，大不相同。

未開發的地方，風景一定特別美麗，因未經人工斧鑿，特別有奇趣，兩人走着走着，一邊欣賞山中奇景，另一方面談史論藝，倒也逍遙。

忽然，兩人聽到了瑯瑯讀書聲。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

竟是坊間小童所必讀的「三字經」，兩人覺得奇怪，這叢林地帶，怎會有稚子瑯瑯讀書之聲。

兩人循聲而至，祇見一棵老樹之下，坐了一個禿頭人，他們都不敢肯定，他是否一位僧人，因爲他身上却穿着普通莊稼漢的衣裳。

那人看來年紀很大，但搖頭擺腦的讀書姿態，却與一般稚子無異。

那人一直念着：「久不教，性乃遷……」

兩人不敢打擾，一直等到他唸完了整篇三字經，這時，他們已看清楚，此人童顏鶴髮，年紀應在七八十開外，但舉止却像一個剛入師塾的孩子一模一樣。

當那人唸完三字經，叫道：「你們聽完我念書，還不快走？」

洛卓先與查嫣然一直以爲那人並不知道兩人躲在附近，那知道他早已知道。

洛卓先與查嫣然祇好出來，同揖道：「打擾老先生唸書的雅興。」

「老先生？我並不老！」

洛卓先道：「不老！不老！當然不老，你還是剛開始唸三字經，剛開學不久。」

「對，唸這三字經，唸了我幾個月，不，是幾年，不，是幾日？」

這老人似是向二人說話，又似是自言自語。

洛卓先輕聲對查嫣然道：「我們可能遇到一個呆人！」

「呆人？你們兩個才是呆人。」

「爲甚麼我們是呆人？」查嫣然故意引他說話。

「前面少室山，有許多名勝古蹟，你們不去看，偏來這深山，豈不是呆人？」

這話未嘗不是道理。

這人說完這話，伸伸懶腰，打了個呵欠。

「老師說過，讀完了書，可以玩玩。」

查嫣然道：「玩甚麼？」

「玩盪鞦韆！」

他說完之後，在樹脚一邊，拉出了一條粗繩，把繩一甩，搭上了很高的樹椏，他又再把繩索的另一端，又再甩上，不花甚麼勁兒，竟坐在繩中，盪起鞦韆來。

普通孩子盪鞦韆，祇盪到一個人那麼高，便會害怕，那知這人，一盪盪到半天高，却沒有半點害怕。

查嫣然道：「這人有趣。」

洛卓先心裏並不覺得，祇覺這是個痴人、呆人！

盪了一會，那人又停了下來，道：「不好玩！」

查嫣然道：「盪鞦韆不好玩，還有甚麼好玩？」

那人好像個孩童般，搔了搔他仍有白髮的禿頭，半晌才道：「說故事，我最喜歡老師說故事。」

查嫣然道：「說甚麼故事？」

「孫悟空救唐僧，不，那唐僧是個愚笨的和尚，救了他一次又一次，仍然被妖精所迷惑。」

「你還聽過甚麼？」查嫣然問道。

「愚公移山。」

「也好，我說給你聽。」

那老人却道：「不，那愚公是個大愚人，大山阻住他的去路，何不繞路而走，甚至搬家？何必費幾代的勁兒，作這無謂之事。」

查嫣然道：「愚公有毅力，甚至感動了天帝。」

「天帝也愚蠢，比這愚公更愚蠢，愚公既有毅力，何不搬離那處，把毅力用在買牛耕田，豈不是更有意思？」

洛卓先聽了這話，對這孩童，不，這老人，立有不同看法，需知道，當日孩童受業於老師，老師的一言一行，必需言聽計從，他怎會有如此獨特的想法？

假若當日有一個孩子，如此對師塾老師說話，想必會被罰跪孔聖人三天三夜。

查嫣然更覺這老人與衆不同，看他神情，他一言一行，却不是扮出來。

這人是甚麼來頭？

查嫣然突然有一個想法，道：「你既然不想聽這些故事，我講一個給你聽，如何？」

「好極，好極！」那人拍手叫好，態度天眞。

「從前有一間和尚寺，裏面有很多和尚，有一天，有軍隊來圍攻這間寺院，衆和尚前仆後繼，抵抗官兵。」

老人聽了，十分留神。

「官兵越來越多，寺中和尚也越來越多人死了。」

那人道：「官兵可惡，和尚當然不怕他們。」

「不過，官兵越來越多，但他們不再攻入寺內，却把和尚寺圍困了，讓那些和尚絕糧斷水。」

「官兵可惡，和尚也不會求他們。」

「當時有一個人，來和尚寺作說客，結果，官兵退了，和尚寺回復安寧。」

洛卓先開始並不明查嫣然要說甚麼故事，而今聽來，知道這是少林寺的故事，歷史中，少林寺多次被官兵所圍，要剷除寺中懂武功的和尚。

查嫣然道：「你對那個作說客的人，可有好感？」

「他幫少林寺，當然是個好人。」

「不過，那人有本身目的。」

「甚麼目的？」

「他既爲官府辦了事，保証少林寺和尚，不會恃武功干涉朝政，也保證朝廷不再出兵圍攻，並尊少林寺爲天下第一門派。」

「這樣對少林寺也不錯。」

「但是那人便利用這一點，使他成爲江湖上黑白二道皆行得通之人，成爲了大富。」

聽到這裏，洛卓先開始明白，這個故事，與他父親似有莫大的關連。

「不過，在當這個大說客之前，這人本是一個十分平凡的人，他爲了成功，不擇手段，曾經一夜之間，爲了搶奪黃金，一夜殺了三十五人！」

那人聽了，滿臉緊張。

「一夜殺了三十五人！那人可惡，可惡極了！」

「他心中不安，來到少林寺，尋求懺悔，不過，那是二十年之後的事情，大和尚聽了那人懺悔，知道此人大逆不道，不過，他有恩於少林寺，大和尚也不想難爲他！」

「對，一個大恩人，也是一個大惡人，你叫我如何告發他？大和尚如何面對整個少林寺，如果沒有他，整個寺院，還會有更多和尚殉難。」

那人深深地嘆了口氣，這個時候，他却不再像個孩童，祇像一個飽歷滄桑的老和尚。

「爲他隱瞞，可是，對那一家三十五口，那又如何交代？衆生平等，大和尚怎能替他隱瞞？」

那人滿是痛苦的神色。

「結果呢？」查嫣然問道。

那人一臉漠然，道：「我不知道。」

「不，你一切都知道！」

「不，不，我眞的不知道！」

「你不再當和尚，你返老還童，當個祇懂念書的小孩童！」

那人望着查嫣然，有些驚怯。

過了一會，查嫣然又道：「我還有另一個故事，你要聽嗎？」

那人點點了頭。

「有一天，一間本來平靜的酒家，來了一個酒客，他與酒家中的廚子，甚爲投緣，越談越投契，那廚子竟然無意中透露家中有金磚之事！那人之後再來，殺了一家三十五口，奪去金磚！」

「這人太可惡！」

「那家人本來是三十六口！」

「還有一個？」

「她被親娘扔在豬欄之內，逃過這一劫，二十年後，他要來報仇，可是，世上每一個人，都在證明那人是好人，沒有可能殺人，但事實上，他一夜殺了三十五人！」

那人臉露驚疑之色。

「那人再沒有報仇的可能了？」

「佛說：不可，不可！」

查嫣然道：「甚麼不可？」

「冤冤相報，何時可了？」

「可是，就讓這段冤情，永遠埋沒？」

那人好像在思量，又好像有些後悔。

查嫣然突然非常嚴肅的道：「如果你不是一個小孩子，也不是一個大和尚，你是那個孤女，你會怎樣？」

那人似乎不用考慮，對查嫣然道：「我會去報仇！」

「但苦無證據！」

那人似欲言又止。

查嫣然道：「大師，請說無妨！」

那人道：「佛說：不可說，不可說！」

查嫣然聽了，十分失望。

忽然，那人道：「罪在於天，罪在於天！」

那人說完，竟站了起來，合什而退，很快便消失在叢林之中。

洛卓先道：「這人便是當年的尚智禪師？」

查嫣然道：「我相信是。」

「爲甚麼他而今不是和尚，却變成一個稚子模樣，難道眞是返老還童？」

查嫣然道：「據我所推測，令尊對少林寺有重大貢獻，因此視

令尊爲方外上賓，接受令尊爲說客，解圍了朝廷圍困少林寺之事，後來尚智禪師，聽了令尊的懺悔後，知道令尊一手染滿了血腥，他是個正義的大和尚，可是令尊有恩於前，又怎能揭發令尊於後？」

「你這麼肯定，眞如你所想像？」

「你聽我說下去，尚智禪師雖然是個充滿智慧的大和尚，但對這件事，他良心內仍是不安，結果，他隱居在這山後。」

「他又怎會變成一個稚子模樣？」

「也許他不當和尚，在佛祖之前，總算可以安心，但在良知來說，仍是大懺悔，一個人老了，變成一個孩子般，那不奇怪！」

「你說他而今是神智不甚清醒？」

「我相信他在念書，蕩鞦韆，聽故事之時，心靈平和，眞的有如稚子，不過，當他聽到有關二十年前屠殺，血腥之事，他又喚起當年忐忑不安之心！」

洛卓先雖然並不大同意查嫣然所言，不過，他也沒有其他話可以辯駁。

兩人默然相對了一刻。

洛卓先突然想起，那人最後說了兩句話，問道：「最後，他似乎向我們提示了甚麼玄機？」

「罪在於天——對，是一句極有玄機之話！」

「你明白嗎？」

查嫣然道：「可能是指一切都是天意！」

「如果是天意……」

「有道是：天命不可違！既是大和尚，大禪師，這麼有智慧的人，也是如此說，我一個小女子，又可以說些甚麼呢？」查嫣然嘆了口氣。

洛卓先聽了這話，心下釋然。

對於他來說，也是一個難以下結論的抉擇，洛震天是父親，查嫣然是自己心中所愛的姑娘，兩人是註定對立的，假若天意要他們和好，那才有和好的機會。

他們離開了叢林，回到少林寺。

那天黃昏，寺內一個大鐘，突然響起來。

「爲甚麼寺中這大鐘在這時響起來？」查嫣然覺得很奇怪，便出外看看。

她見寺中有很多和尚，無論是打掃的，知客的，或者是有身份的和尚，聽了鐘聲，都立時跪了下來，口中唸唸有詞，這行動古怪極了。

她找到一個作俗家打扮的老年人，細問之下，那人道：「這鐘聲是表示寺中有一個重要的人逝世，寺中上下人等，都要爲他立時念倒頭經！」

「寺中有重要人逝世？是甚麼大和尚？」

「可能不是甚麼大和尚，不過，可以肯定一點，這人對少林寺定有重大貢獻！」

查嫣然突然想起今日所見那個老人。

他死了？

查嫣然回到房中，找着洛卓先，把這件事說了一遍，洛卓先也同意道：「可能正是那人！」

「那人今日與我們談話之時，仍是精神奕奕，怎會與我們一別，不及三個時辰，便溘然而逝？」

洛卓先道：「他之所以活下去，便是因心中仍有一事未了，他對我們說出了玄機之後，心中之事已解，再無牽掛，圓寂西歸！」

查嫣然聽了，也覺有理，眼中不禁滿是淚水。

「我們是否去拜祭他？」

「我想這人身份特殊，我們要去拜他也不容易，不過，一切在乎我們一點心……」

洛卓先向西方跪了下去，查嫣然也跪了下去，兩人向着西方極樂，同時揖拜。

查嫣然深深一拜之時，心中祝禱道：「望大和尚早日登上西天極樂，得成正果！」

突然，她想起大和尚口中說過的「罪在於天」的話，她站了起來，對洛卓先道：「走，我們走！」

「走？去那裏？」

查嫣然並沒有回答，她已出了門外，洛卓先只是莫名其妙，不過，他立刻追了出去。

* * *

再說童翠翠。

那日，在柿林之中，猴羣襲擊她與洛卓先，兩人爲勢所迫，分開逃走。

童翠翠走向另一邊，逃過了猴羣，却不見了洛卓先，她心下甚急，不過，她爲人心思縝密，很快便弄清楚了方向，她以爲洛卓先也會先回那樹墳。

那知道，當她回到樹墳，却不見洛卓先，她立刻再循原路前往，來到柿林附近，發現了一些足印，她沿着足印，來到竹林。

未入竹林，她便聽到有人聲。

那時，查嫣然已跌入了洛卓先的懷內，她忍耐着，聽到了他們一番對話，立時心痛極了。

原來，童玉書這一次攜女童翠翠南下，一來是叙叙久別的拜把兄弟之情，二來是帶同女兒，看看義兄的兒子，假若兩人同意的話，便有可能結成秦晉好。

本來，在壽筵之前，童玉書早已徵得童翠翠的意見，準備向義兄

洛震天提及此事，不過，突然發生了查復入闖之事，他當然無時間提及。

可是，童翠翠見了洛卓先之後，見他一表人材，立時已是心儀之，她是個獨生女兒，父親一向寵慣，而且過去並沒有接觸過其他男人，當她認爲洛卓先可以成爲她未來夫婿，她便一心專注於他。

經過一連串的事情，洛卓先爲救她，而持刀刺臂，在被脅上船往火海島途中，洛卓先大暈船浪，她衣不解帶服侍他，因此，她心中早已認爲，洛卓先是他未來的準夫婿，問題是還沒到時間。

其實，這也是童翠翠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

洛卓先視童翠翠爲義妹之情，比男女之情更甚，他之所以願持刀刺臂以救童翠翠，一來是形勢所逼，二來是義叔的女兒，自己實在有責任保護她。

童翠翠聽了二人一番話，當然是氣在心頭，一來怪責洛卓先移情別戀，二來也怪責查復奪她所愛。

她本想一咬牙齒，轉身而去，讓二人死在浮沙之中，不過，當她轉身之後，心中良知未泯，使她回轉，不過，她仍不想親自救出二人。

於是，她砍斷了一枝大竹，推向浮沙，心想：「能否救你二人，但憑天意了！」

她立時離開了竹林，跑到海邊，因爲她聽到查復所言，岩洞之中，藏有木船，她依言去找，果然找到兩艘木船，於是，她推了一艘出海。

當她想立時離開，心中却又湧起醋意，不想再見洛卓先與查復再現眼前。

她想：「二人一定會乘船回中原……」她一時妒意迷心，她把另一艘木船弄破了，就算二人能從浮沙中出來，也會死在海中。

但事情却是陰差陽錯，洛卓先與查嫣然並沒有乘上那艘木船之上。

童翠翠回到洛家，把事情告訴了洛卓先與父親童玉書，不過，她並沒有把眞相告訴二人，祇約略的說了一遍，並且肯定地告訴他們，洛卓先已死！

洛震天與夫人聽了，非常傷心。

尤其是洛夫人，視洛卓先爲命根子，知他死了，而且屍骨無存，大受刺激，立時病倒。

可惜的是，洛卓先爲了陪查嫣然走訪兩大幫會、三大門派，這樣躭擱了差不多三個月。

如果他能及早回來，安慰母親，他的母親可能沒事，只因一直再無洛卓先消息，洛夫人因而病逝。

洛震天失去了兒子，再加上洛夫人病逝，兩個至親的人，在不及半年之內，離開了他，任他是一個鐵漢，也因傷心過度也病倒。

童玉書一直在旁，安慰有加。

不過，這一切都是心病，有道是：心病還需心藥醫！因此，無論童玉書如何安慰，洛震天仍無法好起來。

洛震天本是個丰神俊朗的漢子，雖已是六十歲，但他腰板挺直，走路之時，步履輕盈，行動快捷，可是，遇到了兩位至親的人逝世，傷心的情懷，折磨得他不復成人形。

自他夫人逝世之後，他意志更爲消沉，甚至不想與童玉書多談，只躲在他自己的密室之內。

童玉書見義兄如此，也不忍離去，暫時仍留在洛府之內，爲他打點一切。

＊　＊　＊

童翠翠回到洛家之後，一面是受了風寒，染了微恙，另一方面，其實她一直良心不安，因爲她一時的妒忌之心，而害死了義兄洛卓先。

黃昏，寒霧湧至，未及入黑，幾乎是伸手不見五指，童翠翠有點心緒不寧，披了輕裘，往花園中去。

她坐在涼亭之內，思潮起伏。

忽然，她覺得人拍她肩膊，她以爲是爹爹出來，頭也不回，道：「爹？」

沒有人回答她。

她立時回過頭來，只見後面一片濃霧，那裏有人？一陣寒氣自她的心中升起。

她立刻站了起來，那知道，身上那件皮裘，立時滑了下去，她覺得奇怪，拾起皮裘。

她記得非常淸楚，她出來之時，早已把那皮裘緊緊的繫着，可是，而今皮裘滑了下來，却見兩條帶子已是鬆了開來，所以，當她站起，皮裘才會滑了下來。

她越想越覺得心驚，拉緊了皮裘，想往房內走，就在她轉身的一刹，她似乎看見了一個白色身影。

那白色身影是一飄而過，一時之間，實在分不楚，那是濃霧，還是人影。

這刻，她更爲驚惶。

她不理一切，直奔入屋，竟與一個人撞個滿懷。

童翠翠尖叫了一聲。

「甚麼事？」被她撞到的竟是童玉書。

童翠翠並沒有說話，臉孔青白，額角沁汗。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童玉書追問。

「鬼……鬼……」

童玉書笑了起來，道：「翠翠，你爲甚麼這麼心神恍惚，還說見了鬼？你還是好好回房休息吧！」

童翠翠定一定神，道：「爹，我眞的見到鬼！」

「鬼？而今還不到黑夜。」

「鬼一身白衣，既拍我的背，又解開我皮裘的帶子……非常恐怖……」

童玉書聽了，笑了起來，道：「翠翠，你還是好好的回房休息！」

童翠翠道：「爹，你陪我一會好嗎？」

童玉書道：「好，不過，我整日沒見到義兄，我怕他有甚麼……我先看看他，再才來陪你！」

「你要去密室？」

童玉書點點頭。

童翠翠道：「我也去。」

「好極，看看義伯，好好安慰他一下。」

兩人沿着內廳，步出了花園，經過一條花徑，來到洛家的一邊。

這一邊並沒有房屋，平時洛家人也絕少來此。

當他們尙未到密室入口處，已聽到了一聲衣袂悉索之聲，好像有人在比鬥。

童翠翠道：「你聽到嗎？」

童玉書點點了頭，道：「有人來襲擊義兄！」

兩人迅速前去。

密室之前是一片黃泥地，這時，大霧湧至，只見濃霧之中，有兩條人影在比拚。

童翠翠見了，吃驚道：「鬼！」

童玉書道：「甚麼？」

「那白衣鬼？」

童玉書道：「不要作聲，這是個白衣女人，正攻擊義兄！我們暫且躲在一旁看看！」

童翠翠仍是驚惶不已，童玉書扶着她，躲在一旁。

濃霧之中，洛震天更與那白衣人激鬥，白衣人輕功極好，洛震天出拳極有勁道，但那白衣人避重就輕，躲開了他的重拳，洛震天却被白衣人在空隙中打了一掌。

洛震天功力深厚，被白衣人連打了幾掌，仍無損傷，不過，他却越來越心煩意躁。

童玉書看洛震天出拳，便已知他心煩意躁敵不過白衣人。可是，此時若加入戰圈，也不是時候。

忽然，洛震天大聲叫道：「來者是誰，請報名號！」

白衣人並沒有回答。

洛震天又叫道：「你究竟是人是鬼？」

那白衣人忽地發出了一陣銀鈴似的笑聲，笑聲中似乎充滿了悲苦之情，在這濃霧之中迴响，實在使人有點心寒的感覺。

「我是鬼……是個索命鬼！」那白衣人顫聲的道。

「索命，你想索誰的命？」

「索你的命！」

那白衣人又再飛身而出，看她脚不着地，似在霧中飄過來。

洛震天一閃身，可是，那白衣人早已迴避，身形突然一變，雙掌打向右邊。

洛震天硬生生的中了一掌。

他感到痛楚，當然也感到對方掌力，他立時叫道：「你不是鬼！」

白衣人不答他，迅速向後，飄離他的身邊。

洛震天想還擊，可是，白衣人一飄開，不知是霧太濃，還是他心神不屬，一時之間，却不見了白衣人。

突然，他感到背部一寒。

他立時回過頭來，雙掌推出。

白衣人並沒有把掌使老，突然之間，白衣人猛退，她在洛震天身旁繞圈而走。

白衣人口中唸唸有詞，叫道：「一家三十五口，來索回你命！」

這話一出，登時好像一個雷殛，殛在洛震天的心中，他開始搖晃不定。

那白衣人仍在他身旁游走。

因爲是濃霧所致，忽而可淸晰見到白衣人，忽而她又沒入了濃霧之內。

這一隱一現，在洛震天眼中看來，好像有很多人在他身邊圍繞着。

一家三十五口。

三十五個奪命的寃魂？他心中一驚。

忽然，洛震天大叫一聲：「我殺死你們，我再殺死你們！」他邊說邊使出他的雙掌。

掌風把寒霧也驅散開來，可是，他明明看淸楚眼前有一人影，一掌打下，却完全沒有聲息。

他越打越快，而那些人影也越走越快，而他每一掌挺出，都是打了個空。

漸漸，洛震天信心動搖，突然，他狂吼了一聲，轉身便走。

他一直往密室而去。

那白衣人尾隨不捨。

童玉書見了，也想追着他們而去，可是，童翠翠似是半昏迷的靠着他的肩膊，一時之間，他又不能走開。

他搖搖童翠翠，道：「你怎麼了？」

童翠翠睜開了眼睛，口中似是唸唸有詞，倏地，她尖叫了一聲，這聲音嚇得童玉書也有些驚慌失措。

他循着童翠翠目光望去，只見

白霧之中，出現了一人，這人也是一身白衣。

「你是誰？」

那人一步一步接近。

童玉書漸漸看清楚，全身顫抖，道：「洛卓先？」

「義叔，正是卓先！」

站在童玉書跟前的正是洛卓先。

怪不得童翠翠驚怕得尖叫，因爲她也清楚的看見洛卓先，而在她心中，洛卓先應該早已葬身大海。

這豈不是回來索命的洛卓先鬼魂！

童玉書也是從童翠翠口中知悉，洛卓先已死，不過，他並不知道其中詳情，而今見了洛卓先，有些驚惶，但却也有些意外驚喜。

童玉書顫聲道：「卓先，你還沒有死？」

洛卓先道：「你問翠翠！」

翠翠已嚇得全身顫抖，聽了這話，忽然一手推開她父親，狂奔往花園的另一邊。

童玉書本想追上去，但洛卓先道：「義叔，我看她沒有甚麼事，我們還是下去，看看我父親！」

童玉書點頭，二人往密室走去。

這個密室，被洛震天列爲禁地，因此，連童玉書也沒有來過。密室原來在地下，有一條石階引領而下。

石階之下，門是敞開的。

兩人進了門內，走過一條長廊，只見一個大房間之內，物件凌亂，好像剛剛有人在此相鬥。

看來那白衣人又再在這房間內與洛震天惡鬥一番。

「怎麼不見了他們？」童玉書道。

「不知，可能到了另一處！」

「你沒來過這裏嗎？」

洛卓先道：「沒有，不過，我聽我爹說過，這裏還有個房間。」

兩人又沿長廊而去。

忽然，他們嗅到一陣非常濃烈的香氣。

洛卓先忍不住問道：「你嗅到花香？」

童玉書也點點了頭。

花香來自那間房間，兩人不敢直闖，害怕香氣可能是陷阱也說不定。

他們躡足走近。

只見一張長桌之上，躺着一個似人的東西，而這「東西」之上，鋪滿了鮮花。

香氣便從這些鮮花透出來。

長桌另一邊，却有一個人伏着。

洛卓先望過去，看到那是自己的父親，他想進去，童玉書一手拉着他，並示意他看另一邊。

另一邊便是那個白衣人。

洛卓先也想開口，因爲那人正是查嫣然，不過，童玉書知道他們在對話，另一手掩着洛卓先嘴巴，並示意他聽下去。

查嫣然用低沉的聲音道：「你是個好人？」

「我當然是個好人！」洛震天道。

「你殺了……」

「不，我從來沒有殺人，也不想殺人……我只會做善事，做好事……」

「你做那些好事善事的背後，總有目的！」

「沒有……沒有。」洛震天似乎在笑，也好像在傾訴，看來他整個人已陷入了一種痴迷古怪的情緒當中。

「你做了很多表面的好事情，後面却有見不得人的眞相，正如這些鮮花……」

「這些鮮花不好看嗎？我夫人是最喜歡的！」

「鮮花雖好看，也很好聞，但下面一定是你殺的人。」查嫣然似乎是激他。

洛震天怒道：「不，不，她不是我殺的人，我用鮮花，只想她復活……」

「下面果然是個人？」查嫣然一手推開了那些鮮花，下面果然是個人。

洛卓先看過去，幾乎叫了出來，那是他的娘親。

「這是我夫人，你千萬不要動她，她答應過我一定會回來的！」

「啊！你夫人死了？」

「不，她沒有死，只是想念着兒子，只要洛卓先回來，她便會甦醒過來。」

查嫣然道：「她永遠不會甦醒過來了，因爲你罪孽滿手，她是因爲你的罪孽而死！」

「不，不，我沒有罪孽！」

「沒有，二十年前，你在荷花塢，一手殺死三十五人……三十五口人，每人都在流血……」

「流血……流血……血不停的流……」洛震天似陷入了回憶之中。

「那爿金牆，用金磚砌成的金牆……」

「你怎知道？」

「我便是那三十六口劫後逃生的人。」

「是那老頭子，他愛金如命，也喜歡炫耀人前，那爿金墻足以使我妒忌！」

「爲甚麼你要妒忌？」

「那一段日子，我實在不如意，做甚麼事也不成功，連鏢也失去了……我空有萬般本領，也無濟於事！」

「你沒錢，但你有本領，兩事有何關連？」

「有，我有本領，也要讓人知道，才有發揮的機會，否則，我一生祇能做個人下之人。」

「你想做個人上之人？」

「當然，我自小立誓，將來要做個人上之人，無論做甚麼，我也要做到個中翹楚。」

「有了黃金便可以？」

「可以，我有了錢，就算我自己做不了的事情，我可以找人爲我做。」

「因此，你要錢。」

「我與那老廚師說得投契，他竟然在有意無意之中，說出了他賺了很多錢，換了很多金磚。」

「你相信？」

「開始我並不相信，後來，他拿了一塊金磚給我看，我看得口呆目瞪。」

「爲甚麼？」

「因爲我一生人也沒有見過這一塊金磚，拿在手裏，重甸甸的，那時，我忽然强烈地想把那塊黃金據爲己有，其實，我祇想……」

忽然，洛震天哭了起來。

「祇想甚麼？」

「祇想劫他這一塊。」

「你並不祇是劫一塊。」

「是的，當時，他說他手上有幾十塊這樣的金磚，多到可以砌一爿牆，我不信。」

「那又如何？」

「他要帶我看看。」

「他會如此愚蠢，他把財富露於你這個陌生人的面前，你這魔鬼，你仍在撒慌……」

「不，不，我以爲他撒謊，先用刀指着他，然後要他帶我去看那爿金磚，他非常害怕，祇好帶了我往他的地下密室。」

「你果然看見那金牆？」

「是的……」洛震天突然整個臉也變得光采起來，道：「那一爿金牆，實在是令人心弦震動……我眞想撲過去，摸一下那一爿金牆……不過，那老廚師却趁我忘形之際，竟搶回我手上那塊黃金，並用那塊黃金擊向我的頭部，我登時血如泉湧。」

「你怎樣？」

「我回過頭來，登時，兇性大發，我殺了那個廚子……殺他，因爲他要殺我。」

「你搶劫人在先，他祇想自衞。」

「是的……不過，那已經太遲了，有人走進密室，看見我手持黃金，黃金之上，滿是鮮血，而老廚師倒斃在我跟前……那人狂叫……」

「你便殺死所有的人？」

「我不想的，但那人叫醒了整個……整個荷花塢的人，那些人……像發癲似的，到處亂跑。」

「你才發瘋，你到處殺人，他們那會不走避？」

「我不想殺他們，祇想讓他們靜下來，祇要他們一靜下來，我向他們解釋清楚便會走。」

「走？你捨得那爿金牆？」

「是的，我不捨得那爿金牆，就算我捨得又如何？我殺了一個人，是殺人，殺了三十五口，也是殺人，而且，我劫了一塊黃金也是劫，劫走一爿金牆也是劫，因此，我……」

查嫣然聽到了這裏，飲泣地道：「你一念之惡，也就使一家三十五口，於一夜之間，同赴黃泉路上。」

「我在一夜之間，也成了大富翁……不過，我並沒有亂用那些黃金，我說過我要做人上之人，我無論做甚麼，也要做到全天下最好的。」

「所以你利用黃金償還失鏢？」

「是的，我知道我武功並不算好，我不能以武功打响我的鏢局名頭，但我有黃金……」

「有黃金又如何？」

「有黃金可做的事情多極了，我先結交了朝廷中的權貴。」

「刑部總管？尚太師？」

「正是，有了他們撐腰，我不但可以在官道之上，橫行無阻，也可以憑他們的關係，接到一些普通鏢局也接不到的大生意。」

「但他們也不能一天到晚保着你，你要押鏢，也要經過天南地北。」

「當然，我經過黃河，河套幫幫主成了我的摯友；我過長江，也成了鯨鯊幫幫主的莫逆。」

「憑你本領？」

「憑我多金的本領。」

「那些江湖强盜，當然是要你黃金。」

「不，當今天下三大名門正派，那一門派不要？」

「不會，我不相信。」

「他們當然不會像那些幫主，見了黃金，便跟我稱兄道弟，我爲他們辦一些他們也辦不到的事情，例如我替少林寺解兵圍，這不單是要用黃金，也要人面，我認識尚太師，從中當個說客。」

「武當與峨嵋，他們沒有與官府打交道。」

「他們也有他們的困難，武當與峨嵋，門派雖大，武功獨步天下，但他們不懂生財之道，沒有錢，一切事情無從做起。」

「你爲他們佈施賑災？」

「對了，名門正派，需要正氣，我也用錢，爲他們收買人心，建寺建廟，爲佛像，爲菩薩裝上金

身，那一樣不需錢才能成。」

一頓，道：「結交官府，便有權勢，接到一些普通鏢局永遠接不到的大生意，在黑道之上，我有兩大幫主撐腰，我的鏢車可以平安渡過黃河、長江，天下沒有那個地方不讓我鏢車平平安安的過去。」

「三大名門正派，與你生意無干。」

「表面無干，但每當有人要打我鏢車主意，祇要我說出我與少林、武當、峨嵋俱有淵源，那一個學武之人，敢不高抬貴手？」

「因此，你成了鏢行之中的翹楚。」

「是的，震天鏢局天下無人不識，我手上的生意，佔了全行八成以上。」

「你聰明，不過，你仍是殺人劫金起家，你殺了三十五口，滿身罪孽。」

「沒有了，我所做的事：佈施、賑災、救人，足可以洗去我雙手上的鮮血。」

「那你承認你殺人，殺了我一家三十五口？」

「你？你一家三十五口？」洛震天似從夢中驚醒似的，剛才那一番話，似是他在夢中的夢囈。

「是的，當年荷花塢一家，應是一家三十六口。」

「胡說！我事後看過荷花塢每一處地方……」

「沒有一個活口。」

「沒有！」

「你有沒有看過豬欄？」

「豬欄？我記得當時那裏有一個豬欄，母豬擁着一羣小豬。」

「你可知小豬羣中，藏有我這一個苦命小兒？」

「妳胡說！」

「我沒有，我在小豬羣中，看着你殺人，小的是一刀一個，大的是一連砍了幾刀，我母親被你斬了兩刀，一刀削去了半邊人頭，另一刀給你攔腰斬斷。」

「妳在豬羣中看到？爲甚麼妳不叫，妳不懂得怕嗎？妳胡說！」

「我沒有！」

「妳那時多大？」

「四歲。」

「四歲，一個四歲孩童，就算沒有被燒死，也會餓死，怎能活到如今？」

「因爲我被一個人救了。」

「有人救妳，那麼，那人也知道了？」

「他知道，並且不值你所爲，養大我之後，要爲我一家三十五口報仇。」

「爲甚麼當時他不動手？」

「因爲……因爲他自己也是個殺手，但他已一心向善，不再與人斷殺。」

洛震天聽了，大笑起來，道：「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他有資格告發我？我滿手鮮血，他何嘗不是？」

不過，頓了一頓，洛震天似乎仍有一些恐懼，道：「那麼，你師父呢？」

「他死了！」

洛震天聽了，才舒了一口氣道：「啊，我以爲還有一個人證，不過，他也死了，妳……妳不是女鬼？」

「不，我是那天闖你壽筵，送你棺材的人。」

「我知道，我知道妳不是女鬼。」

「可惜，你把你的罪行一一在我面前招認了。」

「那又如何？」

「我可以拉你上官府。」

「甚麼？妳拉我往刑部，帶我到尚太師處？」

查嫣然聽了，道：「祇要我拿到了你的罪證，我一樣可以拉你到官府。」

「可惜妳沒有證據。」

「你已招認了一切。」

「有誰聽到？」

突然，洛卓先站了出來，道：「爹，我聽見！」

洛震天呆了一呆，看見是自己的兒子，狂喜道：「卓先，你沒有死去？」

「沒有，查嫣然救了我。」

「你聽到我們的對話？」

「是的。」

「你會挺身作證？」

洛卓先欲言又止。

童玉書竟然又出現，道：「震天，我也聽到。」

「義弟，你當然不會作證。」

洛震天望着查嫣然，道：「我剛才所說的，祇是一些荒唐話。」

查嫣然道：「洛震天，你不要以爲你永遠可以隻手遮天，你可以用你的財富，掩盡天下耳目。」

她突然雙手一推，把桌上洛夫人的屍體推向洛震天，洛震天猝不及防，也不想夫人的屍體倒在地上，他急忙扶着那屍體。

查嫣然自知武功不及他，因此才有此行動，當洛震天爲扶洛夫人屍體，空門大開。

她自知再沒有甚麼機會爲自己一家三十五口報仇，但她想到自己發過的誓，把要把洛震天的心，挖了出來，拜祭荷花塢上三十五口。

因此，她盡了平生氣力，向洛震天心胸一抓。

洛震天雖然顧着扶夫人屍體，但身體一遇强大襲擊，也自然而然的向後一縮。

查嫣然抓不着他的心胸，却抓着了他胸前的一片衣裳，「嘶」的一

聲，整片衣裳也撕了下來。

查嫣然手抓那些破布，往後一退，她立時發覺，破布之內，似乎有些硬的東西。

她打開破布一看，赫然發現其中有一塊方形的東西，似是一個掛在胸前的吊墜。

她再細看，原來是一塊方形的金吊墜。

洛震天一摸自己胸口，發現自己生平最愛的吊墜，竟然被查嫣然搶走了。

他發狂的奔來，便要搶回。

查嫣然那會輕易被他搶回，她武功雖不及洛震天，但輕功却在他之上，因此，她在空中遊走，一時之間，他無法捉到她。

跑了一會，洛震天喘氣道：「快交回給我！」

查嫣然打開了這些破布，再細看那方吊墜，赫然發現這金塊之上，刻有一朵荷花！

荷花旁邊，還有「荷花塢」三個字！

查嫣然喜道：「洛震天，我找到了證據！」

「甚麼？甚麼證據？你快給我！」

洛震天發狂似的追來，查嫣然又再在房中遊走，一邊走一邊道：「這是當年我父所鑄的，上面刻有荷花，也寫有荷花塢三字，而這金吊墜在你身上找到，如果你不是殺了我家三十五口，如何奪得？」

洛震天怒吼着，狂追查嫣然，並且用盡勁道，挺出雙掌，一時之間，整個密室，塵埃四起，掌力打在牆上，發生「砰砰」聲響，連地下也震動起來。

「快交給我！」洛震天又再雙掌挺出，這一次他似乎用盡了全力。

突然，整間地下室也搖動起來。

查嫣然聽到了童玉書的叫聲：「快走！密室要塌下來了！快走！」

查嫣然立時衝向門口。

當她一離開，果然，整個密室也塌了下去。

童玉書發覺得及時，走得最早，他大聲狂叫，也救了查嫣然一命。

當他們逃上了地面，祇見地面已大部份下塌。

「咦？洛卓先呢？」

看來洛卓先可能因爲要救父親，並沒有跟着他們逃走出來。

童玉書道：「你找到了證據，那又如何？」

查嫣然不理會他，奔向那下塌的大洞，搬開石塊，希望還可以救出洛卓先出來。

洛府家中的人都已聽到聲音而過來，大家一起搬開下塌的石塊。

不一會，有人發現了洛卓先，抬了他出來。

洛卓先眞是走了運，竟然沒有被活埋，他見了查嫣然，道：「嫣然，你終於得償心願！」

「就如童玉書叔叔所言，那又如何？」

「不過，我仍有一點不明白，你怎知仍有罪證在我爹爹身上？」

「你沒有聽到那個返老還童的大和尚所言？」

「尚智禪師？」

「是的，以我觀察所得，你父成功地成了鏢師行業中的翹楚之後，對殺人之事，一直是耿耿於懷，他拚命做善事，除了爲鏢局生意之外，其實也有懺悔之心，不過，事情已發生，他再做甚麼也不能補償。」

「不過，他還是良知未泯，他到少林寺，找到尚智禪師，把眞相說了出來。」

「尚智禪師怎樣做？」

「我想他難爲極了！如果告發他，洛震天對少林寺有大恩，這大恩並非一般普通恩惠，如果沒有洛震天解救兵官的圍困，那一次可能是少林寺消失於天下，對這一個恩人，你叫他如何可以告發他？」

「不過，尚智禪師是個得道高僧，他也不能這樣任由一個滿手血腥的人，逍遙法外，爲了這事，他雖然脫離少林寺，不再當和尚，成了一個普通人，雖然他仍是爲此事不安，但至少也減低了一些罪孽的感覺！

「後來，當他聽了我說的故事，挑起了他不想再回憶的事情，終於說了一句：罪在於天！」

「罪在於天？」

「開始，我以爲他的意思是一切都是天意，因此罪在於天，而不在其他，後來，我又想深一層，尚智一生爲替洛震天隱瞞罪孽，不過，罪仍是罪，罪在於天的天，並非天意，而是洛震天！他的名字有個『天』字，罪在於天，豈不是罪孽在洛震天的身上！」

「這祇是你的猜測而已！」

「是的，我再來面對洛震天，我知道他這些日子並不好過，既失夫人，他十分不捨，連她屍體也不想下葬，又失了兒子，他心中有罪惡感，在死之前，不吐不快，因此，一切豈不是應了那大和尚的話：罪在於天！」

那時，家人已掘開了下塌的地下室，却無法救洛震天出來，因爲他被兩段大柱壓着，已是半死。

家人再搶救了半天，這半天之內，洛震天慢慢的在痛苦中死去，看來那是上天給他的懲罰。

（全文完）

捉賊記

記者奇遇記／麥　美　倫・文
可　飛・圖

無錬掛鐘　破案關鍵

眞是熱鬧極了，幾乎凡是可以站得下人的地方，都站滿了人，人和人擠在一起，你推我撞，每一個人都走到街上來了，這些人，原來都應該在房子中的，因爲早已是深夜了，但是，他們還是一起湧到街頭上來，因爲這是一個大慶典的日子。

在現代化的都市之中，很少有那樣大慶典的日子了，正因爲少，所以街頭上才聚集了那麼多人，爭着來看熱鬧，其實，也沒有甚麼特別好看的東西，那些東西，平時也可以看到的，綴滿了五顏六色電燈，經過裝飾的卡車，車上站着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孩子，這有甚麼特別好看？可是，就是那麼奇怪，既然大家都到街上來，餘下的人也在家中躭不住了。

於是，街上的人越來越多，從下午起，李斯就不斷地在咀咒着那些潮水一樣湧來湧去的人羣，依他自己的心願，最好是在家裏蒙着大被睡在床上，但是他却不得不擠在街上。

他是一個攝影記者，而他受了一家廣告公司的委托，要拍攝這次大慶典的主要經過，輯成一輯圖片。

這大概是李斯從事攝影這個行業以來，最辛苦的一次了，他抹着汗水，在人叢中擠着，還得保護着他那名貴的攝影器材不在擠擁中受損。

當他雙臂痛得實在無法再高舉的時候，他寧願自己是在沙漠中拍攝毒蝎子，也好過在人叢中拍攝笑容已變得僵硬了的美女。

李斯實在太疲倦了，他連續不斷工作了將近十小時，他決定休息一下，是以他拚命向行人道的方向擠去，他希望行人道那邊，會有一點空隙。

但是擠上了行人道之後，却發現情況並沒有多大的改善，他身子的一邊，已累得僵硬了，當他再向前擠過去的時候，他的衣服擦在牆壁上。李斯那時候，如果可以睡的話，他大可以就那樣的站着睡過去，而不會倒下來。

李斯好不容易才擠到了一扇門前，在他身邊的人忽然向後退來，李斯被擠得脚步不穩，他自然而然地伸手扶向那扇門。

那扇門並沒有鎖，李斯的手一扶了上去，那扇門就開了。

李斯略爲呆了一呆，門被推開之後，門內是一片漆黑。

李斯也不知道是甚麼所在，李斯本來可以擠出去，但是當他想到，再向前擁去時，不知甚麼時候才可以找到休息的地方時，他改變了主意。

他閃身進了門，並且，用力將門關上之後，他才吁了一口氣，開聲道：「有人麼？」

在那樣情形之下，突然進入了一幢陌生的屋子，無論如何，那是太唐突的，在平日，李斯可以說決不會做這種事情的。

但現在正是大慶典的好日子，人人都沉醉在歡樂之中，就算有一個陌生人忽然進了屋子，屋主人一定也會歡迎的，李斯就因爲想到這一點，所以才進來的。

當他關上門之後，街上的鼓噪聲仍然不斷的傳進他的耳朵之中。

街上剛有一隊樂隊經過，蓬蓬的鼓聲，震耳欲聾，令得李斯他自己也聽不見他自己講話的聲音，李斯立時又提高了聲音，叫道：「屋裏面有人麼？」

這一次，他仍然沒有得到回答。

「蓬蓬」的鼓聲令人心煩，李斯的心中開始有些疑惑，因爲這屋子中實在太黑暗了，伸手不見五指，幾乎甚麼也看不見。

那實在是不大可能的事，雖然是在午夜，但是街道上却很明亮，有着各種各樣的燈光，除非這屋子根本就沒有窗，不然，不可能一點光綫也沒有的。

但是在這屋中，却的確甚麼光綫也沒有，李斯一連問了四、五聲，得不到回答。「蓬蓬」的鼓聲也漸漸走遠了。

李斯在門旁摸索着，他摸到了電燈開關，李斯也立時按下燈掣。

可是，在「啪」地一聲之後，眼前仍然是一片黑暗，電燈也沒有亮。

李斯不禁低聲嘀咕一聲了，這是惡夢中的情形，處身在一個黑暗的環境中，燈却開不着，李斯已不想在這屋中多逗留下去了，他一面仍注視着黑暗，像是怕黑暗之中，突然會有甚麼東西撲了出來一樣。

一面伸手反向後伸去，握住了門柄，轉了一轉，想將門拉開來，再閃身到街道上去，參加擠擁的行列。

可是，當他用力一拉，想將門拉開時，他手臂一縮的結果，並不是拉開了門，而是將那門柄拉了下來，他身後的門仍然關着。

李斯陡地一呆，那情形，更像是在惡夢之中了，李斯在拉脫門柄的一刹那，心中多少有點慌亂，但隨即就覺得好笑了。

他和成千上萬的人，祇不過是隔着一扇門，怎可能有甚麼特別的事發生。

他轉過身來，摸索着，摸到了那扇門的那個洞，然後，又將被拉出來的門柄塞進去，小心地旋轉着，可是，不論他怎麼弄，他都沒有辦法將門打開來。

李斯感到異樣的悶熱，汗水順着他的額頭流了下來，流到了頸下，弄得他極不舒服，李斯大聲叫了起來，搥着門，希望外面有人聽到聲音，可以將門推開。

但是，他叫了一兩分鐘之後，便靜了下來，因爲他明白，這樣做是絕不會有作用的，外面街道上，幾乎每個人都在呼叫着，誰去理會他的呼叫聲？

李斯回轉身來，他覺得十分可笑，他竟然被困在這屋子之中了。

當然，他是可以出得去的，但李斯却並不想出去，他本來的目的，就是想找一個地方休息一下，現在這個目的至少可以達到了。

他在想，如果屋主人回來，看到屋中忽然多了一個陌生人，自然會大吃一驚，但是他祇要略一解釋，一定令大家都笑了起來的。

李斯吸了一口氣，自然，他得先弄清楚這屋子裏的情形，最好能找到一點飲料。

電燈開不着，李斯擧起手中的相機，按下了掣，閃光燈閃了一下。

那一下閃光的時間，雖然祇有幾百分之一秒，但是已足可以使得李斯看到了那屋中的情形了，而當他清楚了屋中的情形時，他又不禁一呆。

在他面前的，是一個極大的廳堂。

或許是因爲那廳堂實在太空的原故，是以它格外顯得大，一點也不錯，那廳堂中是空的，或者正確一點說，祇是在正中，有着一張安樂椅。

李斯呆立了片刻，他覺得這間屋子多少有點古怪，或許是空置了多年的舊屋，但李斯也沒有甚麼太大的疑惑，而且，看到了有一張椅子，李斯已經夠高興了。

他憑着記憶，向那椅子所在的方位走上去。

當他的手撫摸到了那椅子背時，他就想將那椅子轉過來，可是，那椅子却像是固定在地上，他無法轉得動，他祇好偏過身子，坐在那張椅子上。

那張椅子很柔軟，經過了十小時不斷的攝影之後，能坐在那樣的椅子上，實在是一件令人感到極其滿足的事。

李斯坐下了之後，伸了一個懶腰，他實在太疲倦了，是以當他的頭靠在椅上之後，他竟然睡着了。

* * *

李斯是被另一隊樂隊經過時所發出的樂聲所吵醒的，李斯翻起手腕看了看錶，夜光針告訴他，他大約睡了半個小時。

李斯又伸了一個懶腰，他實在還想再睡，可是，如果再睡下去的話，他的工作是無法可以完成了，他又來到了門口，將門柄扭動着，旋轉着，終於打開了門，閃身走了出去，順手把門關上。

他又置身在擠擁的街道之上了，那一晚上，李斯一直工作到深夜，才疲倦地回到了他的辦公室中，他在辦公室的長沙發中，一直睡到了第二天下午。

接下來的兩天，李斯絕不空閒，他攝得的幾百幀照片，他要選擇其中最好的，輯成一輯，他一天十小時在黑房中工作着。

他幾乎已忘記了那間屋子了，如果不是他在冲洗，放大照片時，看到了那張照片的話。

那張照片，是他無意中拍攝下來的，他當時的目的，也不是要攝取照片，而祇不過要亮起閃光燈，看清那屋子中的情形而已，但在亮閃光燈時，他却攝拍下了那屋中的一張照片。

李斯祇是將底片剪了下來，順手拋在廢紙箱中，他也沒有冲出照片來，因爲那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

當天晚上，當李斯離開辦公室的時候，街道上留下來的垃圾還未曾清理乾淨，而且離開大會日，也已經有兩天之久了。

李斯又來到車房，駕車回到了家中，他先在胸前劃了一個「十」字，然後才拿起電話，他十分希望王小鳳在家中，而且，沒有甚麼特別的事，那麼，他就可以約王小鳳共進晚餐，享受一個愉快的晚上。

電話一响就有人聽，來聽的正是王小鳳，李斯道：「小鳳，沒有特別的事？」

「沒有。」王小鳳回答道：「除了那件空屋謀殺案。」

李斯嘆了一聲，但王小鳳立時道：「不過我今晚有空，你可以來接我。」

李斯放下電話，發出了一聲歡愉的笑聲來。

* * *

燭光搖曳，音樂優雅，李斯和王小鳳對坐着，李斯在見不到王小鳳的時候，心中總想好了很多話要對她說的，但是每一次，當他見到了王小鳳之後，却總是不知該如何說才好。

李斯決不是一個拙於口齒的人，但也許是王小鳳有着一股別的少女所沒有的英氣的原故，是以使李斯在她的面前，多少感到有點拘束。

李斯心中想好的話，在腹中唸了好幾遍，可是他一開口，講出來的話却和他所想的絕不一樣，他問道：「妳提到那件空屋謀殺案是怎麼一回事呀！」

王小鳳皺了皺眉，望着燭光道：「這件案子十分奇特，在一間空屋之中，那屋子甚麼也沒有，祇有一張椅子，在屋子中的正中大堂上。」

王小鳳講到這裏，李斯的心中便陡地一動。他想起那天晚上，曾經進過一間屋子，那屋中，也是甚麼都沒有，祇有一張椅子的那件事來，他還在那椅子上打了一個盹。

所以，李斯笑道：「那也沒有甚麼奇怪，我就到過一間屋子，那屋子祇有一張椅子。」

王小鳳瞪了他一眼道：「你又胡說了。」

李斯忙舉起手，道：「決不是胡說，我說的那間屋子，是在大都街，那天，盛會巡遊，人山人海，我可以說是給人擠進去的。」

王小鳳望着李斯，現出十分有興趣的神情來，她「噢」了一聲，道：「你進去了之後，做了些甚麼？」

李斯道：「沒有甚麼，我疲倦之極，又看到祇有一張椅子，我就在那張椅子上睡了一會。」

王小鳳的神情陡地變得很緊張起來道：「你在那屋中的椅子上睡了一會，那是甚麼時候的事？」

李斯皺着眉頭盡力去想，道：「我不清楚了，大約是在午夜時分。」

王小鳳忽然笑了起來，指着李斯，道：「你說謊的本領很拙劣，李斯，你一定是在報章上看到了這消息，是以故意拿來逗我說話的！」

李斯感到了極大的委屈，他叫了起來，說道：「不，我絕不是說謊，難道我說的那間空屋，就是你說的發生謀殺的那一間？」

王小鳳說道：「當然是，難道在大都街會有第二間屋子是甚麼也沒有，祇有一張椅子的麼？我再問你，你說你曾進過那間屋子，在進了屋子之後，可曾將門關上？」

「當然關上的。」李斯回答道。

「那就更證明你是在說謊了，李斯，那屋子之中，黑得一點光也沒有，所有的窗子全都釘着木板，你怎能在午夜時分『看』到屋中甚麼也沒有，祇有一張椅子，並且還在椅子上睡了一會？」

王小鳳在指出李斯話中之破綻，但是李斯却一點也沒有尷尬的神情，他反倒顯得十分得意，王小鳳才一講完，他便揚着手，「啊哈」一聲，道：「那妳可料錯了，我的確是『看』到那張椅子的，因爲我是在街道攝取大會巡遊的景色，我進

了屋子之後，發現眼前一片漆黑，我就亮開了閃光燈。」

王小鳳仍是似信非信地望着他，李斯又道：「妳說我是看了報紙才和妳說的，但事實上這幾天，我忙得根本連看報紙的時間也沒有，我忙着弄那天晚上拍來的照片……對了，我在亮着閃光燈時候，還拍下了一張那屋子內部的照片。」

王小鳳的神情突然嚴肅了起來，她有點緊張地道：「你所說的是眞的，那張照片呢？」

「還在我的辦公室。」李斯看到了王小鳳望着他的眼光，多少有點異狀，是以他又問道：「怎麼啦？」

王小鳳道：「如果你是在午夜時分，就坐在那張椅子的，那麼，應該是坐在一個死人身上。」

李斯陡地呆了一呆，雖然是在夜總會中，但是因爲聽到她所說的話，實在是太駭人了，是以他陡地站了起來，大聲道：「妳是說……」

他大聲說了三個字，發現幾乎所有人的目光都向他望了過來，他才忙坐了下來，壓低了聲音，搖着頭道：「妳說甚麼？」

王小鳳緩緩道：「令我們頭痛的那宗空屋謀殺案，就是在巡遊的那天晚上發生，死者是一個不明身份的中年人，醫官測定死亡的時間，是在晚上九時到十一時之間，他的屍體被發現時，坐在那張椅子上，他是被一枚毒箭射死的。」

王小鳳講着，李斯怔怔的聽着。

他等到王小鳳的話告一段落時，苦笑了一下道：「我進那屋子的時候，無論如何是在十一時以後了，爲甚麼我沒有看到那死人！」

王小鳳又說道：「如果你所說的是事實的話……」

李斯忙道：「那是百分之一百的事實呀！」

王小鳳略爲頓了一頓，說道：「那麼，你就向警方提供了一個十分重要的線索了。」

「線索？」李斯有點不明白。

「是的，用毒箭來殺人，這是一宗很不尋常的謀殺案，警方現在正集中力量調查那空屋子的主人，那屋主人是一個探險家，到過很多地方，極有可能買到了南美土人的毒藥，塗在箭頭上來殺人，但是現在，警方的調查目標，可能要變更了。」

「爲甚麼？」李斯問：「是因爲我到了那屋子的時候，還未曾見到死人？」

「是的，你的發現，證明那死者不是在空屋中被殺，而是在別的地方被殺，移到那空屋中去的，屋主的嫌疑便已經不存在了。」

李斯十分興奮，他道：「我完全可以證明我說的是實話，那張底片還在，我們一起去拿。」

王小鳳立時站了起來，和李斯一起離開了夜總會。

一小時之後，他們已經一起在警方的會議室中了。

和他們在一起的還有許多高級警官，李斯的那張照片，已經放大成爲一張極大的照片，和另一張放得同樣大小照片列在一起。

這另一張照片，是案發之後，警方人員拍攝的現場照片，和李斯那張，角度雖然不同，但是在照片上，却毫無疑問可以看得出，正是同一間房間，祇不過那一張照片的椅子上，坐着一個死人。

那死人仰着頭，他的頭擱在椅子上，在他咽喉中插着一枝棒，王小鳳指着那屋子樓梯口的一隻古老掛鐘，道：「這屋子中唯一的陳設，就是那隻掛鐘，雖然不準，但却還在走動，各位請看看掛鐘上面的時間。」

王小鳳指着的是李斯所拍的那張照片，那掛鐘上的時間是十二時二十八分，王小鳳又道：「自然，這鐘的時間不準，但是也不會相差太多，也就是說，在那時候死者早已死了，但屋子中還是空的，所以我們有理由判斷，屍體是由外面移過來的。」

幾個高級警官聽着王小鳳的分析，都點着頭讚同。

王小鳳又道：「本來，我們偵查的目標，是集中在屋主人李華博士的身上，現在，我們可以放棄了這一點了，何況李華博士在前兩天已去了鄰埠，主持一個學術性的會議，現在還沒有回來。」

幾個高級警官又點了點頭，王小鳳放下了竹棒，嘆了一聲，說道：「祇不過這樣一來，我們偵查的工作變得更困難了，死者是在甚麼地方被害的，完全沒有線索，當然，我們仍然要感謝李先生提供的線索。」

李斯站了起來，也說了幾句客氣話，掛在牆上的兩幀照片被取了下來，幾個警官用放大鏡在詳細檢查兩張照片上的差別。

而李斯和王小鳳離開了會議室。

他們在警局門口分了手。

* * *

一連兩天，李斯不斷的向王小鳳詢問案子有甚麼進展，但都沒有結果，第三天李斯又被請到了警局，在王小鳳的辦公室中，還有一個衣著十分華貴，身形高大，雙目神光烱烱的中年男子，那中年男子的左頰上，還有着一道明顯的刀疤。

王小鳳在李斯一進來，便替他介紹道：「李斯，這位是著名探險

家李華博士，也就是那間屋子的主人。」

李斯和李華握着手，李華伸手在李斯的肩頭上輕拍了一下，表示十分親熱，道：「王警官已對我說了一切經過，多謝你，不然，我要變成謀殺的嫌疑犯了。」

李斯客氣的道：「其實，你也不必擔心，案發的時候，你正在隣埠，又不在現場。」

李華博士大聲笑了起來，道：「那難說得很，警方會設想一切稀奇古怪的事，他們會設想，我溜回來，殺了人，然後再到隣埠去的。」

李斯笑了起來，道：「李博士，你的屋子正在鬧市，你為甚麼讓它空置着呢？」

李華博士攤了攤手，道：「正因為它在鬧市，所以不適宜我居住，我早已遷到了郊區，屋子一直空着，我又不善於經營，所以也沒有改建，由它空置下來，想不到却有人利用它放置一個死人在這屋子中！」

王小鳳坐在辦公室，聽着李華博士和李斯兩人交談，她聽得十分用心，而她聽到了李華的話後，她突然皺了皺眉，像是想到了甚麼。

王小鳳道：「你任由那屋子空着，甚至不看看它。」

李華博士搓着手，道：「有時我會去看看它，也請了一個人去打掃，但是已有很久沒有去了！」

「你請甚麼人去打掃？」王小鳳忙問。

「就是屋子旁邊，大廈的看更人，石叔。」李華回答着：「他這個人是很靠得住的，對不起，我還有很多事，我可以走了麼？」

「可以。」王小鳳點點頭，她忽然又道：「再問你一個問題，李博士，你最近一次到那屋中去，是在甚麼時候，你記得麼？」

李博士皺起了眉，道：「那很難說得出確切的日子來了，好像是……兩個月以前的吧！」

王小鳳像是對李華的回答已經很滿意，說道：「謝謝你的合作，以後有了線索，或者有麻煩的地方，希望你別見怪才好。」

李華笑了笑，道：「不要緊，但是我這幾天就要離開，我已選了東非定居，這幢屋子，我也委托了房產經紀，代我出售的。」

王小鳳聽得李華這樣說法，略呆了一呆，也沒有再說甚麼，李華轉過身，走出了王小鳳的辦公室，王小鳳一直望着門口，怔怔地像是在想甚麼。

李斯見王小鳳半晌不說話，他笑着道：「這件案子變成無頭案了，你也可以輕鬆一下。」

王小鳳轉過頭來，瞪了他一眼，道：「你這是甚麼話？變成毫無綫索的無頭案子了，怎麼反倒能輕鬆了，不過，這也不是無頭案，我已經有了一點綫索了。」

李斯大感興趣，連忙問道：「甚麼綫索？」

王小鳳笑道：「你還敢不敢到那空屋子去？」

李斯也笑了起來，道：「為甚麼不敢，別說死人早已搬走了，就算死人還在，我也敢去。」

王小鳳沒有再說甚麼，就和李斯一起離去。

＊　＊　＊

李斯又到了那間空屋中，這一次，和那一次來的時候已大不相同了，他第一次來的時候，屋內一片漆黑，祇有他一個人。

而這一次，所有的燈都亮着，樓上樓下都大放光明，祇不過所有窗子仍然被釘封着，而且，又明知在這屋子中，曾有過一件神秘兇殺案的死者，是以走進去之後，總不免有點陰森之感。

那張椅子仍在，而且，依然放在老地方，李斯看到那一張椅子，想起繼自己之後，坐在那張椅子上的，就是一個中了毒箭之後死去的人，心中多少有點不自在。

空屋中有兩個警員留守着，李斯在和他們搭訕着說着話，王小鳳就和一個五十上下的男子一起走了進來，那男人不斷地道：「我一聽到屋子有了死人，就不敢過來，也沒有人來問我，我倒不是想隱瞞的。」

王小鳳十分溫和的笑着，道：「我不是責怪你，我是問你這屋子是不是一直由你打掃的。」

一聽得王小鳳那樣說的，李斯就知道，那人一定是李華口中的石叔了，石叔點頭道：「是的，我每隔三天，來打掃一次。」

王小鳳道：「從你一開始打掃，屋子就是空的，祇有這一張椅子嗎？」

石叔戰戰兢兢地道：「是。」

「除了打掃之外，你還做些甚麼？」

「我沒有做甚麼，甚麼也沒有做。」石叔搖着手，現出害怕的神色來。

旁邊的一個警員不禁笑了起來，說道：「你怕甚麼？王警官又不是說你殺了人。」

石叔苦笑，說不出話來，王小鳳向掛在梯口上那掛鐘指了一指，道：「你不負責替這座鐘上鍊嗎？」

石叔搖搖頭，道：「我根本不會替鐘上鍊。」

王小鳳揮着手道：「好了，我已經問完了，你自管去吧！」

石叔直到這時，臉上才算是有了一點笑容，他又向那椅子望了一

眼，急急走出了這空屋子，王小鳳背負着雙手，來到了樓梯口，踏上了兩級樓梯，仰頭望着那掛鐘，李斯來到了她的身邊，也不知道她注意那掛鐘是甚麼意思，祇是也抬起頭看看那掛鐘。

那鐘已經停了，顯然是因為沒有人上鍊的原故，王小鳳看了片刻，忽然回過頭來道：「李斯，這樣的鐘，上一次鍊，大約可行多少時候？」

「嗯，大約是四、五天吧！」李斯遲疑地回答。

王小鳳的雙眉緊鎖道：「這就很奇怪了，李華已有兩個多月沒有來過，石叔雖每隔三天來打掃一次，但是，從來也不給鐘上鍊的，那麼，為甚麼當你進來的時候，鐘是會行走的呢？」

李斯聽得也是呆了一呆，脫口道：「是啊！」

王小鳳仍望着那掛鐘，看了一會，她轉身向一個警員招了招手，那警員走了過來，王小鳳道：「和偵查科通一個電話，請他派一個偵查指紋的人來。」

那警員答應着，走了出去，王小鳳仍然望着那掛鐘，道：「照我的忖測，這座鐘上，一定一點指紋也沒有，早被抹去了。」

李斯睜大眼睛，王小鳳緩緩地道：「這是一件處心積慮的謀殺案，兇手不知花了多少時間來佈置這件兇案，好使他逍遙法外。」

李斯心中仍然不明白，道：「妳的意思是……」

李斯指指那鐘道：「這鐘沒有人上鍊，是不會行走的，而上鍊的人，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使進屋子來的人，知道他是甚麼時候進來的。」

李斯點點頭，道：「是，屋子門又沒有上鎖，街上的人一擠，就可以擠了進來。」

王小鳳道：「我想兇手原來的設計，正是那樣，他希望有多些人擠進來，但是他却想不到，到了大會巡行那日，所有的人都向馬路中心擠，沒有人向後退，是以也就沒有人擠進這屋子來，祇有你一個人走進了這屋子，不過，就算你一個人，他的目的已達到了。」

李斯的心中更是疑惑，道：「有人進了屋子，那有甚麼好處？」

王小鳳却忽然轉了話題，道：「當晚你進來的時候，沒有走到二樓，也沒有到其他的房間去看一看，祇是在這個廳堂上，是不是？」

「當然是，我總不能亂闖一通。」

王小鳳道：「那就是了，我想，你進來的時候，屋中一定還有兩個人在，一個是兇手，另一個是死者。」

李斯吃了一驚，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祇是望着王小鳳，王小鳳笑了笑道：「你還不明白麼？或者在你進來的時候，死者早就死了，兇手却在等着，等着有人進來，恰好你進來了。」

「他等我進來做甚麼？」

王小鳳道：「他等你進來，好證明你進來的時候，那椅子上沒有死人，屋子是空，那樣，等到再在屋中發現屍體的時候，就可以進一步證明，那屍體是由外面搬進來了。」

李斯也笑了起來，搖頭道：「不對，不對，我是進來之後，亮着了閃光燈，無意之間拍了一張照，才拍了那掛鐘，留下時間來的，兇手除非能未卜先知，不然，怎知道我一定會拍一張照片，又有誰知道進來的人一定會帶着攝影機？」

王小鳳呆了半晌，看她眉心打着結的樣子，李斯也知道她在苦苦思索着，但是她究竟在想甚麼？李斯也無從知道，過了好一會，王小鳳才道：「你的話很有道理，看來我的推論站不住脚。」

她說到這裏，又向掛鐘望了一眼，李斯忙道：「妳原來的推論是甚麼，不妨說出來聽聽。」

王小鳳苦笑一下，道：「我是想，兇手特意留下那一個時間證明，要證明死者死亡的時間，死者並不是在這屋中，那麼，自然是為開脫和這屋子有關的人一切關係，這是兇手的預謀。」

李斯畢竟不是一個蠢人，他嚇了一跳，說道：「小鳳……妳，妳說李華博士，他是……」

王小鳳忙道：「不要亂說話。」

李斯立時住了口，沒有再出聲，但是，他也知道照小鳳的推論發展下去，唯一的結果，就是推定李華是兇手，李華在這屋子中殺了人，又等到有人進來，等到進來的人離去之後，他才將死者放在椅子上，案發之後，死者是甚麼時候死的，自然是驗得出來，到過空屋的人，自然也會和警方聯絡，那麼，就有充份的證明，證明那屍體是從別的地方搬過來的，李華雖是屋主人，也就一點關係也沒有了，何況事發的時候，他正在外地。

然而，王小鳳的推論却有一點站不住脚，也就是李斯剛才指出的那一點。

在李斯和王小鳳兩人發怔間，偵查指紋專家也來了，不到十分鐘，便證明了王小鳳的預見是正確的，那掛鐘上一個指紋也沒有。

鐘上一個指紋也沒有，這便證明了王小鳳的推論，有人曾經仔細地抹去鐘上所有的指紋，普通人是不會花上一番功夫，將鐘上的指紋

都抹了的，祇有別有用心的人，才會如此，那麼，別有用心的人，自然是兇手了。

看來王小鳳的推論，起點和結論，都十分近乎事實，祇有一點站不住脚的，那就是李斯指出的一點，如果一切全是兇手的安排，那麼，兇手沒有理由知道，進屋子來的人，會是一個持有閃光燈攝影機的人。

王小鳳一直不說話，祇是低着頭，皺着眉，在屋子中踱來踱去，李斯則祇是怔怔地望着她。

當李斯的視綫一直停在王小鳳身上的時候，他不禁在想，像王小鳳那樣美的女孩子，實在是不應該去擔當如此繁重的警務工作的，可是，事實上，王小鳳却實實在在，又是一個極其出色的高級女警官。

王小鳳來回踱了十分鐘，她才抬起頭來，向李斯望了過去，李斯一看到她的神情，便知道她一定想到了甚麼重要的關鍵了。

他連忙向前走去，王小鳳壓低了聲音道：「李斯，警方知道李華博士住在甚麼地方。」

「那好呀！我們一起找他。」李斯忙說道。

「不，我想由你一個人去找他。」

「我一個人去？」李斯又驚又喜：「可是，我不是警務人員，去找他有甚麼用呢？」

王小鳳揮着手，道：「正因爲你不是警務人員，所以去找他，他才不會疑心，他作了那麼精巧的安排，如果有警務人員去找他，他一定全神應付，不會露出任何破綻來的，然而你隨便找一個藉口見他，他就不會提防，我要你將你和他的對話，詳細記下來告訴我！」

李斯一面聽，一面點着頭，等到王小鳳講完，他才問道：「妳認定他是兇手嗎？」

王小鳳抿着唇，點了點頭。

李斯又呆立了片刻，才道：「好的，我去。」

王小鳳立時伸出手來，和他緊緊握了一握。

＊　＊　＊

李華博士住在郊外一幢小洋房中，當李斯由一個男僕帶領着，走進那幢房子時，李斯有置身在非州叢林中的感覺，客廳中，樹立着兩根顏色鮮艷的圖騰，還有許多木頭雕刻像，土人用的矛盾弓箭等東西，這一切自然都是李華從各地遊歷中帶回來的。

李斯並沒有等多久，李華就從樓上走了下來，當李斯抬頭望去的時候，他覺得李華那帶有疤痕的臉上顯得十分陰森，可是，那都是瞥目之間的印象，當李華下樓梯的時候，他臉上帶着有禮貌的笑容。

他們兩人握了手，李華道：「李先生歡迎，歡迎，有甚麼指教？」

李斯在途中，早已想好了一個藉口，他立時就說道：「我是一個攝影爲業的人，有許多人要求我找一些蠻荒野人的圖片，李博士是這方面的專家，所以我希望李博士能提供我這方面的一些資料，來應付客戶。」

李華笑了起來，說道：「我有很多那樣的圖片，李先生的事務所在甚麼地方？我叫我的助手整理好了之後，再送去給你。」

李斯聽得李華那樣說，心中不禁暗叫一聲糟糕了，因爲他祇說了幾句話，根本沒有從李華那裏探聽到甚麼，就已無法再說下去了。

李華已經爽快地答應了他的要求，他自然不能再賴着不走，但是他到這裏來的目的，一點也未曾達到，他自然不想就此離去。

是以一時之間氣氛變得尷尬起來，李華望着李斯，在等他說話，可是，李斯却又實在找不出甚麼話來說，祇好僵在那裏。

幸而，那祇不過是極短時間，從樓梯上，又走下了一個身形矮小的中年男子來。

那中年男人一走下來，李華便指着他道：「李先生，這位是我的助手，勞天先生，你以後需要甚麼資料，祇管直接找勞天就是了。」

李斯祇好站起身來，和那姓勞的握手，講了幾句寒暄的話，到這時候，李斯實在沒有理由再逗留下去了，他祇好告辭，李華道：「我正在寫一份報告，不送了，勞天，你送李先生出去吧！」

那位勞先生陪着李斯一直到了門口，李斯回頭望了望，不禁嘆了一口氣，他實在想不出，在見到王小鳳之後，怎麼樣向王小鳳交代才好！

他略停了一停，在勞天已轉身走回去的時候，他才突然說道：「勞先生，上次李博士到隣埠去演講，你是不是也一起去的！」

李斯這句話也祇是隨便問一問，如果問出勞天是和李華一起去的，那麼他多少可以在勞天的口中了解一下李華的行止，是不是曾在大會那天溜回來行兇殺人。

可是，李斯的話才出口，就看到勞天的身子突然震了一震，並沒有立即回答，過了好久，他才轉過身來，他臉上的神色很不自在。

他望着李斯，李斯在那時祇感到莫名其妙，自然也祇好望着他，過了好一會，勞天才道：「李先生，你不是無緣無故來找李博士的吧！」

李斯全然不知勞天這樣問是甚麼意思，但是他的確不是無緣無故

來找李博士的，是以他又點了點頭。

他才一點頭，勞天的神情突然變得異常之緊張起來，他雙眼中的神色也變得十分兇狠起來，祇聽得他壓低了聲音，道：「你已認出我了？」

李斯呆了一呆，他實在不知勞天那樣說是甚麼意思，是以，他不知怎麼樣回答才好。

而就在他一呆之間，勞天的手中已多了一樣很怪的東西，李斯在一時之間還認不出那究竟是甚麼來，等到他定睛一看之時，才看見那是一支小小的弩弓，而在弩弓上，還扣着一支十分銳利的箭！

那支箭和那空屋中死者所中的箭是一模一樣的！

李斯祇感到耳際「轟」地一聲響，他立時向後退了出去，但是他祇退出了一步，勞天便立時向前逼來，沉聲道：「你別動，這支是毒箭，中了之後，幾分鐘就死的。」

李斯失聲叫道：「你這兇手！」

勞天兇狠地道：「你早已認出了，是不是？」

李斯不禁苦笑起來，道：「我從來也沒有見過你，你以爲我在甚麼地方見過你？」

「現在你再來說這些，已經太遲了，那天，你進來的時候，我一直伏在樓梯口，閃光燈閃亮的時候，你難道未曾看到我？」

李斯不斷地苦笑着，一個曾經犯過罪的人，心理狀態是很特別的，不論他在事前的佈置是多麼巧妙，但是在犯罪之後，他總會是心虛，任何一個陌生人向他望上一眼的話，就會以爲那陌生人已經知道了他的秘密。

李斯望着勞天手上的小弩弓，手心不禁滲滲地冒出汗，那支弩弓上的毒箭，可以殺人，那是毫無疑問的，他如果就那麼樣的死去，死在這勞天的手中，這可以說是冤枉之極了！

勞天的神色也很緊張，他四面看了一下，沉聲道：「轉身去，向前走！」

李斯連忙道：「你……你……想將我怎麼樣？」

勞天又道：「少廢話，我叫你向前走，貼着圍牆走，別出聲！」

李斯在那樣情形之下，絕對沒有選擇的餘地。

他在轉身之前，又向勞天手中的小弩弓望了一眼，勞天的手指扳在機括之上，祇要他的手指用力一扣，那支毒箭就會射了出來。

李斯祇覺得自己的身子很僵硬，他慢慢的轉過身去，而就在他轉到一半時，槍聲突然一響了。

槍聲自右側的一株樹後傳來，槍聲一響，一支毒箭就緊貼着李斯的身子擦了過去，勞天的右手鮮血淋漓，他正向後退去。

在那一剎間，李斯也呆住了，連王小鳳是怎麼樣從樹上跳了下來，走到他身前的，他也不知道，他祇看到勞天急急向前飛奔，而李華此時一把抓住了勞天，王小鳳也趕到了，立時在勞天的雙手上加上了手銬。

那一切，幾乎是幾秒鐘內的事，而給李斯印象最深的，當勞天的雙手被手銬扣住之後，他的臉色白得像是塗了厚厚一層白粉一樣。

在王小鳳的辦公室中，王小鳳道：「李斯，我的推論還是對的，祇不過我以爲李華是兇手，未曾想到李華的助手勞天對那空屋子一樣熟悉，一樣可以利用那空屋子來行兇，如果不是他心虛的話，他恐怕可以逍遙法外了，他揀在大會巡遊的日子行兇，主要的目的，是尋求時間上的證明，以證明死人是先被人在外面弄死，然後再搬到空屋中的。

「可是……」李斯問着。

王小鳳立時打斷了他的話頭，道：「可是，他的佈置，臨時却發生了一點小小的意外，空屋子客廳的燈泡壞了，所以你不能着亮電燈，而他聽到有人進屋子，燈又不亮，所以才走下來察看，剛好在那時，你亮着了閃光燈，這是造成了他心虛的主要原因。」

李斯不禁笑了起來，因爲當時，他根本沒有看到勞天，而且，他無意中攝下的相片中，也沒有勞天，勞天一定不懂得攝影，不然他就應該知道，他當時站立的角度，根本不在掛鐘範圍之內……

（完）

玉女神鷹

湖海奇聞異事錄／駱　奇・文
可　飛・圖

奸雄授首　乾坤靖平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蘇州園林勝境，爲全國之冠。漱心山莊——是蘇州首屈一指的府第。

豪華的府第，清幽的園林，樓閣亭台，水榭凌波，清泉曲橋，高樓廣厦，一切佈置，全是高手巧匠精心傑作，處身其間，頗有人間天上之概。

白玉階前，一乘小轎停下，一位素衣長裙，風華絕代的妙齡少女，蓮步姍姍，踏上白玉石階，旁邊必恭必敬，伴着的是蘇州捕頭陸修誠。

中門大開，主人王雨山親自出迎，恭敬有加，迎客到明照堂坐下。

說起這位王雨山，富甲江南，却無一般富商驕縱的市俗習氣，平易近人，頗有豪氣，親朋戚友，或有上門求助者，他都能慷慨相助，因此，達官貴人，江湖豪客，相交滿天下。

三日前，知府大人親派師爺上門，說明有位至親好友久慕王府珍藏蘇東坡的眞蹟寒食帖，上附有黃庭堅跋，日內親到府上觀賞。

王雨山一見這位美絕人間的妙齡少女，心內暗自驚駭，平生所見美女千萬，從未見有此女的高華氣度，絲毫不帶人間烟火味。

主客坐定，後堂走出一位少年，手內捧着兩幅畫卷，放在桌上，然後侍立一旁不語。

「卓靈筠，展開字畫，請趙姑娘鑒賞。」王雨山說道。

「是！」少年答應一聲，隨手展開桌上字畫，掛在事前放好的木架上。

少女微微一笑，蓮步輕移，妙目橫波，立刻爲蘇東坡的書法吸引住，全神貫注如醉如痴。

東坡書法雖多，像寒食帖這樣的精品，却不多見，再試看黃庭堅的跋：「東坡此詩似李太白，猶恐太白有未到處，此書兼顏柳兩筆法，意試使東坡復爲之，它日東坡或見此書，應笑我於無佛處稱尊也！」

詩好，書法好，還有黃庭堅的跋，將蘇東坡的詩書雙絕襯托出色，愛好書畫的人能親見眞跡，的確是眼福不淺！

以世俗眼光看，這兩幅字畫，是無價之寶，有錢人想買，到哪裏去買？銀子再多也辦不到，像王雨山這樣的富豪，好像不當一回事，世上又有幾個王雨山，隨隨便便便將此珍藏公諸世人。

「好字，好詩！」妙齡少女深深吸了口氣，從夢境中清醒過來，連連讚嘆不絕，頗有嘆爲觀止之概！

「詩字固然好，但能夠賞識的人不多，難得姑娘這樣神仙般的人物，敝莊有幸，何不賞臉在此小居，老朽也可以討教討教！」王雨山笑道。

「王莊主眞是個慷慨人，好，我領你這份情。」妙齡少女爽朗乾脆，大概很欣賞王雨山的氣度，所以，毫不客氣的答應下來。

「哈哈，」捕頭陸修誠朗笑道：「王員外珍藏很多，今天碰到了識家，也不枉多年的搜藏心血，姑娘既肯賞臉留此小住，我先回稟告大人，日內再來侍候。」

「你不喝兩杯水酒再走。」王雨山顯然也喜歡這位捕頭。

「俗務纏身，有空一定叨擾，告辭！」捕頭陸修誠說走就走，事實上，他的公務確實太多。

「安排趙姑娘住處，吩咐小亭、小芬侍候！」王雨山交代卓靈筠辦妥居停。

「是！」那少年卓靈筠應命而去。

說起這名妙齡少女，看其氣度神韻，即知非常人，王雨山閱人多矣，憑他一雙眼睛，知少女來此必有因，故而處處大方，所以一位成功人士，必有其過人長處。

平常人當然不明白，武林中來說，這位妙齡少女外號靑塵仙子，幾派長老名宿，全知道這位趙小玲一身文武，宇內無人能及。

她今日來到漱心山莊，祇是受人所托，因此輾轉週折來此，不願洩露身份。

暮色深重，繁星燦爛，留在閣上，靑塵仙子焚起檀香，閱讀金經，寒食帖與黃庭堅的跋懸掛壁上，絲毫不當一回事。

「噹噹噹」三更敲過，漱心山莊燈火漸漸減少，除了風林天籟之聲外，萬籟無聲。

颼颼颼，一陣極輕微的衣袂帶風聲，劃過長空，似乎對這漱心山莊極熟，翻過假山，直撲留香閣。

「嗤」一粒石子破空而來，氣勁充沛，夜行人不敢怠慢，凌空橫掠，堪堪避過，「噗」地聲响，石子直穿入靑石板中，不見影子，祇留下個小洞。

「嘿！」夜行人知道，院中藏有高手，不敢托大，飄身落地，凝立不動。

假山後走出二人，正是漱心山莊守衛，無回刀刁英及乾坤錘于重新。

「二位行走江湖，逍遙自在，怎麼做起護院，似乎有辱自己身份。」夜行人冷冷的道。

「人各有志，敝主人雖是富人，却非平常富人可比，我二人蒙受大恩，因此自願在此，並非一般僱主與下人關係，非但如此，所有江湖同道，凡與敝主人交往，無不深受感動，然後折節下交，閣下可以訪問，當知所言不虛。」乾坤錘于重新說道。

「嘿嘿，說得好，這樣看來，王雨山成了大仁大義的人物了。」夜行人一派任性的說法。

「閣下既然不信，我們也沒有辦法，今夜光臨敝莊，有何見敎，當即請明示。」無回刀刁英仍然和氣的問道。

「沒有甚麼大不了，祇想借蘇東坡寒食帖一觀，十日之內交還。」夜行人道。

「這個……」乾坤錘于重新有點爲難了。

「好聽的話容易說，却不容易做，你們還是讓一步，江湖同道，日後相見，必有一番心意。」夜行人道。

乾坤錘于重新深深吸了口氣，緩緩的道：「寒食帖今日借給一位姑娘，數日後，閣下再來借觀，敝主人決不吝嗇，言盡於此，閣下自便。」

「看來，我們要在武功上較一高下！」夜行人道。

「眞要這樣，在下祇有抱歉！」乾坤錘于重新十分爲難，雖然王雨山一再交代，對付江湖人，千萬別用武功，眞個無奈，也祇好退讓爲上。

「拿出你的流星錘吧。」夜行人冷峻的道。

乾坤錘于重新懶得多說，從腰間取下流星錘，緩緩踏上一步，凝神待敵！

「你也一起上，免得多費手脚。」夜行人轉頭對無回刀刁英說，神態傲慢，似乎並不把眼前二人放在眼中。

「遵命！」無回刀刁英漫應了一聲，撤出單刀，與乾坤錘于重新並立在夜行人面前。

三人雖然說了半天，整個漱心山莊沉靜如故，絲毫未有慌亂行動。

「殺！」夜行人淸叱一聲，身形如電，鐵掌堪堪沾上乾坤錘于重新的胸衣，無回刀刁英大驚，手臂伸處，單刀挾着一道電光，猛劈夜行人右臂。

這下攻敵之所必救，單刀威力極大，夜行人固然可以取乾坤錘于重新性命，但自己一條手臂也要報銷，因此在電光石火之中，右掌翻起，手指輕彈，單刀有股大力傳來，幾乎脫手飛出。

乾坤錘于重新大怒，流星錘飛起，上下交擊，招式未用老，一

式「問心」猛擊對方胸口。

無回刀刁英也不客氣，單刀橫搠斜劈，果然是用刀名家，威勢極猛。

好個夜行人，身形像沒有重量的輕烟般，在間不容髮之中，連消帶打，但乾坤錘于重新與無四刀刁英，二人配合得很好，一個遠攻，一個近打，雖然短時間無法克敵，但是聯成了一道密不通風的防綫，所以也不致落敗。

雙方變成了膠着狀態。

「你們退下。」不知何時卓靈筠已站在夜行人身後，喝令無回刀刁英及乾坤錘于重新退下。

夜行人也不追趕，冷峻地望着這位少年人，一言不發，神色凝重，似乎感到這個少年人不是個易與之輩。

「閣下如果願意，可以退出，卓某願意開大門送客。」卓靈筠和緩的道。

夜行人深深吸了一口氣，淡然道：「琴劍書生卓靈筠？」

「正是小可。」

「嗯！」夜行人從鼻中應了一聲，自言自語道：「漱心山莊富甲江南，江湖朋友裹足不前，原來莊內高手如雲，能人輩出，難得難得！」

三人凝立不動，靜觀其變。

「好！」夜行人似乎下了決心，咬牙道：「在下不自量力，也要領教一下琴劍書生的掌上功夫。」

「自當奉陪。」卓靈筠早已料到，對方既到寶山，決不會輕易退出，動手過招，似乎是不可避免，因此，懶得囉嗦，爽快答應下來。

雙方都知道對方不是易與之輩，全神戒備，一股無形殺氣如山湧到，旁立的乾坤錘于重新與無回刀刁英二人，祇覺得身外壓力奇重，呼吸困難，快要窒息昏了過去。

「颼！」人影閃處，也不知是誰先動手，雙方全是以快打快，掌法身法全是第一流的快捷而精奇，旁立二人心內已暗自震駭，夜行人到底是何來路，一身絕學決不是無名之輩，來人到底是何方神聖？

陡地，琴劍書生卓靈筠身形一凝，臉上現出莊嚴誠敬神色，屹立不動。

夜行人身形如電，鐵掌疾拍，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猛劈卓靈筠！

好個琴劍書生，右手單掌，打個問訊，一股柔和的風，帶着股檀香味，感覺上和平寧靜，可是夜行人似乎受了千斤重擊，蹬蹬蹬一連退了七步，嘴角已滲出血絲，看來已受了極重的內傷。

「大般若掌！」乾坤錘于重新叫了起來。

琴劍書生卓靈筠似乎於心不忍，收回掌力。

正在這時，夜行人搖搖欲墜，大口血往外吐，神色更加難看！

「我這兒有粒小還丹，閣下快服，免得傷了內臟。」琴劍書生卓靈筠上前扶住夜行人，掌中托着一顆武林人夢寐以求的小還丹！

夜行人一個踉蹌，似乎支持不住，慌亂中抓住琴劍書生手臂。

「閣下怎樣了?」卓靈筠慌忙問道。

「我……」夜行人說時手指一緊，已扣住琴劍書生卓靈筠寸關尺脈大穴。

乾坤錘于重新大驚，怒喝道：「你這賊子是人麼，以怨報德，卑鄙無恥，畜生，畜生！」

「快取寒食帖！」夜行人怒喝道。

看他中氣充沛，剛才竟是裝腔作勢，受傷固是有，但琴劍書生宅心仁厚，大般若掌無堅不摧，祇施出七成功力，夜行人却將計就計，反敗爲勝，可想而知，江湖道上鬼域技倆，防不勝防！

「寒食帖在此，閣下不可傷人。」青塵仙子趙小玲俏生生站在面前。

「打開來！」夜行人喝道。

一雙白裏透紅的玉掌，輕輕抖動，寒食帖及黃庭堅的跋呈現眼前，夜行人雙手接過凝神注視，好半晌才收起了兩幅名詩畫，喜形於色。

「閣下滿足了吧。」琴劍書生卓靈筠臉含微笑，那像受傷的神色，夜行人暗勁疾吐，祇覺得所握的手腕彈力極强，滑不留手，脫將出去。

「呀！」無回刀刁英及乾坤錘于重新喜極大叫。

夜行人大驚，疾退三丈，望着手中寒食帖，猶在夢中，一時弄不清楚對方搞的是甚麼名堂！

「閣下可以走了。」青塵仙子趙小玲笑道。

「你……這麼大方！」夜行人似乎連自己也有點不相信，世上那有這樣好事！

「貨賣識家，古來就有寶劍贈烈士，紅粉贈佳人，閣下既然愛上東坡居士寒食帖，也算是個雅人，又何必以世俗眼光衡量得失！」青塵仙子趙小玲笑道。

「好，大恩不敢言謝，爾後自有一番心意。」夜行人說罷，翻身掠出圍牆而去。

漱心山莊仍在沉睡，未受絲毫騷擾。無回刀刁英及乾坤錘于重新，以至琴劍書生卓靈筠的出現，一幕一幕的像走馬燈，夜行人的敗走，已是定局，看來入侵强敵再多，也不易討好！

青塵仙子趙小玲的微笑，她的

輕功以及她將寒食帖送與夜行人，種種舉動全教人莫測高深。

三個大男人，呆呆的望着她，不知說甚麼才好。

青塵仙子趙小玲微微一笑，平靜道：「剛才送出去的寒食帖，祇是贋品，眞的仍在上面掛着，三位請放心！」

「贋品，那來的贋品?」乾坤錘于重新奇怪的問道。

「是我帶來的。」青塵仙子趙小玲輕聲道。

「妳……知道今晚有人偷盜寒食帖?」乾坤錘于重新有點不信，但事實上確是如此！

看來這位仙子的確眞有不凡之處。

但是，她祇是慣常的微笑，並未作答，是耶非耶，由你閣下去想好啦！

「姑娘，我有幾件事想請教。」琴劍書生卓靈筠雙眉緊皺，鄭重的問出這句話。

「甚麼事?」

「還是明天再說吧，夜已深，姑娘早些休息，再見！」琴劍書生卓靈筠轉身走開了。

第二日清晨，侍女送上銀耳蓮子湯，青塵仙子趙小玲用過早點，琴劍書生卓靈筠已在樓下等候。

幽靜而雅緻的亭園，一亭一閣，全是圖畫，尤其難得的是畫中的青年男女有如神仙中人。

雲水軒坐定，二人愈談愈投機。突然，琴劍書生卓靈筠凝神注目望着青塵仙子趙小玲，神色愈來愈莊重，緊閉嘴唇，久久不語。

青塵仙子趙小玲默然微笑，神色從容鎭定，毫無世俗女子的羞赧之色。

令人窒息的寧靜。

琴劍書生卓靈筠猛自一咬牙，霍然站起，朗聲道：「在下有一冒昧之言，不吐不快，想姑娘乃非常人，卓某亦不敢妄自菲薄！」

「嗯！」青塵仙子趙小玲漫應一聲，似乎贊成琴劍書生的說法，看她的神色，又似乎早已洞悉先機，故而成竹在胸鎭定如恒！

「卓某如向姑娘求婚，不知有此福緣否?」

如果是平常男女，相識不過一日夜，提出這問題，不把女孩子駭走了才怪，再大方的姑娘，聽了這話也會羞得抬不起頭來！

但是，趙小玲似乎已勘破色關，淺笑嫣然，溫柔道：「福禍無門，唯人自招，自己是決定任何事情的主宰，我想你會明白吧！」

大方，爽快而明白，包括的意義却是深遠而廣博，琴劍書生當然明白，答覆起來，却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他沉默了好一陣，才抬頭道：「以姑娘的才智與清奇絕俗的仙姿，卓某自知不能及，但我決心全力以赴，不惜性命，並請姑娘教導，或五年或十年，直至姑娘認可，若果眞個不堪造就，無法與姑娘相配，亦願終身爲奴，於願足已！」

青塵仙子趙小玲微微一笑，溫和道：「你可知我的來歷與身份麼?」

「在下雖然不知，」卓靈筠朗聲道：「但相信姑娘決非平常人，一身所學，曠古絕今，卓某雖然愚蠢，相信這雙眼睛不會太差。」

「這事情我亦不好作主，和父母談談再說吧！」趙小玲笑笑道。

「事不宜遲，姑娘可否帶我拜見令尊令慈！」卓靈筠精神陡長，立刻鼓起勇氣追問。

「那我們就走吧。」

漱心山莊大開中門，王雨山恭候大門外，琴劍書生手中持着寒食帖飛身上馬，伴着青塵仙子趙小玲，雙雙的往官道走去了！

兩人並肩雙騎，羨煞了不少人，尤其是青塵仙子趙小玲，美得不帶人間烟火味，令人心內雖然仰慕，却毫無邪念。

到此爲止，琴劍書生卓靈筠仍然不知道對方來歷，但一踏入趙府，他內心知道今日要經過極其艱苦考驗，未出師前，師父已經說過當世高人及其特別標誌，日後碰到火燄符號的人，不可力敵！

外表上，一座平常的院落，愈深入愈感覺不凡，進了三重院落，一個鮮明的火燄牌當門而立。

大廳上已坐了十幾人，趙小玲直到此時才介紹雙方認識，除了父母之外，尚有三名外姓青年，駱新園、劉敏、胡德因，江湖上未聞其名，但琴劍書生卓靈筠却知三人不是易與之輩，由他們眼神看，全是內外兼修的好手，此時都不懷好意的望着卓靈筠！

趙小玲雙親，祇有五十來歲，像他們這樣的武林世家，內功修爲到家，外表看來，益發年輕，但他們的氣度談吐，略一接觸，即知其智慧與豐富人生經驗，決非平常人可以領略到。

適當的寒暄過後，立刻導入正題，趙老頭開門見山道：「卓少俠今日來此，也算有緣，我想先了解一下你的文武兩途所學，然後再進一步的談談。」

琴劍書生卓靈筠自然明白對方所說，立即恭敬站起來答道：「請前輩指教。」

「很好。」趙老頭含笑點頭，意頗嘉許，然後向駱新園笑道：「請駱賢侄下場與卓少俠試試招！」

卓靈筠心內暗自焦急，他知道這三名少年，雖在江湖上名不見經傳，却是內外兼修的絕頂高手，今

日第一關不易取勝，這時趕鴨子上架，却不容退縮，當下只好硬着頭皮，拱手道：「請指教！」

「好說！」駱新園一面答話一面走向場中，很平常，不見絲毫特別，卓靈筠却不敢托大，暗吸一口眞氣，全神戒備，注視對方。

駱新園隨便一站，毫無門戶與武林高手氣派，看上去像個種田的莊稼人，平常已極！

卓靈筠完全不敢輕視，凝神待敵，足足有半盞茶時分，雙方仍不見動靜，好在大廳內全是定力過人的高手，並不會失去耐性。

琴劍書生卓靈筠不願再僵持下去，脚跟微側，身形平滑前去，口內喝道：「接招！」右掌凌空拍出，不待招式用老，手指伸曲不定，已罩住對方「任脈穴」主要穴道。

駱新園神色不變，也未還手，間不容髮中，堪堪避過十五招。

卓靈筠暗中驚駭，對方武功好，這是一定的事，像他這樣避得恰到好處，一毫不多，一分不少，你攻得快時，他閃得也快，你攻他慢時，他也避得慢，外表上總是從容不迫，這才眞個不容易。

五十招過去，仍然徒勞無功，卓靈筠激起了性子，下手愈來愈快，招式愈來愈險，對方却像海洋般，給人有種深不可測的感覺。

琴劍書生卓靈筠陡地一聲清嘯，身形拔起一丈，連續二十個空心觔斗，手脚並用，掌腿閃電驟出，罩住對方全身大穴，五丈方圓，不容對方逃去。

這下駱新園無法輕鬆閃過，左三右四連連換步，在對方七十二招連環施出，避時微見慌亂，無影腿如風如箭，已沾着衣襟！

「颼！」無法之下，駱新園的右掌揮出，擋住這奇幻絕倫的一脚！

招式發動，駱新園立即退後，拱手道：「卓少俠好功夫，駱某不是對手了！」

年輕人練好武功不容易，修養好更不容易，卓靈筠深受感動，朗聲道：「多謝駱兄指教。」

「好啦，卓少俠武功試過，再請動動筆，寫一首詩詞。」趙老頭又出別的試題。

「遵命！」琴劍書生卓靈筠外號如此，詩詞當然可以應付，武功上拳掌非其所長，總算有所交代，而今詩詞上，頗有自信，希望在這方面獲得較高評分。

僕人迅速送來了文房四寶，琴劍書生卓靈筠當仁不讓，疾振筆書，文不加點，一揮而就，即時送到趙老頭面前，拱身道：「請前輩指正指正。」

「很好，請坐！」趙老頭說罷，立即細心觀察。

別說主人，還有三位青年朋

友，甚至青塵仙子趙小玲自己，又何嘗不興緻很大，人人都有雙銳利眼睛，看得淸淸楚楚。

第一首題目——春閨——禁體七律詩，限韻極嚴，限的是溪西鷄齊啼五個字，詩中並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兩丈尺雙半等字。

詩文——百尺樓頭花一溪，七香車過五陵西，六橋遙望三湘月，八載空驚半夜鷄，風急九秋雙燕去，雲開四面萬山齊，子規不解愁千丈，十二時半兩兩啼。

第二首是詞，迴文詩——顚倒虞美人。

簫聲慢慽春人妙，聽久宵寒峭，記曾離別最魂銷，夜夜醉搖，燈影夢迢迢。

倒轉來該便是下半闕：

迢迢夢影燈搖醉，夜夜銷魂最，別離曾記峭寒宵，久聽妙人，春慽慢聲簫。

大夥兒看了好半天，心中深自嘆服，他們不知卓靈筠外號叫琴劍書生，詩詞功夫極深，而且要有絕頂聰明，才能在片刻時光，寫成如此的詩詞。

「很好，卓少俠文字武功已屬上乘，但讀書人第一要明理，所以文字功夫，還要經過一道考試，劉敏，你可以和卓少俠試試。」趙老頭又有新花樣。

「是！」劉敏應聲走出，與卓靈筠面對面坐定，各人面前放置一小桌，僕人端來茶水，文具。

「卓兄，這次比賽辯才及理論，題目不限，正方主辯，另一方屬反駁或回答，主駁二方，任由你選擇！」劉敏徵求他的意見。

琴劍書生卓靈筠腦中飛快轉念，微一思索，應聲答道：「就試試反駁或回答好嗎？」

「好！」劉敏笑道：「辯駁雙方確定，我們這就開始，請問卓少俠，中庸這部書中心思想可否用一個字代替？」

「可以，即是誠。」卓靈筠隨口答出，然後繼續說下去，「這誠字，不僅是中庸的中心思想，亦屬於儒家中心思想，人可以通過誠的功夫，啟發人的智慧，舉凡彼此相處，應天順人，或者推己及人，只要從誠的基石上出發就行了，所以儒家所說不誠無物，同樣，並不委言食色性也，不像宋儒道學，極力否認，所以不明先聖主意。」

「第二道，我們試辯一問題，我說對時，你即要說不對，現在我的論點 認爲人不可做賊！」劉敏說得很快。

「我們應該做賊。」卓靈筠也說得很快。

「請申述理由。」劉敏笑道。

其實，卓靈筠一說出人應該做賊，不但他自己腦內沒有絲毫理由，思維電轉，迅速有了計較，當劉敏再說時，他已經有了對策，其他人在旁暗暗好笑，這話怎能說得出口！

卓靈筠不慌不忙，端起上好的武夷茶，慢慢呷了一口，從容不迫放好了茶杯，緩緩道：「做賊兩個字的意義是取人物件，未經人同意且在主人不知不覺中獲取此物件！」

「我同意這說法。」劉敏嚴肅道。

「閣下既同意這說法，當我們與敵作戰，竊取敵方秘件或信物，當屬應當之事情。」卓靈筠道。

「這論調總非先聖之意。」劉敏說。

「孟子曾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呆，惟義所在。」卓靈筠聲音漸漸激昂起來，繼續道：「人生天地，以忠孝爲立身之本，爲忠爲孝，雖然做賊，亦何妨哉，所以聖人叫人不可拘泥，萬變不離其本，做賊又有何不可？」

劉敏還想再說時，趙老頭却截口道：「卓少俠所論尚屬中肯通達，第二首試題圓滿成功。」

聽上衆人立即笑容滿臉，齊聲道：「恭喜卓少俠。」

琴劍書生卓靈筠這下喜糊塗了，竟然忘記了回答，只是一味傻笑。

那青塵仙子趙小玲也是芳心暗喜，羞紅雙頰吶吶不知所云。

「卓少俠文武兩途，已有了基礎，還幸沒有走錯路，今後只要肯下苦功，自有成就，還有一道難題，考驗臨事的機變，做人的風骨，最重要的，爲人間做件有益的事，然後再到此處，才算成功。」趙老頭侃侃而談。

卓靈筠心內暗自思忖，經趙老頭所說難題，必然不是好吃的果子，但這時候不容不答，只有趕鴨子上架，硬着頭皮答道：「前輩吩咐，晚輩自當盡力而爲。」

＊　＊　＊

琴劍書生卓靈筠心內暗自嘀咕，趙家人看來十二分古怪，像和尚廟似的，一桌飯菜全是素的，青菜豆腐，涼瓜蘿蔔，清湯白飯，貴價的菜沒有一樣。

吃完飯，青塵仙子趙小玲對卓靈筠微微點頭，站起來低聲道：「跟我來。」

趙老頭也含笑道：「卓少俠今日能來蝸居，也算有緣，我們這兒有幾樣莊稼把式，學會了去做事，安全可靠，成功機會大多了。」

卓靈筠一聽趙老頭這樣說，知道是傳授絕學，這眞是天大福緣，當下誠懇道：「多謝老伯栽培！」

青塵仙子趙小玲當先領路，轉

入樹林中，走了一段路，來到一處山壁前，趙小玲纖足輕點，凌空飛昇五丈，手指輕點一塊突出石頭，軋軋聲響，一扇重逾萬斤石頭緩緩移動，趙小玲當先走入，卓靈筠只好跟着走進。

石洞很大，簡單的床、椅、碗以及清涼的山泉，堆積的食糧，趙小玲一直未說甚麼，這時候才鄭而重之道：「這山洞是修習內功寶庫，天然的冷熱循環，你必須堅持到底，三個月過去，你內功大進，第三室中有七式掌法及六式劍招，學成之後，到那裡去都可以自保。」

「好大的口氣。」卓靈筠心內暗嘆，但這家人確屬不凡，他們平淡自居，不求聞達，但每一人，全有一身絕學，不說是曠世絕學，但當今武林中也很難找出匹敵的人。

「好好的學，我走了。」青塵仙子趙小玲轉身走出，軋軋聲響，石門又關上。

三個時辰平靜過去，卓靈筠漸漸感到熱，來得好快，就像置身於烈火烘爐之中，這滋味眞難受，卓靈筠渾身汗下如雨，反正洞內祇有一人，乾脆剝個乾淨，人家說熱鍋上的螞蟻，他這時正是這樣，如果再熱下去的話，祇怕人都給燒烤乾了！

汗不斷的流，後來竟然是油，卓靈筠全身像籠罩一層霧氣，山泉中的水嗤嗤作響，幾乎要沸騰了！

到後來，卓靈筠竟然昏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醒過來時，洞內竟然又冷了起來，卓靈筠似乎輕了十斤，趕緊穿上衣服，仍然忍不住牙關打顫，格格的響個不停。

這地方眞古怪，十二個時辰中，有四個時辰熱，另八個時辰半冷半熱，開始幾天，卓靈筠苦不堪言，但他寧死不屈，半個月後，習以為常，他自己知道，內功已有了脫胎換骨的變化！

這古怪的石洞，卓靈筠習慣了下來反而覺得這是人間的洞天福地。

一個月後，他心境平靜，開始去研究拳掌劍法，以他的智慧悟性，又在這毫無外來的騷擾洞中，進境自然神速，前後一年時光，完成了曠古絕今的神功絕學。

「怎麼出去呢。」卓靈筠游目四顧找尋出路。

正在這時，軋軋聲響，石門自動開啟，卓靈筠定眼望去，青塵仙子趙小玲俏生生的站在門口，雙頰嫣紅如火，見了卓靈筠精神煥發，祇是鬍鬚亂糟糟，衣服襤褸不成人形。

「快換衣服，整理儀容，見我爹爹去。」青塵仙子趙小玲喜孜孜道。

「好！」琴劍書生卓靈筠接過對方的帶來衣服，轉入內室梳洗妥當，整個人神態氣度，有了極大的變化，青塵仙子趙小玲芳心已被他震動，失魂落魄呆呆地出了神，久久說不出話來！

「我們走吧！」卓靈筠輕聲道。

「嗯！」趙小玲轉動嬌軀如飛的奔去！

趙老頭據座高踞，見卓靈筠習成絕學神功，也不禁老懷快慰，坐定之後，笑道：「卓少俠，今日就回漱心山莊，開始新的艱苦路程，當今武林中，尚無人知，有股新生力量漸漸成長，你如今要憑個人之力，挽救狂瀾！」

「鋤强扶弱，武林人之本份，晚輩今日習成絕學，正當盡一份力，老前輩，但有所命，萬死不辭！」琴劍書生卓靈筠慷慨陳辭，決心為天下武林盡一份力。

「我住在此處，武林尚沒有人知，目前你回莊去，每逢月圓十五之夜，乾坤錘于重新必定外出，你可暗中跟隨，探明此處匪窟分舵，然後設法查明匪幫總舵，運用智謀殲殺主兇，大功告成之日，我在此設宴慶賀。」趙老頭道。

「晚輩這就告辭，王莊主最近不知怎樣！」琴劍書生自幼受王雨山栽培，自然心內時常掛念。

「漱心山莊富甲江南、匪徒想謀奪全部財產，作為發展經費，你這次去，正好救他，寒食帖你好好帶着，可能有用，小玲，妳送卓少俠一程吧！」趙老頭眞個性情平和，不喜擺酒慶功這類事，還好叫青塵仙子相送，卓靈筠自是很高興。

前面一段算是成功，祇有殲滅匪徒，消除武林危機，這段姻緣才算圓滿，兩人默默走着，有很多話，反而不知從那兒說起，卓靈筠暗自一咬牙，轉身對趙小玲說道：「姑娘別送了，希望早日完成心願，立即回來！再見！」

「好好保重。」青塵仙子趙小玲雖然胸襟不凡，仍然有凡人的感情，黯然神傷。

漱心山莊風采依然，卓靈筠暗自感嘆，錢財動人心，古來如是，王雨山對人可說夠朋友，由於太富有，致引起黑道巨擘的野心，趙老頭雖未說明甚麼人，想來必然不是個簡單的人物，不然的話，又怎能算得是武林劫難，不管如何，這次學成絕學，匪徒別想得逞了！

好不容易等到月圓之夜。

琴劍書生卓靈筠等着，噹噹噹，三更鼓響，乾坤錘于重新閃身翻過牆頭，直往前面奔去，好在蘇州地形他很熟，很明白所經過路線。

「颼！」乾坤錘于重新閃身掠入南園牧場，卓靈筠藝高人膽大，緊跟在後，由於輕功卓越，獵犬雖有所覺，吠聲並不太大，因此並沒驚動警衞。

乾坤錘于重新展開燕子穿簾輕功，掠入林後一間瓦牆大屋，屋內燈光明亮，有四人正在飲酒，乾坤錘于重新直往右首椅子坐下，端起酒杯大大飲了一口，開口道：「卓靈筠這小子昨天回來了！」

「這小子離開了一年，到那兒去？」上首一名粗眉大眼老者問道。

「寒食帖眞蹟也帶了回來，看來是和那少女在一起，今次回來原因不明。」乾坤錘于重新答道。

「管他甚麼原因，宰了不就算了麼？」仍然是粗眉大眼老者說，似乎對卓靈筠深具敵意。

「嗯，上次盜取寒食帖，給這小子壞了大事，這次可不能讓他跑了！」另一名高高瘦瘦漢子，正是第一次到漱心山莊的夜行人，原來他與乾坤錘于重新是一夥的，外表上却一正一反，原來是做戲給外人看。

「太行三義是塊金字招牌，也好，這回三人一起去，別讓這小子跑了！」粗眉大眼老者看來是此處的主持者，說話氣派不同。

「王雨山這老兒富甲江南，七八年來，仍然未查明底細，上頭追得緊，我們再不能等，日內就要硬幹！」粗眉大眼老者道。

琴劍書生卓靈筠微吸一口氣，人已飄身下屋，也未沾地，身形像朶浮雲轉折，輕巧落在大廳中間。

「你……」乾坤錘于重新見是卓靈筠，不由一驚，吶吶說不出話來。

「好酒好菜，我也想叨擾一杯，不好麼？」卓靈筠微笑點頭道，似乎與老友敍舊。

「小子，今天要你來得去不得！」太行三義霍然站起，將卓靈筠圍在中間。

「三位相識朋友，請問你們貴姓大名，日後也好知道稱呼。」卓靈筠此時坐在椅上，隨手倒了三杯酒，仰頭喝下，意猶未盡，拿起筷子夾起塊雞腿送入口中。

「小子聽清楚，太行三義，天煞星羅英，地煞星胡三才及翻山虎陸新城三兄弟，還有甚麼問的沒有。」

「沒有了，我送你們上路吧。」琴劍書生卓靈筠說罷站起身來，在大廳中間一站，微笑點頭，似乎在歡送朋友。

翻山虎陸新城性子最烈，他早已忍不住，此時懶得多說，猛衝了過去，揮動鐵拳直搗胸口，掌聲呼呼，氣勁大是不凡。

好個琴劍書生，此時已非往日吳下阿蒙，全身紋風不動，駢天指閃電彈出，已點中對方膻中穴，雙眼翻白，生龍活虎的翻山虎陸新城，已一命歸西了，在座幾人仍未看出端倪。

「砰」的一聲響，翻山虎變成了倒地豬，幾個翻騰，立即寂然不動了。

這變化簡直令人不易相信，一招制敵死命，再說太行三義，也是江湖上響噹噹的人物，以三對一，舉手就送命，而且大家尚未看清楚對方究竟是幾時出手。

乾坤錘于重新及粗眉大眼老者，霍地站了起來，睜大眼望着他。

一片死寂！

琴劍書生卓靈筠含笑不語，站在場上，望着這幾名江洋巨盜，看他們怎麼辦！

「小子，你施放暗器！」地煞星胡三才叫了起來。

「我全身上下，沒有絲毫鐵器，不信你可以搜。」卓靈筠厲叫起來道。

「那麼是放毒了！」天煞星羅英道。

「不是！」卓靈筠含笑否認。

無論如何，翻山虎陸新城一招致命，這是千眞萬確的事，他們驟然間不能接受此一事實，但又活生生的發生了，太行三義暗吸了口眞氣，天煞星羅英咬牙道：「撤兵刃！」

「小心點，我出手很快很重！」卓靈筠微笑的道。

太行三義微微一呆，立即大怒，喪門劍舞起一片光影，地煞星胡三才三節鞭也施出殺手「陰陽兩界」、「地老天荒」，卓靈筠全身已被鞭影劍光吞沒。

正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卓靈筠動了，而且雙手同時出擊，那最有效的一擊，太行雙義威勢赫赫的鞭劍像是虛無的影子，絲毫擋不住琴劍書生兩隻手。

看上去，卓靈筠兩隻手緩慢而平穩，透過如山的鞭影劍光，那像隻魔手毫無實質，太行雙義大驚，拚命抵擋，正所謂在劫難逃，哪能閃避得了？

琴劍書生卓靈筠兩隻手輕輕印在二人胸前，無聲無息，太行雙義立即變成太行無義了。

就這麼片刻時光，太行三義就在這人世間消失了，他們實在不相信，人間竟有如此的神奇武功，因此死不瞑目，六隻眼睛睜得大大的，只是失去了生命的光彩！

「閣下好武功。」粗眉大眼老者出聲道。

「還可將就過得去了罷，看來朋友是此處分舵主人吧。」卓靈筠

道。

「正是！」粗眉大眼老者答道。

「你是束手就擒，還是要試試再說？」卓靈筠問道。

「哈！」粗眉老者哈哈一笑，笑聲中有說不出的落寞，仍然不失其江湖豪客氣概，宏聲道：「在下血屠夫李義，生平從未怕過甚麼，今日喪生此處，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哈……」

血屠夫李義眞是個狠心漢，狂笑聲中，已自斷心脈而死，如此說來，分舵全部殲滅，只有乾坤錘于重新呆若木鷄，站在那兒似乎已經呆了。

琴劍書生卓靈筠似乎看不見有人，竟然又坐在桌邊椅子上自飲自酌，乾坤錘于重新整個人站在那兒不敢動彈絲毫，雙腿發抖，不知怎辦才好！

「你還有何話說？」卓靈筠緩緩的問道。

「我……」乾坤錘于重新噗的一聲跪在地上，叩頭如搗蒜，結結巴巴的道：「求卓相公饒我一命！」

「把你知道的說出來！」卓靈筠緩緩的道。

「小的奉命潛伏漱心山莊，調查王莊主財產及產業，並協助盜取珍寶等事。」乾坤錘于重新道。

「你們總舵在何處，幫會如何稱呼，幫主是誰？」卓靈筠自飲自酌。

「我只是直接受命於血屠夫李義，其他的一概不知，有時上面派人來時，好像聽說在杭州吧，有時他們叫天字會，會主未有人提過。」于重新道。

「你暫時在此守住，等有人來此時，立即通知我。」卓靈筠說時立即起身，看也不看對方一眼，緩步走出南園，直往漱心山莊走去。

乾坤錘于重新頹然坐在椅上，心內十分難過，琴劍書生任由他一人在此，不怕他跑，也不怕他向天字會告密。因爲天字會尚不把乾坤錘放在眼內，所以很多秘密他全不知道，再說以卓靈筠的武功，天字會的人一定大有損傷，以乾坤錘于重新眼光，當知誰是强者。

琴劍書生卓靈筠大踏步往外走，南園地方較爲荒僻，蘆草一片，樹林圍繞右側，是個很險要之處。

突然，琴劍書生卓靈筠身形一凝，轉過身來，直往前面林中望去，樹葉沙沙作响，但似乎沒半個人影。

但是琴劍書生卓靈筠耳朶很敏銳，知道林中有二十幾人，看來是天字會派在此，甚至於監視分舵動靜，黑道江湖中人不是互相推心置腹以誠相交，多數是互相利用，互相牽制。

颼颼颼，一排箭雨射來，琴劍書生卓靈筠凜然不懼，但見那些箭雨只穿過卓靈筠身前三尺，立即紛紛跌下，似乎有道無形的牆擋住！

「呀！」林中有人驚叫。

「看我的！」卓靈筠清叱一聲，平射出去，林中埋伏的人大驚，紛紛往四下逃去，卓靈筠身法滴溜溜轉了一圈，雙手一陣抖動，二十幾名埋伏者全部倒下，未走掉一個。

乾坤錘于重新一個人在南園，埋好屍體，清理內外雜物，這時深夜，卓靈筠門前遇到了埋伏，他雖然未曾目睹，耳內仍然聽得分明，天字會明暗兩途高手，不到一個更次，全給他殺得乾乾淨淨。

天字會又豈是好吃的菓子，無論是誰，都不是好惹的，因此深深的憂懼。

琴劍書生卓靈筠初次出師大捷，心中暗暗感慨，若未遇到青塵仙子趙小玲，自己一身所學，雖然自負得很，只怕今晚決難討得好去，經過他們稍爲指點，一年後的今天，整個人好像脫胎換骨似的，舉手投足之間，已將天字會分舵中的高手盡殲，這種天高地厚的恩典，自己一生眞應好好地愛她才是。

漱心山莊仍然平靜如故，清幽園林景色宜人，桂花的清香隨風飄來，頗有提神醒腦之作用。

琴劍書生卓靈筠回到了留香閣，無回刀刁英已恭候多時，此時高興道：「卓相公，今晚辛苦了！小高，快把蓮子湯送來。」

「來啦！」小丫頭亭亭玉立，應聲送來銀耳蓮子湯，然後低頭往後退出。

「夜深了，你們去睡吧，有話明天再說。」卓靈筠吩咐完畢，倒在床上就睡，蓮子湯甚麼的，任由它放在桌上。在此時，眞個是風聲鶴唳，能相信誰？

第二天清晨，王雨山大大誇奬卓靈筠一番，並約定中午設宴慶賀。

像他們這樣人家，富甲江南，甚麼山珍海錯沒有，只要吩咐一聲，龍肝鳳膽立即奉上來。

卓靈筠幼時是個孤兒，蒙王雨山一力扶養，文武兩途請專人教授，學成一身本領，眞可說是恩重如山，如今正是報恩的時刻！

「賢姪！」王雨山道：「你一個人孤掌難鳴，何不招請武林高手來協助，也好減輕你的負擔。」

「大叔別操心，」卓靈筠笑道：「招請武林高手固是好事，但容易爲匪人滲入，那時反而招狠入舍，何必呢？」

「好吧，任你作主好啦！」王雨山笑道。

叔姪二人正在開懷暢飲之時，

乾坤錘于重新突然衝了進來，急道：「他們來了足足有二十人，全是一等的特級高手，卓相公如何打算？」

「在南園麼？」

「是。」

「我去去就來！」卓靈筠站起身往外走，這次不像上次，僕人已備馬等候，卓靈筠翻身上馬，蹄聲得得，往官道衝去。

南園景色依然，琴劍書生卓靈筠長驅直入，大模大樣衝入內堂，完全是明刀明槍戰陣，這也是藝高人膽大，不把對方放在眼內的舉動。

大廳內已有五人，其餘十幾人不知那裡去，卓靈筠定眼看時，這五人果然不凡，個個神色內斂，氣定神閑，冷冷的看着卓靈筠，眼光冷峻如刀。

「各位遠道而來，旅途勞頓，辛苦了。」琴劍書生拱手爲禮。

「你是姓卓的小子麼！」上首一名瘦削老者冷峻的問道。

「正是小可。還未請教各位高姓大名！」卓靈筠仍然是笑容可掬，溫文有禮。

「我們是天字會的追命使者，由一至五號全在此，小子還有甚麼未完心願？」

「我的心願太多，不說也罷，你們又有甚麼未完心願？說給我聽如何？」卓靈筠笑笑的反問道。

「哈……」一號追命使者放聲狂笑。

卓靈筠含笑依然，望着對方，屹立不動。

笑聲陡然煞住，一號追命使者的聲音，像冰珠子，又冷又硬，喝道：「殺！」

五號追命使者應聲彈起，三號四號亦繞着卓靈筠窺隙進襲！

琴劍書生卓靈筠這次不想等，閃電的一擊，雷霆萬鈞掌勢迎風痛擊，只聽得「嗤」聲不絕。

五號追命使者平時殺人如蔴，若五人合擊之勢，更是威力强大，因此他此時仍然是信心十足，傲氣凌人，揮掌迎上。

砰砰聲响，五號追命使者右掌齊腕被震斷，非但如此，卓靈筠駢天指突發，已點中對方胸口，五號追命使者已到閻王殿上去報到了。

其餘四名追命使者大驚失色，根本想不到世上有如此高强武功的人，而且是名不見經傳的毛頭小子，措手不及之下，五號追命使者命喪黃泉，這種不可能的意外竟然發生，四人大叫如鬼嚎，全力出擊。

好個琴劍書生卓靈筠，鐵掌翻飛，施展出世上尚未有名稱的無名掌法，此時不願多拖延，已展開第四招掌法，這眞是曠世絕今的武學，一股强大無匹的氣流，挾着翻天覆地的力量，捲將出去，四人大驚，想逃也無能爲力了。

說起來也眞令人不敢相信，這股氣流，竟能產生吸力，有如海洋中的漩渦水流，有股强大吸力將人捲進去，不易掙脫。

琴劍書生卓靈筠下手絕不容情，雙掌虛按，一股無形勁氣已擊中四人胸口。

沒有聲响，甚至也沒有氣勁破空嗤嗤之聲，毫無跡象可尋，氣勁襲體之氣，使四人機伶伶打了一個寒顫，全身勁力猛地消失了。

這四人也是武功卓越之輩，別說一生未經驗過，祇怕從未聽說過這種功夫，極不情願的往下倒去，生命就這樣的消失了。

「好功夫！」大廳外又走進了八個人來。

琴劍書生卓靈筠冷靜的站着，內心如鋼鐵般的堅定，冷冷望着天字會的人進來。

首先一名穿紅衣大漢，神氣地喝道：「小子趕快束手就擒吧！」

卓靈筠冷哼一聲，心內暗罵：「死到臨頭，還在那兒裝腔作勢！」

「嘿嘿嘿！」紅衣大漢不斷發出冷笑，似乎非常得意，眞不知他在搞甚麼把戲。

正在這時，另外兩名匪徒，綁住一個人，寒光森森鋼刀正架在頸上，看清楚時，正是漱心山莊主人王雨山。

琴劍書生卓靈筠驟然間，就像掉在冰窖裏，全身冒起陣陣寒意，僵在原處不知所措。

「小子趕快束手就擒，」紅衣大漢得意道：「不然的話，這姓王的守財奴就變成無頭鬼了。」

這眞是一着錯，滿盤皆落索，卓靈筠恨不得打自己幾個嘴巴，王雨山對自己恩比天高，今日總不能任由匪徒殺害，大丈夫知恩不報，縱然殺盡天字會匪徒，也不能算是英雄。假如束手就擒後，匪徒仍不放人，又怎麼辦呢？

「看來這姓王的狗命，今日不保，給我殺！」紅衣大漢目中凶光閃動，似乎不顧忌甚麼。

「慢來！」卓靈筠出聲阻止。

「束手就擒，還是玩甚麼花樣？」紅衣大漢叫道。

琴劍書生卓靈筠暗中長嘆一聲，雙目閉上，手往身後貼住，往前走三步，閉目不語。

「很好，給我綁上。」紅衣大漢頗爲得意，此時卓靈筠雙手雙脚全給綁上了牛筋，琴劍書生卓靈筠心灰意冷，看來這次完了。

「哈！兄弟們，擺酒慶功，天字會險些毀在這小子手中，今日歷過大難關，大夥兒有福享啦！」紅

衣大漢得意洋洋。

「紅衣護法神機妙算，不費一兵一卒，令強敵束手就擒，我輩萬萬不及。」

「我那有這樣的本領，這是會主妙計，今日面臨生命重大關頭，他老人家三言兩語，就解決了我們的困境，大家祇要死心塌地跟他老人家，總有享福的日子。」紅衣大漢越說越得意。

颼颼颼，各人眼前一花，大廳上已多了一位少女，那是秀絕人寰的仙子。

「妳是誰？」紅衣大漢怒喝道，琴劍書生卓靈筠聞聲知有變，睜眼看時，心內大喜，青塵仙子趙小玲來了，看來五行有救，好個趙小玲，滴溜溜轉了一轉，廳內匪徒倒了一半，卓靈筠手脚牛筋也寸寸的斷裂。

「妳……」紅衣大漢正想出言恐嚇時，青塵仙子趙小玲纖手微揮，已點了那紅衣大漢的軟痳穴，「砰」的一聲倒在地上。

「姑娘，今天想不到妳來救了我們。」琴劍書生驚喜交集，這時才出聲招呼。

「舉手之勞，又算得是甚麼。」趙小玲臉上平淡如故，隨手輕拂了兩下，已拂斷了王雨山手上繩索。

「多謝姑娘。」王雨山喜孜孜站起身來，大概綁得太久了，血氣不流暢，「砰！」的聲響，翻身倒在地上。

「王莊主怎麼了？身上是否有傷？」青塵仙子趙小玲急趨前扶起王雨山。

「祇是手脚痳痺不靈。」王雨山喃喃的道。

「我來替你按摩一下。」青塵仙子趙小玲上前去，輕輕為這位王莊主推拿按摩，雖然受了苦，王雨山似乎頗享受趙小玲指下的推拿。

「我已經好了，請扶我一把。」王雨山道。

「嗯。」青塵仙子趙小玲漫應了一聲，扶起這位富甲江南的財主。

王雨山好像仍然有點僵硬，抓着青塵仙子趙小玲纖纖玉手，巍巍顫顫的站起來。

青塵仙子趙小玲眞個好心腸，任由對方抓着，毫無絲毫不快之色。

突然，王雨山手指緊扣趙小玲的寸關大穴，一股強大的內勁如山湧出。

「你……」青塵仙子趙小玲驚叫聲中，全身乏力，經已動彈不得。

「叔父你……」琴劍書生卓靈筠被這變化弄呆了。

「哈哈！」王雨山大笑，這笑聲勁氣充沛，最少有四十年以上的內功修為，才有如此火候。

誰知道，富甲一方王雨山竟是高手，而且，是頂尖高手，要不是親眼看見，又有誰相信。

「叔父，你別誤會，趙姑娘是我的恩人，你別難為她了。」卓靈筠忍不住的叫了起來。

「你過來，讓我告訴你這秘密。」王雨山故意低聲道。

琴劍書生卓靈筠走近過去，王雨山輕輕說了句，卓靈筠仍未聽得清楚，叫道：「甚麼？」

「你再走近些。」王雨山低聲道。

卓靈筠幾乎整個人貼住這位大恩人，突然，軟痳穴一痳，尚未弄清楚是甚麼回事，人已翻身倒地。

「叔父，你……」卓靈筠頓時給弄糊塗了。

「哈哈哈……」王雨山縱聲狂笑，伸手揭下一張人皮，祇是手工精巧，所以看不出是假。

「我就是天字會的會主，你們想不到吧！」

卓靈筠暗暗叫屈不已，可惜動彈不得，徒呼奈何。

「妳爹爹呢？」天字會主問趙小玲。

「在家。」

「看來要請他來一趟，才能功德圓滿。」天字會主道。

「老夫已經來了。」人隨聲現，正是趙老頭。

「好，如果要你寶貝女兒性命的話，趕快束手就擒。」天字會主得意地道。

「我這人與世無爭，又何必找我痳煩。」趙老頭愁眉苦臉道。

「嘿嘿！」天字會主冷笑道：「當世之中，祇有你火神一身絕學，令我有顧忌，我天字會要橫行宇內，先要剷除你的阻力才行。」

「祇怕你好夢成空。」趙老頭笑得有點特別。

正在這時，青塵仙子趙小玲的右手，突然像從油缸內撈出來，滑溜極了，天字會主大驚，想再逞兇，那裏能夠，一陣輕風過處，氣海穴一痳，全身武功已廢。

「這次難為你了。」趙老頭對卓靈筠笑道。

「我……」琴劍書生說不出話來。

青塵仙子趙小玲突然紅暈雙頰，眼淚欲流，低聲嬌嗔道：「還不叫岳丈！」

「哈哈！」趙老頭大笑着往外走了。

青塵仙子趙小玲纖指用力一指在卓靈筠的額頭上戳了一下，急往外走去，琴劍書生急忙趕了上去。

天地間，頓時洋溢着濃厚的春意了。

（完）

黑穴龍鳳配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游龍・文　可飛・圖

兵不血刃　殲滅老魔

鄂西蜈蚣嶺峯巒起伏，山勢綿亘數十里，不知若干年前，地殼變動，半嶺上裂開一道大坑塹，深十數丈，橫斷面最狹之處，也有過丈寬，由半嶺一直裂至嶺脚，打橫切斷了大半座山嶺，行人儘管隔坑對語相聞，可就天塹不容飛渡，要想到對坡去，就得一直登上嶺背再拐個大彎倒繞下來。當地土人見這坑塹形勢險惡，便叫它做「斷魂塹」。

一天晌午，雲淡風高，這蜈蚣嶺上一片寂靜，突的這斷魂塹附近半山坡傳來了一聲清叱：「小畜牲，看你還逃得那裏去，我就不信你那四條小腿兒會快得過姑娘脚下這『躡雲飛』功夫那般要得！」

接着就哈哈嘻嘻的響起一串嬌笑，清脆如銀鈴，令人入耳醉心，音波蕩漾中，看着那半黃的草叢裏，呼的竄過一頭全身雪白，一雙眼睛閃紅如琥珀的小兔兒，正在豎起一雙尖長耳朵，四腿齊飛，沒命的逃走，後面追着上來的是一個柳眉鳳眼的女子，渾身一式天藍夾襖短裳，足登鳳頭小蠻靴，綉帶飄飄，腰間佩有一口劍，鞘上金光閃耀，鬢角還斜斜插着一朵鵝黃野花，特別顯得嫵媚英爽。

這小姑娘看來也快年華雙十了，還是淘氣得很，那頭小白兔也着實長得人見人愛，她那肯拾棄放過，看着這小畜牲快要溜走，脚下一催，當即箭也似的急急啣尾窮追上去。急追之間，冷不防給地上一些棘鈎籐刺牢牢勾住她的下截褲脚，頓時扣着了脚步，上半身子颯得向前一搶，險些一跤直仆下去。

這少女連忙掬腰一挺，待得身形煞穩過來，一看那頭小白兔已溜得沒了踪影，不由頓足嬌嗔，一雙羊皮靴底使勁向地上猛踢亂踏，踐踏得地上那些棘籐蔓草紛紛垂頭折腰，連根拔起，萎塌了四五尺見方的一大片草地，小姑娘這才怒火略平。

颯的轉身想走，覺得腰中沉甸甸的那口佩劍歪橫了過來，連忙探手下去要將它拉回原位。

颯的一手伸了下去，左右掏撈了幾下，迄自抄不着那劍鞘子，俯首一看，當即失聲尖叫了起來：「天啊，我的寶劍呢？」

原來她腰間那個綠鯊魚皮鞘之內已空空如也，鞘中套住的那口金劍已不知何時失掉了。

這少女這一驚非同小可，馬上定下神來靜靜一想，清楚記得自己剛才一路趕上嶺來，看見那口金劍

還好好的扣在腰裏，沿途亦未曾碰上過半個人來，剎那之間決非給別人摸去，十有八九敢情是剛才她半截身子向前一仆那當兒，一不防神，連帶將它從鞘裏震了出來，跌落地裏去，連忙半彎下了腰身，雙腳交替撥開地上亂草，小心尋視。

找了一會，她將身畔方圓丈內地方搜索一遍，還是無劍影，於是便又繼續一路向前尋去。恰好地裏有顆掌大石卵正擋在她的鳳頭靴咀之前。

小姑娘正自尋得心神意亂，氣惱上頭，颼的猛將它踢開，看着那顆石卵骨碌碌一直滾出兩三丈外，半路忽然呼一聲的直墮了下去，毫無聲響，這少女看得一愣，腳下一點，催快兩步趕了上去注目滿地裏一望，看到那草叢中竟隱有一個洞穴，穴口周圍足有一張大圓桌面那般大小，四週長滿了不少籐蘿榛芥，縱橫交錯，將它遮蓋得密密的，這兒要不是她一直走近穴口來這兒是無從發現的，那樣子似口枯井，那顆石卵子恰好就墮入這洞穴中。

這小姑娘一眼見了，猛然省起那口金劍份量非輕，若然掉落地上，準會叮噹發響，可是剛才並未聽身畔有過半絲聲音，此時已尋遍了身邊一帶地方，亦未見金劍，心中不由揣量，莫非就有那麼巧，這口金劍也跟那顆石卵一般，剛好就掉落這個洞穴下不成？

於是連忙小心爬近穴口伏低身子向下一瞰，看見穴下一片黑暗，望不到底，正有一星光影在下面閃閃爍爍乍明乍暗，顯然是件金屬物反射出來的光芒。

她這一口龍紋金劍利可削玉，把手與劍靶全用純金打造，上面還鑲有珠寶，珍貴已極，正是昔年鼎鼎大名的「南北雙劍」中之一柄。

這少女的祖父「一劍開山」岑百木當年就仗着它行俠江湖，掃蕩羣魔，一劍成名，威震北疆。至今幾十年來，滄桑屢變，武林形勢已迥然異前。

但是老一輩的江湖人物見上了這件武器依然對它心存敬愛，也別管持劍的是男女老少，對待其人總還是凡事禮讓三分，聲譽未降。

到她父親「拈花笑佛」岑宜生手上，早在六七年前他便已封劍退隱，怕的就是這個愛女岑鈴，刁蠻任性，少不更事，因此一直遲遲躭至本年初才把這劍傳交給她，還當面再三諄諄告誡女兒謹慎使用，萬勿將之失落，致墮家聲，曾幾何時，老父之言猶在耳旁，岑鈴今天甫才將它佩帶出來，這兒竟然晃眼間，便把這口家傳寶劍丟失，教她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急得要命。

如今這小姑娘定過神來，看探那口金劍十有八九已掉落那個穴內，便要立時設法爬下去，好歹將它撿了上來，無奈覷得穴下四面泥壁滿長鮮苔，一片光滑滑的無法扳沿，投了塊石頭下去久久亦未聞有何回音，到現在探不明這個洞穴究竟有多深。

饒她輕功多好，膽子再大，一時也不敢貿然就跳下去，眼巴巴的繞穴逡巡，抓耳搔頭，左右尋思。一眼看到滿嶺上蔓延着不少過山籐，低者伏地蜿蜒，高的正迎着風飄揚，這些野生植物性質柔韌異常，牽力絕强，且能隨意屈結。

岑鈴看着，雙眼滴溜溜一轉，計上心來，連忙探囊掏出二隻金錢鏢暫充刀子，上前颼颼一陣割了六七條下來，將它一條接一條的結扣起來，很快便接成了十丈過外長長的一條軟籐纜，然後拿它一端縛定在穴邊一株大樹之上，再伸手用勁一扯，試試扣穿實了，跟着便收腹提氣，兩手左右交替抓緊這條籐纜，運起輕功一步一步慢慢縋落穴底去。

甫才落得丈把兩丈深，便覺陣陣潮濕混濁的霉苔土氣衝進鼻子裏，愈下愈是昏暗，一片黑漫漫的幾乎伸手不見五指，陰寒之氣令人欲慄。

岑鈴一面調息運功，一路小心翼翼繼續沿繩而下，一直縋至那條籐纜還差丈把便完，這才到底。

腳下沾的是一片濕滑浮軟，不像是乾硬土地，昏暗之中，她也不遑細辨，颯的蹲下腰身，張開兩手就向閃光之處小心掏撈過去。

一手抄過沉甸甸的金屬把柄，入握更鱗紋凹凸，立時就揣摸出那不錯，正是她的那口龍紋金劍，一旦珠還合浦，喜得這小姑娘當即一手加額，喊了一聲：「謝天謝地！」

她霍地站了起來，小心將之納回劍鞘之內，再一手加勁抓緊籐纜，颯的一轉身要縱身回上穴口去。

冷不防兩手無意一拂，右手指尖陡的一把拂着蓬鬆鬆，軟柔柔的一頭大亂髮，當即嚇了一跳，隨手再伸下一探，赫然摸着一張頭臉，觸手一片冰涼，也不知到底是一個生人還是一具屍骸，岑鈴厲聲喝道：「是甚麼人？甚麼人？」連問多聲，也不聞回答，恰好她身畔帶有火摺子，急忙掏出來打着仔細照視，一看之下，哇的失聲叫道：「天健，天健，怎的會是你？你是什麼時候掉落這洞穴來的？可有傷着那裏沒有！天健，傷得怕不要緊吧？」一連串的問下去，聲音顫咽，顯然這小姑娘心中十分惶急。

原來穴底此時正有一個小青年背靠牆壁，雙膝交盤，軟綿綿一堆的團着，垂首反臆，氣息如絲，這

少年複姓皇甫，雙名天健，跟岑鈴正是一雙表姊弟，兩人自幼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一向情感特深，直到最近這一兩年，岑鈴隨她老父岑宜生隱居到這蜈蚣嶺下不遠的積雪澗來。

父女兩人平日無事甚少外出，皇甫天健亦當日行走江湖，行踪無定，他們表姊弟倆便由此勞燕東西，會面轉疏，可是無論在誰的心坎中也一直不會把對方忘掉過半刻。

特別是這個小妮子岑鈴，腦海中更時時刻刻都幻浮起皇甫天健那個英俊瀟灑的影子，她做夢也萬沒想到，竟會在此時此地這樣子的碰上了他。

這時看得那皇甫天健鬢髮蓬飛，眼深腮陷，臉色灰槁，憔悴得不像半分人樣。一連問了他幾遍，隔了好半晌，皇甫天健才很勉强吃力似的微微仰過頭來，緩緩的張開一線眼皮，一雙瞳孔沒精打采，要望不望地那樣微微轉上一轉，一顆頭不由自主跟着颼的就軟垂回下去，奄奄一息，看來也不知他究竟還看得見，認得清岑鈴否？那樣子好不可憐。

岑鈴這一剎看得又是傷心又是惶急，再管不得男女避嫌，連忙颯的先自彎下大半截腰相就，雙手反抄出背後，左右分抓住皇甫天健雙臂，輕輕將他推上背上，再解下腰間綉帶十字交加將之縛結得牢實，就像母親用襁褓背子那樣背起他，然後照縋下來時一樣，雙手抓住那條籐纜，左右交揮，一抓一爬，如猴昇竿，一剎那，給她昇了上穴口之外。

小姑娘此時心急如箭，半點也不敢多躭，繼續施展出她的「躡雲飛」上乘輕功，風馳電掣般連連越過幾重山嶺，一口氣將皇甫天健背回家中，先將他安頓在別室榻上，自己跟着便入內找她父親出來設法救治他這個侄兒。

偏不巧岑宜生剛好出門訪友去，岑鈴心裡又是一急，還幸她是個武學世家，平日久隨乃父練功，自己早也懂得好些救急療傷之法。

當下立即走入她父親的臥室裡，在一具紫檀架上找到個羊脂白玉小瓶兒，先倒出了三粒她家傳傷科秘藥紫雲丹出來，用水調開，緩緩灌入皇甫天健的口中，接着又再合上些野山人參熬了一碗稀粥，親自拿出小銀匙，一匙一匙的慢慢餵他喝下，這樣一路悉心對皇甫天健調理過了兩三天，終於把他救治轉來，神志復清，能夠開口說話。

岑鈴見了也暗自略略寬心，兩人談起這事來，才知道大約在一個月之前，皇甫天健的師父——瑯環洞當代掌門「布衣玄士」公羊弘在秦中本洞老病去世，依照他們派中傳統門規，那掌門遺職正應由他這個份居第六代首座大弟子繼任。

恰好那時皇甫天健因事南下贛北，公羊弘遺命將各樣傳派的符令法器交託下派裡兩位長老暫代保管，一面派人速往通知皇甫天健，教皇甫天健事情一了便立即回山接任。

皇甫天健接到這個噩耗，隨即草草將事情理妥，依照公羊弘的遺命，尅日起程趕回秦中去。

半路上走到蜈蚣嶺下，突然碰上七八個人橫裡竄了出來堵住他，各人一聲沒响，便動手斯殺。

皇甫天健心中還以爲是强人攔路打劫，看他們來勢洶洶，連忙拔劍抵擋，豈知一搭上手，對方那批人個個武功都厲害非常，全是一流高手，而且各人每一出手都是毒招絕着，情況好像非取他性命不可。

皇甫天健以寡敵衆，奮力搏鬥了一會，雖然擊傷了他們兩三個人，他自己可也傷得不輕，後來一時閃招不及，「蓬」的又再中上對方一個黑臉矮漢的一掌，陡覺體內血氣陣陣翻湧不已，再也支持不住，仗劍拚命，突破重圍，且戰且逃，急忙中不遑擇路，直向嶺上竄去。

壓根兒皇甫天健完全不熟悉嶺上地形，他一路上祇顧施展輕功，足不沾塵的倉皇向前逃命，不知不覺正好朝了斷魂塹方面逃去。

三幾個起落，連竄帶縱的走得近前，一看前面橫着一道大斷塹，再前不得，看看背後一羣强敵快將追到，不敢猶豫，雙腿就朝地裡使勁一墊，腰身一提當空施展出他們「瑯環派」的絕技「風輪縱」功夫，呼的翻了個觔斗，身子就像一面車輪似的凌空飛轉過對坡去，冷不防降落之時，那落點不偏不倚，堪堪對正這穴口落下，雙腳陡地蹈空，全身颼的直墜下去了。

剎那間那六七個人追了上來，四望沒了他的影子，那裡附近又絕無半點樹林岩石足以躲藏，各人不由一愕，其中一個黑臉矮漢哼了一聲：「活見鬼，那臭小子倒來得有點邪門，難道眞的會借土遁去不成？這小子剛才正吃了一記『七煞掌』，這兒就算溜掉也夠他受了。」說着，各人跟着四下散了開來，搜索了好一會，迄自找不到皇甫天健半點影踪，方才一齊悻然的退去。

＊　＊　＊

皇甫天健一剎腳蹈空，肚裡正喊聲：「不好！」身子已一直颼颼的下墜，那洞穴深幾十丈，四面光滑絕壁，不僅伸手不及，根本亦無可抓扳之處，要是常人怕會當堂跌個粉身碎骨，畢竟他是名門高足，練的武功又深厚過人，尚能臨危不亂。

就在電光石火的刹那之間，疾忙深深一吸，氣往上提，先自調輕下盤，墜落時更不斷的提勁往上面竄起，緩和下墮之勢。

於是又同時兩脚一縮一伸，一伸一縮，刹那間陡的沾着穴底，就如同一具彈簧的，已經消失了不少下沉疾衝之力，腰身再霍地往下一挫，立時蹲定下來。

這時，倖僥沒有再傷上筋骨四肢，隨手向四面一摸，一片濕淋淋，全是霉苔濕土，穴下一派陰森黑暗，仰首不見天日，那情形眞是呼天不應叫地不聞。皇甫天健自忖必無法再出生天，當下便盤膝瞑目靜坐下來等死，心中祇管默誦着金剛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一遍唸完又一遍，穴下不分昏曉，他也不知唸上幾千遍，漸漸的轉覺萬念皆空，心中倒一片泰然明靜了起來。

畢竟是血肉之軀，皇甫天健身上本已受傷，再墜落了這穴底內，多日來滴水沒有沾唇，抵熬了不少風霜酷寒的連續摧殘，身體一天比一天衰弱，七八天過後便奄奄一息，昏死了過去，猶幸他是個童身之軀，平日又練的根基極厚，一絲元氣未散，僥倖保住一條殘命。

直至前天恰巧碰上了岑鈴下穴尋劍，這才無意中發現他，將之救起來，其經過之湊巧，一半是他們二人命運註定，一半是由筆者的禿筆安排下來，到了這時岑鈴才淸楚知道始末，心頭一時眞的說不出是驚還是喜。

刹那又過了幾天，皇甫天健在岑鈴小心調護下，精神已大半復原，如常飲食言語，無奈渾身依然癱瘓無力，四肢痲木，一動不得，再休想能夠恢復武功了。

岑鈴心中又不由焦急了起來，焦急如焚，眼巴巴的盼望了多天，好不容易這一天，才見她父親「拈花笑佛」岑宜生回來，跟他一道同來的，還有「勞山二老」中的矮方朔公孫亮，這位紅臉禿頭的矮老人，老是瞇起一雙眼縫兒，笑口常開。

岑鈴一眼瞥見他們二人，一路說說笑笑的慢慢踱了回來，心頭一喜，岑宜生與公孫亮兩人甫才第一脚跨入屋裡來尚未坐定，岑鈴已急不及待，氣吁吁的對她父親叫道：「爹，這番不妙了，怎的你這麼晚才轉回來？」說話沒頭沒腦的，嚇得岑宜生一跳，慌忙問她家中發生了甚麼事。

岑鈴未即回答，一手揪住她爹衣角一把將她爹直推入隔室去看皇甫天健，這才跟着將經過情形對岑宜生詳細說了出來。

岑宜生聽說後，便轉頭過去，問他的侄兒可認得當天那些敵人是那一方面的人物來。

皇甫天健回說全不認識，他自問一向嚴守師門訓示，也從未跟任何人生仇結怨，實在不明白當日那批人到底是甚麼來歷。

接着就把當日那七八個人的身貌年齡，衣飾打扮，以及他們各人所用的兵刃武功等等再逐一細說出來。

岑宜生一面閉目靜聽，一手回摸自己的下巴，口中喃喃自語暗暗琢磨。

皇甫天健話一說完，他颯的再張開眼來，鼻管裡重重哼了一聲：「是了，是了，十九敢情又是『三賊四殘』那幾個魔崽子幹的好事！」

皇甫天健問他甚麼叫「三賊四殘」？

岑宜生說道：「這個說來可話長了，那幾個魔崽子背後的頭兒『燐眼神嬰』龐晦魄，說起來還是你的大師伯，你師父『布衣玄士』公羊弘的一位同門大師兄，傳說這魔頭是個『鬼胎』照日無影，是否屬實，祇有他自己才知道。你們瑯環洞的傳統門規，對於掌門一職，正如宮廷立儲，家庭擇嗣一般，向采立長傳嫡之制，規定由下一代的首座大弟子繼任，祇因當時那龐晦魄行爲不謹，屢犯師門規條，被你們第四代祖師摩崖尊者將之廢黜了，改立第三弟子，即是你師父公羊弘爲掌門繼承人，龐晦魄心懷怨恨，於是憤然改投邪門魔教裡去，自己另立門戶，繼續收了七個徒弟，親自傳了他們各人一身高絕狠毒的邪門武功，其中有三人，每出手就戕賊人家性命，其餘四人又是一動就把對方弄了個終身殘廢，都是心狠手辣之極，江湖中人聞名變色，因此就叫他這七個人做『三賊四殘』。

「龐晦魄收這七個弟子，平日就他各人專找你們瑯環洞的人爲難作對，聲言要將你們這一派徹底消滅掉，同時心中更是覬覦你們派裡好些武功秘笈、劍刃丹藥，符令法器……種種傳派重寶……

「特別是近百年來，你們瑯環洞一貫受多方人士推荐擁爲中原武林盟主，派裡幾代傳的一顆九璃蟠紐朱文玉印，以及五面雲章捧日赤金金牌，向來一併交給每一代的掌門人保管。

「誰人拿得這兩樣東西便可以直接號召天下各英雄，舉凡江湖上各幫各堂，水陸兩方，黑白兩道的人物都得受制指揮，具有至尊無上的絕對權力。

「龐晦魄對此更是寢食難忘，時謀搶奪，祇因你師父公羊弘尚健存在世上，他心裏始終還有幾分顧忌，一時未敢貿然動手，如今聽你師父去世，這魔頭又怎肯放過這機會，還不乘機動手？

「可能那廝探聽得你回山接任，他便派出『三賊四殘』那幾個魔

崽子半路將你堵住，打算一出手便先把你這個瑯環第六代掌門承繼人毀了，到時你們派裏便要陷入羣龍無首的散渙紛亂局勢，這魔頭便好趁亂下手搶奪，幹起來便可以收事半功倍之利，倒虧他想得夠毒，這是老夫這麼推敲，看來也決錯不到那裏去了。」

岑宜生話才歇口，皇甫天健在榻上咦的一聲：「難怪我先師在世時，常常教姪兒在外面要格外特別小心，提防一個陰陽怪氣的馬臉老人，原來他說的就是這個龐晦魄，他老人家可又從來再未說出其他底蘊，這時要不是姑父說了出來，姪兒還不曉得是這般的危險的哩。」

話猶未住，那旁邊的岑鈴已聽得不耐煩了，搶着對他爹說：「爹，我看你老人家還是儘速設法先把天健表弟的傷勢醫好過來要緊，讓他武功恢復之後，我們聯手起來，到時還怕沒地方找那幾個魔崽子算帳嗎？」

岑宜生聽後沒有出聲，颯的對她暗遞了個眼色，岑鈴當堂會意，馬上轉臉望着矮方朔公孫亮笑嘻嘻說：「公孫伯伯你來得挺巧，這就請你老幫個大忙，救救俺這個表弟，姪女私下裏藏有一罎子體己的『梨花春』上好的佳釀，靜靜埋在屋子後面的已有多年了，我這就去將它掘了出來，再到廚房裏親自動手弄幾個精美小菜給你老人家下酒，公孫伯伯你說可好麼？」說着撒嬌似的把纏住這個矮老兒，定要求他立時出手救治皇甫天健。

這矮老兒生性滑稽，凡事都愛像個小孩子般的胡調玩笑，這一刹聽到了岑鈴說得笑瞇瞇的，瞇起一線眼縫兒望着她，說：「我的好姪女，妳這鬼靈精別專覷準俺矮老兒的癢處來耍我的花樣好不好？一提起酒來，我這便已吞嚥涎沫了，說啊！妳這般心疼着急，端的爲甚麼？哈哈，俺猜着了，敢情你這小妞兒，暗裏早自看上了妳這個俊俏的表弟郎，一心要揀他做……」

一語未了，岑鈴早已臊得粉臉緋紅，啐了他一口，罵公孫禿老沒正經，伸手就要扯他的鬍子，嚇得那矮老兒慌忙閃避，口中嘀咕的叫道：「好姪女快別胡鬧，俺已經是個禿頭了，這下如再給妳連這疏疏的三幾十莖鬍子也一把拔去，上下全光，如何好見人？千萬動它不得，老朽這就替妳表弟看看去好了。」

說完，果然上前伸手解開皇甫天健的衣襟，替他全身驗查一遍，接着又再閉上眼來細細的給皇甫天健切了好一會脈，這才徐徐放開手，就像賣貨郎搖梆鼓似的，一連猛搖着他那顆大禿頭，口裏一迭連聲的：「難，難，難辦……難辦，實在是難辦。」

岑鈴一向深知他這矮老兒，除了一身功力高超，武功可說是當今第一二人，此外，生平對於歧黃醫藥、天文地理、六土禽遁、奇門術數等般般皆通，上至諸子百家，下至三教九流，更是無所不知，也無不精，實際本領要比她爹還高出好些，因此岑宜生才會暗示教她轉求這矮老兒出手救治皇甫天健，如今見得公孫亮那個樣子，料知事情不妙，儘管這小妮子生性強頑，這一刹那也不由急得淚水直淌。

哽咽着聲音求公孫亮道：「孫伯伯，我這表弟傷勢怎麼樣啦，到底醫得來嗎？千萬求你老人家大發慈悲，好歹也給我想個法兒救救他吧，姪女這裏給你老人家叩頭啦。」雙膝一彎就要跪了下去，顯然情急之極。

這一來可把矮老兒弄急了，忙不迭的伸出雙手一引，一股大力隔空將岑鈴攔住，跟着一臉正色的對她道：「好姪女別急，且慢慢聽俺說來，這兒別說是天健兒弟是你家至親，便是他師父公羊弘生時跟老朽交情也不錯，祇要有法可想，老朽決無不盡心替他醫治，無奈實際上天健小哥兒當日先受敵人『七煞掌』震傷內腑經脈於前，後來再復墮到那穴底去，多日斷絕飲食調養，上受風霜凌爍，下爲潮濕地氣侵蝕，重重摧剝，保得性命，已算是萬幸了。

「如今那陰邪寒毒之氣，已深深鑽入他的骨髓，成了這偏枯癱瘓之症，要想將之徹底醫好過來，那就除非上天外峯紅雲古洞去找那『金背神駝』荀太乙，求他賜得一兩顆『九轉小金丹』回來才有效。普天之下祇有他一個人煉有這種確具脫胎換骨之力的妙藥，祇是這駝子，性情偏僻怪誕得驚人，極難說話。」

話未說完，那邊岑鈴便已一迭連聲道不妨事，她自有辦法討回來，說着便要立時親自去討。

岑宜生拗她不過，當下再三叮囑女兒小心行事，切勿硬來，再說這「金背神駝」武功並不在各人之下，惹翻了他可不是玩的。

岑鈴一知道有藥物可以把皇甫天健救治過來，尚未絕望，心頭一寬，精神立時一振，一聲應過他爹道：「女兒知道了！」

跟着便回到自己房間裝束停妥，連夜出門，展開「躡雲飛」輕功，依了矮方朔公孫亮指點的途徑趕去。僥倖沿途尚無特別躭阻，一路上足不沾塵的趕了一整夜，到得天外峯紅雲古洞外，恰睹朝陽初上，不覺已是第二天的早晨，她在洞外隔遠一望，看得洞口一方廣寬土坪上正坐的有一位老頭，背部隆

然高起。

岑鈴一見，便揣定這老頭兒準是那金背神駝荀太乙無疑。

此時他正在盤膝面東而坐，手中還拿着一本書經，聚神的看了又看，看了好一會兒之後才將它籠入袖管裏去，隨即閉上兩眼，一動也不動靜坐那裏，那樣子顯然正在全神思索甚麼似的。

岑鈴看他正在用功，不敢突然上前打擾，雙足就地一墊，一勢「喜鵲登枝」先縱上身旁的一棵大樹之上去等候，剛把身形隱藏在樹頂葉叢中，陡聞一聲怪嘯突然劃空而來，聲音尖細而悠長，令人聽了頓時覺得彷彿有一根長極幼極的線子正在空中搖曳飄忽，突然傳進耳鼓，却又轟隆隆有如雷霆狂擊，响得震耳欲聾，奇異之極。看着那金背神駝荀太乙臉色微微一變，趕緊探手入袖再將那本經書深深藏好，肅然端坐，雙目炯炯凝視峯下，不稍一瞬。

岑鈴隔遠還看不清他那本究竟是甚麼經書，料想它必是極珍貴的武功秘笈，轉念未定，剎那間峯腰地方突的出現一個六旬過外的老者，身材高得出奇，隔遠看去簡直有如植竿於地，一頭亂髮之下豎起一張青慘慘的狹長馬臉，雖在白日，雙目閃轉之間，有如暗綠螢光，再穿上一身又寬又長的青布袍，青靛靛的越發襯得那樣子詭譎慘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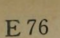
這馬臉老者剛才的一下嘯聲，還發自半里外的山腰峯下，剎那間這老兒便竄了上來，身形還呼呼嘶嘶掀起一陣洶濤澎湃的聲音，眞係有如千軍萬馬奔騰之勢，聲勢之猛，實屬罕見，令人聽得悚慄。

剎那間，那金背神駝荀太乙見他走近，馬上咄的一喝道：「燐眼老魔，且請止步，有話這兒站定下來說好了。」說着右手緩緩向前一推，看着那馬臉老者正如脫韁野馬滾滾急衝而來，半路上上半截身子陡的向後一仰，彷佛給甚麼東西當胸搗了他一下似的，當堂哇的一聲叫道：「老駝子好俊的『推山功』啊！怎的這麼不識禮數，一見面就要調調兒饗客了？」

果然已颯然的便停住了腳步。

金背神駝荀太乙冷冷的回道：「承獎，承獎，那也尋常罷了，你這『燐眼魔頭』這大清早便巴巴的趕上來，那還會有好事？等着看又不知對我老駝兒打甚麼壞主意了？」

岑鈴隱在樹上聽得明白，心中「咦」的一聲：「原來這傢伙就是爹說的『燐眼老魔頭』龐晦魄，那魔頭的功夫眞是非同小可哩！」轉念未定，便聞他格格梟笑一聲對金背神駝荀太乙說：「你這老駝兒，別



專以不肖之心待人，俺上來也不為別的，這兒就想求你借那本『玄素經』看看。」

話未說完，金背神駝荀太乙哼的一聲：「你這『燐眼老魔』好貪慾不知足，也不想想你在武林已是個甚麼地位，難道這兒還嫌你那一身邪門武功不夠狠不夠絕，尚要再來覬覦我老駝子那本東西不成？」

龐晦魄道：「老駝兒你有所不知了，俺就是差一丁點兒道理想來想去想它不透，便想借你那本『玄素經』，看看其中『璇璣圖幹篇』那一章的訣竅，其餘的發誓隻字也不偷看你一眼，也不用將書拿出去外面，就站這洞外將它看明白了便行，這樣總可以了吧？老駝子，別太不講朋友交情，請酒不喝，喝罰酒，要我龐某人動手搶奪。」

這魔頭說的也全屬實話，儘管他平日為人如何狡猾兇殘，冷酷也好，畢竟是邪門魔教裏一派宗主，決不至說了話不算數，自毀聲譽，事實上這魔頭的一身邪門武功也端的已高如山嶽，就祇尚未懂得將渾身血氣經脈倒行逆運這竅門，無從將之溶入原來功力裏再結合起來練到無敵的峯頂。這一剎才特地跑來求金背神駝荀太乙借經參閱鑽研，書中別的武功確實非他所注重。

祇是金背神駝荀太乙素知這魔頭狡獪成性，反覆無常，如何就放心將那本絕世的武功秘笈交到他手上去，另一面可又怕龐晦魄急起來眞的動手硬奪，到時痲煩轉大，聽說之後猶豫了一陣，便對龐晦魄說道：「龐老魔，不如這樣子吧？我這就將『璇璣圖幹篇』那一章書從頭至尾朗誦出來給你聽，一遍不明，再唸上一次，直唸到你全章記得為止，這跟借給你自己看也一樣的了，你說可好？」

那知，龐老魔相對也怕這老駝兒陰沉多詐，到時信口胡說，並不依經直唸，給他欺騙也不知道，聽說也不肯依他這老駝兒的主意，霎時，兩人爾虞我詐，各抱機心，相持莫決。

突然，金背神駝荀太乙霹靂一喝：「龐老賊，到底你知羞不知，這兒你自己跑上來跟我老駝兒找痲煩還不夠，竟然還悄悄帶人同來，暗伏此處等着幫手，喂！你這魔頭是否就想倚多為勝强掠硬奪？要就一齊上來吧！」

說得聲色俱厲，龐晦魄聽得瞪着一雙怪眼愕然道：「老駝子活見鬼哩，我幾時帶甚麼人同來？好不笑話，就憑我燐眼神魔自己一人還愁對付你這老駝兒不了，還要找人來相助？敢情你心中不願意將書借出，却拿這點話來支混推搪是不是？」

荀太乙聽得更是動氣，兩眼愕愕的盯住，冷哼了一聲：「老魔頭還想狡賴？好，我就給你一個眞贓實據！」右掌一揚，直向岑鈴藏身那株樹打去。

岑鈴躲在樹上聽他喝罵，暗裏早自明白這老駝子說那個潛伏的人準是指她而言，知道自己行藏已給荀太乙覷破，正想趕快自動躍下去按禮拜見，剎那間還沒動腳，冷不防這老駝兒陡的使引掌向她藏身的大樹打來，掌勢未到，掌風先就刮得枝椏颯颯顫動，殘葉紛墮。

岑鈴一見嚇得她一顆心砰的幾乎跳了出來了，那敢再緩半刻，馬上拱肩一聳，兩腳再用勁一蹬，身子當即如離弦之箭，颼的從樹上彈了出去，一式「乳燕投林」，呼的撲向地來，躍落時恰好面對金背神駝荀太乙落下。看雙足快要落地時，半路雙膝順勢一屈，颯的一把在那老駝子面前跪了下來，口稱：「荀老前輩在上，小女子『一劍開山』岑百木的孫女，『拈花笑佛』岑宜生的女兒岑鈴專誠前來參謁，恭候老前輩起居……」說聲未了，荀太乙喝聲道：「夠啦，夠啦，這兒誰耐煩聽妳搬出這三代老祖宗來嚇人，妳這小娃兒，老遠連夜巴巴的趕來，那裏眞的就光是為了要問候我老駝子那般誠心，看妳這悲悲的樣子，必然有事，還扭扭捏捏幹嗎？這就請妳爽爽快快說出來好麼！」

岑鈴冷不防一見面就給這老駝子道破了她的心事，倉猝間倒不知如何說的好，兩眼愕愕的對面望着荀太乙，口裏一邊囁囁嚅嚅正在想說話，冷不防那邊旁的龐老魔已等得不耐煩，腳下一挪，颯的滑了上來，他那傴僂瘦長身軀像頭老鶴那樣向前伸過頭來，一雙燐眼緊盯住荀太乙那隻袖管滴溜溜轉，雙掌連錯，頓時罡風虎虎，攪的葉落塵揚，天搖地動，兩手十指乍捲乍舒，就要攪出。

金背神駝看得趕忙撇下岑鈴，凝神戒備，依然危襟正坐，伸出兩手在面前左右交錯，緩緩抹來推去，看着地上那些泥土沙塵一重一重的陸續往上昇起來，剎那間，他面前便已豎了一幅尺來厚，過丈高的塵障，那龐晦魄對着它趦趄悵望，逡巡再三也不敢强行衝過，彷佛那是一堵銅牆鐵壁似的，兩人盤馬彎弓，一觸即發。

岑鈴看得連忙滿臉堆笑對他兩人說：「兩位老前輩不必動氣，小輩倒替兩位想出個辦法來了！」

跟着便向兩人獻議，教荀太乙將那本「玄素經」交給了她，然後再由她將經中「璇璣圖幹篇」那一章隻字不易的唸給龐晦魄聽，說這樣子便可以將事情圓滿解決過來，一迭連聲，極口勸龐晦魄、荀太乙兩個別要為這點小事生氣。

龐、荀二人聽說各自一想，也覺得除此之外就祇有動手斷拚，可是兩人實在暗裏都是有顧忌。一旦眞個交起手來，兩人自問並無把握一定勝得了對方，當下不由一齊點頭答應，荀太乙跟着從袖管裏把那本「玄素經」取出來交給岑鈴。

這小姑娘一手接過那本「玄素經」左翻右閱，並不就唸，荀太乙怕她乘機偷學功夫，一迭聲催岑鈴快讀，誰想岑鈴竟嬉皮笑臉的跟他討起人情來，就說朝廷不差餓兵，這兒荀太乙教她幹這工作，就該給她一點酬勞，逼着那金背神駝立即答應下來她才肯唸。

荀太乙哼的一聲：「娃兒好刁狡，竟會乘機訛詐起來，也罷，妳要甚麼作酬勞，這兒爽脆說了出來，老駝子給妳就是，快唸，快唸！」

岑鈴便說出了跟他要兩粒「九轉小金丹」。

荀太乙聽得當堂呱呱大叫道：「好狠的小姑娘啊！怎的妳別的東西不好要，卻偏要老夫的命根子來！」

頓時臉有難色，遲遲未有答應。

龐晦魄看得不耐煩，便催他道：「怪老駝，小小兩粒丹藥，有甚麼了不起，還不爽快給她，別又要借此混賴嘛！」

金背神駝繃緊了臉，皺着眉頭說道：「你這老魔頭知道甚麼，俺花了三年工夫才煉成五粒小金丹，如今那娃兒一要就是兩粒，這豈不分了我老駝子的一半，這事怎也使不得！」

岑鈴也不跟他多說，鳳頭足尖一點，颼的跳開了兩丈，跟着從身畔掏了個火摺子上來，另一手再舉起那本「玄素經」隔遠朝金背神駝一晃，一聲嬌叱道：「老駝子，我要甚麼做酬勞，那是你自己親口教我說出來的，如今我說了出來，你又想賴，你要敢不給，姑娘先把你這本撈什子甚麼書經燒掉了再說！」

颯的一手就將那火摺子打着了起來，饒他功夫再快，也搶救不及，嚇得慌忙不迭的答應。

果然跟着探懷掏出個綠玉小瓶子上來，瓶內清清楚楚載的五顆桂圖大小的，其紅如火的丹藥，隨手傾了兩顆出來給與岑鈴。

岑鈴雙手接過，轉過身來恭恭敬敬的朝他冬冬叩了三個響頭，道謝中霍地站了起來，一本正經的翻開那本「玄素經」，找着那一章「璇璣圓幹篇」，一字一字的朗誦了起來。

龐老魔隔着三四丈外，閉了兩眼，凝神靜聽。

岑鈴一連唸了三遍之後，便問他聽懂了沒有。

龐老魔應了一聲：「知道了。」倖然兜轉了身，也沒有對金背神駝道聲多謝，便自一溜烟的竄回峯下去了。

岑鈴跟着也將那一本「玄素經」交回荀太乙，向他告辭，歡天喜地的拿着那兩顆小金丹，也跟來時一樣，沿路施展輕功，片刻不停，一直趕回積翠洞家裏，就將那兩粒小金丹先後分開兩次調給皇甫天健服下，果然藥到回春，應手而癒，很快全身可以活動過來，武功也跟着回復，而且精神功力都比原先更覺充沛，知道這是兩粒「九轉小金丹」之功力。

皇甫天健心中掛念派中各事，在岑鈴家中再休養幾日，便要告辭回去，岑鈴恐怕路上再有甚麼意外，便親自陪他一道同行。

一路無話，不消多久，便已到達瑯環洞，皇甫天健見過本門各位長老，依着公羊弘的遺命尅日接掌那第六代掌門之位。

於是，經過他一番策劃重整內外，不消半載，便將派中大小各事料理整齊，井井有條，蒸蒸日上，聲譽更隆，跟着就由雙方的父親長老作主，替他表姊弟一雙有情人正式結成伉儷，自有一番熱鬧高興，不在話下。

倒是那龐老魔頭，自從那一次上過天外峯借書之後，長久以來再不聞他消息，後來皇甫天健夫婦細一打探，才知道龐老魔練功時走火入魔，得了個偏枯癱瘓症，原來岑鈴當日對他唸那一章「璇璣圓幹篇」之時，私下盤算，要是再給他學得了倒行逆施之法，那不是爲虎作倀，將是兇毒無人能制，但這魔頭是一派宗主，瞞騙他不易，當下便找書中的重要過節，輕輕改它一兩個字，比方本來是左，便將之改爲了「右」、「上」的改作「下」，是「一」的就暗改爲「二」，或是「三」的就暗減回「一」，要知武功一道，不同別事，失諸毫釐，謬之千里，尤其是倒運經脈，逆行血氣，那種高深的武功，半絲之誤就會成爲大患，也是老魔頭平日多行不義，合得報應，當天就被岑鈴騙倒，後來果然因此而走火入魔，正跟皇甫天健當日墮穴時一樣，四肢僵硬，渾身痲木癱瘓，動彈不得，再是無法在外作惡，不久死去。竟然兵不血刃就殲滅了這個老魔頭，除去瑯環派一個心腹大患，說起來全是岑鈴這小姑娘一點智慧所致。

(完)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霸王刀

當年成仇因寶物　按圖索驥出江湖

上文提要：呂師爺的妻子宮玉人與六橫島海老二在鎮海相會，商議同往四明廟。宮玉人目的擁有丈夫呂師爺之藏寶，海老二更是貪色謀財，二人一起往四明廟途中才發現呂之斷頭屍體，宮玉人急剝下屍體上的短褲，海老二明白短褲上繪有藏寶圖，這對野鴛鴦爲爭奪藏寶圖而起了爭執，早已跟踪在後的阮不悔此刻出現在他們面前……

又見那近千層石板道，阮不悔發覺宮玉人與海千剛二人快要走到山上了，幾株松柏樹下有個十丈方圓的小場子，他就是在那兒被三個大和尚攔住的。

阮不悔心中明白，不用他去找四明和尚，四明和尚就會走出來的。果然，沒多久便聽得廟門打開，走出十幾個人，這其中就有四個來自六橫島的大漢，他們原有六個人，護送呂文彬與高天河同魏老八三人前來求醫的，死了兩個只剩這四個了。

另外便是廟裏的和尚七個人，可並未見前天被殺傷的三個大和尚。

他明白，紅臉和尚三人如果想再動刀子，至少得把傷養好，有道是傷筋動骨一百天，他三人不是傷骨也是傷了筋，有得三人折騰的。

阮不悔這時正在想，忽然一聲吼，嚄，四明和尚出來了，衆人兩邊閃，四明和尚已站在場中央，再看四明身後面，那不是「玫瑰娘子」宮玉人也出來了。

宮玉人當然要出來，有機會她還打算自阮不悔的身上把她的小短褲搶回來。

宮玉人指着阮不悔，道：「可惡啊，原來你把四明大師也傷了。」

阮不悔臉色一寒，道：「我不是只傷了他就完事，我是來取這賊禿性命的。」

右手臂吊在脖子上，左手中握着一把刀，四明和尚怪吼道：「個小癟三，你以爲你眞的吃定本大師了？操！今天咱們見眞章。」

阮不悔道：「這話是你說的，娘的，你把人毒死，還要別人爲你煉寶刀，今天是你死期了。」

四明和尚道：「娘的，你只不過習了龍一飛的三招兩式，也膽敢爲人討公道，今天叫你這小子見識一下，甚麼才是眞本事。」

阮不悔冷哂，道：「就怕你中途撒鴨子。」

「佛爺宰了你這小畜牲。」

四明欺身直上，左手飛刀舞了個刀花便砍向阮不悔。

阮不悔一見心中就奇怪，這一招太普通了嘛，他立刻提高警覺四邊閃。

忽見幾個和尚在移動，移動到場子的四邊去。

阮不悔原是不把這些和尚放心上，但就在他閃躍中，忽然發現幾個和尚的手上戴着鹿皮套。

阮不悔吃一驚，想到那日他幾乎被四明和尚毒死的事，不由厲吼一聲：「殺！」

「噹！」

「噢……唷！」

阮不悔未吼叫，但那一招正是

奪命的「天雷斬」。

毫光一現，四明和尚的刀不見了，肩頭上立刻標出鮮血來。

阮不悔原是一刀砍向四明的肩頭上。

四明和尚急急閃，他邊閃邊吼：「圍上了放毒！」

他吼着，立刻與宮玉人一齊往廟門跳着走，嚄，六個大和尚齊聲叫：「殺！」

阮不悔發覺這幾個圍上來的大和尚聲音沉，好像有人捏緊了他們的鼻子似的。

於是，好嚇人的景象出現了。

六個大和尚六個方向，每人揚手便對着阮不悔一把毒粉灑過去。

阮不悔一見吃一驚，拔身就往廟門上躍去，幾團灰霧似的毒粉就在他的足下飄過去。

阮不悔以爲已經逃過大片毒粉了，他忽然覺得自己不一樣，頭也覺得沉甸甸。

阮不悔彈身躍在老松樹上晃一晃，忽然拔身落在青石板上，身後面一條人影疾快的飛過來。

阮不悔似乎發覺彩影飄來，他幾乎忘了回身反擊，就聽得一聲尖叱：「着！」

阮不悔從聲音中聽到這聲音是宮玉人的，他也立刻想到宮玉人的「三絕針」。

阮不悔不多想，霸王刀拚命的一招「千刀殺」！

他知道這一招施出來刀芒成層滴水不進。

果然，他聽到兩聲「叮噹」，但也覺出左臂似被蜂螫似的一痛。

於是，他狂吼一聲拔腿便往山下奔去。

宮玉人大叫：「中了，中了。」

幾乎被砍死的四明和尚立刻大叫：「追，絕不能放走這小子！」

有個和尚也叫道：「那小子好像中了師父的毒了。」

「追呀！」

六個和尚立刻往山道下追，宮玉人當然追得更快，宮玉人難忘她的小短褲。

* * *

阮不悔發足狂奔在山道上，他如果逃跑，大概沒人能追得上。

他跑到一處水潭，那個地方甚是隱蔽，他也聽到追他的人往山下追去了。

四明和尚受傷不能去，他一心要等他的徒弟們回來，當然是帶着阮不悔的死訊回來。

* * *

阮不悔一屁股跌坐在水潭邊，他幾乎是跌坐的，頭昏腦脹不好受，他舀起潭水澆頭上。

於是，他清醒了。

眞幸運，他中的毒不深，被他吸入鼻中的不多，那是因爲他反應快。

阮不悔忙把左臂袖拉高，他發覺只是被毒針在皮肉上稍扎，毒針早已不見了。

原來他本已撥落射來的毒針，不料他用力過猛，其中一根針反彈而刺在阮不悔的手臂上。

阮不悔見手臂上銅錢大的一片紫黑色在擴大，他立刻出刀切在傷處，他放自己的血。

那黑血開始往外溢，如果中得深，只怕早擴大了。

阮不悔用力逼，把黑血完全逼出來，直到鮮紅的血流出來，傷口由痲變痛，他才用潭水把傷處洗淨紮起來。

阮不悔試了一下力氣，好了。

他立刻哈哈的笑着走向山下來。

他不打算再找四明和尚了，他已經知道四明和尚的手段歹毒，還是回去先向大叔請教。

阮不悔順着石階往山下走，望一望遠處，只見宮玉人與六個曾對他放毒的和尚，不由得冷冷笑起來。

阮不悔知道和尚們身上帶有毒粉，他立刻扯下一些布，沾了泉水把鼻子塞起來，他大大方方的坐在一塊山石上，他開了腔。

「喂，我在這兒呀！」

已快奔到山下了，聽得有人後面叫，六個和尚與宮玉人齊回頭。

宮玉人的眼睛尖，她大叫：「快回去，那個小子坐在樹枝上晃盪吶！」

六個和尚回身便衝，他們也不想一想，如果阮不悔中了毒，他怎麼還會那麼愉快的坐在樹枝上閃呀晃的一副自在模樣。

宮玉人就不一樣了，她不急於找上阮不悔，她在六個人的後面慢慢走。

她也暗自又扣了三枚「三絕針」。

宮玉人不再希求打敗阮不悔了，只要能保命，便是上蒼對她特別眷顧了。

* * *

六個和尚跑得快，刹時奔到大樹下，六個和尚抬頭看，四丈高處阮不悔還哈哈笑吶！

有個和尚忿怒的戟指樹上阮不悔，道：「你下來，小子啊，你逃不掉了。」

阮不悔收住笑，道：「和尚們，你們把鼻孔塞得緊，莫非也怕你們帶在身上的毒？」

那和尚叱道：「下來！」

阮不悔道：「我下去你們就活不成了。」

「少吹牛，下來！」

後面，宮玉人過來了，她只往阮不悔看一眼，立刻便往山道那面登上去，她找了個上風頭站定，原來她早已知道四明廟中和尚善用毒。

再看看地上站的六個和尚，他們站成圓圈形，不論阮不悔從那個方向躍下來，他都逃不出他們手上的毒粉。

阮不悔指着宮玉人，道：「玫瑰娘子呀，妳那毒針夠歹毒，但仍傷不了我阮不悔，宮玉人呀，我就要取妳的性命了，妳打定好如何逃啦！」

宮玉人道：「阮小子，你手中如果不是霸王刀，你早就死在老娘的三絕針之下了，你拽個甚麼勁！」

阮不悔道：「不錯，霸王刀就是專門剋制妳手上毒針的，所以我提醒妳，只等我躍下地，第一個死的便是妳『玫瑰娘子』宮玉人。」

他還眞的握刀在手躍躍欲下。

宮玉人立刻閃出七丈外，她手握三絕針來一個備而不防，她不想再受到阮不悔的訛詐。

阮不悔已奪去她的小短褲了。

在下面，六個和尚抬頭怒視着，準備阮不悔落下來，立刻先放毒再圍殺。

六個和尚也以爲大好機會就在眼前，且看你這臭小子還能囂張到幾時。

阮不悔暗自深吸一口氣，他把鼻子堵住，他還準備彆一口氣，就在這一口氣中，他準備放這六個和尚的血。

猛的一聲厲吼：「殺！」

阮不悔幾乎是自大片極光之中躍下樹的。

他沒有再呼叫，但刀法却是那一招「千刀殺」！

「上啊！」

「殺！」

好一片煙霧似的毒粉灑上去，隨之便是叮噹聲剛響起，便聞得六個和尚幾乎同時慘嗥着往山道草樹中撞去。

仔細看，就沒見有一個能站起來的。

阮不悔身法驟變，空心觔斗連着翻，他翻出七丈遠，口中已吼叫了：「宮玉人，我看妳往哪兒跑！」

他提刀往宮玉人追去，宮玉人已拚命的往四明廟奔去，她還忍不住的大叫：「好厲害呀！」

阮不悔並不打算殺宮玉人，見宮玉人發足狂奔，他反而哈哈笑了。

阮不悔提高聲音道：「宮玉人呀，別跑了，妳的身上沒有我要的，慢慢走，別閃了妳的腰！」

宮玉人邊跑邊叫：「個殺千刀的短命鬼，老娘算是認識你了。」

「哈……」

阮不悔哈哈笑了。

* * *

阮不悔原是決心殺了四明和尚的，却因爲幾乎中毒與捱了宮玉人的毒針，他才放棄再上四明山。

阮不悔摸摸懷中那件小短褲，不由笑了。

他帶着這件小短褲，至少可以在大叔面前請教，這上面繪的圖是不是表示藏寶之地。

* * *

阮不悔奔下天台山，他繞過鎮海回平水村。

「括蒼刀霸」龍一飛住在一條小船上，龍一飛自阮不悔去溫州以後，十天之後他變了樣。

龍一飛爲阮不悔操心事，因爲他的所有希望全部寄託在阮不悔一個人的身上。

先是，紹興東湖大酒坊的段姑娘，她天天都會到小船上，她除了爲龍一飛送來吃的，還用心的學武功。

只不過十天之後龍一飛又改了吃粥，白麵饅頭吃半個，酒當然也免了。

雖然，段姑娘力勸龍大叔看開一些，但龍一飛很固執，他把痛苦表現在一切享用上，他甚至改三餐爲兩餐。

這種日子又過了近一個月，段姑娘決心去找阮不悔，便是人死了，也要打聽出人是怎麼死的。

也算是巧合，過了鎮海便碰上阮不悔，而且聽到阮不悔已完成龍大叔交代他的任務。

段姑娘原是要拉着阮不悔與蕭不邪夫婦一同回平水村的，但阮不悔一心想要殺四明和尚。

段姑娘帶回蕭不邪老夫婦二人，她聽阮不悔的話，把二老養在自己的家中——東湖大酒坊，更請來大夫爲蕭不邪治傷。

蕭不邪是被四明和尚用烙鐵把胸前的肉烙得慘，那麼大的年紀，如果不早早醫治，會死人的。

只不過段姑娘把這一切對龍一飛細說之後，嚄，龍一飛笑開懷了。

龍一飛立刻命段姑娘把好酒送來幾斤，牛肉羊肉要滷的，他高興呀！

龍一飛聽到四明和尚整他的舅舅舅媽，不由冒火三千丈，想着這位老舅日子過得並不順，臨老還要受這種罪，龍一飛就咬牙。

龍一飛對於阮不悔安排舅舅住城裏，認爲很適當，如果來此小船上，就不太適合了。

如今的龍一飛是個殘廢之人，有道是「落魄鳳凰不如雞」，不是當年意氣風發時候的龍一飛，見了面徒增傷感，倒不如暫時的懷念了。

* * *

龍一飛吃着酒也啃着肉，對面

前的段姑娘道：「上蒼開眼了咧！」

段金花笑笑，道：「我就說嘛，大叔不用爲阮兄弟擔心事，他會平安的。」

「哈……」龍一飛笑指段金花，道：「丫頭啊，妳比我更着急，妳以爲大叔沒看出來？」

段金花笑笑，道：「大叔，咱們都爲他擔心吶！」

龍一飛道：「不悔總算我沒白疼他，他果然沒叫我大失所望。」

段金花道：「大叔，今天不練武了吧？」

龍一飛道：「爲甚麼不練？」

段金花道：「三天了，快四天了，我想再去鎭海等等他，也許……」

龍一飛道：「只要殺了呂文彬，別的事情難不倒他，妳還是快練功，他日才能同不悔江湖行。」

段金花不再堅持了。

這些天以來，段金花總是在龍一飛面前表現得十分得體，更是十分孝順，比對段友仁還細心。

這就是老人家常說的，女兒心永遠向外人，段金花就不會認眞的關心她老父段友仁。

段金花眞正關心的乃是阮不悔一個人。

至於對龍一飛的孝敬，那是有目的的。

* * *

天快黑了，有的船掛着燈往海上駛去，有的船却往岸邊駛，杭州灣的景色便是這模樣。

那些出海的船，天剛黑疾忙駛出去，然後把船靜靜的漂在水面上，船頭燃上大燈籠。

有燈光，海中魚兒便會擠過來，運氣好的話，一夜就會弄上幾十斤鮮魚。

至於往內河的大船，那是貨船，杭州灣的三桅大船最多，天天都有上百條進出。

天黑沒多久，阮不悔走來了。

阮不悔也看着帆船往海上駛，他便想起從前了。

從前他每天天亮就等在岸邊上，專門爲「快活居」酒館送活魚，也練就一身硬功夫。

初時不在意，後來才明白，原來大叔用心良苦，是爲了要他苦練功夫的。

* * *

段金花剛走沒多久，河岸邊的柳林下出現一個人。

段金花是回轉紹興府她家中去，她只有白天來練功夫，而且還送來吃的。

算一算日子，也快一個多月了。

現在，那個人疾快的往小船走，一邊走，一邊喃喃的道：「大叔，大叔，我回來了。」

這人正是阮不悔，他抄小路往河邊走，陰差陽錯的沒碰見段金花。

阮不悔就快到小船邊了，他才大聲的道：「大叔，我回來了咧！」

「是不悔嗎？」

這聲音來自附近的林子裏，龍一飛拄杖彈了三五下，便到了阮不悔面前。

「果然是我的不悔回來了，哈……」

龍一飛大聲的笑起來，阮不悔便也跟着笑了。

龍一飛幾乎笑出眼淚來。

阮不悔扶住他道：「大叔，對不起，害你爲我擔心事。」

龍一飛收住笑，道：「只要事情辦成功，再多的日子我也熬得過。」

他對小船指了一下，又道：「段姑娘送來的酒，我總是留一半等你回來，咱爺兒倆痛快的喝個爽，走，這就上船喝酒去。」

二人相扶上小船，阮不悔侍候着龍一飛坐下來，再把小菜與酒擺起來，龍一飛要阮不悔與他先乾三大碗酒，他才大大的喘了一口氣。

「不悔呀，難得你替大叔操刀殺了呂文彬，這就去了我心頭恨！」

阮不悔道：「大叔，聽說呂文彬乃大叔的大舅子，可有這麼一回事？」

龍一飛立刻變了臉，道：「不錯，他是千千的大哥，也正是我的大舅子，哼！」

阮不悔道：「這等於自家人相殘呀！」

龍一飛道：「你說對了，這與兄弟相殘差不多，然則江湖上便父子相殘也不足爲怪。」

阮不悔立刻想到自己與金東陽大徒弟可也是師兄弟，柳成川就狠心要取自己的命。

他嘆口氣，道：「大叔，可是爲了寶？」

龍一飛道：「不錯，正是爲了寶。」

他似乎在追述一件痛心的事。又道：「不悔呀，你知道我爲甚麼要你先除了呂文彬？」

阮不悔道：「我想過，但想不出甚麼理由來，大叔爲甚麼叫我先殺了姓呂的。」

龍一飛道：「姓呂的可以對我不義，我却不能狠心的親手殺了他，他總是千千的親哥。」

他搖搖頭，又道：「千千啊，她以爲我死了，便帶着我的一雙兒女投海自盡，可恨那呂文彬，他竟然連救人的念頭也沒有，他已至喪心病狂了。」

阮不悔心想，果然同海千剛說的一個樣。

於是，阮不悔自懷中掏出那條小短褲，他對龍一飛道：「大叔，你瞧瞧，這是由呂文彬身上剝下來的。」

龍一飛接過來，他湊近燈光仔細看，立刻臉色大變，道：「你從呂文彬身上剝下來的？」

阮不悔道：「不是我剝的，是宮玉人剝的。」

「『玫瑰娘子』？」

「不錯！」

「聽說這女人投入呂文彬懷裏，原來她是有目的呀！」

阮不悔道：「海千剛搶去這短褲，他與宮玉人拚上命，是我暗中聽他們說，這短褲上的圖案就是呂文彬藏寶之地，所以我一出面，便把這短褲弄到手，我拿回來想問問大叔，這是呂文彬藏寶之地嗎？」

龍一飛嘿嘿笑了。

* * *

龍一飛收起小短褲，道：「不悔呀，你救了蕭不邪二老嗎？他們是我親舅，唉，他們也算可憐一生了。」

阮不悔就把四明和尚毒打二老之事，又殺了二老的養子一事說了一遍。

龍一飛一聽火來了。

他拍着巴掌怒道：「囂張吧，且看你們囂張到幾時！」

阮不悔道：「大叔，你老有何打算？」

龍一飛道：「你且歇一宿，明日咱們去找個地方！」

阮不悔道：「是不是小短褲上的圖？」

龍一飛道：「不錯！」

阮不悔道：「大叔，你的行動不太方便，還是由我去找那地方。」

龍一飛道：「睡一覺之後，大叔告訴你當年江湖上十分轟動的八大件是甚麼。」

阮不悔聽得大叔先提到「八大件」，便立刻想到海千剛對他說過的事。

海千剛告訴他，當年爲了「八大件」，還死了大叔的老婆孩子，而呂文彬却得了「八大件」中的兩大件。

到底甚麼叫做「八大件」？

阮不悔見龍大叔好像很疲倦的樣子，且又閉上了兩眼，便也收拾了碗筷，趴在艙中睡了。

初時他眞的睡不着，快三更天，他才沉沉睡去。

龍一飛早就打起鼾了。

* * *

阮不悔醒過來的時候，他發覺龍大叔正在仔細的觀看那條小短褲。

龍一飛看得十分仔細，阮不悔不敢發問，他靜靜的斜身坐一邊。

這時候龍一飛正全神貫注的查看小短褲上繪的圖案。

半晌，他忽然一聲喘息，道：「不錯，哈……」

阮不悔開口低聲問：「大叔，猜出是甚麼地方了？」

龍一飛道：「應該猜到了，哈……」

阮不悔也十分高興，道：「大叔，是『八大件』嗎？」

龍一飛道：「那要找對地方才知道。」

他看看岸上，天才剛亮不久。

他收回自己一條腿坐在小艙中，道：「不悔呀，到了我對你說出『八大件』的這回事了，唉，說來說去就壞在一個貪字上了。」

阮不悔不出聲，他等着大叔把他過去的不幸說出來。

龍一飛先是木然的看着河面上。

他宛似想追回逝去時光的陰影，帶着幾許心酸。

「不悔呀，這件事幾乎要同我一起埋入地下了，唉，天可憐見，你出現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那夜我自水中救你上來，心中便以爲這是上天的安排，也是我龍一飛快到出頭的一天了。」

阮不悔道：「也是大叔教導有方。」

十分安慰的一笑，龍一飛道：「你沒有令大叔失望，你令大叔驕傲，哈……我又可以面對我的老友沈萬財了，噢，你沒聽過這人吧？」

阮不悔道：「從未聽過。」

龍一飛道：「江南最大富豪，首推南京城的沈百萬。」

阮不悔點頭，道：「大叔，我在四維鏢局聽說過有個沈百萬富甲天下。」

龍一飛道：「沈百萬有多少財富？他自己也不知道。」

阮不悔道：「連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銀子的人，這個人才是眞正的富。」

龍一飛道：「不錯，沈百萬的兄弟沈萬財，比他兄長小十五歲，沈百萬很寵他的這位小弟，有一年，沈萬財遊蒲田少林寺，我是在那裏遇上了沈萬財，姓沈的乃十分豪爽的年輕人，我也只大他七歲而已，唉，我們相遇甚歡，幾乎就要換帖了！」

他思忖着，又道：「當時他與我途經福州，被他看上一門大家閨秀，那位姑娘我見過，人長得美極了，而且琴棋書畫之外，女紅更是一等一的好。」

龍一飛微微笑。又道：「然而女方家長不太願意把女兒嫁遠門，南京距福州單只水路也需半月之

久，所以女方提出條件，要沈萬財不送金，不送銀，綾羅綢緞不稀奇，他們要的聘禮八大件，都需稀世珍貴的……唉，這原是要叫沈萬財知難而退，沒想到沈萬財一口就答應下來，於是女方無話可說了。」

龍一飛嘆了口氣，又道：「我與沈萬財成了莫逆，他又知道我是『括蒼刀霸』，於是力請我同他一齊回南京，他一定要我爲他把聘禮送到女方家中，我同意了。」

龍一飛說到這裏，臉色開始變了。

他好像又回到過去那種英氣風發的刀霸時代。

重重的，龍一飛道：「我去了南京，也看到了那八樣無價之寶，唔，每一件都稀世咧！」

阮不悔聽得呆了。

如果這是虛構的故事，這故事仍然十分精彩。

就聽龍一飛又道：「沈家封箱八大件，我記得十分清楚，我終生也難忘啊，是寶，便只看上一眼也足以告慰此生沒白活。」

他乾咳了一下，又道：「八大件乃是：

東海夜明珠一對，每一顆有鴿蛋大小；

南海翡翠貓一隻，正好一尺那麼長；

西域瑪瑙佛一尊，高一尺上刻梵文；

北地長白參王淨重一斤十二兩；

純金打造螞蟻上樹，一棵金樹上爬滿七十二隻金螞蟻；

純金七斤二兩打造的雙龍搶珠一副；

純金打造十二生肖，每個純金十二兩；

純金打造壽星獻瑞，壽老手上托的仙桃乃是淨紅寶石的差不多有雞蛋大小，夜間泛紅光。」

龍一飛一口氣說出「八大件」寶物，聽得阮不悔直吸氣，他睜大眼睛道：「果然件件價值連城，這沈萬財還眞的是富豪了。」

龍一飛道：「沈萬財不出名，他哥沈百萬才最有錢，普天下誰不知道沈百萬呀！」

阮不悔道：「女方甚麼樣，怎麼價值如此貴呀，便眞的天仙又怎樣？」

龍一飛道：「這你就不懂了，聽沈萬財說，那位姑娘長得俏模樣，非筆墨可以形容的，你說她長得像西施，她還眞的丰姿綽約，你說她長得像楊玉環，她就是全身充滿性感惹人發狂。

「最妙的是這姑娘的身上有一股自然桂花香，那才令沈萬財着了迷，因爲沈萬財住的地方就栽滿了桂花，他愛那股子香味呀！」

阮不悔道：「難怪這位姑娘迷住了沈萬財。」

忽的，龍一飛道：「不悔呀，大叔可以告訴你，向呂文彬報仇之事已了，餘下的便是討回『八大件』。」

他似乎在咬牙，又道：「東西必須追回來，東西也必須送到女家。」

阮不悔吃一驚，道：「已經七八年了，沈萬財與那位姑娘也許早已不相干，也許……」

龍一飛道：「沈萬財曾對我說過，此生娶不到那位姑娘，他便獨身一生。」

他嘆口氣，又道：「咱們練武之人，都有一種固執的性格，大叔就是這樣，非將八大件送去女方家中不可，絕不善罷干休！」

阮不悔道：「大叔，咱們先去找呂文彬藏寶之地，也許就能把八大件找回來。」

* * *

「大叔，吃飯了。」

這是岸上傳來的聲音。

是的，紹興府東湖大酒坊的大小姐段金花來了。

段金花提着竹籃上了船。

她立刻怔住了，因爲阮不悔微微笑着出了小艙。

阮不悔見段金花怔忡的不動，不由得一笑，道：「喲，發呆啦！」

段金花忽的放下竹籃，道：「你……回來啦！」

阮不悔道：「回來啦！」

段金花道：「你還好吧？」

阮不悔道：「本來很好，見了妳更好。」

段金花揚拳要打人，龍一飛開口了：「來吧，大家先吃飯。」

段金花想不到阮不悔已回來，心中自然十分高興，她問阮不悔道：「甚麼時候接回舅老爺呀！」

阮不悔道：「那得聽大叔的。」

龍一飛道：「段姑娘，大叔傳妳的那些武功，妳只要用心苦練，他日必有成就。」

段金花道：「大叔，我很用功呀！」

龍一飛道：「好，只不過我舅舅舅媽，還需妳多加照料，這事不能白叫妳們操心，我有回報。」

段金花道：「大叔如此說便見外了，往後還靠大叔多加愛護了。」

段金花說着，便把眼光移向阮不悔。

龍一飛當然明白段姑娘的這句話，他點頭笑了。

* * *

龍一飛交代段金花，以後不必再到平水村了，因爲他就要同阮不悔走入江湖，爲一股霸氣爭回些甚麼。

段金花聽了龍一飛的話，立刻心情黯然，她眞正體會到相見難別離更難的滋味。

段金花打算邀他們回東湖酒坊與二位老人家相聚些時日，豈料，龍一飛與阮不悔二人就要離開平水村。

* * *

龍一飛決定的事情，阮不悔是不會反對的。

如今阮不悔在呂文彬身上弄了不少銀子。

首先，龍一飛就決定先買兩匹馬代替脚程，這件事阮不悔很快就辦成。

阮不悔與段金花回到紹興府，阮不悔只買一匹馬，另外一匹馬是他借馬家寨的，已經由蕭不邪騎回酒坊，他便騎上原來的馬拉着新買的一匹就要往平水村了。

那蕭不邪夫妻二人關心的直對阮不悔道：「好孩子呀，這一路上你同你龍叔二人可得多加小心吶！」

阮不悔道：「舅老爺放心，我會的。」

不料阮不悔正準備上馬，段老板却向阮不悔招手，道：「別急別急，你過來！」

阮不悔一笑，立刻走到段老板面前。

就聽段老板道：「小友，我段友仁兩兒一女，老大視你如同寶，我問你，你對她如何？」

阮不悔道：「段姑娘花容月貌好得不得了。」

段老板一聽，愉快的道：「倒是眞心話，那麼你可知道我女兒的心事？」

阮不悔道：「心事？她對我很好呀！」

段老板道：「爲了不躭誤你行程，我便有話直說，我女兒認定你了，此生除你，誰也不嫁，小子啊，你去仔細琢磨吧！」

阮不悔楞楞的道：「我是窮光蛋呀！」

段老板道：「嫁了你不叫你管飯。」

「哈……」阮不悔忍不住笑了。

他對門裏的段金花瞧瞧，道：「天大的便宜事我撿到了，哈……」

他上馬便往街上行。

嚄，迎面碰上「快活居」的帳房先生。

那帳房先生雙眉一挑，笑道：「小兄弟，你混闊了咧，你莫非發大財了？」

阮不悔道：「你等着，說不定那天我還得爲你送鮮魚過日子吶，哈……」

他拍馬就走，頭也不回的走了。

帳房先生怔怔的道：「他這是幹甚麼的？」

只見段金花忽的跳在大門外，但未開口。

段友仁過來了。

「女兒，別擔心事，我看這小子不是夭折相，他必定會回來的，妳放心吧！」

段金花還忍不住抹淚吶！

* * *

「括蒼刀霸」龍一飛與阮不悔二人騎在馬上往北行。

他二人爲甚麼要北行？

乃龍一飛的決定也！

龍一飛決心先去南京城，爲的是先找到沈萬財，他要沈萬財同他一起去福州，當然，他自信必能找到失落了的「八大件」。

他二人不行船，改走旱路去南京。

這一路上阮不悔小心的侍候龍一飛，就如同孝順兒子侍候老爹一樣周到。

這日，二人來到蘇州交界的天平山下，還未往山中行，隱隱約約的聽得吼聲傳來。

阮不悔聽得一驚，道：「大叔，有情況！」

龍一飛道：「有人在山溝裏搏殺。」

阮不悔道：「大叔，咱們怎麼辦？」

龍一飛道：「找個高處去瞧瞧，先看看是甚麼人在搏鬥，咱們再作道理。」

阮不悔立刻跳下馬，他往高處攀，就在一處陡崖上，阮不悔手遮雙眉仔細看，不由心中一緊。

阮不悔不多看，立刻又奔到龍一飛身前。

「大叔，不好了！」

「你看到甚麼人在搏鬥？」

阮不悔指着山谷中，道：「一大羣身穿土黃色衫褲大漢，圍緊了七八輛鏢車在狠殺吶！」

「看清鏢旗嗎？」

「大叔，是杭州四維鏢局的鏢旗，我只一眼便認出來，那是一面白旗之上繡了三把刀在上面。」

龍一飛道：「三刀震乾坤，嘿……」

阮不悔道：「大叔，鏢局的人很慘吶！」

龍一飛道：「穿黃的乃是太湖水寇，奇怪，他們竟然掠奪到岸上來了。」

阮不悔道：「大叔，咱們不能坐視不管吧？」

淡淡一笑，龍一飛道：「如果我不叫你前去，只怕你又會說『一日爲師終生爲父』這句話了。」

乾乾一笑，阮不悔道：「大叔，你答應了。」

龍一飛道：「多加小心。」

阮不悔忙點頭道：「是，大叔。」

阮不悔拍馬便往山谷中奔去。

剛到谷內，便見一塊碑石上刻着「天平山」三字。

阮不悔不管這些，他是來救人的，他也想着當初被師姐冤枉的事，那件事令他有口莫辯。

此刻，阮不悔的馬蹄聲立刻把那些黃衣大漢們引得不少人轉頭看，看是何人來淌混水。

黃衣人們當然沒有人認識阮不悔，就見七八個黃衣大漢握着刀槍迎向阮不悔。

阮不悔立刻躍下馬，他拔出「霸王刀」，便看清楚四維鏢局的人馬有一半已躺在血泊裏直「哎呀」！

七輛鏢車順序停在山道上，這時候，便趟子手也出刀玩命了。

衝在前面的黃衣大漢猛吼如虎，道：「喂，你是甚麼人，膽敢來插手呀！」

阮不悔道：「我是過路人，路不平我來踩呀！」

那怒漢咬牙道：「老子勸你眼放亮，小心爺們活剝你的皮。」

阮不悔冷笑道：「操他娘的，唬你家小爺呀！」

那人似是忍不住了，他舉手中刀，大叫：「兄弟們，砍了這小子！」

「殺！」

阮不悔看這七八人又是刀又是槍，認準了便往他的身上招呼，他火大了。

他不等八人圍上來，狂吼一聲：「千刀殺！」

阮不悔出刀就見血，一片極光仍在，鮮血已在三個地方飛濺，四個大漢還不知道怎麼回招相抗，便已痛苦的往山石上撞去。

「噢……唷！」

凄厲的叫聲幾乎同一時間吼出來。

阮不悔突然一個回刀殺，他這一回未呼叫，但出手的却仍是那招「千刀殺」！

極光成層立將兩根紅纓槍劈斷，另外二人被極光閃過，死得眞令人吃驚，兩個人都被殺得肚腸外流。

這祇是刹那間的事，兩個持紅纓槍的大漢立刻回頭往谷中奔逃。

這二人口中厲叫：「大當家，不好了，那裏冒出個殺人王，出刀就要命呀！」

阮不悔不必往前追殺，因爲自然有人奔向他。

阮不悔也看得清，黃衣人至少六十多，而藍衣鏢局的人也祇不過三十幾，也許這一趟鏢十分重要，所以該來的人全到了。

首先看到一個黃衣披風大漢雙手握着長短刀，正與四維鏢局總鏢頭「三刀震乾坤」金東陽殺得凶，這二人身上全掛彩。

再看副總鏢頭「八手飛刀」卓太平，好像飛刀打完了，祇有一把砍刀在手上，他與一個短壯漢子拚得兇，祇見矮壯漢使的是一根鍊索甩頭，神出鬼沒的至少已在卓太平身上刺了七處洞，左面頰上還在冒血吶！

再看附近林石邊，兩個鏢師黃飛虎與蔡同二人被七個黃衣漢子殺得顧此失彼，一時間端的險象環生。

金東陽的大徒弟已受重傷，柳成川歪在第二輛鏢車下，肩臂與左大腿鮮血已染濕了藍衣褲，兀自手握刀防着黃衣人會對他突下殺手。

護鏢的兄弟們地上躺了十幾個。

黃衣人也有死傷的。

如果仔細算一算，雙方的死傷差不多。

* * *

此刻，有人大叫來了殺人王，附近同卓太平拚殺的那個矮壯漢立刻甩頭逼退「八手飛刀」卓太平，一路奔向阮不悔過來了。

卓太平在喘大氣，可也閒不着，自有另外兩個黃衣漢子圍上他便砍殺。

卓太平很想看看是甚麼樣的殺人王來了，但他却不得不再出刀。

山谷中殺得凶，咒罵之聲嚇死人，當然，凄厲的慘嘷代表着挨刀人的悲哀。

矮壯漢子已迎住阮不悔了：「喂，你朋友這算甚麼嘛，山高水長交情不會完，江湖風浪眼睛還是要放明亮，怎麼的，你朋友的目的是甚麼？」

阮不悔淡淡的道：「我沒有目的。」

矮漢抖着手上甩頭吼道：「沒有目的亂殺人吶，太豈有此理了。」

阮不悔道：「如果你們回太湖，馬上走，我就不會再殺人了。」

矮漢一聽火了：「操他娘的耍無賴呀，你叫咱們聽你的，你把爺們當成甚麼了？我冉濤就嚥不下這口氣。」

阮不悔道：「你出招吧！」

冉濤大怒，道：「好小子，你有甚麼了不起，膽敢壞了爺們買賣，吃冉濤一甩頭。」

他抖腕發出那隻三稜甩頭，鋼鍊子猛一抖，流星般的甩頭已快到阮不悔的面門了。

祇見阮不悔突然舉刀。

嚄，奇蹟出現了。

阮不悔的霸王刀暴阻，刺人的甩頭「叭」的一聲不前進了，那甩頭

竟然貼在霸王刀身上了。

這還眞叫玄。

那冉濤就吃一驚。

阮不悔也一怔。

就在吃驚與一怔間，冉濤急忙用力拉，「沙」的一聲他把甩頭拉回來，便也發現一道極光閃過來。

冉濤大吃一驚，自然的一個大旋身才一半。

「噢！」

阮不悔的一刀夠狠，切中冉濤的右肩與背上，立刻殺得冉濤往地上倒去。

眞快，附近有黃衣大漢在狂叫：「不好了，五當家的被人放血了。」

沒等阮不悔走遠，五個黃衣大漢往他圍殺過來。

阮不悔一聲吼抖手再出刀。

「天雷斬！」

「噢！」

阮不悔不打算在這兒久纏，速戰速決替師父解了危，他就與大叔往南京去了。

五個黃衣漢倒下兩對半，阮不悔已快到鏢車附近了。

現在，有個人正大吃一驚的睜大了眼睛看，這個人不是別人，這個人正是柳成川。

鏢車正中央，金東陽與一個毛臉大漢殺得凶，毛臉大漢不是別人，乃太湖水寇大當家「虎頭鯊」毛洪年是也！

毛洪年右手五尺半窄刃刀，左手一把短刀，與金東陽殺得幾乎忘其所以。

那金東陽號稱「三刀震乾坤」，他已至少狂砍三十刀以上，自己受了傷也不管了。

* * *

現在，阮不悔已奔到鏢車中間了。

阮不悔突然一聲吼：「住手！」

這時候大夥全都殺紅了眼，一大半不聽他嚷嚷。

阮不悔火大了，他突然舞動霸王刀，厲吼一聲如猛虎，道：「殺！」

嚄，這才叫殺人狂作風，祇見阮不悔抖起極光一片，他的人便駕着大片冷焰直往黃衣人多的地方殺過去。

他用的正是「千刀殺」絕學。

於是，他所到之處，黃衣人幾乎無一躲得過，被他一口氣砍翻十多個。

四維鏢局立刻有人認出來了。

「是不悔來了！」

「咱們的不悔老弟出手了！」

這聲音立刻聽入金東陽耳朵裏，忍不住一聲吼叫：「姓毛的，住手！」

毛洪年也打算要大夥先住手。

因爲他突然發覺黃衣衫兄弟們倒下去的一大片。

毛洪年厲吼：「都住手！」

停是停住了，黃衣漢子們仍然把鏢車圍起來，一個個眼睛全紅了。

果然，金東陽發現來的正是阮不悔。

金東陽還未開口吶。

毛洪年已迎着阮不悔怒吼：「操他娘的，拆爛汚呀，你是誰？」

阮不悔尚未回答，毛洪年又指着阮不悔手上的「霸王刀」，厲叱：「小子，這刀你從甚麼地方弄到手？」

阮不悔就佩服這賊頭子有見識，忍不住笑笑，道：「怎麼，你怕了？」

毛洪年大怒，道：「刀在刀霸手，毛大爺我讓路，刀在你小子手，嘿……就不一定會殺人。」

阮不悔道：「何不試一試？」

眞是盛氣凌人，阮不悔話不重，但却表明未把對方放在眼裏。

毛洪年身邊站了三個人，這三人聽得直瞪眼。

其中一人叫李大膽，在太湖他是二把金交椅。

李大膽雙手握着鋼叉，沉聲怒罵：「那裏冒出來的小王八蛋，李大爺鋼叉捅死你。」

阮不悔道：「何不試一試。」

李大膽對毛洪年道：「當家的，你們一邊觀看，看我李大膽活挑此小子的肚腸餵野狼。」

毛洪年道：「老二，多加小心了。」

李大膽端叉直逼阮不悔，相距兩丈就出招，因爲他的鋼叉六尺長，兵器上他以爲已佔了大便宜。

阮不悔心中在冷笑，個老小子，且叫你先嘗嘗我的「天雷斬」。

「捅死你這小狗操的。」

「殺！」

嚄，又見那大片極光展現。

阮不悔的身子猛一旋，便已帶起一溜鮮血標起來。

「噢……噹郎……」

李大膽的鋼叉抛在地，李大膽的雙手抱住他的右大腿，那白森森的大腿骨已露出來，他的腿上至少被削去一斤肉。

祇一招啊，一招之間就傷人，這……

站在毛洪年身邊另外兩人，正要揮刀殺出來，却被毛洪年攔住，道：「等一等！」

那二人，一個是三當家寇長風，另一個四當家的叫王二壯。

這二人咬牙欲噬人。

毛洪年已憤怒的走向阮不悔，道：「小子，龍一飛你可認識？」

阮不悔道：「你在此時此地想攀甚麼交情呀！」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 司馬不敗等追殺張水柔，料不到遇上了橫山下來的好漢，差點連自己的命也賠上。張水柔帶着一班橫山兄弟回到十字坡，述說了自己在扈五娘的協助下如何勇闖落雁堡，偷聽到了血洗王宅兇手乃是關外胡人……成管事等逃回報告武小郎在泰山縣弄詭之事，估計寶塔已到了十字坡，司馬亮親自出馬帶着卅多名殺手，殺向十字坡……



新派湖海俠士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俠盜武小郎

氣勢洶洶索寶塔　奸計不成動刀槍

司馬亮好像帶過兵打過仗，聽聽他的吼叫就明白了。

「圍起來！」張展、白為仁與石堅三人立刻去統領那些殺手們了。

「嘩！」三十四健馬繞圈跑，刹時間便把十字坡張水柔的野店圍上了。司馬亮穩坐雕鞍上，左有甘不悔，右有兒子司馬不邪，後面還有三個武功最高的中年漢。

別以為這三人不開口，他三人可是司馬亮二十年的老伙計，司馬亮南征北戰時少不了他們三個人，平日裏也祇有司馬亮出征他們三人才出征。

這三人可不是別人，他們一個叫石堅，人稱飛刀子，另一人叫白為仁，人稱雙槍將，還有一個叫張展，外號叫做血刀。

這三人可不是啞巴，他們把話擱在內心裏，他們的反應是冷面，這就叫做不叫的狗會咬人。

* * *

現在，司馬亮勒馬在野店門外面，他拍拍坐騎也摸摸掛在馬鞍上的那把特號鬼頭刀，祇把手一指。

左邊的甘不悔開口了。

「店家，出來……」他聲色俱厲。

小丁出來了，一條布巾搭肩上，笑瞇瞇地站在門下瞧，也吃驚地道：「喲，全是騎大馬的爺們呀，草料怕是不夠了。」

甘不悔沉聲道：「把你們的老闆叫出來。」

小丁道：「各位，吃飯進店來，肉包子有的是，叫咱們老闆幹甚麼？」

「叭！」

「噢！」

好一條長鞭抽過來，小丁眼看着就是躲不過，腿上着實挨一鞭。

「你們打人呀，幹甚麼，有王法……」

「叭！」

「哎呀！」小丁又挨了一皮鞭，他火了，便也開罵道：「他娘的仗着人多欺壓人呀！」

「咻！」聲起處，又是一鞭抽過來，小丁眼看又未能躲過鞭梢就要抽中脖根了，便在這刹那間，嗤，有一條欖子自房中拋出來，就有那麼巧又準，長欖替小丁挨皮鞭，「叭」的一聲好清脆，於是有個漢子出來了。

這漢子當然是武小郎，他笑得既悲壯又帶着幾分揶揄地道：「他娘的，甚麼時代呀，嘿……胳臂腿粗就一定要欺侮人呀，操……」

甘不悔戟指武小郎吼道：「小子，咱們堡主在此，你還不快上前跪拜！」

武小郎雙目一厲：「哦呸！」

他把頭一偏，雙目直視司馬亮，道：「娘的，我吃過你的糧？

還是住過你的房，我為甚麼要向你這老惡霸跪拜？娘的，我武小郎拜天拜地拜祖上，幾曾拜過甚麼惡霸！」

「刷！」

好厲害的一鞭又打來，祇不過武小郎可不比小丁，小丁躲不過，但武小郎躲得過。

祇見武小郎疾出刀，他那麼巧妙地以刀捲住馬鞭梢，然後猛一拉扯，馬上面的司馬不邪便也隨着武小郎的這麼一扯，順勢往地上躍下來。

司馬不邪有意要他老爹瞧瞧他的功夫，人在未站地的刹那間，左掌已往武小郎的胸口印去。

這光景還眞令司馬亮滿意得直點頭。

武小郎見這人右手長鞭剛收回，左手掌已快拍上身，他一聲冷笑半側身，右腿自下邊猛一踹。

「叭……」

「雪雪雪……」

武小郎一腳踢在司馬不邪的左手腕上，令司馬不邪立刻不住的「雪雪」呼痛。

於是，司馬亮冷叱道：「退回來！」

司馬不邪還想動鞭子，但又不敢違抗他爹的命令，只得甩着左臂退回到他的坐騎邊。

武小郎嘿嘿笑了。

司馬不邪忿恨的直視武小郎，他那眸子裡的狠毒厲害得宛似黑豹，恨不得把武小郎撕吃掉。

司馬亮冷冷一哂，道：「你大概就是他們對我報告的武小郎了，是嗎？」

武小郎淡淡地道：「我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武小郎就是我的名，武大郎是我爹，他被西門慶踢了一脚而死的，雖然他們好人惡人早死了，留下我一生恨死惡霸為人。」

他咬咬牙，又道：「我就是不怕惡霸的武小郎，娘的皮，我是不會修改門面到處去撞騙，弄個假的劉押司在泰山縣害人吶。」

他這是提到了甘不悔了。

甘不悔火大了：「操，什麼東西，當初我就看你不順眼，尤其是那個女的，原來是你小子的姘頭，難怪縣城抓住的海棠大盜，你小子弄個詭計把她救出土牢來。」

笑笑，武小郎道：「我還多謝你僱我去看門房呀，我的哥哥太爺老小子。」

甘不悔一聽眞窩囊，忍不住大怒的道：「小子啊，甘大爺饒不了你！」

武小郎道：「你是不是想同我這看門房的比劃比劃？那就放馬過來呀！」

甘不悔看向司馬亮，道：「老爺子，咱們為求個好彩頭，看屬下先拿此人開刀。」

司馬亮道：「行嗎？」

他乃行家，剛才見武小郎的那一招，他便知道面前這小子有一套，不管什麼套，這小子的武功紮實應是不錯的。

所謂紮實，在功夫上第一重要，花拳繡腿只是中看不中用，甘不悔想收拾武小郎，難……

只不過老奸巨猾的司馬亮心中有定奪，先由甘不悔會一會武小郎也不錯，自己也可以從這小子的招式上認出一些破解之道。

司馬亮撫髯，又道：「不悔，別太貪功，對付這種外表可憐而實則精明透頂的傢伙，那得穩紮穩打。」

甘不悔衝着司馬亮重重抱拳道：「老爺子，屬下把這小子擺平，屋子裡就沒人物了，咱們想怎樣就怎樣，做起事來也順暢。」

司馬亮道：「你多小心！」

甘不悔一聲低應：「是！」

他說話的時候是誠恐誠惶的有禮數，但當他抬頭看向對面門前站的武小郎時候，那臉皮忽然變了另一個人似的，冷酷而又無情。

聽到他那股子仇恨口胳，就明白他在主子面前力求表現的凶殘樣了。

「武小郎，你小子可要使出全力，你可要特別小心，因為只要我打倒你，我就如同山豹咬到小綿羊似的猛啃又咬，而我當然不是啃更不是咬，我會一陣亂刀砍，把你砍成肉醬和稀泥，叫你永遠消失掉。」

他這麼幾句狠話，倒令門口呆着的小丁看了小馬一眼，因為他們也曾如此叫人消失掉。

武小郎却淡淡一笑，道：「姓甘的，你此刻的模樣很符合你的身份，泰山縣城的劉押司你還眞有些像，只不過在你殺我之前，你說說，我聽聽，你是怎麼把眞的劉押司弄失踪的，是不是就是你剛才說的那一套，剁成肉醬和稀泥呀！」

甘不悔嘿嘿得意地道：「劉押司家在滄州東郊外，他休假回來，娘的，他是長得像我，也可以說我長得像他，那天他攜眷自泰山回來看老母，這是機會，於是，嘿嘿……他就失踪了。」

武小郎道：「於是司馬堡主動主意，叫你冒充劉押司，奶奶的，你們的目的是寶塔呀！」

司馬亮厲叱道：「盡放閒屁，還不動手！」

司馬亮這是兩個人一齊罵，武小郎當然聽得懂，甘不悔「嗆」的一聲拔出刀，他一步一步地逼向武小郎。

武小郎不為所動地站在門前

面，他冷視着甘不悔的一舉一動，這時候附近的漢子們全都瞪大了眼睛看他們，都知道今天動刀是要砍人的。

武小郎便在這時候忽的一聲雷吼，道：「等等！」

甘不悔冷笑道：「閻王等過堂，小鬼來拿人，生死簿上你小子已除了名，你還想拖延時間不成？」

武小郎大吼道：「姓甘的，你說的正相反，武爺不是在拖時間，武爺要你們一齊上，誰生誰死都一樣是個死字，何不把命運交付上天，大伙賭一賭自己的造化吧！」

甘不悔大怒，司馬亮已沉叱道：「聽聽，多麼的囂張，多麼的猖狂，你小子又算什麼東西，你配？」

武小郎回罵道：「你又算他娘的什麼玩意兒？你與你的一批打手，橫行在滄州府，又與關外的胡人勾搭，他奶奶的，你是他娘的什麼東西，奸賊帶混蛋！」

這是雙方在開罵，忽聽附近十幾個怒漢大吼：「殺了他！殺了他！」

司馬亮手一舉，道：「會的，今天這小子死定了，只不過咱們還有得磨。」

他忽然對甘不悔道：「你還等什麼？」

甘不悔早就要動手了，只因司馬亮的話他才等了一下，如今他可不再猶豫了。

「殺！」

甘不悔如今露出本來面目了，他不再是泰山縣城之劉押司，他是個殺手，一個武功極高的殺手。

其實武小郎早就發覺了，當甘不悔在王覺凶宅中一躍而過了圍牆，武小郎便知道這假劉押司是個武功不錯的江湖人物。

此刻，甘不悔走刀怪異，出刀之間挑、刺、劈、砍全在一招之間而令武小郎看不出敵人這一刀到底指向那個部位。

只不過不知道就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先躲。

武小郎一聲「厲害！」他隨聲左跳右閃不出刀，甘不悔大吼：「我看你往那裡躲！」

隨之他的吼叱，手中刀捲身而往武小郎滾進，那股子宛如龍捲風似的氣力震得衣袂盪起，無數銳芒直往武小郎當頭罩去，任何人都以為武小郎在劫難逃了。

武小郎反而不逃了，他如下山猛虎厲吼：「天泣刀！」

又是旋風刀法中的殺招出現，妙的是看上去雙方的身子都隨刀轉，但當無數撞擊聲傳來的時候，銳芒之中有紅點，好一片皮肉上了天，就聽得甘不悔厲嗥狂號彈身後滾，在一片塵土中拚命地站起來了。

只見甘不悔的半張面皮不見了，露出了白森森的大牙來，鮮血剎時染紅了上衣一大片。

武小郎也不完整，他用右手往口唇上抹，鮮血他往肚子裡吞，當然，比之甘不悔的傷輕得多了。

司馬亮大怒，他一聲吼：「快退後止血，娘的皮，原來是個深藏不露的殺手呀！」

甘不悔想罵，但嘴皮沒有了，他恨得幾乎想把武小郎吃了才甘心。

武小郎「呸！」的一聲吐出口中血水，道：「我的乖，你也躲得妙，只不過你以後再也不能易容改扮成劉押司了。」

甘不悔想拚命，但已有個大漢把甘不悔扶去上藥了。

司馬亮冷冷道：「旋風刀法？」

武小郎笑笑，道：「你老挺識貨嘛！」

司馬亮道：「你贏了兩人了，是不是？」

武小郎道：「也是幸運吧！」

司馬亮道：「不是幸運，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你憑的是本事，你花了功夫學了本事，你比他們多吃了苦，所以你贏也是應該的。」

武小郎道：「堡主是個明理的人了。」

司馬亮道：「所以我來一個先禮後兵。」

「怎麼說？」

司馬亮道：「很簡單，今天你雖然連傷我兩人，而且其中一人又是我的兒子，我仍然禮字當頭。」

武小郎知道司馬亮老奸巨猾，但他仍然一笑，道：「堡主，你有話明說。」

司馬亮道：「你叫武小郎是嗎？」

「武小郎就是我，走到天邊我也叫武小郎。」

「武小郎，你說說，我聽聽，你是不是在王覺的凶宅中把那件寶塔盜走了？」

武小郎呵呵一笑，他這才明白司馬亮為什麼不立刻動手的主要原因。

慢吞吞地走上兩步，武小郎指着三十個圍住野店的大漢們，笑笑道：「堡主呀，你原來是為了一件什麼翡翠玲瓏寶塔呀，哈哈哈……」

司馬亮道：「不錯。」

武小郎道：「你要那玩意兒幹什麼？」

司馬亮雙目一厲，道：「這是老夫的事情。」

武小郎道：「你就該派人再去找呀，王覺宅子那麼大，便是官家也還在拚命的找，你怎麼不去那兒找，却來到十字坡，你以為……」

司馬亮道：「我們不是以為，而是判定寶已到了你的手中了。」

武小郎一瞪眼，道：「誰說的？」

司馬亮道：「王覺二廳屋脊上的琉璃雕塔內藏的就是那件寶，你否認不了的。」

武小郎心中一緊，這件事必是那于氏兄弟二人發覺了告訴司馬亮的。

司馬亮見武小郎的眼珠子在轉動，立刻又道：「武小郎，如果你把寶交出來，十萬兩銀子我送你。這個數目你便是八輩子也賺不到的，你說呢？」

「十萬兩呀，白花花的十萬兩銀子呀，我他娘的別說是沒聽過，想也不敢多想呀！」

「人人都會動心。」

武小郎道：「我若是有了十萬兩銀子，娘的，討上幾房小老婆，買點良田蓋大房，良駒大車幾十輛，找上幾十個下人侍候我，吃猴頭帶燕窩，海參魚翅加杜康，這一輩子夠快活。」

司馬亮道：「這一切夠你享受的了，你只需把寶塔交出來就成了。」

武小郎嘆口氣道：「王八蛋不想當一輩子有錢郎，唉，只可惜這世上有錢的人少，沒錢的人多，司馬堡主呀，你就是幸運的郎。」

司馬堡主淡淡一笑，道：「交出寶塔，你便也列位在人人嚮往的富豪之列了。」

武小郎道：「堡主，你這話當眞？」

司馬亮心中一緊，急應道：「絕對當眞，老夫什麼身份，一言九鼎之人也。」

武小郎重重的點頭，道：「好，咱們就這麼說定了。」

司馬亮哈哈仰天笑，道：「武小郎，你眞是個爽快的小人物呀！老夫大為欣賞你的為人，太好了。」

武小郎道：「我們眞是相見恨晚呀，哈，哈！」

「哈！」

司馬亮笑得宏亮，三十個大漢們也笑了，那圍在後牆外的人根本不知道大伙為什麼笑，便也只有跟着笑起來，笑着笑着，有人問：「為什麼大家這麼高興？」

「我怎麼知道？」

這意思就是說：「別問了，主子笑咱們也笑就錯不了。」

* * *

司馬亮不笑了，當然他的人馬也不笑了。

司馬亮指着武小郎道：「武小郎，你可以去把寶塔拿出來了吧！」

武小郎把大嘴一撇，道：「堡主，你別急呀！」

司馬亮道：「本堡主早就迫不及待了。」

武小郎道：「堡主呀，你得壓壓火別急躁，總得寬限我十天八天吧！」

司馬亮一聽臉色大變，道：「十天八天？」

「是呀，十天八天也不一定拿出來。」

「什麼？你把寶塔藏在什麼地方了？」

武小郎道：「我那裡會把寶塔藏什麼地方呀，藏寶的當然是那神算子王覺了。」

司馬亮道：「王覺一家早死絕了。」

武小郎道：「我知道王覺一家死得慘，只不過人死寶還在呀。」

司馬亮沉叱道：「寶被你盜走了，咱們已說定十萬兩銀子換那寶塔，你是不是想變卦。」

武小郎道：「王八操的才變卦，堡主，我是個說一不二的人，我被堡主十萬兩白銀說動了心，我這就答應堡主立刻再去泰山縣城，千方百計也要想法子把堡主要的寶塔找來，我絕對說了算數。」

司馬亮一聽火大了：「娘的，說了半天原來你是在拖延，不想把寶塔交出來呀！」

武小郎道：「拖延？什麼意思？」他左手一攤，又道：「你以為寶塔已在我手中了？哎呀呀！堡主呀，我有了寶塔還會等在這兒叫你們來打來殺呀？娘的，我早就包起寶物上京城去了。」

「上京城幹什麼？」

「賣呀，換了銀子過好日子呀，你想想，我三餐不繼却抱個無價之寶，我同窮人有什麼分別？我瘋了？我呆了？還是我喜歡窮呀！」

司馬亮冷笑道：「好個滑溜的小潑皮，你以為說這麼幾句就可以叫老夫相信你了？」

武小郎道：「堡主，你呀，你早該把寶塔找到手的，可惜你用錯人了。」

司馬亮沉聲道：「怎麼說？」

武小郎道：「堡主呀，我在王宅看大門，這事你知不知道呀？」

司馬亮道：「你不是池中物，單憑你的刀法，你會委屈為一所凶宅看門房？」

武小郎道：「嗨，堡主呀，看門房又怎樣，咱一時手頭不方便，臨時找個工作幹幹有什麼不對呀？我武小郎的二叔武松可是好漢呐，我有本事能搶人嗎？只要是正當事，有什麼不可以，要知道工作無貴賤，不偷不搶是好人，去偷去搶是壞人。」

「混賬！」

武小郎急忙改口，又道：「說錯了，去偷去搶是黑道的能人呀，是不是？」

司馬亮冷笑道：「小子，你的意思是叫老夫聘你才算是對的呀！」

武小郎道：「是呀，你雖然把姓甘的裝扮得如同劉押司，是不是就能找到寶呀？要知道那樣只能方便進出凶宅，可是他仍然無法找到寶，再說于小二小七二人，他們二人乃凉山神偷，雖然他們偷技高明，至今仍沒偷到，對不對？」

司馬亮道：「你知道爲甚麼嗎？」

武小郎道：「我不是知道，而是以常理判定。」

他哈哈一笑又道：「偷字輩的人呐，有的本事高明，那是東西擺得不是地方，他們容易找得到，可是，你想想，王覺是甚麼人物呀！」

武小郎把聲音再提高，又道：「那王覺人稱神算子呀，你想想，這樣的人物多聰明，他藏東西會叫人一找就找到嗎？操！」

一怔，司馬亮道：「小子，你總算承認一半了！」

武小郎吃驚道：「我承認甚麼了？」

「你說王覺神算子，而你又在屋脊上把寶盜走，你說，對不對？」

武小郎道：「不對，不對！」

司馬亮道：「你否認不了啦！」

武小郎道：「司馬堡主呀，你難道也是三槍打不透的臭石頭？」

司馬亮大怒，他的手已握住鬼頭刀把了，想想看誰人敢如此的對他無禮，武小郎竟敢對他說不敬的話。

但武小郎却又道：「堡主，我說話很坦白的，你可千萬別生氣，你往下一聽說就明白了！」

果然，司馬亮臉色一寒，道：「說！」

武小郎道：「王覺藏寶何處我不知道，也許他會在屋脊上故佈疑陣，叫那笨蛋盜寶之人以爲寶物已被人盜走了，這是欺敵手法，堡主呀，你想過了沒有？」

只這麼幾句話，司馬亮立刻怔住了。」

這時候，一邊的司馬不邪道：「爹，這小子盡在耍嘴皮子，他的話絕對不可相信。」

司馬亮直視武小郎道：「也罷，老夫今天暫時相信你的話。」

他自袋中摸着，又道：「武小郎，十天夠了嗎？」

武小郎心中竊喜，口中忙應道：「夠了，夠了，十天之內，我會到王覺的宅中入地三尺地找。嗨，誘人的十萬兩銀子喲，我爲你陶醉呀，哈哈哈……」

司馬亮道：「你既然答應，我也有我的條件。」

武小郎道：「你已開出十萬兩銀子了，還有甚麼附加的優越條件呀？」

「有，我當然有。」

「那麼，堡主你就開出來吧，我一切接受，而你也可以率人回滄州等我的好消息了！」

司馬亮吃吃一笑，道：「只要雙方滿意，今天就化干戈爲玉帛。」

武小郎道：「我洗耳恭聽！」

司馬亮突然舉起手來，他手指挾着一顆紅丸，道：「武小郎，你服下去！」

猛一怔，武小郎道：「你叫我吃毒丸呀！」

「不錯！」

「你想毒死我？」

「錯！」

武小郎道：「那爲何叫我吞那顆我十分不喜歡的毒丸呀！」

司馬亮重重的道：「老夫絕對相信你的，才會叫你服用我這顆毒丸。」

武小郎道：「怎麼說？」

司馬亮道：「我必需把你暫時控制在我的掌握中，因爲老夫怕你找了寶塔以後，見寶起貪意，帶着寶物走掉，老夫豈不是落空？所以你只要十天內去見我，我自會給你解藥。這樣你我便把這信字建立在這顆毒丸之上，誰也不用再擔心，對不對？」

武小郎心中忿怒，娘的，這眞是一頭老狐狸，老奸巨猾的老傢伙。

他正在猶豫，司馬亮一聲低吼：「武小郎！」

武小郎道：「怎麼樣！」

司馬亮道：「快把此丸吞掉，老夫立刻走人。」

武小郎嘿嘿一笑，他淡淡地道：「我若吃了你的毒丸，娘的蛋，我必會當場死翹翹。」

司馬亮道：「那是你多心。」

武小郎道：「好，你把毒丸拋過來。」

司馬亮以爲武小郎要吞毒丸，立刻手指一彈，一粒紅丸直往武小郎彈去。

武小郎伸手接個正着。

「小丁何在。」

小丁在門邊吃一驚，這是大場面，他與小馬二人多多少少有點哆嗦。

小丁聽了武小郎的話，立刻跳到武小郎身邊道：「武爺，何事？」

武小郎道：「爲了前往泰山縣城早早找到寶塔，我要當着司馬堡主的面祭天。」

小丁道：「祭天呀！」

武小郎道：「去後院把養的老公雞抓一隻來。」

「是，武爺！」

小丁拔腿往屋內走，眞快，一隻公雞抱出來，是扈五娘遞給他的……

「武爺，雞來了！」

武小郎一把抓過老公雞，他的手法眞夠快，那顆紅丸已塞入公雞嘴巴了。

對面的司馬亮看得清，他怒叱道：「武小郎！」

武小郎道：「爲了證明堡主沒有玩我武小郎，所以先叫這公雞吞一顆，如果這公雞還活着，堡主呀，你再送我一顆又何妨！」

司馬亮大怒，「嗆」的一聲鬼頭刀已拔在手中了。

便在這時候，那隻大公雞凄厲地長嘶一聲，武小郎忙把大公鷄拋地上，嚄，眞嚇人。

只見這老公雞在地上騰跳幾次，頭一偏便倒在地上了，嚇人的乃是這公雞原是一身的花毛也脫落了，死得張大雞嘴巴。

武小郎一看火大了。

對面，司馬亮仰天一聲梟笑，道：「武小郎啊，武小郎，老夫桀根就把你的話當放屁，你他娘的果然夠機伶！」

武小郎道：「好說，好說，沒有司馬堡主陰毒是眞的。」

司馬亮滾鞍下馬了。

武小郎這才明白，今天免不了這一場殺。

這一戰免不了有死傷，但也只有幹一架了，這光景便是再有本事的和事佬也休想攔住這一殺！

司馬亮臉皮一緊，他露出本來面目了。

司馬亮看出武小郎會使旋風刀法，但他仍然拔刀相向，顯然並不把武小郎放在眼裡！

司馬亮充滿了仇恨與厭惡地一步步往武小郎逼去，他並不下令叫三十名落雁堡武士們攻殺，他要自己一人在衆人面前出刀，這樣子不但顯了威嚴，更有服衆之效。

武小郎全身筋脈賁張，這一戰攸關的不止自己的性命，屋子裡面還有四條命，他十分明白，如果自己栽在司馬亮手中，十字坡從此變成歷史陳跡了。

錯肩斜步，武小郎雙目直視着豎在他面前的那把刀，他的神情是莊重的，彷彿在刀身上看到了武老二。

武松當年傳他刀法的時候就曾對他說過，玩刀之人要天人刀三合一，天者仁義之極至也，用刀之人在出刀之前更要誠乎一心，然後刀才能收發自如恰到好處而又充滿了威力。

平日裡武小郎是想不到這幾句話的，但此刻他面對的是北地高手司馬亮，立刻便感覺出這幾句話的意義。

司馬亮的鬼頭刀原是斜指地上的，那是鬼頭刀的起手武，名曰「平地一聲雷」！

就在司馬亮掄刀上劈的時候，地面上發出「轟」的一聲響，眞嚇了武小郎一跳，以爲司馬亮的刀會打雷。

刀當然不會打雷，那是司馬亮出刀的同時來一個踹地墊步，他墊步太用力才發出那麼一聲「轟」。

隨之，好凌厲的一刀直往武小郎身上砍去。

武小郎不疾不徐地忽然一個側翻，他的身段有些幻化成流燦閃映，看上去他是有些倉皇閃躲的樣子。

許是發覺武小郎的動作帶着稍遜的樣子，司馬亮一聲狂叱：「接刀！」

他刀並未收回，而是中途猛一送，那一道光華已掃殺向甫自站立的武小郎。

武小郎不能再不出刀了，他振腕反撩對方的刀，隨之一聲「沙」響，兩抹寒芒倏忽斜映，隨之又是第二次的交相互撞，冷焰互不相讓，就在這種强力光芒交接中，一陣緊密的金鐵撞擊响聲才驟然而起，武小郎身形帶着跟蹌，他急閃步而後退。

司馬亮暗裡咬牙，一聲不哼打橫切進，右臂揮刀，又準又狠的直劈過去。

司馬亮何止是這麼一刀殺，他的打算是三招之內叫武小郎躺在地上。

司馬亮的刀夠猛，但他的左掌更厲害，要知司馬亮成名的並非在刀藝上，天雷掌才是他的眞功夫。

武小郎見司馬亮的這一刀太過兇猛，他雙手抱刀迎上去，也只有用力攔阻才能把身形閃一邊，不料司馬亮就是要他這樣，但聞嘿嘿一聲冷笑，司馬亮的左掌虛空拍出，幾乎快到無法分辨出他的這一掌，是否已打中武小郎的身上那個部位，也未聽到甚麼大聲響，也許刀聲遮住了他，就見武小郎一個悶哼，立刻滾出兩丈外，「哇」的一聲吐出一口血水來。

武小郎不信邪，擰腰挺身又站起來。

「老王八，你他娘的玩陰的呀！」他邊說邊把嘴角溢出的鮮血以手抹掉，又用舌頭舐吃下肚。

司馬亮沉聲道：「行，你閃過致命的一掌，只不過你能閃過幾掌？老夫對於你的刁蠻與狡詐搞膩了，下手自然要索你的命。」

猛吸一口氣，武小郎道：「狗

娘生的，你別把大話說過了頭，你可要小心了，怎麼個拚法需視各人的造化，武大爺不會白挨這一掌的。」

司馬亮大怒叱道：「只會玩嘴皮子是救不了你的小狗命的，殺！」

他眞的氣急了，狂叱一聲，立刻又奔殺而上。

原以爲他剛才的一掌足叫這武小郎站不起來，豈知這武小郎也不是省油燈，立刻又彈跳起來了。

司馬亮多少有點後悔，如果剛才他連續殺，相信武小郎絕無機會那麼容易地站起來。

這一回他非取武小郎的命不可了。

武小郎見鬼頭刀又那麼凌厲地殺到，再見司馬亮的左掌在後面，他發一聲狂吼：「天泣刃！」

又是那麼一招，但別以爲只是這一招，這一招中間有變化，它三刀合爲一刀殺，三刀有三式，三三就是九刀，幾乎在旋動身子的時候齊齊地往敵人捲過去。

就在武小郎狂吼中，果見冷芒如同東山日頭之迸射般地迎上司馬亮，聽吧，那五月花炮般的脆響，震人耳鼓又懾人心魄，隨之就見武小郎的身子旋動着撞向大槐樹枝上，他轟的一聲落下地，張口又是一口鮮血吐出來。

司馬亮一聲長嗥：「啊！」

只見他抖着好像快要斷了的左手臂閃退到五丈外。

司馬亮幾乎不敢相信這個事實，他也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於是，他狂吼一聲，道：「殺呀！」

他終於動用他的武士出手了。

立刻間，野店四週一片喊殺聲傳來，野店中只有五個人，那是小丁、小馬、張水柔、盧小玉扈五娘。

此刻，張水柔當先跳來了，她原是早就打算衝出門外與武小郎共生死了，但她被盧小玉拖住，當武小郎被打得吐血的時候，張水柔幾乎尖聲叫了。

此刻，張水柔與盧小玉奔來了，張水柔奔到武小郎身邊，道：「武哥，你的傷。」

盧小玉也急道：「怎麼樣了？」

扈五娘更急。

武小郎道：「閻王不要命，小鬼不來往，娘的皮，我還死不了，我還有得殺。」

小丁與小馬急道：「武爺，咱們不分散，死就死在一起啦。」

「殺呀！」

這是幾處的喊殺聲響起，當十幾個落雁堡武士合力往武小郎奔殺過來的時候，就聽附近林中也有這麼一聲狂吼，倒令落雁堡的武士們回頭看過去。

只見是一批藍衣大漢舉刀殺過來了。

落雁堡中有人大聲喊叫了。

「他奶奶的，這是響馬呀，橫山響馬殺來了。」

一聽有人認出是橫山響馬，武小郎大聲叫：「大隊響馬殺來了，咱們來他娘的一個反包圍，先殺光落雁堡的這羣王八呀！」

「狠宰呀！」

落雁堡的人一聽，還眞有不少人心虛，見林中奔出響馬來，立刻有一大半人走上迎殺響馬了。

面對着七八個落雁堡殺手，武小郎奮力狂叱，舉刀便衝上去，雙方就在這野店前的大槐樹下狠幹起來。

荒林中正是朱才六人與柴大官時九子，八個人舉着兵刃奔出林子來，早與落雁堡的二十幾個武士幹上了。

十字坡前殺聲起，十字坡也成了屠宰場，誰說人命最値錢，我看人命像草芥，挨上一刀便完蛋，這時候誰還會想得到他們的爹娘生養他們是多麼的不容易呀！

* * *

雙方殺得眞凶殘，漸漸的，落雁堡武士們寬心了，因爲殺了一陣子，響馬仍是這麼幾個人，顯然附近也只有這七八個響馬漢而已。

別看只有七八人，這七八人全是狠角色。

李杰舞着大板斧，他與楊三郎似乎早已商定了，二人只一出手，立刻交叉互相掩護，那楊三郎的砍刀眞夠猛，落雁堡的武士有兩人被他連刀帶臂的砍掉在地上，李杰隨之一斧砍在那兩人的頭頂上發出「卡」的一聲響！

時九子與柴大官二人也是合作無間，這二人不求有功的直往野店門那面闖過去，爲的是想去支援武小郎。

張千里與公孫浩二人併肩在衝殺，那面，呂忠、朱才也同四個武功不錯的大漢幹上了。

這時候司馬不邪未出手，他正急着爲他的老爹把受傷的左腕包紮好，往脖子根吊起來。

司馬亮痛得冒冷汗，他幾曾想過自己會挨刀，幸好未被刀砍斷，他恨死武小郎了。

他咬牙切齒道：「我要剝了這小子的皮，我也要抽他身上七十二條筋，我不要他活了。」

司馬不邪道：「爹，我先扶你上馬，你坐在雕鞍上指揮人馬。」

司馬亮道：「那些響馬可惡，從什麼地方冒出這幾個殺胚了，壞了我的大事。」

司馬不邪道：「爹，不就是這幾個響馬嗎？他們乃烏合之衆，有眞本事的不多見，你放心地指揮，

兒子去收拾那個武小郎。」

司馬亮道：「多加小心了。」

司馬不邪道：「你老放心，看我收拾他。」

他邊說邊抖着烏皮鞭「卡喳卜喳」地響着皮鞭聲直往武小郎走過去。

只可惜只走了一大半路，斜刺裡柴大官與時九子二人與三個落雁堡武士殺到這面來了。

五個人阻住司馬不邪的去路，司馬不邪連出聲也沒有，抖手就是一皮鞭抽打過去。

「哎呀！」時九子臉皮有鮮血一道，他被皮鞭抽中，差些一隻眼也完蛋。

時九子火大了，他七刀逼退一個怒漢，忽的彈身而起，半空中他一聲咒罵：「操你娘，吃老子一釘。」

司馬不邪的另一鞭是抽向柴大官的，他的鞭已出手了，但他也同時發覺半空中有個人向他甩手，等到司馬不邪發覺一點黑星打來，再閃躲已來不及了，於是，司馬不邪橫起身子斜一邊，他送上左肩頭，「錚」的一聲喪門釘打中在他的肩井上，立刻一條左臂用不上力道了。

「哎……唷……」

別看只是一寸多長的一根喪門釘，中上一顆還眞叫痛，司馬不邪就痛得直噎氣。

司馬不邪也忿怒地抖着鞭梢回抽，七鞭全罩在時九子的身上，打得時九子滿地滾。

柴大官中了一刀不喊叫，他一刀砍在那人的腦門上，立刻標了他滿面的鮮血來。

猛回身，好一把砍刀當頭劈下來，柴大官厲吼如虎：「咱們一起上路吧！」

他不避不閃一頭往刀芒中衝去，那舉刀砍他的武士幾乎不敢相信這傢伙會不要命了。

「噢」的一聲尖叫，這人的刀勁大減，只抹過柴大官的左肩頭，而柴大官的刀却狠狠的砍在那人的左肩上，立刻一聲大叫：「啊！」

這正是，你不怕人，人怕你，另外兩人合力阻住柴大官去路，三人又殺在一起了。

野店兩邊殺得更慘，仔細看，朱才六人也已身上在淌血，那李杰挨刀不稍退，大板斧他已砍翻三人了。

公孫浩的長劍宛如龍飛鳳舞般的蕭洒，殺得圍他的三個武士難近身，張千里拚命地往公孫浩身邊衝過去，爲的是二人好彼此支援，爲此，張千里大腿上又挨了一刀。

再看呂忠，他的雙短戟成了單戟，因爲他的右臂挨一刀，右手的短戟也落在地上了。

只不過他與朱才配合得強差人意，一時間三個武士也無法把他二人擺平。

這時候，野店外的大槐樹下就慘烈多了，七個武士，已有兩個死在地上，武小郎的背上有刀傷，扈五娘、盧小玉與張水柔等人也流了血，小丁、小馬更淒慘，二人成了血人了。

五個武士也沒有一人是完整的，又正在浴血狂殺。

司馬亮的手掛在脖子上痛得直吸氣，猛抬頭，正遇上時九子又是一支喪門釘打中在司馬不邪的臉上，那一下子眞不輕，便司馬不邪的口中也碎了兩顆大牙。

司馬亮一見眞心痛，再細看帶來的三十名武士已有十一人不見了。

十一人當然不是逃走，他們躺在地上大半不動了。

司馬亮立刻發覺來的不是普通響馬，這些人的武功高，一個個仍然殺法有致未亂章法。

他明白，這一戰他是難佔到便宜了。

司馬亮立刻有撤退之心，當然，如果他不受傷，這一戰當然還有得拚。

心念間，司馬亮厲吼一聲：「住手！」

「住手！」司馬亮再叫，便一邊喘息的甘不悔也幫着叫，因爲甘不悔也發覺對方人雖少，但個個都不好惹。

「住手！」司馬亮再吼叱，他的人馬已到了他身邊，只不過武小郎火大了。

武小郎大吼：「司馬亮，個老混帳，你沒勝的條件你就叫停呀，娘的，此刻由不得你了。」

司馬亮大怒，叱道：「你也不見得能贏。」

武小郎大吼：「我們沒有贏的條件，却有必死的決心，奶奶的，咱們從陽間殺到閻王殿吧，我說兒！」

他邊罵，邊振臂高呼：「我親愛的好哥兒們，咱們殺呀！」

「殺！」

別看沒有一個身上不流血的，但此刻一個個殺紅了眼，誰還管人命關天呀，去他娘的，殺吧！

十二個男女血人玩命了，只見他們舉刀便往司馬亮等人衝殺過去。

「狠宰啊！」

這種氣焰很嚇人，司馬不邪忍着痛，扶着他爹便往附近的馬匹奔去。

落雁堡的武士們見堡主回身逃，他們當然跟着逃，光景正應了那句話，兵敗如山倒。

（未完・十六）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五彩傳奇



上文提要：百花廳上，谷主上官堯在一旁等待他的四位快婿拿下小五子，他留心觀察小五子的武功究竟師出何人，只見小五子忽爾使出錢一串的八手遮天」，忽爾使出白爾艷的蛇形功，四個快婿聯手也不能勝他，氣得上官堯親自上場，但結果還是被小五子溜走了，小五子來到翠翠的住處，終於被他套取到上官玫瑰為暗戀南英而陷害柳柔柔的陰謀……

小子再赴七里蕩　鴇母計敗金贖命

不用猜，姓包一定是「大頭鬼」包藍。

小五子想到包藍，在離開惡人洞的時候，包藍受了傷，他傷得還真不輕，想不到包藍還在七里蕩開了三家最賺銀子的買賣。

小五子就奇怪，包藍也是孤家寡人一個，他要那麼多財寶幹什麼？

伙計見小五子在微笑，便又低聲道：「吃過了你去賭坊玩幾把，我替你把房間準備好，你可以隨時回來睡大覺。」

小五子道：「我現在就想睡大覺。」

小五子跟着伙計到後院裡，他的房間在左廂房第一間，那是個單人小房間。

小五子關起房門就大睡，這一睡就到二更天。

二更天外面正熱鬧，因為天黑找樂子的人最多。

小五子剛剛推開門，伙計已端着個木盤走進來。

木盤上放的四樣熱炒，另外還放了一壺酒。

伙計笑瞇瞇的道：「就知道你該起來了。」

小五子道：「也猜到我餓了？」

伙計把木盤中的酒菜放在桌子上，笑指前面，道：「外面客人多，座位已坐滿了，所以把吃的替你送過來，也免得前面鬧嚷嚷的。」

小五子見酒醇菜香，便笑笑，道：「也好，吃喝完了我再睡。」

伙計忙着替小五子斟滿酒，輕輕的退出房門外。

小五子心中想：「等明天再去逗逗夜來香。」

小五子也在琢磨，要怎樣才能讓八邪同百花谷大幹一場。

他想到得意處，便不由得連喝兩杯酒，燈光下，每一盤菜都做得誘惑人。

小五子喝了半壺酒，腦袋有些飄飄的，他用力猛一搖，心中暗叫：「不好了！」

他雙手剛按在桌面上，兩眼一陣昏花，便糊里糊塗的倒在地上。

小五子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自己被人用牛筋綑綁在一根長木櫈子上。

小五子只睜開眼睛看了一下，便聽得一個粗漢叫道：「醒了！醒了！」

便在這時候，小五子只見兩盞大油燈下面坐着個女人，女人的一邊站了個大漢。

正是夜來香與小霸王。

頭上有些濕漉漉的，小五子立刻知道是怎麼回事。

他不等夜來香走近，便咧嘴笑笑，道：「幾天不見，二位好哇！」

小霸王唬吼一聲挨近小五子，他雙手抓緊小五子的肩頭，齜牙咧嘴的吼道：「小王八蛋，你還有心情說俏皮話呀，嗯？」

小五子吃吃笑道：「我輕鬆得很，因為我一直都輕鬆，我為什麼不說笑？」

小霸王——那天趕大車的大漢，這時候橫着一掌打過去，怒罵道：「打爛你的嘴，看你還能不能再說笑。」

「忽」的一掌便往小五子的臉上摑去。

「叭！」

小霸王一掌沒打中小五子，他打在小五子的櫈子上，因為小五子猛的轉了個身。

太怪異了，小五子手足身子全部綑在木櫈上，他還能連人帶櫈斜一邊。

小霸王用力過猛，右掌痛得直甩着。

小五子道：「想打我豈是那麼容易的？」

夜來香已冷笑着走過來，她攔住小霸王，對小五子冷笑道：「剛才把你抬下地窖的時候，本想一刀砍了你，算了，可是我又覺得太便宜你小子了，讓你死得太痛快，倒不如慢慢的折磨你。」

小五子道：「夜來香，你要折磨我？」

夜來香吃吃冷笑，道：「別忘了，你被牛筋綑得緊，你看清楚，我地上放的是什麼？」

小五子扭頭一看，地上有兩個小木盆，上面還放了一把明晃晃的宰牛尖刀。

那種刀子一看就知道。

「屠夫」金太保就有幾把那種刀。

金太保也送給他一把，大概被他們搜去了。

不錯，夜來香連小五子帶的金葉子與那顆大寶石也搜了去。

夜來香說過，死人是用不着這些東西的。

小五子哈哈一聲笑，道：「一把宰牛刀，一個接血盆，夜來香，你是想把我零碎了？」

夜來香得意的道：「你真聰明，老娘正是要零碎你這小雜種。」

小五子突然罵道：「個王八鴇兒，你真的是個不折不扣的大渾蛋。」

夜來香道：「好小子，你這時候還嘴硬，老娘先割了你的舌頭。」

夜來香低頭去拿刀，小霸王粗聲道：「東家，別濺了你一身血，操刀之事我來。」

小五子道：「你兩個都是糊塗蛋！」

夜來香大怒，道：「你說什麼？」

小五子道：「我說你兩個糊塗蛋，你二人為什麼不在我未醒過來的時候就一刀殺了我？」

夜來香道：「本來是要殺你的，一方面太便宜你，另方面，還得問問你，那天同你一起的小姑娘，她人呢？」

小五子當然知道夜來香問的是小彩。

小彩早已回去無憂島了。
笑笑，小五子道：「你說的姑娘她呀……她去什麼地方我怎麼知道？」

小霸王已暴吼道：「東家，別同這小子囉嗦了，下手吧！」

夜來香咬咬牙，道：「小子，你說了我也許給你個痛快，怎樣？」

小五子道：「說什麼痛快不痛快的，有件事我倒想提醒你。」

夜來香道：「什麼事？」

小五子道：「凡是對我動刀的人，都得要花很大的代價，不是死翹翹，便是花銀子贖命，你可得琢磨琢磨了！」

小霸王哈哈笑了。

笑聲突然而止，夜來香好像變了個人似的，低吼道：「小霸王，先挖他一隻眼。」

小霸王的尖刀應聲而挑，猛往小五子的左目刺過去。

「蹦！」

尖刀戳在木櫈上，小五子已連着木櫈子站了起來。

小五子身上仍然綁着牛筋，那木櫈子的長度正好與他的身子一樣長。

小霸王一刀沒刺中，伸手就抓小五子的右肩頭，他要抓牢了再下手。

夜來香見小五子突然與櫈子一齊直立起來，一驚之下便拔出尖刀來。

小五子突然大吼一聲，抖着雙肩左右閃，看上去好像是不讓小霸王抓他的肩，實則他已運起「拔陽回生氣功」，只見綑住他的牛筋，像燈草一般的寸寸斷裂開來。

小霸王的尖刀已刺過來，卻再一次刺在木櫈上。

夜來香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小霸王也不相信小五子會把綑綁的牛筋掙斷——而且是寸寸斷掉。

夜來香錯步閃身，卻被小五子一把扣住她的脈門，便也抓得夜來香一聲尖叫：「啊！」

「噹」的一聲，夜來香的尖刀落在地，小五子的尖刀在夜來香的脖子上刮呀刮的發出沙沙沙之聲。

夜來香驚叫道：「你想幹什

麼？」

小五子尚未開口，小霸王忽然滾地而來，那把落在地上的尖刀已握在他手中，正瘋狂的往小五子刺過來。

小五子看也懶得看，左足一鈎又踢，「彭」的一聲，便聞得小霸王「啊！」整個身子撞在地窖的石牆上，他那用來出氣的鼻孔，如今正熱血奔流，小霸王萎坐在地上，差一點沒有昏過去。

小五子笑得十分愉快的道：「夜來香，你太糊塗了，像我這種人物，來到這七里蕩小地方，你應該對我恭敬有加，猛拍馬屁才是，怎麼的，沒得還想要小爺的命，我看你是活膩了。」

夜來香喘息的翻着眼珠子，道：「你……你究竟要對老娘怎麼樣？」

小五子的尖刀仍然在刮，他沉聲道：「你還老娘呢，我看你是老羊還差不多，老實講，包大頭看見我也頭痛，你們又算那棵葱？」

夜來香怯怯的道：「看你提起包藍的樣子，好像你們還有點交情吧，說起來都是自己人了，你能否再放我一馬？」

小五子冷冷道：「不錯，包大頭是同我有那麼一點點交情，他還欠我八百兩銀子沒有還！」

夜來香立刻道：「不，不，我曾說過，是七百五十兩。」

一笑，小五子道：「別管他欠我多少，眼前你說怎麼辦？」

夜來香道：「到這時候，我才知道你比包藍還厲害，那些牛筋是包藍留下來的，不料對你却不管用！」

小五子道：「你知道得太晚了，我說過，你們應該在我昏迷的時候殺了我，可是你們全是糊塗蛋，也是混蛋，反倒把我弄醒，你們這不是自找倒楣？」

夜來香道：「人在江湖行，講的就是交情，小兄弟，你就看在包藍的份上，我立刻給你擺酒壓驚，如何？」

小五子冷笑道：「你的酒我不喝，因爲我不敢喝，你的血我倒想喝！」

小五子的尖刀放在夜來香的鼻孔裡，差半分沒挑破夜來香的鼻子，但他的尖刀却沒抽回來。

夜來香驚恐的道：「你還要喝我的血？」

小五子道：「我現在就要喝你的血！」

小五子的左手抓緊夜來香的長髮，尖刀已往空舉起來，光景是要扎進夜來香的頭頂，來個開天窗了。

夜來香急忙搖動雙手，尖聲道：「殺不得，殺不得呀！」

小五子道：「你既想要我的命，我爲甚麼殺不得？」

夜來香道：「江湖例律，我花銀子買命！」

小五子吃吃笑道：「你怎麼不早說？你有銀子，是嗎？」

夜來香道：「不錯，我用銀子買我的命！」

小五子笑道：「有銀子的老闆幸福了，哈……」

夜來香道：「你答應了？」

小五子道：「我爲甚麼不答應？只要你的價碼夠。」

夜來香緩緩推開小五子手中尖刀，喘口氣，道：「小兄弟，你開價吧！」

小五子淡淡的道：「夜來香，聞得你在這七里蕩幹的全是賺錢生意，是嗎？」

夜來香坐在地上沒起來，聞得小五子這麼問，立刻道：「小兄弟，七里蕩是個三不管地方，臨近三個大鎮的人，也只偶爾來此湊湊熱鬧，談不上甚麼賺錢，外表上看，那只是個空架子，上上下下那麼多人吃飯的，另外還得養那麼多姑娘……」

小五子伸手一攔，道：「得！我只說你的生意賺錢，你就來一大套，可是怕我對你獅子大開口？」

夜來香苦兮兮的道：「你多多體諒！」

小五子伸出個大巴掌，道：「就這個數吧！」

夜來香眨動一雙失神的大眼睛，道：「那是……五十兩銀子？」

小五子仰天大笑，道：「去你的五十兩，夜來香，你的命也太不值銀子了吧！」

夜來香道：「五百兩？」

她一聲尖號，又道：「你竟然要五百兩銀子，你獅子大開口呀！」

小五子「呸」的吐了一口吐沫，道：「我不喜歡銀子，我要金子！」

夜來香幾乎從地上彈起來，她虛空抖動雙手，道：「五百兩金子呀，好小子，你乾脆拿刀殺了我吧！」

小五子道：「我本來是要開你的天窗喝你的血，是你要拿江湖例律來壓我，硬要拿銀子買命，嫌貴是嗎？那好辦，金子我不要了，我喝你的血吧！」

小五子一把又揪住夜來香的頭髮，右手的尖刀又揚起來。

小五子前腿弓後腿蹬，一副下手的架式擺出來。

夜來香急得掉眼淚，道：「別殺我，別殺我呀！」

牆邊地上，小霸王厲聲道：「當家的，千萬別答應這小子，他在敲詐勒索我們了！」

小五子回頭冷笑道：「大個

子，你等着，我喝了夜來香的血再找你！」

小五子手腕猛一抖，夜來香已叫道：「給，我給你！」

小五子又鬆開了手。

他笑瞇瞇的道：「我就說嘛，金子再多，也難抵人命重要，命要是沒有了，留下來的金子給誰花用？」

小五子突然一脚踢在夜來香的腰眼上。

夜來香「哎喲」一聲，道：「你爲甚麼還踢我？啊，這一脚踢得我全身虛脫……」

笑笑，小五子道：「我就是要你三天施不出力道來，這比把你用繩子拴牢還管用，你跑不了啦！」

夜來香打心眼裡在罵。

她心中罵小五子十八代老祖宗。

夜來香本來是想拖過一時，然後設法再收拾小五子，因爲她根本不打算把五百兩金子給小五子。

豈料小五子會來這一脚，踢得她在地上不死不活的。

夜來香臉皮幾乎貼着地的大喘氣，她的右手捂着腰眼處，臉上顯出痛苦，也現出後悔。

她現在才相信小五子的話。

小五子說她糊塗蛋，果然是對的。

她爲甚麼把小五子弄醒過來？拖下地窖的時候，一刀宰了不就天下太平了？

夜來香在痛苦中後悔不迭。

小五子摸摸腰包，又道：「夜來香，還有我帶在身上的大寶石金葉子，你也該還我了吧？」

夜來香已無力自袋中取東西了。

她喘息的道：「在……在……在……我口袋……裡……你自己拿回去吧！」

小五子也眞絕，他用左足在夜來香的屁股上挑，便把夜來香的身子挑爬在地上。

小五子伸手在夜來香的右邊口袋掏，果然把自己的東西全掏出來。

小五子看了看，又道：「我的傢伙呢？」

夜來香道：「在小霸王身上。」

不錯，小五子的三把短刀與老籐棍果然在小霸王身上。

三把短刀是羅老大給的。

羅老大的三把飛刀絕藝，江湖上堪稱一絕。

小五子冷冷對小霸王道：「你取走我的吃飯傢伙，你會用嗎？」

小霸王直翻大眼不開口。

小五子又對夜來香道：「如何付金子？」

夜來香道：「要取金子，只有我去取，可是你把我弄成這模樣，我走不動了！」

小五子一笑，道：「那簡單，你且等一等，我先宰了你的小霸王，我扶你去取。」

小五子手上旋動尖刀，那種架式，就好像野狼要吃羊。

小霸王猛古丁一哆嗦，道：「你要殺老子！」

小五子道：「你以爲我是個大善人？」

夜來香失聲道：「別殺了，五百兩金子你還不滿足？」

小五子回頭冷冷道：「那是你的命，並不包括小霸王在內！」

夜來香道：「小兄弟，你也是包藍的朋友，小霸王侍候包藍十幾年，你放他一馬吧！」

小五子心裡直發笑。

包大頭那個矮冬瓜，他要是知道我整得他的相好死去活來，不知要氣成甚麼樣了。

小五子直搖頭的道：「別提包大頭，他還欠我八百兩銀子沒有還……」

夜來香又尖聲道：「你怎麼又忘了，包藍只欠你七百五十兩呀！」

小五子拍拍頭，笑道：「對，對，我記錯了！」

他逼近小霸王又道：「他雖然侍候包大頭十年，却想動刀子殺了我，他既然想殺我，我爲甚麼還講交情？」

夜來香急忙又道：「小兄弟，我花銀子可以吧？只要你不殺小霸王！」

小五子猛回頭，道：「怎麼的？你也願意再出金子贖他一命？」

夜來香嘆口氣，道：「只希望你別再獅子大開口！」

「得！」小五子滿臉喜悅的道：「小霸王有福了，也難怪他肯爲你拚命，夜來香，你雖是個女人，却對你的手下人如此珍惜，如此愛護，實在令人欽佩，時下有你這種作風的老闆已不多見了！」

小霸王突然沉吼道：「老子不怕死，小子呀，你就殺了我吧！」

小五子淡淡的道：「大個子，你眞的想死？」

小霸王吼道：「怕死非英雄！」

「哦呸！」小五子大怒叱道：「死了以後是狗熊，大個子，人死了一紋不值，埋在地下螞蟻啃，擱在地上蒼蠅爬，不過是一堆腐臭肉，你以爲死了以後還能替夜來香賣命？你狗屁！」

夜來香已沉聲叱道：「小兄弟的話對，你死了我就少一個得力助手，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一條小河養萬人，小霸王，你不許再說話！」

小霸王吼道：「當家的，這小

子要是再敲你五百兩金子，怎麼辦？」

夜來香還未開口，小五子已冷冷叱道：「你算甚麼東西？你的命會值那麼多金子？別往自己臉上貼金了！」

夜來香心中一寬。

當然，小霸王聽得心裡眞不是滋味。

任何一個人，如果被人貶低身價，心中都不會快樂。

小霸王就十分惱怒，他如果能站起來，一定會往小五子衝過去拚命。

小五子回身走向夜來香，道：「你眞的要花金子贖回他的命？」

夜來香道：「我還有別的選擇嗎？倒是希望你把贖金降低，我就阿彌陀佛了。」

小五子忽然伸出一根指頭，道：「就這個數吧！」

夜來香一瞪眼！

小霸王也一楞！

小五子吃吃笑道：「不多吧？」

夜來香道：「一百兩金子？」

小五子搖搖頭，冷冷的看了小霸王一眼！

夜來香道：「難道你只要十兩金子？」

夜來香的臉上已有了喜悅之色，她眞以爲小五子是個夠氣度的人物了。

不料小五子又搖搖頭。

夜來香的臉色突然大變。

她以爲小五子絕不肯收一兩黃金，一個人的命，再是賤，也不會僅值一兩黃金。

於是，她想到了一千兩，小五子要向她要一千兩贖金，這狗東西眞的殺人不用刀了。

小霸王已厲吼道：「你究竟想要多少？娘的皮，你總不會只收一兩吧？」

小五子出奇的平淡，道：「你猜對了，我只收一兩黃金，小霸王，你命大概也只有這個數！」

夜來香大樂，樂得她兩手掌直拍地！

地面被她拍得「叭叭」响——眞是打從心眼裡高興。

夜來香道：「好，一共五百零一兩黃金，這筆生意我們之間敲定了！」

小霸王全身氣得直哆嗦，他的臉色泛青，紅潤的顏色全集中到兩隻眼珠裡面了，看上去雙目盡赤，他眞的恨不得吞吃了小五子。

小五子却快樂的拍拍手，道：「怎麼樣，可以走了吧？」

夜來香道：「還得你來扶我一把！」

小五子道：「外面有個人在躲着，你應該叫他進來扶你，用不到我了。」

夜來香心中吃驚，她以爲小五子不會知道外面還有自己的人，不料小五子還是知道了。

夜來香尖着聲音道：「進來吧，祈無常。」

祈無常正是小五子渡河時候的船老大。

那條渡船上的人全是夜來香的手下。

他們也是「大頭鬼」包藍的手下。

「大頭鬼」包藍不在，夜來香就當了家，而且已經當了十幾年的家。

小五子在下渡船的時候，故意說出自己就是在那天整過夜來香的人。

小五子原是要如此說的，這樣他就不必再去打探夜來香，夜來香自會找上他。

然而小五子再也想不到，他剛進七里蕩的小街，就被人盯上了，也被人整倒，差一點沒被小霸王殺掉。

地窖的門掀起來了，有個大漢伸頭道：「老闆，成了嗎？屍體我背出去丟到河心裡。」

大漢順着石階走下來，油燈閃閃中，猛吃一大驚，道：「你……你……」

小五子衝着他咧嘴笑，道：「老小子，撑船撑到這兒來了！」

大漢正是祈無常，他倒退一階，道：「你沒有死？」

小五子道：「我沒有死，你就活不成了！」

祈無常見夜來香與小霸王都痛苦的歪倒在地上，地上有不少斷的牛筋，便立刻知道自己不該下來。

祈無常更覺得自己不該離開船。

夜來香已叫道：「小兄弟，祈無常可並沒有害你！」

小五子道：「難道不是他傳的話？」

祈無常道：「不錯，話是我傳給老闆的，小兄弟，人總要講講道理吧？」

小五子道：「你把我來到七里蕩的消息，偷偷告訴夜來香與小霸王二人，他們差一點要了我的命，你竟然還有道理？」

祈無常知道自己逃不了，乾脆卯上了。

他重重的道：「小兄弟，我當然有道理，你可知道我長年養家活口花費的銀子是誰給的？」

小五子一瞪眼，道：「是你搖船賺來的！」

祈無常道：「不錯，是我花勞力賺得的，可是那條船是老闆的，我這是替老闆辦事，老闆僱我去搖船，老闆叫我們注意你這位小兄弟，我們能拒絕嗎？」

小五子輕點着頭，笑道：「果然一篇大道理，你不會死了。」

祈無常又道：「拿人的錢吃人家的飯，總得受人管，小兄弟，你是明白人。」

小五子道：「老小子，你打蛇順竿上，拍我的馬屁了！」

祈無常道：「實情嘛！」

小五子道：「這兒是甚麼地方？」

祈無常道：「夜來香香館的後院！」

小五子道：「原來你們把我抬到夜來香香院了！」

祈無常道：「小兄弟，我們老闆，她……」

小五子道：「去，她要你背她，我跟在你們後面。」

祈無常道：「去那兒？」

小五子道：「當然是她藏金地方！」

祈無常道：「藏金地方？幹甚麼？」

小五子道：「她欠我的金子，她得去拿！」

夜來香已對祈無常道：「老娘這一回認栽，祈無常，快來扶我一把！」

那面，小霸王的鼻子不流血了，却仍然站不起來，他的頭上原來被撞了個大肉包。

油燈搖曳，祈無常用力扶着夜來香站起來。

夜來香並未受甚麼傷——她除了右腕被小五子抓得紅腫之外，就是嚇了個半死。

小五子的尖刀在夜來香的脖子臉上一陣刮，她當然會嚇得七魂出竅。

祈無常扶着夜來香走出地窖，小五子緊緊的跟上來。

一道花牆邊，夜來香對祈無常道：「你回去吧，我不用你攙扶了！」

祈無常關切的道：「老闆，要不要兄弟們……」

祈無常的聲音很低……

夜來香道：「不用，不用，他比包藍還厲害。」

小五子只裝沒聽見，心裡可高興。

祈無常轉身立刻走了。

祈無常相信夜來香的話，小五子如果不厲害，他怎會逃過小霸王毒手？

夜來香香院的後大院是個大花園，當然比百花谷的花園小得多了。

夜來香走近山牆邊，她伸手在牆邊推了幾下子，忽然附近現出個暗門來。

小五子已笑道：「這又是甚麼地方？」

夜來香道：「我藏金的地方！」

小五子笑笑，道：「你一定不喜歡我跟你下去！」

夜來香道：「你就站在這兒等我！」

小五子道：「你不會溜吧？」

夜來香道：「跑了和尚跑不了廟！」

小五子笑道：「這正是我心裡要說的。」

夜來香道：「江湖上翻滾三十年，這點心思我還有，用不到你提醒我！」

夜來香扭個身法，立刻進入暗門裡。

小五子站在門口聽，他好像聽見「咯蹬」聲。

小五子心中想，難道這兒又是個地窖？

狡兔三窟，夜來香一定在地下開闢有地道。

小五子正在頃耳聆聽，忽聞遠處一聲尖號：「放我們出去吧！老大娘！」

小五子猛一怔！

忽又聞夜來香叱道：「再叫喊割掉你們舌頭，都是你們倆，害得老娘走霉運。」

小五子又一楞——兩個女子會是誰？

遠處沒有喊叫聲，小五子又急得很想再聽聽。

他推了幾下暗門，但他怎麼也推不動。

黑夜裡，他在四處摸了幾下，知道想啟開暗門必需先找到機關，一時間小五子急躁起來了。

他用足猛踢暗處，且大聲呼喊，道：「夜來香，你怎麼去了那麼久？再不出來，小心我放火燒你的房。」

小五子叫了幾聲沒回音，他心裡更急。

因爲小五子忽然想到裡面的兩個女子。

兩個女子會不會是那天同小彩救出的齊家村兩個姑娘。

想到齊家村的兩個姑娘，小五子又是一陣大聲喊，喊得遠處的村樓上有人推開窗子看。

便在這時候，遠處果然有了聲音叫起來：「救命啊！」

附近傳來「蹬蹬蹬」的聲音，不旋踵間，暗門忽然移開來，夜來香已出現在暗門口。

小五子不問明事由，他一把揪住夜來香的紅衣裳，沉聲怒叱道：「好個臭婆娘，我們進去講！」

夜來香雙手托着個包袱，道：「五百零一兩金子，全在這包袱裡，你還要幹甚麼？」

小五子道：「金子的事且不談，走，帶我去看那兩個大姑娘！」

夜來香突然一瞪眼，道：「小

兄弟，你怎麼如此貪婪？你這是嘴裡吃着手裡拿着，眼裡還要看着，怎麼的？你吃定我夜來香了？」

小五子道：「我問你，裡面是幹甚麼的，怎麼有姑娘喊救命？」

夜來香指着前面二層樓，道：「我這是開的夜來香香館，男人來找樂子，我出姑娘，小兄弟，我的姑娘都是花銀子買來的，她們可不是我生的，我能生那麼多嗎？」

小五子道：「廢話！」

夜來香道：「所以啦，新來的姑娘都怕怕，我得事先加以訓練，小兄弟，這是你的金子，你應該滿足了！」

小五子道：「兩個姑娘多少銀子？」

夜來香道：「你也不會要，管閒事幹甚麼？」

小五子猛一瞪眼，道：「我就是喜歡管閒事，夜來香，你快快帶我進去看！」

夜來香楞了一下，道：「我不帶你去！」

小五子冷笑道：「那好，金子我也要，你的命我也要！」

夜來香突然掩面大哭，道：「天吶，我夜來香這是撞見瘟神了？我怎麼這樣倒楣呀！嗚……」

小五子沉聲道：「看樣子你的日子過得很痛苦！」

夜來香道：「我……我現在……就很痛苦！」

小五子道：「那好辦，我能解除你的痛苦！」

夜來香道：「你走得遠遠的，我的痛苦就會消失！」

小五子道：「一時間我還不能走，所以我替你解除痛苦，夜來香，你閉閉眼睛，我下刀的手法十分俐落，當你剛覺得痛，你就甚麼也不知道。」

夜來香猛然退一步，道：「你難道還會殺人！」

小五子道：「這是包大頭教我的！」

小五子說的是實情，七惡教了他一身本事，包藍自然也把絕學傳授給小五子。

夜來香不相信，她以爲小五子調侃她。

小五子手上托着尖刀，又道：「怎麼樣，你想死？還是想活？」

夜來香拭着淚，道：「王八蛋才想死，世上那個人不想當壽星老？」

笑笑，小五子道：「很好，你只有一途，就是帶我去看看那兩個姑娘！」

夜來香思忖一陣，道：「小兄弟，你見了那兩個丫頭之後，答應我一件事！」

小五子道：「甚麼事？」

夜來香道：「不能再生我的氣，不能再敲我的錢！」

小五子道：「這好辦，我全答應！」

夜來香道：「我認了，你跟我來。」

小五子跟着夜來香進入暗門裡，小五子果然猜對了，進入暗門沒多遠，便是個地道口。

夜來香伸手掀開洞口木板，一步步的走下去。

小五子發覺地道內掛着燈，五丈遠處就有個鐵柵，裡面正萎坐着兩個大姑娘。

原來距離這麼近，夜來香把洞口的木板蓋起來，小五子在外面聽着以爲很遠。

兩個姑娘吃一驚，忽然奔向鐵柵邊。

小五子這才發現，果然是那日他與小彩二人救下的齊家村兩個大姑娘。

原來夜來香那日與小霸王受傷回來以後，夜來香越想越氣，立刻又派人去齊家村，硬把兩個姑娘搶回來。

她把搶回來的姑娘關起來，這地方她關過不少大姑娘，也訓練了不少替她賺銀子的姑娘。

「恩人，你是天神下凡，快救救我們。」

兩個姑娘大聲叫，小五子一把揪住夜來香，吼道：「王八蛋老鴇眞可惡，我非宰你不可。」

夜來香忙叫道：「你答應過我不生氣，你怎麼還要殺我？大丈夫說話算話。」

小五子怒叱道：「眞後悔，我爲甚麼答應你！」

兩個姑娘喜得擦眼淚，夜來香已打開鐵柵門。

小五子道：「夜來香，這回我饒了你，下次再遇上，我剝了你的皮！」

小五子一把搶過包袱，當先便往洞外走。

齊家村的兩個姑娘忙跟上，夜來香却跌坐在地上直哆嗦，到這時候，她還不相信這是事實。

她很想這只是一場夢。

很多人遇上大麻煩的時候，很想這只是個惡夢，夢醒了，一切便過去了。

夜來香就是這樣想。

可是，這明明是事實。

夜來香望着鐵柵門，那間只有一張床的地窖，平日裡她就把這兒當成她的「鳥籠子」，關進來的姑娘，就是她捉進來的小鳥。

只可惜這一回籠子打開了，鳥兒也飛了。

夜來香突然又哇的一聲哭起來。

小五子在哈哈笑。

站在路邊上，小五子對齊家村

的兩個大姑娘道：「回去吧！這一次她再也不敢找你們麻煩了！」

兩個姑娘要跪下，小五子忙伸手拉，便也塞了幾塊金子在二人手中。

兩個姑娘吃一驚，剛要再說甚麼，小五子却已在十丈外了。

小五子走到七里蕩的街頭上，他又大模大樣地進了「萬花酒樓」。

小五子走進酒樓櫃枱邊，他衝着吃驚的掌櫃猛瞪眼，道：「好酒好菜來一桌，可別放迷魂藥！」

掌櫃的啞口無言，那伙計已在打哆嗦。

小五子「叭」的一聲拍在櫃枱上，吼道：「聽到沒有？」

伙計猛一退，掌櫃已叱道：「楞甚麼？還不去給這位少爺上酒菜！」

伙計如獲大赦的回頭就跑。

* * *

小五子正在心中發笑，忽然間一聲嬌滴滴的道：「小五子！」

小五子回過頭來看，哇呀呀，竟然是百花谷的七小姐……

小五子眼睛一亮，道：「是你呀！」

不錯，正是蝴蝶門下七金釵之一的上官玫瑰。

上官玫瑰含着憂感的眼神，道：「你爲甚麼不管我就走了？」

小五子道：「百花谷那麼多人打我一人，我不跑還等死不成？」

上官玫瑰道：「我帶你去原是一番好意呀！」

小五子心中恨透了上官玫瑰。她不該命于海假扮宮大元，坑得他家破人亡。

小五子內心好恨，但却並不形諸於色，他伸手一讓，笑道：「上官姐姐，我請你吃酒，我們桌上坐。」

上官玫瑰眞溫柔，她輕靈的擺動柳腰，依依的就在小五子身邊坐下來。

兩個伙計一齊來，又是酒又是菜，刻時擺了一滿桌。

小五子拉着一個伙計，道：「去叫掌櫃的過來。」

伙計還未回頭走，掌櫃的已從櫃枱邊走過來。

小五子指着滿桌香噴噴的酒菜，道：「這裡面不會再滲有害死人的迷藥吧！」

掌櫃忙搖手，道：「不會！不會！」

小五子道：「夜來香可是你們東家？」

掌櫃點點頭道：「當年原是包藍大爺的，這些年才轉而由夜來香經管。」

上官玫瑰一瞪眼，道：「這原來是姓包的生意，可惡，他人呢？」

小五子道：「包大頭十幾年來未回七里蕩了。」

上官玫瑰道：「剛才你說他們用迷藥害你，這是眞的嗎？」

掌櫃忙又道：「誤會，全是誤會！」

上官玫瑰立刻拔出一支銀簪，所有的酒菜都試過，道：「沒有下毒！」

小五子道：「不是沒有毒，是沒有再下毒，因爲我告訴夜來香，她若再坑我，一把火燒了她三家大字號。」他望着掌櫃又道：「那時候你也別當這掌櫃了！」

伙計笑道：「不敢，不敢，再也不敢了。」

小五子與上官玫瑰吃着酒菜，忽然間外面蹄聲大作，刹時都停在酒樓外。

酒樓外面的燈光十分亮，小五子又是面對店門外，立刻笑起來。

上官玫瑰見小五子發笑，立刻回轉頭去看，不由得起身往外走。

酒樓外已傳來別世雄的粗聲，道：「小兄弟果然在此，眞信人也。」

小五子哈哈笑，道：「我不能眼看你別大寨主被人抄了你那麼多金磚不管！」

上官玫瑰已迎向上官茱莉與上官蘭花二人。

那上官茱莉看了小五子一眼，道：「七妹，你們在此住幾天了？」

上官玫瑰也才來半天，她幾曾在此與小五子住了幾天？

小五子在百花谷不歡而去，這前後就用去六七天。

此刻，上官玫瑰就算想長話短說，怕也無從說起。

上官玫瑰未回答，她陪着兩位姐姐走進來。

這時候，外面又走進三個人，竟然是酒肉和尚，「關洛大刀」費良與關百忍。

關百忍本來在十八盤荒嶺被小五子與小彩二人用老山籐絆落下深谷中，看來他必死無疑，想不到他還活着。

關百忍原是總督府把總，他雖然沒有死，但却也因爲損失百多名弟兄，而遭革職。

關百忍恨透七惡八邪，這次是應別世雄之邀，隨同酒肉和尚與費良一齊來了。

別世雄能請動這三人，並非是他的面子大，實因爲這三人十年前就與七惡八邪有了轇轕。

最令別世雄心情愉快的，竟然是百花谷蝴蝶門的兩位金釵也到了別家寨。

別世雄雄心大發，立刻以東主身份，率領這些高手便趕來七里蕩了。

（未完・卅七）

上文提要：徐元平到了一處荒涼墓地，演練所憶起的武功，默誦「達摩易筋經」，喜見自己武功長進迅速，倏見供台黑鼎油光泛亮，好奇動手舉鼎，忽聽「軋」聲大作，供台自動裂開一道石門，徐元平舉步而入，墓內甬道水聲盈耳，室頂寶珠映輝，室內陳列着無數曠世珠寶古玩，石門署名「孤獨老人」……此時「鐵扇銀劍」于成也是來到墓前，古墓前黑鼎仍在轉動……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巧奪天工地下墳　機關重重困英雄

鐵扇銀劍于成呆呆的望了一陣，腦際忽然閃過一個念頭，暗道：這座巨大的青塚之外，建築了這等機關埋伏，定然隱藏着甚麼隱秘，那黑鼎不停轉動，想必是操縱這青塚附近埋伏的機紐……

心念及此，忽然生出好奇的衝動之念，仔細的打量了一下青塚附近的形勢，暗自想道：那石人祇能衝到供台前面，我如躍到那巨塚和供台之間，它就無法傷害到我了。

這當兒，那個被石翁仲猛衝之勢嚇暈倒在地上的大漢已自行清醒，急奔到于成身側，吶吶的說道：「總瓢把子，請恕……」

鐵扇銀劍于成全部心神都集中在推想那黑鼎轉動之事，那裏有心情聽他說話，低叱一聲：「站開一邊去。」縱身一躍，人已落到那巨塚和供台之間。

他已遇過一次危險，乃提高警覺，脚落實地後，翻腕拔出背上銀劍在附近地上敲擊了一陣，覺出無異，才重又還劍入鞘，蹲下身子，瞧着那供台上緩緩轉動的黑鼎，慢慢的伸出雙手抓住黑鼎。

那黑鼎旋轉之力十分强大，于成兩臂逐漸加到了四五百斤的勁力，仍無法穩住那黑鼎轉動之勢。

又過了一盞茶工夫，仍不見那對面石翁仲有所舉動，心中忽然大悟，操縱那石人的機關如不在供台之上，定然是在供台前面的草地中，祇要人走到供台前面，或是碰到供台，觸發那操縱石人的機關，石人就立時衝了過來，看來這黑鼎和石人無關。

心念一轉，膽氣大增，雙臂潛運眞力，想把那黑鼎旋轉之勢穩住。但聞一陣軋軋不絕之聲，由地下直傳上來，不禁大駭，趕忙放開黑鼎，準備躍開。

那知雙手一鬆，突覺身子疾向地下沉去，眼前景物全失，一片漆黑。這一驚非同小可，于成急提丹田眞氣，雙足用力一蹬，向上躍起。

祇覺下墜之勢陡然加快速度，足下早已懸空。

但鐵扇銀劍于成畢竟是久歷江湖之人，臨危不亂，一振雙臂，穩住下墜之勢，橫向一側躍去。

鐵扇銀劍于成觸手處光滑如鏡，竟無攀拿着力之處，急忙一個轉身，向另一面壁間抓去，那知手指觸處仍然是無法用力，不覺氣餒，暗道：「完啦！」

原來四面盡都是光滑堅硬的石板砌成。

念動心灰，他此刻提聚在丹田的一口眞氣忽散，下落之勢則立刻增快。忽感全身一震，脚落實地。

定神看時，祇見自己正停身在一座一間房子大小的石室中，四壁

都是光滑青石砌成，頂上隱隱浮起白光，瞧去和四壁顏色相同。他呆了一陣，開始索想眼下處境，唯一的希望就是早些設法離此困境。

忽覺石室中空氣有着極輕微的波動，不禁心中大奇。

運足目力，四外瞧去，但見石壁依然，毫無異樣，心中暗自奇道：難道我被這一摔，摔昏了不成？閉目運氣，祇覺經脈暢通，毫無受傷的感覺。

抬頭看去，登時心頭一跳，原來頭上石頂，正自緩緩向下降落。

他雖是久經陣仗之人，但却從未遇到此等情勢，不覺心中大亂，運足功力，一掌向石壁推去。

一掌擊在石壁上，但仍然絲毫沒有作用，反因用力過猛，震得腕骨生疼。

但見頭上石頂愈落愈低，已快碰砸頭上，心知今宵無法逃得劫難，不禁黯然一歎，自言自語說道：「想不到我鐵扇銀劍于成不死於戰陣之上，却埋骨在這墓底之中……」

他雖已自知難逃此劫，但一種求生本能却使他不願坐以待斃，當下運足眞氣，雙手向上一舉，托住那緩緩下落的石頂。

那石頂下落之勢雖然緩慢異常，但却沉重無比，于成用盡平生之力，仍無法抵得那石頂下壓之力，不知不覺間，身子隨着那石頂降落之勢蹲了下去。大約有一盞茶工夫，于成已由蹲變躺，仰面臥在地上。他已累得筋疲力盡，索性不再掙扎，仰面而臥，閉目等死。

那知等了一刻時間之久，仍不覺那石頂壓落身上，睜眼瞧去，石頂已自動停住下降之勢，相距身子祇不過三寸左右。

鐵扇銀劍于成這時祇見那光滑的石板上，寫着六個制錢大小的黑字，道：難得到此，歡迎之至，別怕壓死，當心餓斃。下署孤獨老人題。

于成看完之後，不由暗自罵道：這孤獨老人眞個可惡，佈下這等陷阱，偏又不肯把人害死，躺下這裏活活餓死，常人也要七日以上工夫，會武之人豈不要半月以上時間！這半月的活罪，豈是好受的麼？

他想到氣惱之處，不覺破口大罵孤獨老人。

他罵了一陣，自己也覺得好笑起來，暗道：這座巨塚，不知是幾百年前造成，造這巨塚之人，恐怕早已屍骨化灰，縱然罵破喉嚨，也沒有半點用處……

心念未息，忽聞一面石壁內，傳出來喝問之聲，道：「甚麼人，亂叫亂罵……」

這聲音來得怪異已極，于成做夢也想不到，這數百年的古墓之中，居然還有活人，一陣顫慄，出了滿頭冷汗，但聞石壁之上傳過來一陣卜卜之聲後，又飄傳過來問話之聲道：「你可是誤踏機關陷身在墓中的麼？爲甚麼不講話呢？」

鐵扇銀劍于成仔細分辨那傳來聲音，分明是由人口中發出，心中忽然一動，暗道：我到這巨塚之處，已非一次兩次，每次均未見有甚麼可疑之處，單單今宵瞧到那黑鼎轉動，想必是此人首先觸動機關，陷落墓中，才害得我步他後塵，跌入此墓，他越想越覺自己推想不錯，不禁把一腔怒火全部遷移到那發話之人身上，一時之間，忘其所以，挺身欲起，但聞咚的一聲，頭撞在石頂上，祇撞得一陣耳鳴眼花，鼻孔中鮮血泉湧而出。

一陣疼痛使他躁急之心重又平靜下來，趕忙運氣止住流血，大聲說道：「不錯，在下正是誤中埋伏陷落這墓中之人，兄台可也是誤陷墓中的麼？」

因那石壁堅厚異常，傳音不易，彼此雖都盡量提高聲音，但傳到對方耳中之時，聲音却極微小。

但聞那石壁之中又傳來微細的聲音，道：「想那孤獨老人生平之中，未能遇上一個知音之人，是何等可悲之事，人世間既沒有一個知己，自是難怪他建造這樣一個步步機關的巨塚，來防備宵小覬覦他的藏寶……」

這番似是而非之言，祇聽得鐵扇銀劍于成呆了半晌說不出話來，心中暗暗想道：此人當眞是豪放的可以，現在身陷危險，竟然還肯替建築這機關墳墓的孤獨老人辯護。

他自己陷入求生不得，欲死不能之境，祇道別人也和他一般的被困其中。

祇聽那細微的聲音又透壁傳來，道：「不知兄台那面放的甚麼珍貴之物，兄弟這邊可眞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明珠、古玉，寶光燦爛，件件都是價值連城的珍寶，罕聞罕見。」

鐵扇銀劍于成聽得怔了一怔道：「甚麼？」

石壁間又傳來微細的聲音道：「兄台如果瞧得順眼，取一兩件古玩，那也是人情之常，唉！這樣多古玉珠寶埋藏在這荒涼的古墓之中，也實在可惜得很……」

于成越聽越光火，不禁破口罵道：「見你媽的鬼，你在發甚麼瘋？滿口胡說八道。」

驀聞石壁間咚的一聲大震，道：「你怎麼出口傷人，等會兒我找到你時，最少打你四個耳括子！」

于成聽那石壁大震之聲十分强猛，心中暗道：這人武功倒是不弱，單聽他掌力在石壁上的震蕩之

聲，似乎比我高出不少。

他雖已辨知對方內功比自己精深，但想到他被困機關之中，絕無脫難之望，心中又復坦然，哈哈大笑道：「你最好還是來找我，要是被我見着，我最少要打你八個耳光。」

這時石壁間又突然透傳忿怒的喝聲：「你不要走，我立時就去找你！」

于成大笑道：「歡迎！歡迎，找不到我你就是王八蛋。」他想對方和自己一般的陷入孤獨老人佈設的機關之中，要想出來，豈是容易之事。

久久不聞對方回答之聲，不禁心中狐疑起來，暗道：難道他眞的來找我了不成？

心念一動，立時又大聲說道：「你要是不來，可別怪我又罵你了……」

他一連喝問了七八句，仍不聞對方回答之言，心中大感奇怪。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忽聞另一面石壁間響起了卜卜之聲，一個忿怒的聲音透壁而入，問道：「你在甚麼地方？打耳光的人來找你了！」

于成吃了一驚，暗道：這人當眞有神鬼莫測之能，竟然眞的被他脫出了這古墓中佈設的機關……

忽的心念一轉，他既然能自脫機關而出，想必有解我圍困之能，不如激他一激，先讓他把困我的機關解開，縱然眞的被他打上四個耳光，也强過活活餓死在這石室之中，當下高聲答道：「祇怕咱們誰打誰還難確定，你先進來再說吧！」

但聽石壁卜卜之聲不絕，來人似還在找尋石室之門。

大約過了有一頓飯工夫之久，那卜卜之聲突然停了下來。

一種求生的本能，使鐵扇銀劍于成在壁間響聲消失後，反生出悵惘之感，暗自忖道：如若來人不得其門而入，我是非要餓死在這古墓之中不可了……

忽的心念一轉，又自想道：萬一他弄錯機關，使這沉重的石頂壓了下來，豈不被壓個粉身碎骨？一時之間，心緒如潮。

忽聞軋的一聲，那覆身石頂緩緩向上升去，耳際聞水聲淙淙，左面石壁忽然自動向兩邊分裂，盈耳水聲從那分裂壁縫中傳入石室，這突然的變化，很難預料是好是壞，于成不自覺的暗中運氣戒備，一挺身坐了起來。

就在他挺身坐起的刹那間，那上升的石頂和向兩邊分裂的石壁陡然加快了速度，祇見那石壁開處，一人探身而入。

于成仔細一瞧來人，竟是在荒林中出手相護那紫衣少女的少年，不禁微微一怔。

徐元平看清楚于成之後，也不覺呆了一呆道：「哼！我道是誰，原來是你。」

這時鐵扇銀劍于成聽得徐元平喝罵之聲，那裏能忍得下，一躍而起，怒道：「不錯，是我，你要怎麼樣？」

徐元平瞧這石室，祇不過有一間房子大小，動起手來很難施展得開，退後了兩步，問道：「剛才罵我的可是你麼……」

于成看他突然向後退去，心中吃了一驚，祇道他要開動機關，重把自己困在這石室之中，立時大聲喝道：「那裏去！」急步向外衝去。

兩人同時喝問對方，是以，誰也沒有聽清楚對方講的甚麼。

徐元平停身的石道本極狹窄，鐵扇銀劍于成的衝出之勢，又異常强猛迅快，人影一閃，兩人直向一起撞去。徐元平看他衝來之勢十分猛惡，祇道他要搶先出手，不禁心頭大怒，右手呼的一聲，平胸直擊過去。

于成久經大敵，一見徐元平擊來掌勢威猛絕倫，心知祇要硬接他這一擊，勢非要當場判個生死不可，趕忙一吸丹田眞氣，向後躍去，雙掌同時平胸推出，以免被對方强勁的掌力擊中前胸，震傷內腑。

他應變雖然快速，但因雙方距離極近，祇覺護胸雙掌被一股疾來的潛力一撞，本來向後躍退的身軀，速度大增，有如離弦之箭，脫韁怒馬，使他失去了主宰自己之能，砰然一聲，撞在石壁上，祇震得內腑中氣血翻動，頭暈目眩，眼前亂冒金星。

總算他功力深厚，又能及時的施出千斤墜的身法，減少了向後撞的力道，雖被堅硬的石壁碰得耳鳴眼花，但神志並未暈迷……

耳聞衣袂飄風之聲，一條人影迅快無比的欺近身側，祇感全身左右搖動，砰砰幾聲脆響，雙頰各自中了兩掌。

這四記耳括子，不但打得迅快，而且手法奇重，祇打得這位領袖中原數省綠林的總瓢把子滿口鮮血泉湧而出。

于成舉手在頂門「天靈穴」上輕輕的擊了三掌，一面暗中運氣止疼。

這時候，鐵扇銀劍于成定神看去，祇見徐元平滿臉肅穆，站在面前，不禁激起兇心，借理頭上亂髮作爲掩護，暗中摸着摺扇，陡然一張，一招「玄鳥劃沙」，斜擊過去。疾如星火，石室中地方又極狹窄，徐元平武功再高，亦必要傷在摺扇之

下。

那知事實不然，但見徐元平左手疾起一轉，五指奧妙無比的扣住了他握扇右腕的脈門，于成祇覺手腕一痲，摺扇已被人奪了過去。這等上乘奇奧的手法，實乃江湖上未聞未見之學，鐵扇銀劍于成呆呆望了徐元平半晌，才茫然的問道：「你這叫甚麼武功？」

徐元平傲然一笑，合了摺扇，送到于成手中，笑道：「你如心中不服，不妨再試兩次瞧瞧！」

于成接過摺扇，靠着石壁向左橫跨了兩步，陡然身軀一轉，摺扇半張半合，一招「拂雲指月」疾向徐元平「玄機」要穴上點去，這一招乃是鐵扇銀劍招數中最狠的五大絕招之一，已不知擊敗過中原綠林道上多少高手，在他生平之中，尚未遇上過能夠破解他五指摺扇裏藏劍的絕學之人。

徐元平近來藝業大進，一看之下，已知于成這招攻勢之中，蘊含着另外的變化，暗中提高警覺，右手一手「五嶽鎖龍」左腿陡向前欺進一步，五指疾向于成摺扇手腕之上扣去，手肘却撞向于成前胸「玄機」要穴。這等欺身而進，肘指並用的奇效，又大大的出乎于成的意料之外，攻出的摺扇反爲所制，迫得他由攻變守，向後疾退。一招失機，全盤受制，祇感右腕一痲，摺扇又被人奪了過去，同時，「玄機穴」上也被徐元平右肘輕輕抵住，祇要徐元平略一加力，于成立時要傷在他手肘之下。鐵扇銀劍于成生平之中不知經過了多少陣仗，但却從未遇到像今日之慘敗，被人出手一招就奪過兵刃，制住要穴，不禁呆呆的望着徐元平發起楞來。

徐元平傲然一笑，道：「你如還不服氣，咱們就再試驗兩次。」說話之間，向後退了兩步，又把摺扇還到了于成手中。

鐵扇銀劍于成伸手接過摺扇，目光盯在徐元平臉上，楞了半晌問道：「你用的是甚麼武功？」

徐元平道：「告訴你，祇怕你也不懂，我用的是十二擒龍手。」

于成仰臉誦道：「十二擒龍手！」想了半天，仍然想不出來路出處，不禁搖頭嘆道：「不錯，在下的確想不出武功的出處。」

徐元平笑道：「別說你了，就是當今武林之世，又有幾人知道這十二擒龍手的出處？」

于成道：「中原各門派武功手法，在下不敢說所知博廣，但大都聽人談過，但閣下這十二擒龍手法，確實是一種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之學……」

徐元平道：「這麼說來，你是服氣了？」

于成沉吟半晌，突然怒道：「一個人心中佩服一個人也就是了，這般的盤根問底是何用意？大丈夫可殺不可辱，我鐵扇銀劍于成豈是貪生怕死之人？」

徐元平看他說來充滿豪壯之氣，心中暗自讚道：此人雖然出身綠林，但却不失英雄氣概。當下微微一笑，道：「兄弟全出無心，于兄不要生氣。」說完話，深深一揖。

于成原想這幾句頂撞之言定將引起他的殺機，但又自知武功相差懸殊，縱然存下拚命之心，也難支持上三兩個照面，與其被擒後受辱而死，倒不如拿出英雄氣度來，慷慨就義，那知徐元平不但毫無怒意，反而和顏相向，長揖謝罪，他反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訕訕一笑，拜服地上，道：「小英雄武功絕世，在下早已心口俱服，五體投地了。」

徐元平扶起于成笑道：「兄弟祇不過在手法上取巧一些，算不得甚麼，如以眞功實力而論，兄弟絕非于兄敵手。」

于成微嘆一嘆，道：「我于成在江湖之上跑了幾十年，會過不少高人，但像小英雄這等身手，一招之間能把我手中摺扇奪了過去，實是絕無僅有之事……敢問小英雄高名大姓？」

徐元平道：「不敢，不敢，在下叫徐元平。」

于成笑道：「兄弟生平之中還沒有誠心誠意的服過那個，但今日對徐兄却是心服口服，今後徐兄如有需要兄弟之處，祇要一紙相召，由我于成起，豫、魯、鄂、皖四省陸路上朋友，個個都替你賣命。」

徐元平笑道：「兄弟不過一介武夫，怎敢受此優遇。」

于成哈哈大笑道：「我于成雖然出身綠林，混跡江湖，在刀尖子下長大，但尚能遵守信義二字，徐兄人中之龍，如果我把四省總瓢把子之位相讓與你……」

徐元平連連搖頭，說道：「這個兄弟可更不敢當！」

鐵扇銀劍于成哈哈一笑，我也知徐兄不肯屈就這綠林匪首之位……」

徐元平道：「那也不是！綠林人物打家劫舍，雖然有干法紀，但要比那些僞善行惡、盜名欺世之人，又要高出一籌。」

于成一拍大腿道：「徐兄說得不錯，兄弟承朋友們抬擧，讓我出任豫、魯、鄂、皖四省總瓢把子，我也曾傳諭各地道上朋友，立下兩大戒條，非不義之財不取，非奸惡之人不殺，幾十年來中原道上雖然出了不少案子，但就兄弟所知，並未妄殺一個好人。」

徐元平道：「于兄這等仁俠用

心，兄弟甚是佩服。」

于成笑道：「好說，好說……」忽覺脚上一涼，低頭瞧去，不知何時，石室中已經積水盈寸，不禁心頭一驚。

徐元平也自警覺，急道：「此處恐非容身之地，咱們得快些離開……」話還未完，忽聞濤聲盈耳，一股急流湧門而入。

徐元平暗運功力，大喝一聲，一掌直劈了開去，但聞嘩的一陣大響，水花四濺中，那湧門而入的急流竟然被徐元平的一掌迫了回去。

徐元平一擊得手，縱身一躍，當先向外衝去。于成緊隨身後，衝出石門。

那被徐元平一掌擊出的急流接着重捲而到，放眼甬道，滾滾滔滔，一片水光波影。

徐元平心知縱然武功再高一倍，掌力再强上幾分，也無法用掌力阻止源源湧上的急流，眼下之策，必需要先找一處可以棲身的安全之所，然後再籌謀出墓之策。心念一轉，不再發掌，側身逆流而上。

也不知水勢如何湧來，祇覺水位上升之勢迅速異常，片刻之間，已達腰部。

于成一面走，一面問道：「徐兄何以會陷入了這古墓中呢？」

徐元平道：「我因見羣梟飛落那青塚供台的黑鼎之上，引起好奇之念，弄動黑鼎，那知竟然發現一座石門，隨步走來，不料竟然陷此難關。」

于成心中暗道：要不是你弄動那供台的黑鼎，也引不起我的好奇之念，祇怕我也不會陷入這古墓中。當下也把自己陷入墓中的經過，很詳細的說了一遍。

徐元平道：「此墓的主人，生前沒有遇上過一個知己，世上也沒有他一個可信之人，所以臨死之前，建造了這座古墓，把生平蒐集的珠寶古玩，盡都放入這古墓之中，怕爲別人取去……」

于成接口罵道：「祇聽孤獨老人這四個字，就知其人生前的孤僻寡合，死後竟又造了這一座奇奇怪怪的墳墓來害人，當眞是生爲孤獨之人，死爲孤獨之鬼，待會兒要找到他棺木之時，我要好好的罵他一頓，出出胸中的這口怨氣。」

兩人談話之間，已然走完了一條甬道，抬頭看甬道交錯處，水勢洶湧，不知從何處來，往何處而去。

徐元平停下脚步，回頭對于成道：「于兄請小心一點，此墓之中，原有一條水渠，此刻水位高漲，地形水渠已難分辨，萬一陷入下去，祇怕不易上來！」

于成抬頭望望石頂，嘆道：「水位再升上三尺，這甬道之中即將全爲洪水淹沒，別說兄弟這旱鴨子，就是把洞庭湖三十六寨總寨主混海龍秦安奇找來，祇怕也要活活悶死在這古墓之中……」他微微一頓後，忽然放聲大笑道：「可惜呀！可惜，秦安奇不在此墓，如果他在此處，我倒要瞧瞧他是如何個混法。」

徐元平道：「混江混海不難，但要他混出這密不透風，石甕般的古墓，祇怕不是易事。」

鐵扇銀劍于成大笑道：「如果我于某今日能夠留得命在，非得想個法子，激那秦安奇來這古墓中一趟不可。」

兩人談話之間，迅速高漲的水位已經齊胸近頸。

水勢雖然上漲許多，但水的流速却是減低不少，似是這古墓所有空處都已爲洪水浸滿了，流速反而減低下來。

徐元平暗中一沉丹田眞氣，雙足站穩實地，暗想道：這甬道都是用堅硬的青石砌成的，不但顏色相用，而且牢不可破，未被水淹之前，還可細心的從石壁上找出點破綻，試行着開動這古墓中的機關，還有一線脫出這古墓的希望，此刻，到處一片波光，景物形勢都無法分辨清楚，別說覓尋出路了，這水勢如果不退下去，縱有絕世武功，也難出這古墓，淹不死也得活活餓斃。

鐵扇銀劍于成畢竟是久走江湖之人，一股衝動的怒火消去之後，忽然想這滔滔洪流的來處，絕非地下泉水積成，必然引用外來之水，如果追根尋源，找到那洪流入口之處，或能脫此圍困。

心念一轉，立時說道：「兄弟想出了一個脫出這古墓之法，祇不知能否適用？」

于成道：「咱們如守在這裏坐以待斃，倒不如逆流而上，尋出洪流入口，或可脫此圍困。」

徐元平道：「不錯，洪水未退之前祇有這一個辦法。」當先逆流行去。

大水上漲之勢雖然變得非常緩慢，但兩人都不會水裏功夫，在這等深及肩頭的洪流之中行動，心裏甚是恐懼，舉步維艱，如履薄冰，借扶石壁，逆流而上。

幸而兩人都是功力深厚之人，落脚甚穩，走了一陣，膽子漸大，行速逐漸加快。

兩人大部份精神都集中對付洪流衝力，也不知轉過幾個彎角，走過幾條甬道，祇感到水勢衝力逐漸加大，翻翻滾滾而來，不禁心生震駭，抬頭望去，祇見一道石壁，橫在三四丈外，原來已走到甬道盡處。

于成道：「前面那橫攔石壁，就是洪流來源之處，祇是這水勢愈來愈急，咱們都不懂水性，也是無法出去。」

徐元平道：「咱們先走近去瞧瞧再說。」一提眞氣當先開路，側身向前衝去，這段行程雖祇有數丈距離，但因水流湍急，衝擊之力有如飛瀑奔馬一般，兩人逆流走前兩丈，已累得喘息出聲。

徐元平回頭瞧了于成一眼，道：「你守在這裏，我到那石壁處看看。」

一閉氣，猛然向前衝去，裂開一道水波，衝到石壁跟前，眞氣一沉，全身入水，脚着實地，伸手向前一摸，觸手處，抓住了兩根手臂粗細的鐵條。

他暗運眞力，向後一拉，但覺那鐵條堅硬無比，紋風不動，不禁心頭一涼，雙手陡然一鬆，立時被激流冲得站立不穩，隨波而起。他乃是不通水性之人，這一被湍流冲擊，心中大感慌急，不自覺一張嘴巴，但覺一股水勢直衝口中，本能的向上一挺，衝出水面，隨手向石壁上抓去。

這祇是一種人類生命中潛在的本能，並未受到意識支配，因他早已知道墓中甬道石壁都是堅硬的青石砌成，滑不留手，無處着力，如若他稍爲用心想一下，決不會用手去抓石壁。

哪知手掌到處，突覺石壁向裏陷去，五指觸摸到一根劍把一般的東西，這等生死交關，求生之念高於一切，徐元平五指隨勢一合，緊緊抓住，用力一拉，身子疾浮過去。

這時，他才把被激流冲擊而隨水浮動的身子完全穩定下來，接着，長長吸一口氣，轉頭向「鐵扇銀劍」于成望去。

祇見于成緊緊的靠着石壁而立，僅餘眼鼻露在水面，祇要再等片刻，于成勢非被水淹沒不可，不禁心中大急，高聲大叫道：「于兄，快些游到我這邊來……」

祇見于成伸出一隻手來亂搖，不肯過來。

于成已被强猛的水勢冲得搖搖欲倒，借依靠那石壁之力，才勉强站住了身子，哪裏還敢動脚步，水勢過口，又使他無法張嘴說話，祇好舉起手來亂搖。

忽然間，徐元平發覺水位正在迅速下落，片刻之間，已可見于成肩背，不覺心中大喜，心知自己無意之中，找到了控制水位機關樞紐。

這甬道洪流來得如狂飆驟雨，一瞬間洪水滔滔，但下落之勢，亦是迅快絕倫，不大工夫已降到膝蓋以下。

「鐵扇銀劍」于成眼看水位退減，縱身一躍，飛落徐元平的身後。定神瞧去，祇見那青石砌成的石壁上，陷入兩尺長短、一尺寬窄的一個凹洞，徐元平手中緊抓一個金光燦爛的把柄。

此人生性豪放，雖剛由生死邊緣撿回性命，立時却縱聲大笑道：「要不是徐兄及時找到這控制水源的機關，今日咱們非得淹死不可，看來生死之事，當眞是有天命主宰了。」

水位雖已降落到僅及脚面，徐元平仍然抓住那金色把柄不放，目光却轉投到那甬道盡處的石壁，一瞬不瞬，在他想來水位下落之後，定可瞧到那橫攔在出口的鐵條，哪知望去仍然是一片光滑的石壁，不禁大感奇怪。

他乃極爲聰明之人，略一忖思，立時恍然大悟，敢情那鐵條前面，還有一道活動石壁，一弄動這控制水源的機關樞紐，活動石壁就立時疾沿而下，又把鐵條掩住。

仔細瞧那石壁，毫無破綻可尋，如非剛才親手抓到那兩根鐵條，絕難想到這面石壁竟然能自動升降，其建築之妙，眞乃是巧奪天工。

回頭向身側石壁的凹洞中瞧去，祇見那塊凹洞之中，並排三個金光燦爛的把柄，除自己手中握着左邊一柄之外，右邊還有兩柄並列。

這時，水位已經完全消落，除了甬道中間一條三尺左右水渠中，仍然有潺潺的流水之外，兩側岸上積水已乾，徐元平緩緩鬆開了手中緊握的金把，笑道：「這凹洞中之三個金把柄，想必各有作用！咱們再弄動一個瞧瞧……」話未說完，祇聽「軋」的一聲，左面一塊石板直衝出來，徐元平急忙縮手，那塊石板剛好把凹洞填起來，天衣無縫，瞧不出一點痕跡。

「鐵扇銀劍」于成輕輕歎息一聲，道：「這古墓中構造這等奇巧，實乃從未聞見之事，看來除了楊家堡老堡主『神算子』楊文堯外，遍天下祇怕再難找出第二個人，能夠辨認這古墓中的機關。」

徐元平默默思索，恍如未聞于成之話，過了半晌，忽的轉臉望了于成一眼，道：「于兄怕死麼？」

于成聽得一怔，道：「在下半生之中，都在刀尖上生活，生死之事，早已不放心上，但不知怎樣的死法？」

徐元平知他誤會了自己話中含意，微微一笑，道：「這石壁凹處，共有三個金把柄，最左一個，是管制水勢的樞紐，另外兩個，定然也有作用，我想弄動一下看看，祇怕誤觸機關……」

于成哈哈一笑道：「徐兄但請動手，反正咱們已被困墓中，於其坐以待斃，倒不如放膽瞧瞧這孤獨老人墓中有些甚麼厲害埋伏。」

徐元平微微一笑，右手一抬，疾向石壁之上推去，果然應手裂開一個凹洞，低聲道：「于兄小心。」左手一探，抓住正中一個金把柄，用力向下一拉。

但聞一陣軋軋連響，起自兩面石壁之中，不禁心頭暗生驚駭，放手鬆了金把。

石壁凹洞迅速恢復了原狀，但兩側壁的響聲，卻是越來越大，連續一刻工夫之久，才倏然中斷，對面石壁忽然裂現出一座石門。

徐元平略一定神，道：「咱們去瞧瞧，也許這座門是通往墓外的密道。」當先向前走去。

這條甬道陰暗異常，徐元平昂首挺胸當先而入，毫無恐懼之情！祇看得于成暗生敬佩。

走約十五丈左右時，轉過一個急彎，忽覺眼前寶光閃動，一塊通體似墨、橫阻去路的黑壁上，用珠寶嵌成八個字：擅入一步，永淪九幽。

于成仔細瞧那黑壁上嵌成的八個字，顆顆寶珠都如龍眼一般大小，不禁歎道：「這些寶珠無一不是價值連城之物，平常之人有上一顆二顆，就一輩子享用不盡，這八個大字嵌用寶珠，祇怕在百顆以上，兄弟在江湖上闖蕩數十年，見過寶珠不能算少，但像這等衆多巨大之寶珠，還是第一次看到……」

于成轉臉望去，祇見徐元平低頭默思，渾如不聞其言。

徐元平沉思良久，突然抬頭說道：「想那孤獨老人有能築造了這座機關重重的古墓，才智絕非常人能及，這黑壁上所留之言，看來當非虛作恐嚇。」

于成道：「單瞧這黑壁上嵌用寶珠，不難設想到室中之物，反正咱們已無法出這古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倒不如進去瞧瞧。」

徐元平突然向後退了兩步，暗中運集功力，「呼」的一掌，直向黑壁上劈去。

一股强猛的掌風，撞在黑壁之上，響起了一陣沉悶的嗡嗡之聲，但黑壁仍然屹立無損。

「鐵扇銀劍」于成搖頭說道：「徐兄，不要再白費氣力了，這黑壁是用鐵鑄的……」。忽然發覺「永淪九幽」的「永」字上作點的一顆寶珠，竟被徐元平强勁的掌風震得微微一晃，不覺疑念又生，向前走了兩步，伸手按去。

果然寶珠隨手陷入壁中，緊接着所有嵌在壁上的寶珠全都緩緩陷入壁內，黑壁忽然由中間向兩側分去，現出一扇門來。

徐元平當先舉步而入，目光觸處，不禁心頭一跳，呆在門口。

于成探頭望去，祇見一座寬大的室中，並列着九口棺材，蛛網盤繞，積塵盈寸，瞧上一眼，就使人生出恐怖之感。

兩人在門口呆了一陣，緩步向裏走，剛走有四五步遠，突聞一聲大震，積塵蛛網紛紛落下。

徐元平警覺的回頭望去，那座裂開的鐵門，已經自動閉上。

于成翻腕拔出背上插的摺扇，哈哈大笑道：「九個棺木之中，想必有一個是孤獨老人的遺體，他把咱們活活困死此墓，咱們就先把遺體毀了再說。」

黑門復閉，歸路斷絕，身陷絕地，反而激起了于成的豪邁之氣。

于成出身綠林，久在江湖闖蕩，講究的是恩怨分明，黑門一閉，激起他報復之心，縱身一躍，直向第一口棺木飛去，左手托住棺木頂蓋，右手張開摺扇護身，暗運眞力，正待揭開棺蓋，徐元平已追縱躍到，說道：「于兄不可魯莽，快請放手。」

徐元平發話之時，于成已然暗運眞力向上一托，祇覺那棺蓋沉重異常，竟是難以托起，不禁微生驚駭，趕忙依言放手向後疾退兩步，說道：「這棺材不是木材製成。」

徐元平立時伸手摸去，果覺手心一涼。

原來這棺材竟是用整塊石板雕成，外面塗上油漆。

徐元平輕輕在棺木蓋上敲了兩下，說道：「孤獨老人留下這九具石棺，自然是有其作用，此人才智絕世，能築成這等重重機關之墓，決非危言聳聽之人，門上警語永淪九幽之句，可能暗合這九具石棺之數，如果我推想不錯，這石棺之中定然有甚麼古怪埋伏。」

于成道：「徐兄高論，在下佩服至極。」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咱們被囚這古墓之中，早晚都難免一死，別說此地重重埋伏，步步兇險，單是缺乏食用之物，就足置我們於死地……」

于成接道：「既是難免一死，那就不如鬧個天翻地覆，才死得心甘情願。」

徐元平道：「我無意找到了控制水勢的機紐，免去洪水淹死，你在瞧那『永』字之上作點的一顆寶珠受震晃動，開了這扇黑門，這使我心中想到任何一件精密的事，都難免留下可資尋找的痕跡，此室之中九棺並列，蛛網塵封，一片恐怖氣氛，涉足其間，難免心生恐懼之感，心神一亂，自是易爲所乘。」

于成點頭讚道：「徐兄年輕英

俊，才智超人，實使兄弟這久走江湖之人汗顏。」

徐元平受人頌揚，心中甚感受用，當下微微一笑，又道：「室中陰暗，目力極難細微，兄弟之意，咱們不妨先在此室之中靜坐調息一會，一則使耗消的體力元氣恢復，以備應變，再者使眼力能適應此暗室視物，先找一下，看看有無可疑之處，再開棺查看不遲。」

于成道：「徐兄高見，兄弟無不遵從。」當下就地盤膝而坐，運氣調息。

經過一陣坐息之後，兩人目力果然已可適應室中黑暗，仔細在室中搜查了一遍，並未發現可疑之處。

徐元平當下暗中運集眞氣，舉手一掌，向最右邊一具石棺上遙擊了一掌。

但聞一聲嗡嗡回音，繚繞耳際，徐元平道：「聽這石棺回音，其中似未放屍，于兄請小心戒備，我去打開一具棺蓋瞧瞧。」大步直走過去，兩手用力一托，「砰」的一聲，棺蓋應手而開，兩人同時探頭一瞧，不禁同時一怔，呆在當地。

祇見那石棺有一個兩尺見方的圓洞，斜向下面通去，除此外，再無可疑之處。

徐元平潛運眞力，兩臂向上一抬，「卡」的一聲把棺蓋完全推開，凝神向石洞之中瞧了半晌，仍然沒有動靜，心中甚覺奇怪，搖搖頭，說道：「不知道這孤獨老人在搞的甚麼鬼……」

于成道：「咱們再打開一口瞧瞧再說。」

徐元平橫跨一步，雙手捧住第二具棺蓋，用力向一托。

但聞「察」的一聲輕響，棺蓋應手而起，還未來得及向石棺之中探看，忽聽「鐵扇銀劍」于成大聲喝道：「徐兄快些放手！」

徐元平聽他聲音之中充滿着焦急，瞧也未瞧的趕忙一鬆雙手。他應變雖然夠快，但在那棺蓋還未合上之時，一股冷水由棺材之中噴了出來，那股冷水濺得兩人滿臉滿身。

于成哼了一聲，罵道：「孤獨老鬼，祇會用水淹人……」話還未說完，忽感一股腥味，立時迎面撲來。

兩人同時嗅到，同時轉臉望去，祇見第一口石棺中，探出一條碗口粗細的蛇來，大口盆張，吐着血紅的火舌，此時正向兩人停身之處伸來。

徐元平驟見這等大蛇，不禁心頭一跳，雙足微一用力，向後疾退三尺。

于成一看那蛇身鱗紋閃閃生光，立時認出是一條極少見到的絕毒怪蛇金鱗蟒，不禁心頭一震，翻手拔出背後銀劍，橫跨兩步，擋在徐元平身前，張開摺扇，護住身子道：「徐兄小心，此物乃極少見到的金鱗毒蟒，咬中人後，三個時辰內毒發而死，毒性深重，縱有解毒靈丹，也難醫得……」話至此處，忽聽那毒蟒「咕」的一聲，紅舌伸縮，直向兩人衝來。

「鐵扇銀劍」于成怕牠口中噴出的毒水傷人，揮動手中摺扇，灑起一層扇影，護住身子，右手銀劍一探，橫斬過去。

劍光一閃，立時擊中了蛇身，巨蟒又是「咕」的一聲大叫，蛇身向一側偏去。

于成心頭一震，暗道：我這銀劍用白金合以精鋼製成，鋒利無比，雖不能斬金切玉，無堅不摧，但此蟒鱗皮竟然能擋刀劍，如果衝了來，銀劍不能斬傷牠，那可是一樁大大的棘手事呢。

心念轉動之間，那探出石棺的蛇身突然縮了回去，祇露出一個蛇頭，伏在棺口，兩隻綠光閃閃的眼睛注定着兩人。

于成回頭瞧了徐元平一眼，道：「此蟒全身巨毒，再好的武功也不能用手對付，兄弟用鐵骨摺扇，徐兄請用兄弟這柄銀劍吧！」

徐元平搖搖頭道：「你還是留自己用吧，我……」話還未說完，突然揚手一掌，直擊過去。

祇聽兩聲咕咕大叫，巨蛇二度暴起衝來，吃徐元平出的强勁掌風，震得身不由主反轉回去，撞在石棺後面的壁上，祇震得塵土如雨紛紛灑落一地。

這一記强猛絕倫的劈空掌力，力道至少在八百斤以上，但仍然無法把毒蟒立斃掌下，祇見牠身子搖動了一陣，又縮回石棺之中，目光注定兩人，似是等待第三次再襲擊兩人的機會。

徐元平心中暗道：這巨蟒鱗皮堅厚，不畏刀劍，如果不早些把牠給除去，終是禍害。心念一轉，除蟒之心油生，低聲對于成說道：「于兄，孤獨老人在這石室中留下了九具石棺，想那每具石棺之中，定都有着埋伏，說不定控制這九具石棺的機關，已然在慢慢發動，咱們縱然不揭棺蓋，祇怕也會自行啟開，如果不借眼下機會，把毒蟒除掉，等待九具石棺埋伏齊發時，那時難免顧此失彼。」

于成道：「此蟒鱗皮堅韌，不畏刀劍，除牠祇恐不易。」

徐元平當下想了一想，答道：「兄弟此刻倒是想到了一個除蟒之法，兄弟去逗牠張口，于兄可用暗器打入牠的口中，或者能夠除此毒物呢。」

（未完・十六）

歪歪小爽哥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四邪、四魔與花子幫拆開十餘篷車，只見到些衣物破爛貨，精明的令狐爽發現了大車底下隔層的秘密，打開了果然車車有金銀財寶，小爽哥不要金也不要銀，優先選了十七顆龍目寶珠，因爲他發現秘密有功，但四魔心不服，要帶小爽哥回老龍洞，一路在算計着如何去得回寶珠，豈料小爽哥早已在半路上埋藏了寶珠才上路……



心機深沉藏龍珠　願以寶物換絕藝

司馬元一把拉過令狐爽，他對宇文鳳一瞪眼，因爲他擔心宇文鳳忽然一掌把令狐爽拍死。

「這徒弟我先帶，你們就別操心了。」

宇文鳳冷冷道：「張果老，你別忘了去寶雞，那兒有你的溫柔鄉呀！」

司馬元道：「你找你的東方東吧，管到老夫身上了！」一笑，東方東道：「大家進來好商量。」

令狐爽進入這間大石室，看得他一楞！

只見這石洞眞豪華，地上鋪的虎皮有五張，牆上掛的是字畫，四週有個石台，上面放的各色各樣瓷器，這中間最醒目的就是那景德鎭最出名的八仙福壽瓷像，每一尊就有半人那麼高。

石桌上放的是銀壺與銀杯，銀盤中放的是應時瓜果一大堆。

令狐爽就以爲，住在這兒是神仙。東方東等人走進來，每人坐在一張虎皮上，其中多了一張虎皮，宇文鳳對令狐爽道：「你坐那張虎皮吧！」

令狐爽不坐：「師父們，這兒豈有阿爽的位子。」

東方東叱道：「叫你坐下你就坐，婆婆媽媽的會挨打，你不會犯賤吧！」

令狐爽立刻坐下了。

令狐爽從不犯賤。

於是，宇文鳳開口了。

「這一回，咱們同河套西面的賀蘭山清風谷四邪聯手打劫長安太守沈長明的寶物，算一算咱們比申屠良四人收獲可就大多了，哈……」

她這是忍不住的笑開懷了。

她笑，東方東三人也笑。

東方東笑道：「咱們是人財兩得呀，哈……」

他說着，看向令狐爽。

令狐爽也在笑，因爲四個師父笑，他不敢哭。猛的，夏侯金道：「分吧，我在分前有意見。」

宇文鳳道：「你說說，咱們大伙聽聽，你的意見是甚麼呀！」

夏侯金道：「咱們分十六顆，每人也有四顆，餘下的一顆就算了，難道師父還同徒弟爭？」

司馬元撫掌，道：「好，好，我同意！」

東方東道：「這是最公平不過的，我當然沒意見！」

宇文鳳道：「我這裡下結論了！」

她看看令狐爽，又道：「我的結論是，咱們收了四粒龍目寶珠，就等於收了徒兒的束修，以後各人把功夫傳給他，將來爲我們發揚光大！」

東方東撫掌叫好了！

宇文鳳這才對着令狐爽把手一伸，道：「徒兒，你可以取出來了！」

令狐爽道：「師父，取甚麼？」

宇文鳳道：「當然是你懷中的十七顆龍目寶珠呀，那可是價值連城的東西，藏在你身邊不安全。」

令狐爽立刻把袋中的所有東西掏出來。

他的袋中有小刀，有一枚百花鏢，銀子幾許之外，甚麼也沒有了。

「師父們，我袋中只有這些東西了！」

宇文鳳四人吃一驚，四隻手抓着令狐爽他的衣衫，衣衫被抓爛。

令狐爽被四人剝光了衣衫，光赤溜溜的哭笑不得。

所謂的哭笑不得，乃是他眞想哭又怕挨打，想笑，因爲他早料到有這麼一回事發生，所以他心中在罵。

宇文鳳一見令狐爽甚麼也沒有了，她潑辣的叱道：「老娘西北道上女煞星，今天栽在你這小子的手上了！」

東方東併指就要戳到令狐爽的咽喉，他要這令狐爽死在面前了。

「老子殺了你！」

令狐爽反而笑了，他也不閃躲，因爲這四個人的本事大，他們任何一人，只要動根指頭就會取他的命。

他這一笑，東方東的指頭已沾在他的喉頭了。

東方東及時刹車，不再前推：「小子，你應該閃，應該哭，你在生死邊沿還能笑呀？」

「哈……」令狐爽笑得更大聲了！

司馬元這才意識到令狐爽危險了，他老人家急忙大叫：「殺不得！」

東方東把手又收回來了。

令狐爽笑笑，道：「殺了我，你們永遠也別想得到那麼精彩絕倫又價值連城的珠寶，哈……」

宇文鳳道：「你藏起來了？」

令狐爽道：「幾天前我就藏起來了。」

「幾天前？」四人不約而同的叫起來。

令狐爽才不會說是昨夜他藏了，因爲這四魔會在那地方找，說不定會找到，所以他說是幾天前。

東方東道：「小子，你爲什麼把寶物藏起來？」

宇文鳳道：「萬一被人發現取走，你就一無所有了。」

令狐爽道：「那除非是天塌了，地裂了，各位師父，你們安心啦！」

東方東道：「爲什麼你把寶貝私下藏起來？也不對師父們說一下。」

夏侯金直喘大氣，道：「是呀，師父們年紀大，經驗多，好歹比你知道的多，好爲你拿個主意呀！」

令狐爽道：「各位師父，我心中明白，當初我以爲八位神仙到了虎牢關，我是一心想成仙，後來知道你八位不是仙，我還眞的有些失望。」

他說着一笑，他還笑得出來。

「四位師父，你們的武功也不錯，我便決心退而求其次的想跟師父們學武功，那裡想到一夜之間家完了，半道上又遇見師父們，只不過我知道師父們是高人，可也是殺人不眨眼，所以，我弄了寶物藏起來。」

宇文鳳道：「爲什麼要藏？」

令狐爽道：「寶可以救人，寶也可以害人。」

哈哈又是一聲笑，令狐爽又道：「我不要寶物害我，我要寶物助我，幫我把功夫學好，學好了功夫之後，也可以接各位的棒呀，是不是？」

東方東道：「你怎麼用寶助你，救你？」

令狐爽道：「師父們教我武功呀，你們把最高絕的武功教會我，我就送他一顆寶珠。」

他頓了一下，又道：「那當然，要我學會了，而且出外加以試驗，眞的管用，我才會送他一顆，哈……」

他得意，也爽極了。

四魔就不高興了。

東方東罵道：「一開始老子就覺得反常，別人是一個師父多名徒弟，我們却是四個師父一個徒弟，如今又得聽他的，把一身絕學傳授給他！」

令狐爽道：「我這徒弟不勉强。」

宇文鳳道：「徒兒，當徒弟要有徒弟樣。」

令狐爽道：「那當然，我還是一切聽各位師父的，我也像別人的徒弟一樣，侍候你們，因爲我是你們的接班人呀！」

「哈……」

司馬元笑起來了。

「太好了，打從今天起，老夫先傳你武功，輕功之外金剛指，哈……」

東方東道：「張果老，你不回寶鷄了？你那個年輕得不得了的女人會想你的。」

司馬元道：「爲了寶物，叫她多想幾天吧！」

夏侯金道：「這小子眞叫鬼，也太可怕了。」

令狐爽道：「難道你們願意收個笨蛋當徒弟？」

宇文鳳也笑了。

她拉了東方東還眞大方。回到這裡她就變了樣了，浪蕩的味道叫人眞有些慌。

東方東道：「三個月吧，咱們給他速成。」

這句話是令狐爽很高興聽的，誰願意永遠在此地。

東方東摟住宇文鳳，這二人嘻嘻哈哈走出這間大石室，沒多久就傳來附近洞室中宇文鳳與東方東二人製造快樂的叫聲，那是另一種扣人心弦的叫喊。

令狐爽就從來未聽過男女之間苟合的時候會發出貓一般的喊叫聲。

宇文鳳的聲音就像野貓叫。

東方東的聲音似豬哼哼。

奇怪的是附近住着夏侯金，也住了司馬元，這二人好似沒聽見。

夏侯金對令狐爽看看，他看着看着忍不住的哈哈笑起來了。

令狐爽只有回以笑，若問這二人笑什麼，天知道。

只不過，夏侯金却笑着開口。

「徒兒呀，就憑你的膽識，你的機智，我收你爲徒了，只不過想習我的武功，小心會缺骼臂少腿的喲，你聽了會不會怕？」

令狐爽回答得可妙了。

「師父，我若被你折磨到缺骼臂少條腿，同你一樣的是個瘸子，你就別想我送你一顆龍目大珍珠了。」

夏侯金一聽之下，雙目一厲道：「你個小王八蛋，老子拿你沒辦法了。」

他鐵拐杵地咚咚响的走回他的洞室。

他走到了東方東的洞門口，粗聲的叱道：「你們他娘的搞就搞吧，別雞毛子喊叫得惹人厭。」

東方東在洞室中嘿嘿笑了。

「瘸子，你去大散關呀，你的姘頭等看你了，哈……」

「啊……」宇文鳳不知怎的又吼叫一聲更尖銳的聲音，聽得令狐爽以爲她挨刀了。

宇文鳳當然沒挨刀，她這叫聲也是享受的一種。

夏侯金轟的一聲關上了門，門中傳出嘩嘩响，大概他在觀賞他的寶物了。

司馬元對令狐爽道：「徒兒，你過來。」

令狐爽立刻恭恭敬敬的走過去，道：「師父！」

司馬元道：「學功夫是免不了吃苦的。」

令狐爽道：「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呀。」

司馬元道：「天下每個人都吃苦，都成了人上人，娘的，誰在誰下面？」

令狐爽聽得一怔，他只是常聽學堂裡玄老先生這麼說，至於下面一句，他從未聽過。

司馬元哈哈笑了。

他笑着又道：「天下人生來沒有一個樣子的，有些人榮華富貴享不完，有些人活活餓死在大道邊，有些人學了本事不得勢，有些人一肚皮草包做高官。」

司馬元哈哈一笑，道：「我說的這些人都混蛋，是他們自找麻煩，所以啦，你打從今天跟着我，學了本事你當壞蛋，而且……」

他見令狐爽一瞪眼，立刻明白令狐爽爲什麼會瞪眼。

「你小子別以爲當壞蛋人人討厭，其實不然，壞蛋也要靠本事。」

令狐爽道：「師父，有本事的人都是壞蛋呀？」

司馬元道：「我有本事沒有？」

令狐爽道：「師父十指洞穿石頭，還會一飛七八丈，當然本事大。」

司馬元道：「我就是大壞蛋。」

令狐爽想笑，道：「師父，這話是你說的！」

司馬元道：「你叫我壞蛋也可以。」

「爲什麼？」

「因爲我根本是個大壞蛋，既然做了本職，又何必怕什麼人說呀！」

令狐爽道：「師父，你面善心慈呀！」

司馬元反而叱道：「我面善心慈幾十年，壞事也做了幾十年，好人還會去搶人呀！」

令狐爽道：「天下大亂，人人爲了活命，搶劫就難免會發生了。」

司馬元道：「告訴你，太平年月我照幹，殺人越貨我佔先。」

他頓了一下，又道：「這是給你上的第一課，洗洗你的腦，你才會知道爲何習武，爲何吃苦。」

令狐爽道：「師父，我還未學本事呢，先洗我的腦？」

司馬元道：「也是叫你先明白，以後出道了，你要爲我們四魔神發揚光大呀！」

說的原來爲了這呀，令狐爽哈哈笑了。

司馬元道：「想通了吧，我的徒兒。」

令狐爽道：「想通了，哈哈哈，而且也簡單啦，將來江湖上當個大壞蛋，對不對？」

司馬元一聽哈哈笑，道：「行，不但當大壞蛋，而且我舉一你反三，要青出於藍。」

令狐爽道：「一定還要勝於

藍。」

「哈……」

司馬元指指自己的洞室對令狐爽道：「走，回去我洞中，教你練功去。」

令狐爽高興極了，開始練功夫了。

他跟了司馬元走進洞室中，嚄，只見這老兒把個洞室收拾得像個聚寶室一般。

那各色各樣的寶物擺出來，有玉器，有鑽石，還有瑪瑙一大堆，有金子，有銀器，還有象牙帶龍骨，全已雕刻成人物風景了。

大金磚堆在一個石盤上，發出閃亮的金色，成串的珠寶幾十條，這老兒把銀子堆在他睡的石床四週有一尺高，三床大被也是錦緞製，地上虎皮有兩張，還有豹皮一張他當枕頭。

那邊放了一罈酒，肉乾掛了一大串。

可是另一邊支了一個大鍋是銅的，鍋裡面放的是黑砂石，看上去同那虎牢關大街上賣糖炒栗子似的呀！

令狐爽笑了。

「師父呀，原來你是賣糖炒栗子的呀！」

「哈！」司馬元大笑，幾乎笑彎了腰。

令狐爽道：「這就是賣糖炒栗子的東西，我見過了。」

司馬元道：「糖炒栗子要用鐵剷，咱們用手。」

令狐爽一驚，道：「加熱？」

「當然。」

只見他洞室門口取來柴，立刻燃上了。

鍋下加了火，鍋內放了落花生，他挽起了衣袖雙手往鍋中攪拌着。

漸漸的，司馬元雙手泛紅色，他也在冒汗珠子。

一邊的令狐爽看得咋舌頭。

可是司馬元不在乎，直到鍋內的落花生已熟透，他才笑着抖抖手。

令狐爽道：「我的乖！」

司馬元道：「你應該叫我的媽呀才對，告訴你，這只是示範給你看，師父玩這不過癮，過兩天叫他們送些生栗子再炒給你看。」

說着，他走出洞口，雙手猛往山泉水中一插，那水還發出絲溜一聲响，水面上還有煙冒出來。

令狐爽道：「天爺，這是什麼功夫呀？」

司馬元道：「這是金剛指，練成以後雙手就是十把尖刀，所以你看師父甚少用兵器。」

他一頓，突然大吼一聲：「你練不練？」

令狐爽道：「練！」

他回答得眞乾脆，聽得司馬元也笑了。

司馬元把鍋下的火熄掉，對令狐爽道：「等等涼快了，你就雙手十指往鐵砂中插，不許停，一次一個時辰，停了就前功盡棄。」

他摸摸鐵砂，又道：「初習不能加熱，那得慢慢的加熱，你練吧！」

令狐爽捲起衣袖插起來了。

他還眞的用心練，對於先生師父他沒好感，只不過這一回他不唸三字經罵人了。

他只在心中偶爾罵上一句王八蛋。

因爲石床上的司馬元睡的姿勢不好看，怎麼翹起屁股睡，四肢撑在石床上。

更妙的是，司馬元還打呼嚕，他的鼾聲震石洞，令狐爽在心中罵他王八蛋。

令狐爽一口氣插了一個時辰之久，看看他的雙手，嚄，不但腫，還流血了。

*　*　*

令狐爽就在司馬元的洞室中歪睡在地上了，地上虎皮也不錯。

他才睡了一個時辰，就被司馬元一脚踢醒了。

「起來，起來，睡覺不會人上人的，起來！」

令狐爽正在做大夢，他夢見虎牢關中的家，那可是他的根呀，不料一夜之間家完了。

他在夢中夢見了爹娘，爹娘向他伸手叫，不料他被司馬元踢醒了。

令狐爽很不高興，夢中會一會爹娘他也不答應。

他在心中罵，罵司馬元是王八蛋。

但他還是起來了。

司馬元也起來了。

司馬元把一對鐵砂袋取過來，用綁腿把砂袋綑在令狐爽的兩腿上。

「去，就在這龍洞中跑十個來回，跑一回叫一聲，跑兩回叫兩聲，不跑偷懶你挨揍。」

令狐爽一聽，只跑十圈太簡單了。

拉開門他開始跑起來了。

令狐爽開始跑時還算輕鬆，這頭一趟他往洞內跑，跑了一里半，全是泉水邊的小石道，抬頭看天只一綫，斷崖好像要壓下來了。

往洞中一里半，再往洞口又是一里半，這一趟就是三里遠，跑到司馬元門口還得叫一聲。

令狐爽跑第二趟的時候，已覺吃不消了，他有些大喘氣，他的心中想，這人上人還眞難當。

如果此地是虎牢關，他的爹娘還在，他必一頭撞入娘懷裡大叫一

聲：「做人苦啊！」

儘管再苦，令狐爽已下了個決心，他是既來之則安之，非學到本事不可。

他咬緊牙關石道上奔跑着，齜牙咧嘴不叫苦。

等他跑了十來回，算一算他已經跑了六十里，他是不但累，而且餓。

等到十個來回剛跑完，就聽一聲尖叫又起。

那是宇文鳳洞室中傳出來的聲音。

令狐爽心想：「這女人又與東方東二人幹上了。」

「哎吼！」叫得令人吃一驚，幹什麼呀？

司馬元不理會，他把令狐爽叫進門。

只見石桌上擺的是大菜，又有酒又有肉，熱呼呼，香噴噴，難道司馬元會做菜？

司馬元才不會下廚呐。

司馬元祇享受，當然，住在老龍洞的四魔都祇是享受，下廚，那當然另有其人。

令狐爽就很難看到這些人。

司馬元對令狐爽道：「拿下你的腿上砂袋，過去，用力的戳鐵砂！」

令狐爽看向石桌，司馬元馬上明白。

「你練呀，練了之後再吃。」

令狐爽道：「不能吃了再練？」

「不許多問，練！」

司馬元說着，他取出一包藥粉來滲入黑砂之中，自己下手去攪拌。

令狐爽道：「師父，那是甚麼東西？」

司馬元道：「爲了三月叫你速成，老夫下了大本錢，這藥可不是普通藥，脫胎換骨就靠它！」

令狐爽樂了，別的不說，把十指習成尖刀一般，就在江湖上使老橫了！

令狐爽開始插鐵砂了。

他可也吃了大苦頭了，因爲沒有半個時辰，他的雙手已血肉淋漓慘不忍睹了。

正在享用吃喝的司馬元他連看也不看，祇管自己吃喝，如果令狐爽稍慢，他就會吼叱！

令狐爽如果沒有那股子狠勁，怕是早就不練了！

＊　＊　＊

令狐爽在老龍洞已有一個半月了。

令狐爽就奇怪，每天看不到另外三人，每天祇看到司馬元一個人。

令狐爽雖然看不到另外三人，但他每天兩次，必會聽到宇文鳳與東方東二人的尖吼聲！

而且還是固定的在那個時間叫起來。

他就奇怪，這二人是在洞室中幹的甚麼玩意呀，像發了虐疾似的每天定時發作！

令狐爽很想偷偷去瞧一瞧，祇可惜他如今自顧不暇！

如今他的雙腿腫脹才剛消一半，他的雙手粗糙得令他很想在石崖上磨！

他很想看看宇文鳳三人，可是這三人就是那麼枯守在石洞中不出來。

這兒吃的眞不賴，每天有酒菜。

令狐爽也見過幾次前來送酒菜的人，那是兩個大脚女人，看上去同個大男人差不多。

這些女人根本不看令狐爽，就好像這兒沒有令狐爽這個人似的。

那司馬元對令狐爽的進展是滿意的，他還對令狐爽不祇一次的交代：「徒兒，等你把招式也學會，師父帶你去實習！」

令狐爽道：「實習？」

「是呀，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

令狐爽笑笑，道：「喲，師父有學問呀，把聖人的這話套用到這兒來了，有學問！」

司馬元哈哈笑，道：「你才有學問吶，我這是聽人家說的！」

「誰說的？」

「我的相好呀，哈……」

令狐爽道：「師父的相好必是個大美人！」

司馬元道：「韮菜炒大葱，各人的愛好不同，我的相好呀，哈哈哈，她在寶雞是個划船的！」

「船孃呀？」

「別看她是出力的船孃，她從來不向我伸手要銀兩！」

他滿意的又道：「女人向男人要銀子，那種女人不是眞心的愛，我的毛兒不是的，她是眞愛我這老人呀，哈……」

令狐爽也笑了。

＊　＊　＊

西門風笑不出來。

西門風祇有哭，他已哭了兩天，眼睛也哭紅了。

西門風仍然在哭，他坐在百花谷的谷口處大哭。

西門風呼叫的是他的女兒西門吹花，當令狐爽告訴他，西門吹花被一個甚麼樣的女人帶走，他就知道當年他的愛人百花谷的鳳仙姑娘，已被百花谷主黑玫瑰夫人放出來了！

鳳仙姑娘乃是玫瑰夫人手下最得意的女弟子，就是爲了跟西門風在一起混了兩年，又生了個女兒西門吹花，才被玫瑰夫人囚在百花谷的花牢裏！

西門風鬥不過百花谷谷主，他也鬥不過玫瑰夫人手下的十二女婢，當然，更鬥不過百花谷四大女力士！

紫蘭、牡丹、秋菊、海棠四女子的力大，足可以把個大男人舉起來摔死！

百花谷的武功奇詭，尤其是她們的獨門暗器百花鏢，江湖上少有人能躲得過！

就在第三天一早，從百花谷中走出一個女子來，這女子一直走到西門風身前。

西門風忙抹淚，他也站起來了。

那女子上下看看西門風，道：「你當了花子頭？」

西門風道：「花子幫幫主就是在下！」

那女子道：「你也灰蒼蒼的一頭亂髮呀！」

西門風道：「扮甚麼得像甚麼，賣甚麼得吆喝甚麼，我是花子頭，自然像個花子！」

那女子一笑，道：「說的也是！」

她指指百花谷內，又道：「你在這兒不顧花子幫幫主之尊，連哭兩天，你感動我們谷主了！」

西門風道：「是谷主的恩典，叫我見一見鳳仙姑娘，叫我見一見我的女兒吹花！」

那女子道：「我就是來帶你去的，西門幫主，你跟我來吧！」

西門風大爲高興，他笑中帶淚的跟在那女子的身後面，小心翼翼的不敢左顧右盼。

那女子邊走邊笑道：「祇不過我們谷主有交代！」

「甚麼指示？」

那女子道：「百花洲上設了個擂台，很簡單，你祇要把擂台上的四個女子打敗，你就會立刻進入百花幃，過百花溪，進入百花溝，便可見到鳳仙姐姐了！」

她一頓，又道：「當然，見到鳳仙姐，也自然的見到你的女兒西門吹花！」

西門風打從心眼裏高興，套句令狐爽常掛在嘴邊的話，那就是爽！

西門風乃花子幫幫主，單憑他那一套七十二路打狗棒法，江湖上就少有敵手。

西門風跟着那女子走進百花谷，他還是頭一回來到此地，當年也可祇是聽鳳仙對他說過，心中並不在意。

如今一旦走進百花谷，他便立刻注意起來。

這兒還眞的是獸不越界，鳥不飛出，就好像地上走的與天上飛的早已約定了互不侵犯似的！

先是一里長的一片山坡地，地上青草綠茵，雜草不生，沿道邊是各色花朵爭麗鬥艷，再看山坡上，牛羊狗絕不亂跑，一副安然自得的模樣。

過了這一段，又是一里縱深，却是林密鳥鳴，百鳥齊鳴，宛如進到歌唱天堂！

忽的，那女子回過頭對西門風道：「就快到了，你要不要吃點喝點，歇口氣呀？」

西門風一笑，道：「我祇是一心要見到鳳仙，一心要見到吹花，此刻我甚麼也不多想！」

那女子一笑，道：「鳳仙姐也知道，你在江湖上雖是個花子頭，可是並未再找別的女子，稱得上對她癡情，所以她才會藉着鬧流寇，求得谷主的允許，把你們的女兒帶回百花谷……」

她忽的一笑，又道：「你們如果生了個男的娃兒，那就叫這娃兒當小叫化子了？嘻……」

原來這百花谷中是不容有男人的。

西門風道：「鳳仙可好？」

「她瘦了！」

西門風道：「她可曾提到我？」

「她不用提，表情上就看得出來，她對你是不錯的！」

西門風正要再問，山道轉個彎，忽然在山溪一邊突出個平台來！

祇見平台四週奇花綻放，花香醉人，人間天堂，大概就是這個地方。

西門風抬頭看，祇見平台上站了四個人，還挺壯的四個人！

當然，百花谷中沒男人，這四人當然是女人！

四個女人四角站，八隻手腕套護環，八隻手臂粗如娃兒腿，手指頭一根根宛如小棒鎚！

別看長得粗又壯，臉孔還是細白可愛，這種女人火力旺，很適合冬天暖冷炕。

西門風一見哈哈笑，他站在入口處對那女子道：「姑娘，大概就是她們幾位了！」

那女子點點頭，道：「不錯！」

說着，她摸摸西門風的打狗棒，又道：「提醒你，你這支棒子不怎麼樣，小心吃虧上當！」

西門風見百花谷上四女子並未有任何兵器，他一笑，道：「謝謝！」

那女子站着不過來，她祇是吃的笑。

西門風大步走到正中央，六丈方圓的石地上，他雙手抱拳來一個羅圈揖，哈哈一笑，道：「四位可愛可敬的姑娘，在下花子幫幫主西門風，前來請教了！」

忽聽一女怒叱道：「臭男人！」

另一女子接道：「本奶奶今年

四十整，稱我姑娘呀，王八蛋！」

又有一女大吼：「可惡，咱們膀粗腰圓大脚丫子似蒲扇，我們還可愛呀，睜眼說謊話，娘的皮！」

最後一人更叫絕，她緩緩走過去，道：「他是個油嘴滑舌小子，且讓我海棠先鬥鬥他。」

她說着就往西門風抓去。

西門風發覺四個女子比男人還男人，一個個又長得噸位大，一個閃身間，手中的打狗棒來一招「棒打薄情女」，叭的一聲正打在那女子的頭頂上。

他一棒打中，口中急道：「妳怎麼不閃呀，我這一棒很平常的呀！」

挨棒的女子不爲動，就好像她的頭上戴了個厚厚的大鐵盔一樣，連眉頭也不眨一下！

西門風吃一驚。

西門風以爲這女人莫非練了金鐘罩鐵布衫？

正在驚異中，那女人張臂抱過來了。

西門風怎麼會叫她抱住？立刻一聲長嘯，他騰空而起三丈高，人在高空棒下打！

「咚！」又打在那女人的厚背上。

那女人祇把雙臂輕鬆一下，好像未過癮，可是在她鬆散中，忽的像塊高山上滾下來的大石頭，一下子滾到了西門風落脚的地方！

眞快，她一把揪住西門風的衣襟。

西門風右手併指疾點，點向這女人的眼。

這女人頭一甩，肩一橫，西門風被她來了一個過肩摔，「叭」的一聲響，摔得西門風幾乎岔氣。

「呀！」

那女人祇一摔，就換另一個大女人！

她們換人還打招呼，二人伸手互擊一掌，就見換來的女人也夠快，抓起西門風又是兩個過肩甩！

這女人摔了兩次又換人，換人一樣打招呼，二人互拍巴掌，這女人抓起幾乎挺不直身子的西門風又是一連三摔，摔得西門風叫也叫不出聲了，然後……

然後再換另一人過來了。

她也是同樣的互擊掌，然後雙手把西門風擧起來了。

她把西門風擧得高高的，走到百花洲的出口處，祇見她一聲粗喝：「去你的！」

西門風但覺耳畔響起忽的一聲，然後摔在一堆石頭上，還摔得他彈了三彈不動了。

西門風早就被這四個女人摔得七葷八素，鼻青臉腫，出氣無力，全身骨酥。

「哎呀，別摔了，摔死人了呀！」

西門風無奈的叫起來。

那個守在一邊的女子過來了。

「西門幫主呀，你怎麼了？」

西門風嘆口氣，道：「上當了！」

「你上甚麼當了？」

「我上那四個母夜叉的當了！」

那女子吃吃笑，道：「可是她們也是一對一呀，她們並未聯手對付你一人呀，你上甚麼當？」

西門風道：「我並未全力使爲呀，我是見她們是女人，才不忍心施殺招，才會被她們摔得這般可憐！」

那女子道：「你還有殺招？」

「當然有，否則怎能當上花子幫幫主，統領着八百里秦川上萬花子兄弟？」

那女子道：「聽口氣，你還是不服氣呀！」

西門風道：「本來不服！」

那女子吃吃笑了。

祇見她撮口學鳥叫，不多久，祇見有個女子雙手托了個盤子過來了。

那女子指着盤子，道：「西門幫主，這兒有吃有喝的，全是山中佳餚，你吃一點，喝一點，緩緩氣，然後歇歇腿，再運功調息一番，完了再戰！」

「再打？」

「是呀，咱們百花谷的規矩，不欺不騙要公平，總得叫你心服口服才是！」

西門風一聽，嘿嘿笑了。

他也不再客氣了，接過盤子一頓吃喝，然後就在這石堆上調息運功。

西門風絕非泛泛，今日這場面，他決心要找回來，否則他怎麼離開百花谷，那多沒面子呀！

祇不過頓飯工夫，西門風呼的又跳起來了。

他還眞大牌，一個觔斗五丈遠，兩個觔斗跳上百花洲，那四個大脚女子祇是笑，她們心中在冷笑：「這不正是誰說過的那句話，『打不死的程咬金又來了』！」

西門風一擺手上打狗棒，叱道：「娘的皮，我這兒給你們上顏色，你們就去開染坊了，哈……來吧，你們四個女肥豬，一齊上吧！」

他罵四人是肥豬，這話是挑釁，四個女人臉色也變了，剛才說她們可愛，聽得心中愉快，如今改口了，改成大肥豬！

立刻間，四個女人出氣有聲了。

祇不過這四女並不一齊聯手，好像那樣子太給這花子頭面子了。

又見剛才第一個出手的女子奔上去了，西門風一見不客氣，他出

手便是打狗棒絕招之一的「一本萬利」！

那一招令狐爽也會，花子頭爲了報答令狐爽把西門吹花救回來，才忍痛傳授的。

如今西門風把這一招突然之間使出來，迎面就是一陣彈擊，棒子擊在這女人的面門上，發出一陣似梆子聲，也打得這女人面腫鼻出血。

西門風嘿嘿笑，他只笑一半，忽的這挨打的女子不退反攻，張臂疾抱，抱了個結實。

西門風心中吃一驚，暗自叫聲「不好！」

他立刻併指疾點這女人的氣海與關元，不料這女人也拚了，一個疾挺，已把西門風壓在地上了。

女人把手一伸，與另一女子拍了一掌，她剛把身子端正，另一女子騰身自半空砸壓而下，壓在那女子的背上！

這女子再伸手，與第三個女子拍一掌，只見第三個女子跳得更高，壓在第二個女子的背上。

第三個女子又與第四個女子拍一掌，第四個女子跳得更高，轟的壓在最上面。

壓得西門風伸舌頭，大叫一聲吃不消。

一個女人體重二百斤，四個就有八百斤，西門風差一點肚裏的糞都壓出來了。

壓得西門風巴掌猛拍打在石地上，這表示他投降。

於是，那個女子過來了。

女子蹲在西門風的面前，低着頭吃吃笑！

「西門幫主呀，你的絕招不怎麼樣呀！」

西門風快出不了氣了，他弩得滿面通紅。

那女子又問：「你服不服呀？」

西門風無奈的點點頭。

那女子道：「你投降就好，咱們不爲難你，你起來快走，回去好生再練功！」

她對壓在西門風上面的四個女力士揮揮手，道：「起來吧，看在鳳仙姐的面子上，叫他出谷去吧！」

四個女的分開來，一個個還在咬牙關，彷彿沒把西門風壓死心不甘！

有個女的開口了！

「快回去，快回去水中泡三天，男人味眞難聞，這花子多年沒洗過澡了吧，臭氣薰天！」

聽得西門風心中罵：「薰死你們王八蛋！」

那女子吃吃笑，還伸手拉起西門風，道：「西門幫主呀，回去吧，有件事情對你說！」

幾乎斷氣的西門風道：「說甚麼？」

那女子道：「鳳仙已自由了，你倆的女兒留下來，那是你女兒的福氣，百花谷的武功天下無敵。」

西門風道：「容我見一面也不行？」

那女子道：「你被打下擂台，而且我又再給你一次機會，你還是敗了呀！」

她拍拍西門風，又道：「認了吧！別再囉嗦了，快出谷去吧！」

西門風無奈的一聲狂吼：「鳳仙……吹花……」

他叫着人已衝出百花谷了。

百花谷中有人落淚，那是鳳仙與吹花二人！

母女二人擁抱着落淚，却也不敢哭出聲，因爲大廳上坐着一位冷面女人，她就是百花谷主長孫玫瑰。

* * *

令狐爽走出老龍洞了。

他是同司馬元一起走出來的，他如果想獨自出來，那比登天還難。

令狐爽這兩個多月，被司馬元又是藥物又是燒烤，還得腿上拴砂袋三十斤來回的跑，把這小子不當人似的折磨得一個多月未曾笑過。

他幾乎忘了笑是甚麼意思了。

直到他走出老龍洞之後，直到他過了那道嚇人的山脊之後，他笑了！

司馬元也笑了。

司馬元對令狐爽道：「徒兒呀，我今帶你去寶雞，見習一下你的所學，怎麼樣？」

令狐爽道：「師父，你說甚麼就甚麼！」

司馬元道：「徒兒呀，再有半個月，你就已是武林中厲害人物了！」

令狐爽道：「這全是師父的栽培。」

司馬元呵呵一笑，道：「也是你不怕吃苦的結果呀！」

這師徒二人對着客氣一番，忽的，司馬元揪住令狐爽，道：「你小子不能忘了，你的當初許諾呀！」

司馬元的突然一抓，令狐爽雙手扣過去，司馬元頓覺手背一痛，他冷笑道：「好小子，你的手指已如鐵鈎了！」

令狐爽却問道：「師父，你別抓呀，我當初怎麼許諾呀？如果有，必實踐！」

司馬元叱道：「你他娘的還有甚麼令我們愉快的許諾？當然是龍眼寶珠了。」

「哈……」令狐爽笑了。

他對司馬元道：「我怎麼也不會忘記，只不過我也有話要說。」

「甚麼話要說？」

「我認爲你老眞的把紮實功夫傳了我，你放心，一顆寶珠就是你的了，哈……」

司馬元怔了一下，道：「要如何証明你已盡得老夫的眞傳？」

令狐爽道：「太簡單了，我也能飛呀，飛的同你飛的一樣高，十指可以穿石，就像你的一個樣，如此，我就爽了，你就會有一顆寶珠了！」

司馬元一聽，嘆口氣，道：「娘的，我打算自已放假五天的，如此一來，只好一天之後就回來。」

令狐爽道：「爲甚麼去寶雞一天就回來？」

司馬元道：「還不是爲了你這小子，你的功夫習一半，我得爲你加把勁呀！」

令狐爽一聽就笑了。

「師父，你多多辛苦了！」

司馬元氣得鼻孔冒煙，他這是會情婦的，多日未見了，少說也要聚個五七天，不料這一回遇上令狐爽，他也只好忍痛少住幾天了。

* * *

寶雞濱臨渭水河，河寬一里多，對面大山峯高聳入雲，這一面卻是幾座大高原。

司馬元帶着令狐爽到了渭河畔，他一看可急了，因爲不見他女人的那條船在河岸了。

這一年鬧流寇，自已爲了劫寶，倒忽略了他的女人了，司馬元一路奔到河岸邊，他慌了。

他也急了，忽的抓住令狐爽吼道：「我的女人呢？我的女人呢？」

令狐爽道：「我怎麼知道！」

司馬元吼道：「都是你這小王八蛋，誤了老子兩個多月的好時光，要不然我早來了！」

他伸出右掌，五指如刄往令狐爽抓去。

他抓向令狐爽的面孔，令狐爽立刻甩肩閃開。

司馬元大怒：「我要你命！」

他向令狐爽撲上去，他雙手十指疾抓十幾次，也十幾次被令狐爽閃過，而且令狐爽偶有佳作的回抓。

閃撲間，忽然有個老頭過來了。

「別打了，不是流寇也打呀？」

司馬元聽了這聲喊，他住手了。

令狐爽當然也住手，他不能打師父，只不過他已經十分高興了，因爲他已經可以同司馬元過招，那已是很不容易的事了。

令狐爽心中爽呀，他幾乎想笑。

司馬元見老者過來，他指着岸邊，道：「喂，你知道這兒有條船嗎？」

老者道：「這地方只有方家娘的船！」

司馬元立刻對老者道：「對，方紅是我的女人！」

老者聽得一怔，道：「老頭兒，你我年紀差不多，方家娘不過三十吧，她是你的女人？」

司馬元道：「你別問那麼多，告訴我她人呢？」

老者指的街西頭，道：「如今流寇坐大堂，地方換了他們的人，那方家娘被個頭目看上了，接去住在縣衙附近的官舍了！」

司馬元一聽火大了。

老者嘆口氣，道：「你們不能打架呀，流寇們看見會殺人的，他們過去以後，地方就派人接管了。」

老者看看令狐爽，叫道：「看你年紀也不大，今年頂多十五吧，不知尊老敬賢，同個老人打架，天下出了你們這樣人，天下怎麼不亂呀？」

說完扭身就走。

令狐爽卻哈哈笑了。

司馬元指着街頭一聲吼：「他娘的，敢把我的女人接收呀，這王八蛋死定了！」

令狐爽道：「師父，你打算怎麼幹？」

司馬元道：「找去，殺了他，奪回我的女人方紅！」

令狐爽笑笑，道：「就是你一個？」

司馬元道：「還有你呀，徒弟！」

令狐爽道：「我行嗎？」

司馬元道：「行，剛才你出招，已是高手模樣，一般小子已不是你對手了！」

令狐爽道：「就是我們兩個人？」

司馬元道：「你怕了？」

令狐爽道：「不是的，我們是要救出師娘的，不是找人打架的，對不對？」

司馬元道：「不錯！」

令狐爽又道：「再說，官衙盡是流寇派的人，那麼多的人，你去了怎麼問，怎麼找？」

司馬元道：「小徒弟呀，多天來師父發現你的心眼多，計謀好，如今你看應該怎麼辦？」

令狐爽哈哈一笑道：「我有辦法呀！」

「快說呀，小子！」

令狐爽道：「師父，先找一家客店住下來，由我前去官舍那面打聽，等打聽到了以後，找個機會你下手。」

司馬元一聽哈哈笑，拍拍令狐爽的頭，道：「好，好，好，就這麼辦，先找一家客店！」

他當先往山坡下的街道走過去，口中喃喃的道：「方紅呀，我還帶來你喜歡的寶物呀，你見了一定會喜歡！」

令狐爽心中樂歪了，因爲他才苦了不到三個月，已是身手不凡的人了。

司馬元用的這一套速成方法，着實的管用。

* * *

司馬元帶着令狐爽走到街頭一家飯館，正遇上剛才的那位老人家。

那老人家不是別人，正是這家飯館老板。

老人一看剛才河邊老少打架，如今彼此關懷備至的走進門，他笑了。

「你們是不打不相識呀！」

令狐爽道：「他是我師父！」

老頭一怔，道：「還以爲你們在打架！」

司馬元道：「有房間嗎，弄一間！」

老頭對司馬元笑笑，道：「二位，年頭不對，有銀子的人不知鑽到那個烏龜王八洞中躲起來了，餘下的盡是無賴漢，吃了跑，住了逃，所以如今吃住先付錢！」

司馬元道：「咱們別的沒有，就是不缺銀子！」

隨之，他抖出一錠銀元寶，一個就是五十兩。

老者一看瞪眼了：「我的乖乖，你是財……財神爺呀！」

司馬元道：「老夫列位在八仙呀！」

老者一笑，道：「是有點像，只不過你這銀子太大了，能買走我半個店！」

司馬元道：「沒關係，我弄下一塊送給你！」

他把指頭在銀錠上搓，一邊搓一邊笑道：「搓下的多了你還我！」

司馬元這麼搓，果然捏下一塊碎銀子，飯館老頭嚇壞了，目瞪口呆吃一驚，他木然的接過銀子，左看看右瞧瞧，然後放入口中咬，咯崩一聲幾乎把牙咬斷。

司馬元得意的一笑，道：「不假吧！」

老板忙着一聲叫：「小七子，帶二位爺們去睡房！」

那地方那時候，叫客房是睡房。

有個小二奔過來，帶了司馬元與令狐爽二人便往店內走去！

再看老頭兒，仍然怔在門上沒有動。

* * *

令狐爽與司馬元對面坐，二人低頭喝酒又吃肉，令狐爽不喝酒，一碗麵他扒一半，道：「師父，你在這兒等着，徒兒一會兒就回來。」

他嚥下口中麵，又道：「師娘她叫甚麼名？」

司馬元道：「姓方名紅！」

「噢，方紅！」

他匆匆的把麵吃完，起身就走，而且走得不回頭。

司馬元臉上不自然，因爲他的方紅被人拐跑了。

司馬元已喝了二斤高粱酒，喝得他鼻子頭眞紅了！

* * *

令狐爽大步走到寶雞縣衙門附近，他年紀輕膽子大，大步走到街頭上，迎面攔住一個灰衣漢，那是流寇們的打扮不會錯。

「軍爺，你幫幫忙！」

那軍爺一瞪眼，叱道：「滾，要飯要到爺的面前來了，也不打聽，爺們是幹甚麼的！」

令狐爽自懷中摸出一塊銀子，道：「我不是要飯的，我有的是銀子，吶，送你一塊！」

那灰衣漢立刻接過來，笑笑道：「看走眼了，看走眼了，你是有銀子的人呀！」

令狐爽道：「我有用不完的銀子！」

他把頭一偏，看看縣衙那面，又道：「我找一個人呀，你如果知道告訴我，我還有銀子送你！」

「找誰？」

「找我的老姐呀，她叫方紅！」

「你找你老姐，找到這兒來了……不過……你跟我來，我帶你去問一個人，他必知道！」

令狐爽道：「好哇，快走！」

那人帶着令狐爽穿巷走道來到一條死巷底，那個地方還有兩棵樹自牆邊伸過來。

忽的，那人一個大旋身，他閃到了令狐爽身後，堵住令狐爽去路。

這人的手上已亮出一把短刀來了。

他嘿嘿一聲冷笑，道：「小子，把你身上的銀子取出來，你就不會挨刀了！」

令狐爽道：「打劫呀？」

那人叱道：「少廢話，老子不想從死人身上取銀子，拿出來！」

令狐爽道：「行，我把銀子送你，只不過，你要告訴我，我老姐在什麼地方？」

那人吼叱道：「王八老蛋才知道，小子，你磨光了我的耐性了。」

他的尖刀指向令狐爽，見令狐爽仍不取袋中銀子，他下毒手了。

「死吧，兒！」

「嘩」的一聲響起，令狐爽一把抓住那把短刀，他咧嘴哈哈一笑，另一手已挺了五指插入那人的臉盤上了。

「啊！」

（未完・八）

飛鷹



富貴不淫查眞相 仲裁之人相繼亡

上文提要：陸浩懷疑女子論劍大會及仲裁人猝死之事是背後有人操縱，及隱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決心查明究竟。查案時却連連遇到一些令他費解的現象，他自己也遭到一名不明身份者以軟硬兼施的手法進行干擾及阻攔，當他跟踪通緝犯時突然出現一高大蒙面人假借「九爪飛鷹」為民除害為名，搶先斷其財路……

方無極道：「和尚，你們師徒又在這事件中扮演了甚麼角色？」

「你們永遠也不會知道了！」

「和尚，你是奉何人之命來殺我們的，夫人？」

「何必多此一問？」

「是麥夫人嗎？因為她最反對破壞麥家傳統，討個美好媳婦的。」

「事實擺在面前，多想想不就知道了。」

「可是麥夫人利用我們之後，要殺我們，你們出家人何必插手？」

「家師知你們陽氣已終，前來超渡你們，早登極樂……」

方無極沉聲道：「我們相信，夫人是因為女子論劍大會失去了控制，最初是『才子棍』裴華背叛要自絕，他的情人『毒織女』黃玉臨危死諫，而陸浩又支持唐蓉，即使賄賂手段也無效，主要原因，可能是少爺和夫人反其道而行，夫人要醜的，少爺要美的。」

和尚道：「你們明明知道麥家傳統，祇要醜的當選了劍后，公子就不能推翻，如今美的登上劍后寶座，要想破壞麥家的傳統固然不易，卻使麥家主人萬分困擾！」

萬全道：「大和尚，放我們一馬，也許還有辦法補救。」

「甚麼辦法？」

「使唐蓉意外死亡，不就把劍妃及劍嬪提升上去了？」

「如果要這麼做，也就不需要你們了……」此人一動，萬、方二人也不慢，他們也知道，祇派這和尚來收拾他們，必不是等閑貨色，可是他們不大信邪。

兩人的身子像黑暗中的兩隻蝙蝠，左右飛撲而至。但這高大的和尚身手太奇，不到兩個照面，「叭」地一脚，踹在萬全的「腹結穴」上。

萬全「吭」地一聲，接着「卜通」聲中落入寒潭。方無極心驚膽顫，他還沒遇上一個能在兩三招內，就把他們兩人中之一人踹下寒潭的高手。

那知這意念未畢，右腕的「太淵穴」已被抓住，一抖之下，膀臂已經脫臼。掄起來向上甩去，方無極的臂痛如裂，發出慘嗥，但身子已「蓬」然砸在洞頂上，然後掉落寒潭之中。

和尚祇向潭中看了一眼，發現萬全的屍體已浮上，方無極的還在水底不見影子，拍拍手扭身要走。

洞中除了「滴嗒」之聲，祇有和尚的步履聲了。

此刻一個身影自最陰暗的洞壁上端飄落，正好擋住了和尚的去路，道：「慢走！」

和尚陡然一震，倏然止步，道：「甚麼人？」

「管閑事不信邪的人！」

「姓陸的識相點！還可以留步路給你走！」

「禿驢，不必為我擔心！姓陸的有了錢，一擲萬金，沒錢時，啃燒餅也能打發日子，邪魔外道想斷我的生路，他可能自估過高，而且就憑這幾句話，你已暴露了你們的身份了！」

和尚冷笑聲中，閃電般地一抓落空，再抓又落空，第三抓仍然落空時，不禁暗驚。

而陸浩却冷冷地道：「原來你就是殺死酈、李、毛三賊，企圖斷我財路的人，當然，你也是在那橋上留字及銀票之人……」

和尚再次狂攻，閃電的速度，泰山壓頂的膂力和精奇的招式，在十七八招之內，並未佔到陸浩的便宜，狂妄輕敵之心已大為收斂。

近來他幾乎沒有用過三招以上對敵，即使是兩三人齊上也未超過五招。

當然，陸浩也十分驚異，如此人眞是白雲和尚門下，白雲本身的功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本來嘛！白雲都已修成了「元嬰」而能出竅，若非被他衝散，大約在三五年內即可肉身成道，白日飛昇了，至少修成元嬰已是地仙了。

可是，這樣一位道行高深的方外之人，會為虎作倀，幫夫人作壞事嗎？

過了二十五招，兩人還是未見勝負，和尚不敢久留，怕暴露了身份，當他接近洞口時，力劈三掌，向洞外射去。

陸浩却把此人追丟了。原來此洞中另有出口，祇是十分隱蔽，直接在下面看不到，必須竄上洞壁才能爬出去。要不，麥奇和唐蓉明明已進洞，為何不見了？

但陸浩却直接來到白雲寺中的「寂廬」之中。

「甚麼人光臨本寺？」顯然是白雲和尚的口音。

陸浩衝散了白雲苦修的成果，內心負疚，道：「在下陸浩，深夜拜訪大師，實有不得已之苦衷。」

「原來是陸施主，快請進來，夤夜功課已畢，尚無倦意，有貴客光臨一談，也是一大樂事。」

陸浩推開禪房門而入，坐在雲床上的白雲合什為禮，看來他的氣色好多了，而且親自下床為他倒茶。

陸浩道：「我誤了大師三十年苦修之功，每憶及此，十分不安。」

「施主不必介意抱懷，凡事皆有前因後果，事已過去，好在貧僧已開始重修，尚稱順利。」

「大師，有件事陸某特來請教。」

「陸施主請不必客氣，能答則盡量回答，如礙於他人的私秘，不便作答，施主務請原諒。」

「當然，大師，是否有位夫人常來寶剎進香？」

「陸施主，來此進香建醮的夫人，不下七八位之衆，不知陸施主指的是那一位？」

陸浩知他是顧左右而言他，道：「大師可否告知都是哪幾位夫人常來貴剎？」

「這當然可以，如本鎮大來客棧東主孫夫人，曾來按斗，縣太爺劉夫人也曾來寺還願，太倉糧行王掌櫃的夫人初一十五來此進香，麥家夫人也常來問卜，唐家夫人曾來解過夢，還有大盛油坊的洪夫人……」

「大師，麥夫人常來？」

「不，偶爾來燒香抽籤問卜，平均兩三個月才來一次。」

「大師，在下相信，你是一位有心人，但却不願談論女子論劍大會以及命案之事。」

「出家人理應心無旁騖。」

「但是，大師似乎未能置身事外。」

「陸施主可否明言？」

「有位中年婦人，口稱表哥在貴剎之中，能被那婦人稱為表哥的人，捨大師實無他人。」

白雲閉目合什道：「這件事也不可太武斷，有人口稱表哥，也許是同來進香的人互相稱呼。」

「不，時為深夜，一婦人說：表哥，我走了，不久一鶴衝天，拔起七八丈高，又是一式『倦鳥投林』一掠十五六丈，寺外還有一人，相隨而去。大師，陸某大膽臆測一下，這位婦人必是常來進香的夫人之一，甚至在下認為，必是武林三大家中的某位夫人。」

「出家人不打誑語，陸施主猜得並不太離譜，却未正中。貧僧剛說過，如涉及他人私秘，恕不作答，施主見諒。」

陸浩道：「如果這私秘已經犯了法，大師以為讓壞人逍遙法外好呢？還是揚其隱私，使壞人無法遁形好些？」

「陸施主，此事並未如你說的那麼嚴重，我佛慈悲，凡事能退一步着想，總是海闊天空。」

「大師，在下以為，這件事也未如大師所想像的那麼單純。如果連續陰謀殺人，也可以退一步着想，眼開眼閉不管，世上哪還有甚麼是非黑白？」

「陸施主是說……」

「大師，其他的先不必談，今夜有貴剎門下在一古洞中連殺二人，且是武林知名人士，大師是否仍以為此事也可不聞不問？」

白雲睜開雙目，精光逼人，道：「陸施主此話屬實？是白雲寺門下殺人？」

「不錯，因在下還和他動手，二十餘招未分勝負。」

「能接下陸施主二十招而不敗者，此人身手了得。」

「大師親自調敎的門下，果然名不虛傳。」

白雲大師正色道：「陸施主請相信，貧僧雖然會武，但絕未敎門下武功，即使有些弟子爲了强身，練了些『八段錦』甚麼的，也祇是皮毛，根本無法傷人。」

「大師道行高深，似不應打誑語欺矇在下。」

「貧僧所言句句是實，陸大俠到底見到了何人何事？可否詳告，以判眞僞。」

陸浩這才說了洞中所見的一切。

白雲大師閉目良久，才喟然道：「陸施主，那人根本不是本寺門下。」

「可是他剃了個禿頭，且自稱是大師門下。」

「陸施主，如果剃了頭髮的人，就算是出家人，出家就太容易了。而祇是口稱爲白雲寺門下，施主就信其所言，也未免太可怕了。」

「大師是在下又該如何？況那和尚武功之高，爲陸某平生僅見，想目前武林五大門派及三大家中人，包括掌門人的身手，也不過如此，甚至也未必有此身手，所以他自稱爲大師門下，極爲可信。」

「陸施主，貧僧保証那人不是白雲門下，而且也是個假的和尚，不過是頭上套了個白色帽子，頗似剃光了頭而已。」

陸浩道：「不是大師門下，他會是誰？」

「貧僧說過，有些事不便作答，施主請勿勉强。」

「大師，那人曾數度警告在下不要插手管女子論劍大會兇殺案事件，可見大會有人操縱，其結果似也不是順理成章所應有的結果。」

「陸大俠的看法，貧僧也有同感。」

「大師以爲，是不是夫人？」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大師不敢說還是不願說？」

「到目前爲止，貧僧看得出，陸大俠鑽入了牛角尖，走入了岔路。」

「大師是說在下猜錯了？」

「不錯，乍看是對的，但終有一天陸大俠會發現，差之毫釐，謬之千里。祇差那麼一點，錯得却太離譜了，施主要小心查証，貧僧言盡於此。」閉上眼睛，不再出聲了，陸浩祇好告辭。

* * *

大丈夫能屈能伸，所以陸浩啃燒餅吃豆腐乾，「泥鰍」和小譚也照啃不誤，因爲小譚怕她老爹認出她，而帶她回南海，銀子花光了也不敢向老爹伸手。

「這他娘的算甚麼？」「泥鰍」伸伸脖子，嚥下一大口乾乾的燒餅，道：「大丈夫不能老是啃燒餅，應該是大丈夫不能一日無錢哪！」

「對！」小譚道：「你泥大俠去弄幾文來花花如何？」

「小譚，這樣好不好？俺去找你老爹，就說妳有病，需一千兩銀子。」

「去去！」小譚道：「要是說我有病，我老爹非跟你來看我不可。」

「泥鰍」攤攤手，眼珠一轉，道：「有了，這樣吧！妳恢復女裝，臉上多擦點宮粉和胭脂，衣着方面也不要寒傖，使妳老爹相信妳在外面混得還不錯，就說妳的一位姊妹……不，不！一位結拜的姐姐生病，請名醫花了三千多兩，要妳老爹大開慳囊，當然，如能向妳老爹多要點，咱們就可以恢復以往的伙食了。」

「餿主意！」陸浩心煩，離座就往外走，手中還拿着一小半燒餅，這就是他們住的客店，兼營飲食，本來掌櫃的說可以掛帳吃好的，陸浩搖頭拒絕了。

但他剛來到門口，忽見四個衙役擁護兩個文士模樣的中年人到來，另外有兩個衙役，抬着一個大箱子跟在後面。

這工夫一個衙役，大概是領班，搶上幾步抱拳道：「這位可是陸浩陸大俠？」

陸浩道：「在下正是！」

這領班道：「陸大俠，縣府接到大俠的書狀，縣太爺大爲振奮，想本府轄治九縣，本縣距府衙最近，政績也最爲府裡注意，如今不過半月，大俠連斃數盜，大老爺特派梁巡檢和趙師爺親自送上大俠應得之賞格。」

然後，也不管陸浩發楞，就把兩個中年文士介紹給陸浩，巡檢是縣府維護地方治安的，抓賊及强盜，就是他的職責。另一人是刑名師爺，處理司法案件，本來縣府還有兩位師爺，一是錢穀師爺，專司財稅糧政，另一是文案師爺，綜理呈上啓下的文卷，他們稱縣太爺爲「東家」，祇揖讓而不跪拜。

梁巡檢兜頭一揖，道：「陸大俠，久聞大名，眞是如雷貫耳，有幸在此得見，眞是三生有幸。」

趙師爺也長揖爲禮，道：「據小可所知，在一縣治轄內，半月內逮捕或擊斃江洋大盜十餘人之多，本縣尚屬創舉，是以縣太爺已專呈

上報，而府裡可能請刑部專奏當今……」

陸浩道：「趙師爺，陸某到此鎭後，抓到的匪盜已送府收訖，且領得賞格了，至於其他……」

趙文案道：「陸大俠請放心，盜匪賞格，大者有海捕公書，傳佈全國，小者也有專用文書通知府縣辦理，獎金數字不會弄錯，且開了清單，請大俠過目，然後清點獎金給據。」

說着掏出一紙清單，上寫「茲將陸浩陸大俠逮捕及格殺之通緝在案匪盜姓名登錄於下，計開……」

下面名錄正是那些被陰謀者猝殺的一些匪盜如酈引千、毛超及李大壽等人姓名，及犯罪事由等等。

另外居然還有萬家堡堡主萬金及「擎天手」方無極之名。而且陳述其犯罪事實。萬金十年前毒殺其師兄，霸佔其師兄產業，改名爲萬家堡。由於其師兄尚未成家，此事知者甚少。至於方無極，十五年前本爲東海海賊，殺人越貨，姦殺婦女無數，檢舉人且列舉証物，罪証確鑿。

所謂檢舉人，就是陸浩，看看所附列之証據，非常詳細，料是不假。當然，這都是那陰謀者唆使人弄的。

但最使陸浩吃驚的是，清單上附了一張書狀，也就是移送被捕或被格殺之盜匪書狀，竟是陸浩的筆蹟。

這人仿陸浩的筆跡仿得太像了，陸浩五內如焚，但是，他不能在這些人的面前暴跳，而且此刻否認，說那些匪盜不是他殺的，也沒有用，反而糾纏不清。

這工夫梁巡檢正在指揮衙役，把一箱獎金賞格抬入客棧，送入陸浩房中，陸浩伸手一攔道：「梁巡檢、趙師爺，承各位偏勞送來賞格，陸某十分感激。不過，陸某目前景況尚過得去，這些銀子擬移作慈善。」

「嗨……嗨！陸浩，咱們目前的景況……」「泥鰍」實在忍不住了，他本來大爲興奮，因爲估計箱中最少也有七八千兩之多，今天非大吃一頓不可，乍聞陸浩自稱景況尚過得去，不由大爲失望，脫口而出。

但陸浩向他暗暗一瞪眼，「泥鰍」祇好閉嘴。陸浩續道：「在下相信兩位，此事就偏勞兩位立刻送往善堂，隨便救濟災民、孤兒或孤寡皆可。祇要捐出之後，給陸某一紙收據就可以了。」

譚珍吞了口唾沫，她也感到可惜，但是，却不能不佩服陸浩的決心，不是他應得的，絕不接受，而陰謀者想消遣他或利用他，也都不能得逞。

梁、趙二員自然也十分敬佩，將玩命得來的花花銀子作慈善用途，世上這種人畢竟太少。可是，看看陸、譚二人手中還拿着一塊燒餅，嘴上還有燒餅渣子，不由感到迷惘，他們的景況似乎不怎麼好，爲甚麼要打腫臉充胖子？

說他們是世上最好的人也行，說他們是些傻蛋也好，反正，在這些六扇門中人的眼目中，總而言之，是無法想像的事。

趙文案道：「陸大俠，我看你還是收下吧！老實說，除惡務盡，你冒死抓賊，不也是行善嗎？這麼多的巨盜在本縣落網，縣民渥承大俠的德澤已深，又何必……」

陸浩抱拳道：「趙文案，梁巡檢，小弟心意已決，事後給小弟一紙字據即可，一切拜託了。」說畢一揖，迴身入店又道：「逆旅簡陋，恕陸某不招待了。」

這一行人走後，客棧掌櫃及伙計們眞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們親眼看到三人啃燒餅，吃醬豆腐乾，居然人溺己溺，把捉賊得來的獎金全部捐出。

所以店主吩咐大灶上馬上做六道大菜，五斤好酒送到陸大俠房中去，就說看在一家子這份豪情及善心，衷心欽折，這點酒菜並不能表示內心崇敬於萬一。

因爲這客棧掌櫃的也姓陸。

酒菜送去時，「泥鰍」本來躺在床上睡了，也許睡夢中就嗅到菜香及酒香，像條鮮活的魚蹦了起來，道：「陸浩，誰要是再把這半桌酒席退回去，他娘的，俺可要罵人哩！」

陸浩跟伙計到前堂向掌櫃的道謝一番，因爲菜已做出來了，這是一份誠意，送回去那就矯枉過正，太不敬了。

回到屋中時，「泥鰍」已拉開了架子，祇待陸浩一聲令下，就要鯨吸牛飲，狼吞虎嚥。

「好啦！吃吧，難得這位一家子多禮，而且送得也是時候。」

於是泥鰍就埋頭猛吞，小譚道：「『泥鰍』，小心噎着，就像是上輩子是餓死鬼似的。」

「泥鰍」的嘴很忙，不暇說話。

譚珍道：「似乎那陰謀的主兒對你還不死心。」

「當然，他雖自負，但『九爪飛鷹』在他左右晃來晃去，畢竟夜不安枕，食不甘味吧？」

「他來這一手，似乎是攏絡你的。」

「我却以爲他並不聰明。」

「當然，你如果能收這些銀子，願意冒名接受過這份虛名，早就不必啃燒餅了。」

「如果你一直不理他，又會如

何？」「泥鰍」說的。

「不能爲他所用，當然會設法除去。」陸浩道：「你們二人要特別小心，他要動我，沒有那麼方便，要動你們，却不太費力。」

「聽到沒有？」小譚以肘撞了「泥鰍」一下。

「泥鰍」茫然道：「甚……甚麼事？」

小譚重複了一遍，「泥鰍」連連點頭，道：「陸浩你放心！俺他娘的也不是個軟皮雞蛋，並不好捏。」

陸浩冷笑道：「『泥鰍』，你如果把對方看得如此簡單，我就不能不爲你躭憂。看來對方不論財力及人手方面，都很龐大。」

小譚道：「有個最笨的辦法，咱們形影不離陸浩，他們就奈何不了咱們。」

快要吃完時，四位掌門人加上少林派的護法了性來訪，陸浩迎了出來。

須知素日陸浩和這些人甚少來往，在五大門派心目中，陸浩身爲「九爪飛鷹」，成年累月抓賊領賞，總覺得不是甚麼堂堂正正的行業，比之五大門派掌門人的超然身份相差得多了。

當然，也可以說，他們多多少少會嫉妒陸浩，旣出鋒頭，又有大把的銀子可賺，祇是這種內心的隔膜並未表面化。

如今女子論劍大會出了紕漏，五大掌門人都是參讚大會的耆宿，不能甩手一走了之。而留在此處，又摸不到頭緒，祇好來找陸浩探探口風。

陸浩的屋子接待這麼多的人有點擁擠，就把小譚和「泥鰍」攆到後院中去吃。叫伙計上了茶點，長白派掌門人的師弟張青道：「陸大俠，老實說，對於偵察陰謀殺人命案，幾位掌門人可沒有你內行，所以今天特來找你……」

長白掌門汪奇瞪了張青一眼，此人是張飛的本家，作風粗獷，口沒遮攔。其餘幾位掌門人聽來也不是滋味。

陸浩道：「其實在下目前也沒有甚麼主要線索，祇是任何一件兇案發生，都要經過這個階段，鍥而不捨地去摸索，總能逐漸弄出頭緒來的。」

南海派的譚長風十分注意小譚，而小譚却不出聲，和「泥鰍」把桌子枱到後院去吃，譚長風悄悄來到後門處窺伺，自己的女兒嘛！儘管喬裝打扮成個髒兮兮的男人，還是瞞不了他。

老譚大步走近，往桌邊一站，道：「珍兒，妳這瘋丫頭，怎麼會弄成這個樣子？」

小譚低頭吃飯不出聲，譚長風伸手去抓她的衣領，小譚突然閃到一邊去了，老譚非抓到她不可，小譚就繞着桌子閃避。

老譚道：「混帳的丫頭，妳娘在家裏不放心，本來這次女子論劍大會我根本不想來，大會未開始我就知道沒有好結果，我活了這把子年紀，也聽前輩談過武林中事，就沒聽說過還有女子論劍大會。可是妳娘不停地嘮叨，說是不放心妳，叫我來一趟，現在妳非跟我回去不可……」

「不，我不要回去！」

「瘋丫頭，妳在外面玩野了！連爹娘也不要哩！是誰在引誘妳？告訴爹！」

「誰也沒引誘我！是我願意和陸浩在一起，和他在一起，可靠、安全，而且也很開心！」

老譚臉色一變，道：「丫頭，他……他和妳有沒有甚麼不可告人的？」

「爹，你胡說甚麼？你以爲陸浩是那種人？笑話，你的女兒，人家還沒看在眼哪！」

「甚麼？我的女兒他還看不上眼？眞是城門樓上拉屎……好高的眼哪！丫頭，跟爹回去。」

「不要嘛！女兒在外面比在家裏還安全。」

「瘋丫頭，在這兒比回家還安全，這話怎麼說？」

「在南海，我成年累月地玩水，你和娘又整天躭心我被鯊魚吞下去，或者被海嘯捲走，出來嘛！你們又不放心。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這樣好哩！妳先跟爹回去，見過妳娘，對妳娘說明白，在外面沒有危險，她要是准妳出來，爹就不再多事了！」

「人家都說爹有季常之癖，果然不錯，爲甚麼娘說甚麼你老是聽她的？」

「丫頭，妳莫要胡說，爹乃武林知名人物，豈會怕老婆？」

「爹，這句話你敢在娘面前說嗎？」

「有甚麼不敢？不過爹是堂堂男子漢，豈能和女子鬥氣……」

「爹，你要是非把女兒逮回去不可，女兒回去可就要灶王爺上西天，有一句說一句了……」

「說甚麼？爹在外面又沒有作甚麼壞事……」

譚珍道：「陸浩說金陵秦淮河邊有個七巧酒家，女掌櫃的正是二十年前武林女煞星『七巧梭』白雨花……」

譚長風像被嗆了一下，吶吶道：「丫頭，不再胡扯，你是跟不跟爹回南海去？」

「爹，陸浩說，『七巧梭』白雨花也到了小鎮上……」

「在哪裏？」

譚珍咭咭笑道：「爹，你在外面有沒有胡來，大家就心照不宣哩！好吧！女兒跟你回去，回到南海，和娘沒事拉聒兒，也許有意無意之間會談起『七巧梭』白阿姨的事來，我娘不知道的事，武林中人却很清楚。」

譚長風臉色一變，立刻又堆下笑臉，道：「丫頭，爹素知妳一向乖巧，尤其不揭人之短，同情弱者……」

「女兒乖巧，爹對這乖巧女兒可有甚麼關切的表示嗎？」

「這……」譚長風道：「小珍，妳手頭方便嗎？」

「女兒一天啃兩個燒餅，一條鹹蘿蔔，爹說女兒手頭方不方便？」

「丫頭，妳這是何苦？在南海何曾受過這種罪來？喏喏！爹給妳些銀子……」把兩錠十兩的銀元寶放在桌上。

「泥鰍」笑笑道：「譚老爺子，關於『七巧梭』白雨花這件事兒的保密代價，祇值二十兩銀子嗎？嘿嘿！不是我這局外人說風涼話，這簡直是侮辱令嬡……」

譚長風冷笑道：「你是何人？」

「在下『泥鰍』，是陸浩的左右手，也是譚珍的拜兄，譚珍出手很大方，尤其樂於助人，對飲食也很講究，到此鎮上不久，就積欠了數千兩銀子的債。」

「甚……甚麼？數千兩？」

「爹，你要是肯代墊就墊，不墊就算，我回去找娘，才不過六千兩不到一點，在南海譚家又算甚麼？嗨！人家『七巧梭』白阿姨厭倦了武林生涯，要在秦淮河上開酒家，馬上就有人拿出五六萬兩銀子買下一幢房子開了張，人比人氣死人，這話一點也不錯……」

譚長風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吶吶道：「丫頭，作人要厚道點，不可尖酸刻薄，妳要六千兩銀子，爹也沒說不給妳，不過小孩子在外面亂花錢總不是好事兒……」掏出一疊銀票，湊足了六千兩，抖着手遞了過去。

「謝謝爹！那我暫時就不回家囉！」

「丫頭，妳說白雨花到鎮上來了？」

「爹，這不過是風傳，八成靠不住，白阿姨主持『七巧酒家』，那有時間到這小鎮上來湊熱鬧，就算要和相好的見面吧！也不必在這些武林人物聚集之處呀！爹說是不是？」

譚長風知道被女兒敲了一筆，哼了一聲道：「丫頭，在外面要小心！不要出鋒頭，和陸浩一起爹很放心！關於別的事，回到南海不要口沒遮攔……」

「爹放心！女兒不是『過橋抽板』那種人……」

譚長風到前屋去了。「泥鰍」道：「小譚，今天我才知道，妳比我高明多哩！」

「我本來就比你高明嘛！」

此刻前屋的武當派掌門天一道人道：「貧道愚見，各派都不免有些俗務待辦，掌門人可以暫時回去，留下各派得力人手協助陸大俠緝兇破案，如需更多人手，各派仍可支援……」

其他各派自然附和，他們以爲這是陸浩的事，與他們無關，但却說不出口。

陸浩道：「各位掌門隨時可以離開本鎮，不必勉強。」

譚長風道：「陸浩，小女交給你了！你可要好好照料她，如果出了岔子，拿你是問。」

「如果這麼說，譚大俠還是把她帶走算了！」

「你這是甚麼意思？」

「此鎮危機四伏，誰也不知道會發生何事？爲了她的安全，還是離開本鎮爲妙！」

「可是她不想走！」

「也可以說譚大俠無法把她帶走是不是？那就要擔份風險，把她留在鎮上了！」

此刻一些掌門人正好抽身，天一道長留下了其師弟天機道人，少林掌門人未到，護法了性留下，華山掌門金峯也要走，師弟趙斌留下來，長白派的汪奇要走，師弟張青不走，南海的譚長風也要走，把女兒留下來。

要走的人就怕再發生意外走不了似的，立刻上路，而女子論劍大會的其他與會者及參觀的人，也都紛紛離去，留下來的，都是責無旁貸或居心叵測的人物。

* * *

五菜一湯，還有烈酒，五個人正在吃喝。除了陸浩、「泥鰍」和小譚，還有長白派的張青和華山派的趙斌。

至於武當派的天機道人和少林的護法了性，因是出家人不方便，他們另住一客棧後進院落，和陸浩等人所住的客棧相距六七個門。

這工夫趙斌道：「我看這件事必然和麥家有關，乾脆，咱們開門見山，到麥家去見麥大熟。」

張青道：「你別毛躁成不成？麥家的人醜是醜，可都是一些玻璃心肝的聰明人，去見他們能問出甚麼？他們會承認操縱女子論劍大會，說是希望改變麥家傳統，討個美的媳婦，以致賄賂仲裁人給唐蓉較高的分數，使這個美的登上劍后寶座，然後再一個個地把被他們收買的仲裁人幹掉滅口？媽拉格巴

子！你也未免也太天眞了吧？」

趙斌與張青並不怎麼熟，却都是一些粗鄙之輩，掌門人把他們留下來協助辦案，實在沒有誠意。

趙斌冷冷地道：「你姐！我說過要質問麥大熟這些事嗎？都是你一個人自說自話！」

「嘩」地一聲，張青把一杯烈酒潑向趙斌臉上道：「媽拉格巴子！華山派留下你這塊料有甚麼用？半吊子二百五……」

趙斌的飯碗也砸了過去，但被張青閃開，又射出了筷子，也被張青接住，趙斌吃了虧，似要掀桌子。「泥鰍」道：「嗳嗳……幹甚麼呀！你們不吃我們還要吃哩！這兒施展不開，到街上去！」

趙斌道：「好，上街去。姓張的，敢不敢出去？」

張青道：「誰不敢出去就是大閨女養的……」兩人站起來，却被陸浩拉住，道：「兩位老兄，咱們現在站在明處，一舉一動可都在陰謀殺人者的監視之下，就是大家一條心，都未必能佔上風，何況自亂陣脚。」

「陸兄，你看這雜碎！」趙斌抹着臉上的酒漬，道：「他以爲姓趙的好欺負，華山派沒有人！」

「算了，算了！」陸浩道：「張兄，請向趙兄道歉，這件事也就算過去了！」

「道歉？媽拉格巴子！我是橫看豎看，總是覺得這小子不大順眼！」

「你姐！你順眼？我看你坐在那兒像一堆牛糞，站着像一根黑驢鳥……」

兩人立刻動上了手，打到街上去了。

陸浩搖頭嘆氣，沒有馬上到街上去勸架，他祇是想不通，五大門派的第二流人物，居然是這種上不了枱面的貨色。這種人留下來，必然是越幫越忙。

直到二人都是鼻青臉腫，陸浩才上街把他們拉開。兩人又對罵了一陣才回房去了。

小譚低聲道：「『泥鰍』，你說這兩個傢伙到底是甚麼玩藝兒？」

「王八蛋打雜種！打死一個少一個。」

這工夫陸浩接到伙計交給他的一封信，打開一看：「陸大哥，表妹今夜約你在黑松林中見面，蘇山。」

就這麼寥寥十來個字，却使陸浩的心情一爽。這幾天遇上的糗事太多，祇有這件事可以把不順心事，一古腦地先擱在一邊。

他沒有爲女人牽腸掛肚過，祇有紫水晶例外。

晚飯後他對「泥鰍」和譚珍道：「我要出去一趟，不超過子時就能回來……」

譚珍道：「陸浩，要去見甚麼人哪？」

「你們不必過問。」

「陸浩，你要我們跟着你別離開太遠，這回兒又要擺脫我們，眞不知道何適何從？」

「你們不要出門，要互相連繫，如果我子夜過後仍未回來，可到悅來客棧找蘇山小弟，他知道我去了何處。」

「泥鰍」還要問，陸浩已經走了，不免抱怨，道：「小譚，妳猜他要去找誰？」

「女人！」

「妳也是女人，長得也不賴，我就想不通，爲甚麼不把自己梳裝打扮得好看些，不是有三分人才七分打扮的說法嗎？」

「你少管我的閑事……」

「小譚，我祇想問妳一句話。」

「我不想聽這一類的話。」

「小譚，你喜歡陸浩嗎？」

「不要你管！」

「我可是一份好意呀，好歹也能爲妳出點主意。」

「不要你管嘛！」

「不管就不管，好心賺了個驢肝肺！操！」

「『泥鰍』！不許你在我面前說話帶髒字。」

「好好，這是俺的錯，小譚，俺眞的希望妳能釣上陸浩，俺知道妳喜歡他，可是他現在被紫水晶迷上了。」

「我哪能和紫水晶比？」

「爲甚麼不能？她再清高，總是個窰姐兒，再說，妳要是好好打扮打扮，未必輸給她。」

「告訴你，我的事不要你管。」

「好好，妳別向我咋唬，不聽老人言，包妳以後有哭的日子。」

＊　＊　＊

黑松林就在此鎭西北方約三四里外，佔地百餘畝，佔了大半個山坡，全是松林而無雜樹。

時已二更，陸浩來到林邊。和紫水晶來往，並非沒有危險性。美色當前，陸浩也沒有忘了一切，他處處小心。

進入林中，松濤盈耳，極暗。一個女子約男人到此見面，倒是少見，祇是他知道，紫水晶非一般世俗女子，他自己也非普通男人。

「紫姑娘……紫姑娘……」才叫了三五聲，已發現一個衣袂飄飄的窈窕身影向他走來。也許是松濤聲湮沒了一切，她像凌波仙子，無聲無息飄來。

「是紫姑娘嗎？」

「正是。」

「讓姑娘久等，實在太不該了。」

「那裡！小女子也是剛來。」陣

陣衣香迎風飄來，令人欲醉，她在三步外停了下來。

兩人都沉默了一會，陸浩道：「蘇山小弟安排見面，諒姑娘知我來意。」

「小女子知道一點。」

「不知是否是『百花塢』索贖身費百萬兩？」

「正是。」

「是不是任何人能拿出百萬兩，姑娘就……」

她打斷了他的話，道：「當然不是。」

「但至少麥奇如能拿出百萬兩，姑娘就可能……」

「是的，也可以說，祇有你和麥奇二人有此可能。」

陸浩嘆口氣道：「在下非常榮幸能爲兩個可能中選者之一人。」

「可是陸大俠却在嘆氣。」

「是的，在下雖慶幸，却無法籌措一百萬兩銀子。」

「陸大俠，爲了使你不至馬上失去這機會，我會拖延麥家那邊，直到你籌措妥當爲止。」

陸浩心頭一震，這明明表示，雖然備選者是兩人，紫水晶所中意的却是他，一時激動，邁上兩步握住了她的玉手。

她的手清涼無汗，軟柔滑膩，而且微微顫抖，就連她身上那股沁人心脾的幽香也大不相同。

陸浩眞想把她擁入懷中，但是她忽然掙開手，道：「陸大俠……小妹好怕……」

「姑娘怕甚麼？」

「祇怕陸大俠一時把持不住。」

「紫姑娘，不會的……姑娘讓我看看……」

「陸大俠……孫源湘詩云：心自向君身向背，省他一見一銷魂。」

「姑娘慧質蘭心，陸某心儀已久，今生今世不能與姑娘長相廝守，算是虛渡……」

「小妹今夜來此，要說的也正是那句話，小妹儘可能等你。」

陸浩已陶醉於她那飄逸的風度之下，他知道，追求幸福，需要過人的勇氣，追求殊色，更要具備一往無前的決心才行。

他抱住了她，而且狂吻着她的嬌靨。

他知道女人絕對不喜歡粗魯的男人，但女人所喜歡的也絕非時時都斯文的男人，在某一時刻所表現的斯文，那就是無情的冷落。

所以陸浩很受女人的歡迎。

此刻，他幾乎清晰的聽到熱血在體內奔湍，那具由玉液和香精揉合而成的胴體在他的懷中溶解，靈魂在淚巔上起舞，形骸已被遺忘。

「陸大俠，不可以這樣……」她大力推開了他，緩緩走出林外，道：「陸大俠……小妹感激你的知遇之情……此時此地……小妹不能自輕……」

陸浩想想剛才玉人在抱的情景，不由神往，這眞是個可人尤物，大方中不失爲堅貞，有妻若此，夫復何求。

一陣瞑想之後，發現紫水晶已去遠了，決定追上予以保護，但就在這時，「刷」地一聲，如一隻大鳥，一個人影自附近巨松上一瀉而下，隱隱發現，又是一個高大的和尚。

陸浩道：「又是古洞中殺方、萬兩人的血賊！」

「……」此人不出聲，露出禿頭，眼下却以布遮住了。

「不用問，必是來警告我，不可以接近紫水晶的，對不對？」

「……」這人硬是不出聲，由此推斷這人可能是熟人，怕被對方聽出口音，或者被聽出不是男人的嗓音。

陸浩以爲，麥奇要以百萬兩爲紫水晶贖身，必然派人暗中監視，不許任何人接近紫水晶。

但這種猜測，目前似又有不合理之處了。

當初以爲是麥家要改變傳統，使美的當上劍后，因而賄賂仲裁人，事後殺之滅口，那麼麥奇就該和唐蓉很接近才是，爲甚麼又動紫水晶的念頭？

如果麥奇早就喜歡紫水晶了，麥家提議舉行女子論劍大會，操縱結果，賄賂以及狙殺仲裁人，也就沒有理由了。

但是，殺方、萬二人的却又是白雲和尚的門下，至少那人自稱是白雲寺的人，這又是爲甚麼？看白雲的爲人，應是得道的方外之人，此人詭稱是他的門下，是不是明知白雲武功高不可測，以便使陸浩和白雲發生衝突，借刀殺人。

可惜剛才又忘了問紫水晶要百萬兩贖身，到底是不是鴇母的意思，或者是她本人需此鉅款？

這工夫蒙面和尚已攻上來。難怪一些知名高手聯手，都接不下這人三五招，而且都送了命，這人的功夫很怪，招式怪，力道怪，變招也怪。

通常招式與招式之間，在變換時總有點空隙可尋，在高手來說，瞬間的孔隙已經夠了，可是此人似乎沒有。

有如長江大河似的動作，無隙可擊，路子剛猛，有如疾雨驟風。陸浩邊打邊吃驚，這樣的高手，如果再有一兩個，「九爪飛鷹」這碗飯就不好吃了。

此念甫畢，突然林中又出現了一個高大的身影，祇是此人不是來自樹上，而是自林中另一邊來的。

陸浩邊打邊打量，由此人的走路姿態看來，很像個女人，甚至這蒙面和尚也不太像個男人。

蒙面和尚若是女人那就是尼姑，可是這人又不予人是尼姑的感覺，眞是怪事。

「甚麼人？」

後來者也有青紗紮面，默然不答，但揮揮手，那蒙面和尚收手退後三五步。

陸浩駭然，不用問，後來的人才是正主兒，或者她也不是正主兒，祇是比蒙面和尚的身份高些而已。

「……」這女人也不出聲，卻冷靜地注視着陸浩。

「妳不出聲，我也知道妳是女人，而且可能是三大家中某夫人。」

這後來的女人閉嘴低笑了兩聲，也許是表示不屑，或者根本不對。

這女人突然走近，迎面就砸出一掌。

這本應該是「龍門擊浪」中的一式，但砸出未中之後變式，卻又完全不同，陸浩暗暗吃驚，這女人的身手果然比那一個蒙面和尚高些。

兩人在極暗的林中折騰了約三十招左右，老實說，雙方都知道，五七十招甚至百招之內都無法擊敗對方。

所以那蒙面和尚正要出手，這高大的女人哼了一聲，蒙面和尚猝然收手，而且這高大女人也收手，兩人一左一右，疾馳而去。

這兩人如果聯手，陸浩不便說非栽不可，至少那情況是十分火爆，而且極危險的。

爲甚麼這二人不聯手，卻虎頭蛇尾地走了呢？

不管是爲甚麼，趕緊追上紫水晶加以保護要緊，會不會是故意纏住他而其他的人卻要去不利於紫水晶呢？

想到這兒就全力奔掠，不久入鎮，逕入百花塢。暗中發現，紫水晶好端端地正在和小丫頭閒聊。

陸浩悄悄退出，覺得這次的敵人十分陰詐，他們的舉措讓你無法猜測。

陸浩剛剛退出百花塢不久，忽然發現了一個熟悉身影，這不就是那個蒙面和尚嗎？

陸浩跟了一會，忽然發現此人去的方向竟是武林三大家的麥家那邊。

「嘿嘿……」陸浩心想，這也許是神差鬼使要露出馬脚來了，看你們麥家如何巧辯。

儘管陸浩不大相信白雲和尚會幫麥家犯罪，或爲麥家隱瞞犯法事實，儘管一切現象顯示麥家確有幕後主使之可能，而陸浩也找不到有力的証據，但他仍然對自己的看法有信心。

此刻，在麥宅的客廳中，麥氏夫妻正在討論一件大事，麥大熟道：「夫人，妳有沒有想到這件事的後果？」

夫人苦笑道：「甚麼事？又是甚麼後果？」

「夫人，自女子論劍大會結束之後，這黃山附近一帶突然間熱鬧起來了。命案連續發生，四面八方的目光都集中在我們身上，你難道看不出來？」

麥夫人淡然道：「大熟，咱們這麼多年的夫妻了，你還不信任我？過去麥家任何大事，由我決定的有十之六七，可出過甚麼岔子？」

麥大熟喟然道：「本來我和麥奇想設法改變妳，可是現在……」

「我知道你不會作糊塗事的，這關係麥家的傳統、聲譽以及財富。」

就在這工夫麥奇進入客廳道：「爹……娘……我一直希望知道，麥家到底有多少財富？」

麥氏夫婦互視了一眼，麥大熟攤攤手道：「財務方面，一向由你娘掌管，詳細數字，也祇有妳娘知道。」

麥夫人道：「奇兒，你問這個幹甚麼？」

（未完・五）